

*Fantasy series*



# 神魔记事<sup>上</sup>

夜羽寒 ◆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魔记事 上、下 /夜羽寒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2.9

腾龙奇幻书系

ISBN 7 - 219 - 04613 - 8

I. 神... II. 夜... III. 科学幻想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1914 号

---

策 划:彭庆国

责任编辑:白竹林 覃 俭

封面设计:黄 浩

## 神魔记事 上、下

夜羽寒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邮政编码:530028

2002年9月第1版

南宁市桂春路6号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11印张 504千字

---

ISBN 7 - 219 - 04613 - 8 / I · 688 定价 上、下册 :36.00元



## 人物介绍

**雷斯特** :被光明贤者收养的孤儿。虽然没有显赫的身世 ,但有宽广和仁厚的胸怀。正是这样的胸怀感动了艾娜 ,将圣灵法印传给了他。然而继承了圣灵法印的雷斯特 ,却也继承了拯救大地的责任。在不知不觉间踏上了漫漫的征程。

**艾娜** :圣王凯斯洛和圣后绮罗的嫡传后人。拥有与生俱来的巨大责任。虽然智慧无人可敌 ,然而始终无法跨越自己内心的脆弱。在将圣灵法印传于雷斯特之后 ,也不知不觉成为了圣灵法印引路人的角色。并在一次次的经历中领悟了未来的道路。

**凯斯洛** :一代圣王。在神魔大战中率领大军将魔族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然而这样勇武的英雄最终却无法成就功业 ,只留下了无尽遗憾。

**绮罗** :圣后。号称“法利斯无双明珠”的绮罗拥有惊人的美貌和智慧。辅佐圣王 ,战无不胜。并且在圣王去世之后留下了种种安排。

**罗天凌** :罗天帝国的皇太子 ,著名的名将 ,大陆四大公子之一。在战场上取得无数胜利的同时 ,也留下了无数的伤心。被称作“伤心的名将”。

**罗天霞** :罗天凌的妹妹。在罗天凌死后 ,继承了罗天帝国的皇位。平定了培里亚斯的叛乱 ,这时她仅有十五岁 ,却显示了过人的聪明 ,被称作“罗天的晚霞” 。然而晚霞虽美 ,却已是距离落日不远。罗天霞纵然再聪明 ,也难以挽回罗天帝国的辉煌。



安适意 :罗天帝国的权势人物 ,大陆四大公子之一。号称“安邑灵狐”。肥胖的外表下隐藏极为狡诈的心计。没有人能推测出他行动的用意。就连罗天凌也把他当作挚友 ,然而却终于为其所害。

夜羽寒 :大陆四大公子之一。号称“夜鹰”。罗天帝国的强敌 ,幽明大帝国的元帅 ,同罗天凌、罗天霞长期对战。然而这个喜欢黑暗的名将 ,却对敌人有了一份敬重。也许他才是最了解罗天凌、罗天霞兄妹的人。

培里亚斯 :罗天帝国宰相 ,同安适意合谋算计了罗天凌。然而他却败在了年仅十五岁的罗天霞手下。

慕容霜城 :香兰名将 ,大陆四大公子之一 ,号称“天鹤”。他成名于对大雷雷动天的一战。在大雷军队再次进犯的危险时刻 ,他设下了巧妙的计谋击退了大雷王朝的进犯。然而这样的计谋却也令他自己痛苦一生。

东方瑞 :罗天帝国的领主。在罗天凌死后 ,野心勃勃地想要成为帝国皇帝。并设下圈套对付罗天霞。然而志大才疏的东方瑞最终却成了安适意和罗天霞斗法的工具。



# 目 录

## 序幕 星沉泣夜

第一章	佩卿小镜盟永世 .....	3
第二章	抚卿小镜难舍情 .....	22
第三章	碎卿小镜心先碎 .....	46
第四章	还卿小镜星泪流 .....	73
后 记	.....	102

## 第一部 罗天之雄者

序 章	.....	107
第一章	安逸的安邑 .....	131
第二章	逃家的小女 .....	150
第三章	风中的圣殿 .....	175
第四章	天凌的鏖战 .....	202
第五章	伤心的名将 .....	255
第六章	贤者的悲歌 .....	299
第七章	罗天的晚霞 .....	323

*Fantasy series*



序幕

星沉泣夜





## 第一章 佩卿小镜盟永世

新帝国历前五百零二年九月二十九，凌晨四时。

凯斯洛由床上坐了起来，看了看身边熟睡的爱妻绮罗，绮罗兀自在做着香甜的好梦，丝毫也没有察觉到凯斯洛坐了起来。大帐的小窗中透入淡淡的星光，映在绮罗秀美的脸庞上，就恍如绮罗的脸上放射着银色的荧光，洁白、美丽、动人，不可方物，无以言状。

“好美啊。”凯斯洛心里感叹着，“真不知她当初怎么会看上我。”

凯斯洛想用手去抚一下爱妻秀美的脸，可手伸了一半就又缩了回来。他怕自己那粗糙的手指会刺痛爱妻的脸，会惊醒她的好梦。绮罗的脸就像珍珠一样光洁明润。

“法利斯王无双的珍珠”真是名不虚传。绮罗的美貌就像珍珠一样闪亮耀眼，绮罗的心地就像珍珠一样洁白无瑕，遥想当年，法利斯的珍珠不知迷倒了多少各国王孙和英雄少年。然而，这颗珍珠最后竟然选择了一只山猪。

“山猪”凯斯洛情不自禁地轻笑出声，但旋即住口，看了一下身边的绮罗。幸好，绮罗好像没被吵醒。凯斯洛松了一口气，轻轻起身，轻轻披上了外衣，轻轻替爱妻掩好了被子，又轻轻走出了大帐。



太阳还没有升起,天空中的繁星明亮闪烁。今夜无云,没有月,星光很亮。星光下的大军驻地显得特别清亮。数万个营帐散布在草原上,除了外围的几处篝火和营帐的少许巡哨士兵外,所有的营帐都一片沉静。

战士们大概都在沉睡吧。是啊,这些年来南征北战,战士们实在太辛苦了。不过这一切就快要结束了,因为战争已经到了尾声了,战士们很快就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了,大地的噩梦就要结束了。

想想看,这场战争已经进行了近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来,战士们的鲜血洒遍了整个大陆,一批又一批的战士倒下,可更多的战士又加入,在激昂的军号声中大步向前,将凶残的魔族军队打得溃不成军。

然而,当年在法利斯一同誓师出征的老面孔,又还有几张能再见得到呢?

不过,战争就要结束了,胜利就在眼前了。魔族军队的残部就龟缩在前方的山谷中,山谷的四周都布下了强大的结界,他们再也逃不出去了。只要再有一战,和平就会重临大地。虽然,这最后的一战决不会轻松。

凯斯洛轻抚了一下腰间的短剑,心中充满了信心。

这些年来,这把圣剑一直陪伴着自己。只要有它在,凯斯洛从未丧失过自信,不管是多么困难的环境,他总能一步一步走过来。只要手中握着这把圣剑,不管是多么强大的敌手,凯斯洛也从未一败。

魔族的九子、七星、十三部,还有四大天魔不都成了他手下的败将了吗?凯斯洛相信,在最后这一战中,即便是从未露面的大魔王亲自出手,自己也一定能战而胜之。是的,自己是圣灵法印的传人,有法印神力的护佑,又有水火风雷四灵神威的圣剑,



还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战胜呢？

“我一定会赢的。”凯斯洛轻轻自语。

“你当然会的。从我第一天看到你，我就这样相信。”一只纤手轻轻搭在了凯斯洛的肩头。

是她。这些年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给自己以信心和勇气的，除了圣剑，就只有她了。

是她，当然是她！在自己沉睡的时候，她为自己擦亮圣剑；在自己受伤的时候，她为自己扎好伤口；在自己挥剑斩杀时，她为自己默默祈祷；在自己烦躁不安时，她为自己笑语解忧。

是她，当然是她，除了她还有谁呢？除了绮罗还有谁呢？

凯斯洛握住了那只纤手，将手的主人拉到了身前。

“没想到，还是把你吵醒了。”

绮罗将头靠在了凯斯洛的肩头，柔声道：“你错了，我不是你吵醒的。别忘了，我是你的知心人，你的一举一动、一喜一怒、一思一想，我都会知道的。所以，你醒了，我自然也就醒了。”

凯斯洛轻轻揽着爱妻的肩，俯下头去嗅吸她发间透出的清香，笑道：“这么厉害？那我岂不是一点个人秘密都没有了吗？”

绮罗格格地一声笑了出来。“是的，你想什么我都会知道，所以哪一天你想别的女人的时候可要当心了。”

凯斯洛轻捏了一下绮罗的肩，道：“瞎说，除了你，我怎么还会想别的女人。”

绮罗哼了一声：“现在没有，可谁知道将来会不会。”

凯斯洛想装出一副生气的表情，可是却忍不住笑了出来，道：“好一个醋娘子。老婆大人，小生怕怕，有心无胆。”

绮罗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幸福的感觉在两人的心中蔓延，幸福的气息在两人四周的空气中洋溢。天还没有亮，可草原上的晨风已在微微吹送，吹来



阵阵草香。凯斯洛和绮罗嗅吸这带着草香的晨风，都觉得甜甜的，一直甜到了心里。两人沉浸在这甜甜的感觉中，一时间谁也不想说话了。

过了一阵，绮罗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还记得你的那个小师妹吗？”

“哪个小师妹？”凯斯洛一时没反应过来。

绮罗狠狠地白了凯斯洛一眼，道：“别装糊涂了，就是那个九霄龙神的宝贝独生女，号称三界第一美女的小龙女樱莺，你怎么可能不记得？”

“啊，你是说她啊，我当然记得。”凯斯洛这才明白过来，“那个专会搞事的小丫头，还记得那一次，她还真吓了我一跳。那时我们才结婚，我回山探望龙神师傅，她留给我一封信说，师哥，你竟然和别人结婚了，我非要杀掉你的新娘子不可。那时我几乎急疯了，急急赶回来，可谁知你们俩竟然好得像姐妹似的在谈心。”

绮罗哧地一笑，道：“是吗？”

凯斯洛道：“怎么不是？当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干时，她竟然像个小坏蛋似的笑着对我说，师哥啊，你结婚也不通知我，害我吃了一惊，对不起，我也要吓还你一跳。”

绮罗笑道：“很可爱，不是吗？”

凯斯洛摇头苦笑道：“这小丫头，自小就被龙神宠坏了，当年我在九霄龙神门下学剑时，可是没少吃她的苦。她要是兴起，会要我在一天里跋涉三千里去东海为她捉一条七心鲛鱼，然后又让我放掉。有时又让我踏遍数百里九霄山脉去找一颗九彩星钻，找到之后，却又被她随手丢进无底深渊中。对了，你忽然提起她做什么。”

绮罗道：“前几天龙族信使带来口信，说她这几天可能会来



看我们。我想可能就是今天或明天了。”

“不知她这次来,又会有什么鬼花样。”

绮罗瞪了他一眼,道:“别做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了,这样一个大美人来看你,你还会不高兴?”

凯斯洛看了一下绮罗,知道她虽然是在开玩笑,但一股醋意已隐约可闻了。有些事是所有女人都一样的,就算是绮罗这样的奇女子也不例外。不要在妻子面前过多谈论另一个女人,这真是古来明训。不过好在凯斯洛已不是第一次处理这种场面了,他知道应该怎么转移妻子的注意力。

“你又来了。”凯斯洛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然后将手伸到绮罗的腋底去搔痒,使得绮罗下面的话再也说不出来,而笑得软倒在凯斯洛的怀里。绮罗不是不知道丈夫的用心,只是绮罗本就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女人。在此刻,她更乐得享受丈夫的细心。

两人笑闹了一阵后,在草原上坐了下来,仰天望星。两人的心里都觉得有一种极少有的安详和宁静。

“我们有多久没有这样坐在草原上静静地看星了?”凯斯洛忽然问道。

“多久?”绮罗苦笑,“我记得我们从结婚到现在还从未有过。”

一股深深的歉意涌上心头,凯斯洛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妻子的手。“绮罗,这些年来可真是苦了你了。跟着我东征西讨,一天安宁的日子也没过过。”

绮罗摇摇头,道:“如果我只是要安宁的话,当年就不会踏出宁静平和的法利斯圣城半步。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不但如此,我还觉得很幸福,很满足。”绮罗转向丈夫,忽地笑了:“我送你的小镜还在吗?”



凯斯洛摸了摸自己的胸前，在那里可以清楚地摸到一面小镜的形状。

“当然在，在这二十年中，它从没有离开过我。我现在还能清楚记起当年你送我这面小镜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远征之前，那时我们结婚才三天，我真的舍不得离开。于是我对你说，绮罗，我明天就要出征了，送我一副画像留念好吗？我记得你低着头想了好半天，然后到房里找了这面小镜给我。我看着它，心里可奇怪了，我要的是一副留念的画像，你送我这面小镜做什么？那时你就对我说，我不会送你画像的。因为有了画像，你就可以抛下我独自一个人走了。我送你面小镜，如果你拿出它时，想看到我的样子，你就只有将我带在身边。”

凯斯洛凝注绮罗的双眼忽然射出了无限深情。

“绮罗，能娶到你做我的妻子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

绮罗嘻地一笑，道：“能猎获你这只山猪，也是我今生最大的成就。”

绮罗俏皮的话冲淡了凯斯洛心中的感慨。他情不自禁地笑了一声，仰头望着天空中一颗颗闪烁的星，道：“据说我们每个人都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可是，我还真想不到你是哪一颗。我想，那一定是一颗很奇异的星，它从不依常规，让人永远无法推测它的轨迹。也许今天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明天却恰恰相反；也许今天像一颗流星，在天际急奔而过，留下一片绚丽，明天却又像一颗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在夜空中流连……可就是这样一颗奇怪的星，它照亮了我的生命，如果没有它，我真不知道这二十年艰苦的战争岁月我能否度过？”

听着丈夫深情的话语，绮罗的眼中不知怎地，有些润润的。

静了片刻，绮罗用力地挤了挤眼睛，想挤掉眼中那些湿湿



的东西 ,然后才道 :“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天上的星。不过我知道你一定是天上的星 ,而且是那一颗最明亮的引路星。如果不是它的话 ,我至今还是法利斯城中无知的小女孩、任性的傻丫头。”

“ 直到那一天 ,它在法利斯的上空掠过 ,我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的人生才变得如此充实和多彩。它不仅指引了我的生活 ,也改变了整个大陆的命运 ,它让无数的英雄在黑暗中找到了方向 ,它让无数的生命在痛苦中看到了希望。如果不是它 ,也许大陆至今仍在魔族的铁蹄下呻吟 ;如果不是它 ,也许无边的黑暗永不会在大陆的上空消逝。天上那么多的星 ,哪一颗会比它更亮。 ”

绮罗仰起头望着灿烂的星空 ,可是并没有专注地看着哪一颗星 ,夜空中那么多的星 ,究竟哪一颗才是她说的引路星 ?究竟那颗星是在天空中 ,还是在她眼里、她的心里 ?

绮罗痴痴地望着星空中的朵朵繁星一闪一烁地眨着眼。绮罗忽道 :“ 你说 ,为什么星星会眨眼 ?难道星星也会流泪吗 ? ”

凯斯洛也望向星空 ,笑道 :“ 绮罗 ,我看天空中的星星眨眼 ,是在笑你傻。 ”

绮罗没有理会丈夫的取笑 ,依旧痴痴地道 :“ 人眨眼的时候 ,经常会流泪的 ,星星是不是也一样呢 ? ”

凯斯洛奇怪地看了一眼绮罗 ,道 :“ 绮罗 ,你今天可真的有些奇怪 ,怎么这么多愁善感。 ”

绮罗望了丈夫一眼 ,忽然脸红了起来 ,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小腹 ,轻声道 :“ 你没听说过吗 ?怀孕的女人是情绪化的。 ”

凯斯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 什么 ? ”

绮罗白了丈夫一眼。



“听不到就算了。”

“你是说真的吗？”

绮罗点点头，道：“已经两个月了，本来想早点告诉你的。可是你一直都在部署决战的事，我不想扰乱你的心情。”

“是吗？我真的快要做父亲了吗？”尽管听得清清楚楚，凯斯洛还是想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是的。”

“呜……”凯斯洛不禁兴奋地像猴子般大声地叫了起来，声音远远地传了出去，远近的巡哨士兵都不禁转头向这个方向望来。

凯斯洛一跃而起，在大帐前的草原上打起了旋，草原上的枯草被他的急旋卷了起来，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圈草旋风。凯斯洛忽地停了下来，旋风卷起的枯草纷纷落下，沾了他一头一脸，可是凯斯洛却好像全无所觉。

“太好了，绮罗。真的太好了。”

绮罗嗔怪地瞪了凯斯洛一眼。

“不要这么大声。你把别人都吵醒了。”

“有什么关系？这有什么关系，让他们也为我们高兴好了。”

“呜……”凯斯洛又在草原上打起了筋斗。

绮罗看着凯斯洛，不禁微笑摇头。

“怀孕的女人情绪化？那快要做父亲的男人呢！”

※ ※ ※ ※ ※

新帝国历前五百零二年九月二十九，凌晨四时三十分。

篝火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只有几根尚未完全燃尽的木柴，还不时发出劈啪的爆响，迸出几点不甘寂寞的火星。



五贤者之首的明光贤者坐在这几乎再也无余勇可振的火堆前发着呆,不知在想些什么,似乎一点也没有为火堆添加新柴的打算,任由将尽的篝火这样渐渐地暗下去。直到背后传来沙沙的脚步声,他才好像回醒过来,转头望去。

灵天贤者就站在他的身后,见他转过身来,才笑道:“我们大名鼎鼎的明光贤者这是怎么了,非要我踏出脚步声才察觉到,究竟是什么事让你想得这么入神?”

明光贤者在火堆中添了几块柴,让篝火重新亮了起来。然后继续望着眼前的篝火,长叹了一口气。

“就要结束了,眼看我们就要胜利了。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却总是静不下来。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过去的一切就好像一场梦一样,似幻似真。以前在紧张时,没时间去回想。可到了这快结束的时候,一切一切才一起涌了出来,让你的心说什么也静不下来。”

灵天贤者在明光贤者的身边坐了下来,道:“是啊,时间过得可真快。真想不到这么快我们就可以胜利了。”

明光贤者皱了皱眉,道:“这件事也让我心中不安,我总觉得,事情不会这么顺利。明明魔族的军队已陷入了绝境,为什么万魔之首、魔境至高无上的大魔王一直也不见现身呢?为什么他不派军增援呢?又为什么被困的魔军残部会这么安静,不进行困兽之斗呢?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不正常。”

灵天贤者笑笑道:“经过这么多场大战,魔族伤亡惨重,你认为大魔王还能派出多少援军呢?而且在我们借天地之威、取日月之华、聚三界之灵所布的强大的结界面前,我想大魔王也只有徒呼奈何的分了。”

明光贤者的眉头一点也不见舒展。“也许我们并不怕大魔王有什么动作,但是正是他什么动作也没有,才最叫人担心。”



灵天惊奇地看了一眼明光贤者，笑道：“真想不到，法利斯皇家魔法学院三千年来第一奇才，光明系法术震古烁今，我们五大贤者之首的明光大贤者也会愁眉不展。”

明光一声苦笑，道：“好了，二弟，你这是赞我还是挖苦我？不管是哪样，听起来都不那么舒服。说真的，人家说我是什么法利斯皇家魔法学院三千年来第一奇才，其实我的造诣连我的老师、法利斯皇家魔法学院上任首席大神官法帝而的一半都不如。而且，二弟，你将来的造诣一定会在我之上的。”

灵天贤者笑道：“大哥，你这是一报还一报吗？”

明光贤者正色道：“不是。在我们五贤者中，只有你和慧心的武功我看不透。慧心的武功就像大海中的暗礁，虽然我知道它的存在，却无法知道它究竟在何处，让人时时警惕。而你的武功，就像天空中的浮云，我每次看到它时，它都会展现出不同的形状，让人无从捉摸。别看我现在的武功魔法的造诣比你们高，可是，实际上，我的武学已到了我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你们，却都有着极大的潜力。假以时日，你们将达到我所无法达到的高度。”

“大哥，我看你是太谦虚了。”

明光摇摇头，道：“不，我说的是实话。不过，算了，将来你们会了解我所说的。啊，对了，怎么你也这么早就起来了呢？”

“我嘛，只不过是想要早点起来散散步而已。”

明光呖了一声，道：“信你才怪。”

灵天笑了一笑，道：“不说那些了。大哥，你刚才说你回想前事，那究竟是在想些什么呢？”

“很多很多。总之是一言难尽。”

就在这时，远处主营方向忽然传来一声“呜……”的叫声，明光和灵天不禁相视而笑。



“又是我们的大英雄在发癫了吗？”灵天道。

明光也忍不住一脸笑意，道：“没错，从当年到现在，他们这一对总会不时有些惊人之举。”

灵天道：“是啊，就像那一次，我们中了敌人的计。当我们主力出击去攻打敌人的营垒时，却被魔族最精锐的鳞甲兽兵团偷袭了我们的大营。那时绮罗就留在大营中，我们都急于回师大营，只有凯斯洛不同意。他好像一点也不急似地说，现在我们回去已经晚了，而且如果我们仓促撤军，很可能被敌人追击。所以，我们应当先拿下这里，然后再回师。我们问，那大营怎么办？可他好像一点也不在乎似地说，绮罗不是在那里吗？结果，那一战我们不仅拿下了敌军的要塞，还几乎全歼了魔族最精锐的鳞甲兽兵团。”

明光也点头道：“是啊，那一战是我们取得的最大胜利之一。而且我们没有一个人事先想得到，平时娇娇弱弱的绮罗竟然能率领不到敌人一半的老弱残兵，坚守了大营整整两天，经过那一战的许多士兵至今还以为绮罗是天界的女神呢。他们这一对可真说得上是天地间的绝配。”

灵天道：“大哥，你说到前事，我倒有一件事很好奇。你能告诉我吗？”

“什么事？”

“大哥，你是绮罗的堂哥，想必清楚他们这一对是怎么相识相恋的吧。”

“怎么？你没听说过吗？”明光有点不信地问。

“听是听过了，只不过道听途说，总不如你这个当事人告诉我更可信吧。”

明光点了点头，道：“是的，这件事我从头到尾都知道。既然你要听，那我就讲给你听好了。”



“我想 ,你大概也听说过 ,凯斯洛第一次见到绮罗是在圣城法利斯的招亲大会上。 ”

“ 是的 ,我听说过。据说那是一场非常盛大的大会 ,聚集了几乎全部天下第一流的才俊少年。 ”

明光贤者加了根木柴 ,又拨了拨 ,让篝火噼里啪啦地旺了起来。在红红的火焰中 ,他仿佛又看到了当年法利斯皇宫前广场上飘火的火一般红的招亲旗子。

“ 法利斯圣城是一座飘浮在云中的美丽城市 ,城中长满了世间难见的奇花异草。七道彩虹在城市上方斜跨而过 ,放着七彩的霞光 ,美极了。在那里 ,阳光很亮、很暖 ,即便是冬天 ,也没有一丝的寒冷 ;那里的风柔极了 ,不论什么季节 ,吹在身上都像母亲温柔的手在抚摸一般 ,从不会让人感到一丝不适。 ”

“ 我和绮罗就是在那里出生和长大 ,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如果没有那个招亲大会 ,如果没有那只山猪出现的话 ,我想 ,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那里。 ”

“ 山猪 ? ”灵天不禁奇怪。

明光笑了笑 ,道 :“ 绮罗第一次见到凯斯洛的时候 ,就是这么称呼他的。 ”

“ 真的 ? ”

“ 当然 ,你听下去就会知道的。 ”

“ 招亲大会举办的时间是那一年的春天。那正是法利斯圣城一年中最美丽的时节 ,上万种不同花朵都会在那时盛开。如果你在那时到皇宫中的御花园去看一下再出来的话 ,你会觉得 ,世间再也没有什么颜色要看了 ,因为所有的颜色都在那里了 ;没有画家能画出那美丽的花园 ,因为那缤纷的色彩会让最灵巧的画笔变得拙劣不堪。

“ 法利斯当年的画圣曾经试图画一幅繁花似锦图 ,可是当



他进入花园之后，却哀叹了一声，又退了出来。他说，我错了，我根本画不出如此美丽的花园，因为我的颜料根本调不出如此细腻和多彩的颜色。

“就在那一年，绮罗十八岁了。她的美丽是如此惊人，以至于皇宫中竟有人这样形容：今年的皇宫中有两座一般美丽的花园，只是其中叫绮罗的那一座是会笑的。绮罗的父亲，我的叔叔，法利斯的国王对她简直爱如掌上明珠，只要一看到绮罗就会笑得闭不上嘴。

“一次有人对他开玩笑地说，王啊，如果我用一座像高耸入云的九霄山那样大的金山来换你的绮罗的话，你会怎么办呢？而我这位叔叔则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地说，不行，不行，绮罗是我无双的明珠，就算你把整个大陆都变作金山给我，我也是不换的。

“从那以后，法利斯王无双的珍珠，这个名号就远远地传了出去，无人不知。也就是在那年，一向笑口常开的叔叔也开始有了心事。绮罗大了，越来越美丽了。可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夫婿也越来越难了。究竟怎么办呢？于是就有了那一年的招亲大会。

“那时的绮罗是一个十分任性贪玩的女孩，本来她对招亲这种事是最反感的，她觉得那好像是把她当做货品在公开拍卖似的。不过，她后来还是同意了。因为她想，在法利斯的圣城中一下子多了那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外乡人，一定会很热闹、很有趣。反正最后选不选，还在自己嘛。

“就这样，招亲大会就在那年春天如期召开了。

“那时候，魔族的大军已经开始了在大陆上的杀戮，大陆上的许多地方都陷于一片恐惧之中。但是，在我们的法利斯圣城之中却依旧美丽祥和，没有一丝的恐慌。其实这也难怪，我们的



圣城浮于云间，又有仙灵七彩结界的保护，高手如云的法利斯皇家魔法学院就在圣城中，有什么好怕的呢？

“招亲大会办得很盛大，各地的年轻才俊、王孙公子蜂拥而来。同地面交通的魔法传送梯昼夜忙个不停，城中各店铺的生意一下子就好了好几倍。这些人有的是仰慕绮罗的美丽，有的是为了躲避大陆上的战火，还有的则仅是为了展示身手，扬名天下。不管怎么说，场面真的很盛大。”

“就在法利斯皇宫前的擂台上，两百三十八位各方少年才俊比试武学、文才。知道吗，当年的大梦也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十分出色的一个。我想，如果不是有凯斯洛这样的人物出现的话，说不定他就会雀屏中选了。”

“真的吗？那为什么从来也没见他提过呢？”

明光叹了一口气，道：“我想，他大概觉得那时的事很羞于提起吧。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呢？想想那时的我，真的是自大自满，无知无聊。如果没有凯斯洛那样的人物出现的话，说不定我今天还会是法利斯城中坐井观天的纨绔子弟。”

灵天笑了笑，道：“也许在凯斯洛那种旷世的奇人面前，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后来呢？”

“后来，凯斯洛就出现了。在那时，法利斯皇宫前的擂台周围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可是，他就那样轻轻松松地走了进来，他周围的人群自动给他让开了一条通路。他并没有用任何的魔法和武功，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灵天拍了拍自己的脑袋，道：“这可太难猜了，还是你直接告诉我好了。”

明光笑道：“其实这也没什么难猜的，你要是看到了当时的凯斯洛，你就一点也不奇怪了。那时我们的大英雄穿了一件脏兮兮的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外衣，头上脸上长满了根根树立的须



髯,从头到脚到处都裹满了泥。那些锦衣华服的王孙公子们自然是敬而远之了。”

灵天不禁也笑道：“啊,我明白你们为什么叫他山猪了。”

明光道：“不错,那时的凯斯洛真的很像一只刚在烂泥堆中打完滚的山猪。绮罗一看到他,就不禁皱起了眉头说,这只山猪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灵天笑道：“他这个人一向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吗?要不是绮罗在他身边,我看今天他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

明光点头道：“不错,凯斯洛一向就是那么不修边幅。他那时几乎全身都是黑乎乎的,除了那一双灿若晨星的双眼。他就这么走进了场中,然后,一掌就将擂台化作了一地的碎粉。

“绮罗那时正看得高兴,这一下可气坏了,一下就骂出了声,臭山猪,你到底想干什么?场中的一众少年们自然也不能放过这个捣乱的家伙。于是两百多位少年高手们轮番上阵,要教训这个捣乱的家伙。

“可是,这个捣乱家伙的武功竟是出奇的高,在不足一个时辰里,两百多位名噪一时的少年高手竟全都败在他的手下。大梦是最后一个上场的,他那时还不叫大梦,玄梦心法也尚未大成,但迷梦剑也已有八成就以上的火候,在大陆上也算得上是有数的高手了。

“他那时心高气傲,眼睛几乎都已经长到了头顶上,一心想成为天下第一高手。他来法利斯的目的有一半也是想向我挑战。”

明光苦笑了一笑,“说到目中无人,那时我其实不也是一样?不过结果让大梦很失望,凯斯洛用不到三十招就夺下了他手中的剑。我想大梦当时伤心极了,他发现凯斯洛在武学上的成就,他一生都赶不上。成为天下第一高手是他当时惟一的人



生目标 ,当这个希望破灭之后 ,他几乎整个人都崩溃了。当凯斯洛将那把雾夜剑还给他的时候 ,他一剑就刺向了自己的胸膛。”

“ 什么 !后来怎样 ?”虽然明知道大梦一定没事 ,灵天还是不禁惊呼出来。

“ 当大梦听到鲜血滴在地上的滴答声时 ,他还以为自己死定了。可是当他睁开眼时 ,却看到鲜血一滴滴地从对手的手掌上滴落。原来是凯斯洛用他的手掌抓住了剑刃。大梦的雾夜剑是当时的天下十大名剑之一 ,大梦的迷梦剑法又是快速无比 ,所以即便是凯斯洛也没有办法丝毫无损。

“ 大梦那时的眼神迷惑极了 ,他问 ,你为什么要救我 ?凯斯洛笑了一笑说 ,你的生命和你一身好武艺都得来不易 ,若是用在沙场之上 ,若是用在救民于水火之上 ,岂不是更有价值 大梦愣了好半晌 ,然后将手中的雾夜名剑一折两段 ,转身就走。两年之后 ,他改名大梦 ,投入了我们的义军之中。 ”

灵天叹道 :“ 我想 ,他改名大梦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过去的的生活就像一场大梦一般吧。 ”

明光道 :“ 也许是吧。总之当年大会中的两百多位少年高手中 ,至少有一半后来都投入抗魔义军之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当时凯斯洛在击败了这两百多位少年高手之后 ,用他绝顶的轻功一跃而起 ,站在了法利斯皇宫前那迎风飘舞的招亲红旗上 ,就在那上面大声地对这两百多位少年喊道 :“ 你们这些家伙在这里做什么 你们不知道魔族的大军在大陆上横行 ?你们不知道无数的生灵在苦盼着拯救吗 ?你们听不到失去母亲的婴儿在啼哭吗 ?你们听不到失去儿子的老母在啜泣吗 ?而你们这些家伙却在这里玩什么比武招亲的把戏 ,你们还是男子汉吗 ?你们的血是热的吗 ? ”

“ 招亲的红旗红得像火一样 ,凯斯洛的双眼亮得就像星一



样。火红的红旗在他的脚下飘动，凯斯洛在那旗子上笔直挺立，就像是一位驾着火云的巨人。明亮的阳光撒下来，将他身上每一点都照得十分清晰，可奇怪的是，竟没有人注意他脏兮兮的样子，好像每个人都只看到了他的双眼，那对亮如晨星的双眼。那双眼是那么明亮，照得我们没有人敢与它对视，照得我们全都低下了头。”

明光停了一下，好像是在回想当年的那一幕。灵天也没有说话，他也完全沉浸在了那一刻的想像之中。

好一会，明光才续道：“绮罗见一场大好的招亲大会变成了这个样子，几乎都气疯了，她也一跃而起，也想站到那旗子上去。可惜，她的轻功还没到那个境界，若不是凯斯洛扶了她一下的话，她一定会摔下来。绮罗恼极了，被这个脏兮兮的家伙摸到了她的手，她几乎要恶心死了。她连忙甩掉了凯斯洛扶她的大手，可这一来，她不是又要摔下来了吗？我见状连忙上去扶住了她。然后，她才能有机会说话。绮罗的手指几乎指到了凯斯洛的鼻尖，气急败坏地说，你这个不知从哪里跑出来的死山猪，你为什么要坏了我的招亲大会？凯斯洛连看都懒得看她，只说，你这个无知的小女孩，我懒得和你说。然后，跃了下去，三两步就不见了去向。那时，绮罗可呆了，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无视她美貌的人。凯斯洛这个人，和凯斯洛的那句话给她的震动太大了，那天直到晚上，她都在轻轻自语，我无知吗？然后，第二天，绮罗就从皇宫里失踪了。”

“失踪了？她去了哪里？”

“我也不知道。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那时我受叔叔的嘱托到处去找寻她的踪迹。终于我在一处靠近魔族前线的地方看到了她，那时她的脸上满是风尘，虽然还是那么美丽，可我看得出来，她变了，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见到她，简直是大喜，连忙抓住她说：‘绮罗，可找到你了，快和我回法利斯吧。’谁知她竟摇头说：‘不，哥哥，我不回去。’她这句话可让我吃了一惊，我连忙说：‘你怎么了，绮罗，虽然说招亲大会不太成功，可也用不着气得连家也不回呀。’可绮罗笑了，她说：‘你错了，招亲大会很成功，而且我也找到了我要找的人。’”

“怎么，后来他们就这么好了吗？”

“哪有那么简单，我后来陪着绮罗四处找寻凯斯洛，中间有几次都遇上了。可是，不知怎么，凯斯洛一见绮罗竟然就落荒而逃。”

“什么？落荒而逃？”灵天不禁失笑。

“没错，落荒而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绮罗在失踪的那几个月里见到了凯斯洛，她一见面竟然就说，‘好啊，你这个山猪，你坏了我的招亲大会，我要你赔我，我要你娶我。’”

“我想，凯斯洛当时一定吓坏了吧。”灵天笑道。

“是的，毕竟像绮罗这样的女子也实在不多见。”

“那后来他们究竟是怎么和好的呢？”

明光摇摇头，笑道：“详情我也不大清楚。只是后来绮罗找不到凯斯洛，索性就在圣城法利斯的下面竖起了‘法利斯驸马凯斯洛抗暴军’的大旗募集义军。这下凯斯洛可忍不住了，他冲进了绮罗的大帐去质问她。他们整整闹了一天，大声的吵嚷声几乎是响彻云霄。可是，当他们出来时，却俨然已是一对情侣了。”

灵天想了一下，又笑了一笑，道：“这可真是奇异的恋爱经过了。”

明光颌首同意，道：“是的，这些经过我每次想起来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呢。”



忽然，一声鸡鸣响起。明光和灵天抬头望去，原来不知不觉间，灰白色的曙光竟已爬上了天际。

灵天道：“到了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胜回乡了吧。”

明光轻叹一声。

“可我总觉得，这一天会好长，好长。”



## 第二章 抚卿小镜难舍情

新帝国历前五百零二年九月二十九 ,凌晨五时。

在离开凯斯洛大营三百里外的树林中 ,慧心贤者烦躁地踱着步。地上零乱的枝叶在他的脚下发出沙沙的不规则声响 ,尽管竭力去控制 ,可是烦乱的心情还是在脚下透露了出来。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怎么会变得这样不可收拾的 ?

我不是魔族四大天魔中的妙算天魔吗 我不是成功地打入了抗魔军 我不是成功地取得了凯斯洛的信任吗 我不是还被他们那些家伙称为什么贤者吗 ?本来一切都应当是很顺利的。要不是绮罗 ,要不是绮罗那个女人的话。

那个女人 ,那个鬼女人。谁知道天下竟然还会有这样的鬼女人 !要是那一次 ,鳞甲兽兵团能将那个女人除掉就好了。那一次机会真是太好了 ,他们都相信了我的计划。嘿嘿 ,他们都中了我的圈套 ,我妙算天魔这个“ 妙算 ”毕竟不是白叫的。计划开始时很成功 ,可是.....

可这不能怪我 ,真的不能 !我怎么知道号称魔军精锐的鳞甲兽兵团那么没用 ?居然连续两天都攻不下一座空虚的大营。我怎么知道绮罗那个女人竟然会什么奇门遁甲、术数阵法 ?听说那是人族中极少数精于算学的天才才懂得的东西 ,可怎么绮罗这个小女人居然会 ,而且精。我怎么知道绮罗那个女人能让



全营的士兵发疯了似的作战？

我又怎么知道那个女人的命这么硬，受了那么重的伤竟然还活了下来？

那个女人怀疑我了吗？我想是的，那个女人实在太聪明了。要不然怎么那以后每次我拟好的作战圈套，她都要在最关键的地方来改一下。每次她都会这么说：慧心大哥呀，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太好了，只是小女子有个小小的意见，您看这样改一下好不好。每次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都恨得发痒。可表面上还只能说：好啊，你说出来看看吧。

他妈的，这个鬼女人。在别人面前装得什么都不懂似的，可是实在是比狐狸还狡猾。慧心狠狠地一拳击在了身边的巨松上，轰地一声巨响，巨松颤抖几下，停了下来，然而满树的松针却都在一瞬间化作了黑色。风一吹，一根，两根，三根，满树的松针都开始纷纷落下。

糟糕，我怎么这么失态，竟使用了魔族密传的武功。慧心急速地转头向四面巡视了一下。还好，似乎没有其他的人族，四周也没有感觉到异样。

这都要怨那个女人，每次经过她修改的计划都成了我魔军催命符。然而每次大胜归来后，她却都说，这都是慧心大哥的作战计划拟得好。每当这时候，我心里就别提是什么滋味了。哼，可笑，真可笑，我堂堂魔族的以妙算著称的天魔，竟然会在抗魔军中赢得了智者之名。

这可恶的女人！她到底是什么做的，为什么无论我使出什么计谋，她都能看得透？她才多大年纪，有四十岁吗，可我都九百七十岁了，她连零头都够不上。可是，她怎么能这么厉害！她害我丢尽了颜面，害我成了魔族中的笑柄，害我在无上天魔他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害我在大魔王心中失去了位置。



她显然看穿了我,可是为什么她不说出来呢?是因为没有证据吧。这也应该感谢人族那些无聊的信任,凯斯洛他们从来没怀疑我。

现在他们围住了我们魔军残存的精锐。如果这批部队被消灭的话,那我们魔族可能几千年都缓不过气来。不,也许更糟,也许他们会趁机入侵我们魔界,让我们魔族永世不得翻身。

太可怕了!

慧心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冷战。真要是这样的话,大魔王第一个要剥皮的人就会是我。

要不是我,魔军怎会败得如此之快?要不是我,魔军怎会败得如此之惨?可是,现在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凯斯洛的大军就在那里,那以法印神力为基,由五大贤者护持,加以精灵九大族的独特法术,法利斯精锐的魔法兵团的力量,那结界之强大恐怕就算是大魔王也会束手无策,我又能怎么办呢?

“啪”地一颗水珠打到了慧心的脸上,冰凉得让他混乱的脑子清了一下。

慧心仰头向上望,疏疏落落的枝杈间露出灰白色的天空,一颗颗大水珠正稀稀拉拉穿过枝叶的阻隔逐个砸下来。

噢,又是秋天了,雨也多起来了。雨珠一颗颗地打在脸上,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让自己觉得清凉、通畅。魔界的雨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种猩红猩红沾着大量沙尘的雨滴总是带着一股让人作呕的腥味,大片的尘沙盖过雨滴打在脸上身上,让人感觉生疼生疼的,还有那一阵阵让人心烦的暗哑的闷雷,总是让人难受得要死。哪像人间的雨这么温柔,这么清新,这么让人痛快。来到人间这么多年了,不知什么时候起就喜欢上了这人间的雨,这人间多雨的秋。



可是，还能再见到这雨吗，还能享受到这秋吗？这一战如果败了，就算自己不死，大魔王也绝不会饶过自己。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被处死，那还是幸运的。会去千年蚀神坑吗？想一想那些在千年蚀神坑中受煎熬的那些昔日的伙伴吧。想当年他们被打入坑中的时候，自己还暗自为少了一个高升的竞争对手而高兴。可是，每一次经过时，看到他们在数以万计的暗黑色蚀神虫中凄叫的时候，就不禁胆战心惊。然而，这一次终于要轮到自已了吗？

慧心情不自禁地抖了一下。好冷！

慧心仰起头，张大了嘴，让尽可能多的水珠落在自己的口中。

好舒服，真想就这么享受一辈子。一阵风吹来，雨珠都偏到了一个方向，身边几棵落叶树树枝上的枯叶在雨丝中开始飘飘落下。

忽然，慧心觉得有些异样。

是什么地方不对吗？好像也没有呀。风在轻吹，落叶在飘飞，雨丝在滑落，树枝在摇曳。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不舒服呢？难道我的脑筋和感觉真的退化了这么多吗？

慧心用力地掐了自己一下。清醒过来！怎么能这么没用，不是还没到绝望吗？怎么能这么的没用。

集中精神！

是什么，是什么，到底是什么？

啊，知道了，在那里，就在前方的枝杈间，那里的情况不寻常。滑落的雨丝比它应有的轨迹偏离了千分之一丝，飘飞的落叶逆风移动了半寸，摇动的树枝在那里弯曲了一个难以觉察的角度，而轻吹的风在那里竟产生了微小的气旋。



那是怎么回事？没有其他的异象，没有魔法能量的气息，没有奇门术数阵法的痕迹。难道是？难道是有什么东西弯曲了那里的光线，遮蔽了那一带的空间？什么家伙能有这样的功力？什么东西能有这样的能力？

到底是什么东西藏在那里！

“不管你是什么东西，现身吧！”

慧心双掌相对，立于胸前，一个巨大的光球在双掌间形成。

“天雷急闪！”

慧心双掌向外推出。巨大的白色光球骤然飞出，撞向那一无所有的空间。

轰然巨响，巨大光球竟有如撞上实物，在空间中迸射出无数的散碎的光珠。原本一无所有的空间中出现了一片淡青色薄雾，薄雾中一个缥缈诡异的声音传来。

“不错啊，妙算。功力进步得很快，我只喘了一口气，就被你发现了。”

慧心面色骤然间变得惨白，该出现的人终于出现了。

看着眼前淡青色的薄雾缓缓浮现，慧心不自禁地双膝一软，跪倒在地。

“妙算参见大魔王。”

淡青色的薄雾若有若无地飘荡在慧心的面前，薄雾中一个，只有一个诡异闪动的光影。是的，这就是大魔王，魔界至高无上的尊主，从无怜悯之情的魔王，神秘莫测的魔中之魔。

大魔王在魔界的统治已经有近三千年了，没有人知道他从何而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面目。魔界中只有下面的歌流传。



雾中的魔影从黑暗中飘来，  
将三万年分裂的魔界归于一统，  
所有的反抗者化作了血尘飘散，  
没有人敢质疑他的威严。

这样的歌，慧心从小就听，听了整整有一千年了。

大魔王在魔界中就是恐怖和权力的象征。魔界中的生命向来强横，他们不仅寿命远长于人类，而且拥有很多种恐怖的能力。虽然还不能达到少数高等神界生命那样近乎永生不死的寿命，但是其能力之强却是连神界生命也无法小觑，而且数量远多于神界生命。这样的生命是很难产生恐惧和敬畏的心理的，就算是魔界历史上有名的几位统一魔界的强者，也从未产生过如此的威势。

但是眼前这位大魔王做到了，现在慧心跪倒在地，他只觉得自己的双膝在不住地轻微抖动。

“妙算，你近来的表现可实在让我失望。”

雾影中的声音传来，声音不大，也并不响，可慧心听来却像鸣雷般震耳，只震得他几乎软倒在地。

慧心急急道：“大魔王，请听我解释。”

雾影中传来一阵笑声。“妙算，你紧张什么？我并没打算责罚你。”

慧心松了一口气，这时才觉得双膝的抖动竟然在地面上震出了一个小坑。慧心的心中苦笑了一下，自己怎么怕成这样？每次晋见大魔王回来之后，都会恨自己的胆小与懦弱。可是每次见到他，却又情不自禁地心颤。说不定自己真的是天生的胆小鬼。

胆小就胆小吧，在大魔王面前不胆小反而不正常。



“不过,如果这一次,你再不能有令人满意的表现。你应该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大魔王的声音很平淡、很柔和,但是其中的意味却让慧心更加心惊。因为他深知道当大魔王平平淡淡地说出后果这两个字时,那意味着什么。但是这个时候,慧心也深知这个时刻自己已没有选择。

“是的,大魔王。请您吩咐吧,妙算为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果这次再让您失望,妙算甘领责罚。”

“很好,我要你除去困住我军的结界。”

慧心不禁倒吸了一口气,半天都没有回话。

“大魔王,妙算愿领重责。”

“你怎么了,妙算?”大魔王的声音变得有些严峻了。

慧心面露难色,道:“大魔王,这件事我根本没办法办到。那个结界是凯斯洛亲自布下的,有光天地梦四大贤者的加持,还有精锐的法利斯皇家魔法兵团和精灵九大族联盟高手的守护。结界本身更是以天地为依托,以日月星辰的能量为后援。”

“这些也还罢了,一座死结界就算再厉害也有法可想。更可怕的是,这座结界有着无穷的变化,它是和布阵人的心相通的。只要凯斯洛、光天地梦四大贤者、法利斯皇家魔法兵团和精灵九大族联盟高手之中有一人发现有人试图破出,他就可以心动意动地变化结界进行反击。所以虽然我是结界的布阵人之一,可是也无法解除它。”

“你错了,妙算。”大魔王忽然笑了,阴冷的笑声夹在秋风中扫过慧心的身体,让他觉得说不出的难受,几乎是用全部心力才制住浑身想要发抖的冲动。

“人界的生物都是有缺陷的。特别是在接近胜利的时候,这些缺陷就可以更明显地看到。结界本身无法破除,但是人界的



生物却是有法可破的。”

※ ※ ※ ※ ※

凌晨五时十一分。

天空中的雨瓢泼一般地降了下来，在凯斯洛大军的营地上卷起阵阵水雾。将整个的营地笼在了烟一般的雾中。

听着雨滴劈劈啪啪地打在营帐上的声音，正在对坐弈棋的灵天贤者停住了正要放棋子到棋盘上的手，转头望向窗外。

“雨滴密而不匀，雨声忽急忽缓，天心怎么如此不稳？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大事发生？”

劈啪一声沉闷的雷声响起，一道闪电亮光掠过了坐在灵天对面的明光贤者的脸。

明光放下了手中的棋子，缓缓地抬起头。

“雷声喑哑，电闪急促。这件大事一定就在眼前。”

凌晨五时十五分。

威地贤者坐在离凯斯洛营地五百里外的一出温泉眼前。他那把长达五丈之长的大枪不动龙霸就插在温泉眼中。威地缓缓转动手中的大枪仔细地擦拭着。

地脉洗龙枪，这是威地贤者每次大战之前必做的一件事。

温泉眼中汩汩地冒出泉水，带起一阵阵热气蒸腾着威地和他手中的大枪。忽然，温泉中啪一声一个气泡炸响，震得威地手中的大枪嗡嗡抖了起来。威地贤者猛地拔起温泉眼中的大枪，站了起来。

“地脉颤得如此厉害，到底是怎么回事？”

凌晨五时二十五分。

“啊”地叫了一声，大梦贤者由梦中惊醒，猛然坐了起来。他



望了一下窗外的秋雨，用最快的速度披了件衣服，然后一下子冲到了营帐外，任由清冷的雨丝冲刷额头的冷汗。

营帐前值哨的侍卫士兵看着大梦贤者奇怪的举动，不禁问道：“贤者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大梦仰头望天，既像是对人说话，更像是自言自语。

“好可怕的梦，黑暗吞噬了天空，再也看不到星星，火红色的火鸟在黑暗中一闪而逝，然后就一切都消失了。”

侍卫士兵恍然道：“原来贤者大人您做了一个噩梦呀，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

大梦一声轻叹。

“可惜我的玄梦心法始终不能达到至境，否则我一定会知道到底有什么要发生。”

※ ※ ※ ※ ※

凌晨六时。

“你看这样的作战计划好吗？”在指点着铺在桌上的地图讲述完自己的作战设想之后，凯斯洛满怀期望地望着自己的妻子，想从她那里得到一些意见。

谁知绮罗对铺在桌上的地图却看也不看一眼，只是盯着凯斯洛胡子拉碴的大脸痴痴地发呆。从凯斯洛一开始讲就是这样，到凯斯洛讲完还是这样，仿佛怎么也看不够。

“喂，你到底是怎么了？我在问你的意见呢。”凯斯洛轻轻推了绮罗一下。

被凯斯洛一推，绮罗仿佛这才醒了过来，郑重地道：“我忽然发现一件事！”

凯斯洛以为绮罗发现了作战计划中的大漏洞，连忙追问了



好几声。

“我忽然发现——”绮罗忽地笑了起来。

凯斯洛不禁有些奇怪。“到底怎么了？你为什么又笑了。”

绮罗看着凯斯洛一脸茫然的样子，笑得更开心了，笑得前俯后仰，几乎喘不上气来。只看得凯斯洛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好不容易，绮罗才收住了笑，道：“我忽然发现……哦，你真的很像一只山猪。”

“什么！你盯了我这么半天就得出这么个结果？”

“你看你，胡子和头发根根直竖，多像山猪的鬃毛；鼻子高高，嘴唇扁扁，多像山猪的鼻和嘴；脸孔圆圆大大，多像山猪的那张胖脸。还有……”

绮罗绕着凯斯洛转着圈子，指指点点地诉说着近一个时辰的观察而得出的巨大发现——凯斯洛和山猪的二十九点相似之处。

“喂，你够了吧。”凯斯洛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在绮罗说到第二十八点时，一把将绮罗拉入了怀里，阻止了她的指指点点。

岂知绮罗握住他的手，道：“这就是最后一点，你看你的手指，又短又粗，手掌丰厚，指间多肉，多像那肥得流油的猪蹄。”

凯斯洛不禁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个绮罗，从当年到现在从来都没有变过，总是这么的精灵古怪，总是会在生活中平添许多趣事。真叫人恨也不是，爱也不是。

“好啊，我像山猪。那你像什么？”

绮罗眨了眨眼睛，道：“我么？我当然就是老虎了。”

凯斯洛不禁失笑，道：“母老虎？我还是第一次听女人这么坦白自称的。”

绮罗一撇嘴，道：“这有什么，我是老虎，你是猪。哼，这辈子你都被我吃定了。”



凯斯洛摇摇头,笑道:“好了,我说不过你,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吧。嗯,你还没说对我计划的意见呢。”

绮罗不知想到了什么,脸一红,从凯斯洛的怀里挣脱了开来,道:“谁希罕吃你。”转过头来向凯斯洛做了个鬼脸,“本夫人今天不想动脑筋,所以你就自己去费神吧。”说着向大帐的门口走去,“本夫人今天用心于厨艺之中,扬威于案板之上,打仗的事就让你一个人头疼去好了。”说完,脆笑着一掀帐帘就走出了大帐,只留下清脆的笑声在凯斯洛耳边回绕。

凯斯洛直到大帐的帐帘停止了晃动,才能把眼睛收回来。可是再回头来看着地图,却怎么也想不到任何关于战争的事了,满脑子里装的都是绮罗。凯斯洛索性将地图卷了起来,静静地坐了下来,仰头看着帐顶,心里想的却只是绮罗。

这个绮罗,只要和她在一起,就没有办法不去想她。

这个可爱又可恨的绮罗!可爱起来就像是九霄山上的小雪兔,又精又乖,让你爱得放不下。可恨起来却又像是帕而墨森林中的黑刺,多刺多尖,让你恨却咬不到。

可是无论如何,这是个令人舍不下的绮罗,舍不得又放不下的绮罗。要没有她,这战争的岁月不知会有多寂寞,又不知会有多艰难。想想那一次,魔族鳞甲兽兵团突袭大营,可真为她担心死了。可是,绮罗就是绮罗,任何人小看了她就会吃苦头的绮罗。我信任绮罗比信任自己还多。绮罗从不在人前展示,可是绮罗的智慧就像掩不住的明珠,总在散发着光芒。

这些年来,她的智慧和知识不知帮自己打了多少场胜仗。别人不知道,难道自己还不清楚吗?哪一个完美的作战计划没有她的筹划,哪一个精纯的战术运作没有她的苦心?如果没有她,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走到今天的这一步。

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学成这样的知识的,自己引以为豪的战



术战略在她那里都像是小孩子的玩艺。在法利斯神山山脚的那一次,她在三十六般兵法上,每一样都轻松地赢了我。不过,那一场赌赛,应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输。

想起了那一场赌赛,凯斯洛的脸上情不自禁地浮现了笑意。就是那场赌赛,让我们最终走在一起。真没想到,她会想出这样的主意。不过,那一次的输却输来了幸福。

凯斯洛伸手到胸前摸了摸挂在那里的那面小镜。

幸福。是的,和绮罗在一起的日子只可以用幸福这两字来形容。听她说笑的时候是幸福,被她取笑的时候是幸福,看她笨拙地拨弄菜勺的时候是幸福,看着她叉腰瞪眼的时候也是幸福。总之,和她在一起就是幸福。这就是幸福两个字的意义吗?

嗯,怎么会和她在一起的呢?第一次见到她大概是在法利斯的云城吧,不过已经记不清了。记得清楚的是在香兰的落霞岭那一次吧。有二十多年了,不过现在还是清清楚楚地留在自己的脑海中。

那一次,香兰公国的军队和魔族十三部中的角牛一部在落霞岭展开大战。角牛一部的魔族是一种人身牛头的怪物,在头上面生有三把锋利无比的大角。这种大角不知是怎么形成的,普通的刀剑根本不经这大角的一撞。角牛身上生有厚厚韧皮,如非一流的高手,想刺穿它还真不容易。那一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是从中午开始的,不过也无所谓,反正当我赶到的时候已经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了。

落霞岭是一座美丽的山岭,上面长满了枫树。一到了秋季,满山的枫叶火红火红的,就像是披上了落霞织就的彩衣,美极了,所以人们就叫它落霞岭。

那是冬季里的一天,前几日应该下过雪,山岭的周围都是一片银白。可我到的时候山岭却是红色的。黄昏的残阳就挂在



山岭的一角，残阳也很红，就像是诗人常说的，残阳如血。可是，落霞岭却比残阳更红，真的搞不清是残阳染红了落霞岭，还是落霞岭染红了残阳。

香兰的战士们都很勇敢，没有一个人退却。因为落霞岭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园，那里有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可是在凶恶的角牛面前，这些勇敢却只徒然染红了整片的山岭。他们的指挥官早就逃走了，各自为战的战士们在凶残角牛的大角前一倒。许多角牛长达三尺的大角上都穿着数个香兰的战士。那已经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我到得太晚了，那已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战斗。就算我杀掉几百几千个角牛，也决不能扭转整个战局。就在我叹息的时候，我看到了她。她就站在那里，她就站在战场的一角发呆。看着凶残的角牛，看着血红血红的山岭，她就在那里痴痴地发呆。

就在这时候，角牛发现了她。绮罗应该是很美的，不过角牛这种魔界的生物，对于美丽是没有认识的。他们似乎只对鲜血感兴趣。几只角牛嚎叫着，咆哮着冲了过来。尖利的大角上闪着寒光，滴着血滴，狰狞牛头上发红的大眼闪着骇人的凶光，张开的大嘴中发着刺耳的啸叫。可是，她就好像没看到没听到没注意到，像是被吓傻了。

如果不是那次，我恐怕真的以为绮罗是不会哭的。这么多年来，从不见她哭。不管什么时候，她都总是笑，说笑话，开玩笑，取笑人。就算是有时眼睛有点湿，她也总是用笑话岔过去。有时连她也开玩笑地说，我不是女人，因为我不会哭。

不过那时，她确实是哭得好凶，虽然那以后她从不认账。

当我把她从战场上救出来的时候，她的眼泪把我的襟头都湿透了。不过当她回过神来时，她可就又变回绮罗了。她就那么一手叉腰，站在我的眼前，另一只手几乎指到了我的鼻



子。

“原来是你这只山猪，我正想找你算账呢。”

凯斯洛忍不住轻笑了一声。

绮罗就是绮罗，她那叉腰瞪眼的样子不是和现在一样吗？后来她是怎么说的？好像是说：“你坏了我的招亲大典，你又破坏了我观赏大战，我决饶不了你，我一定要报复你，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

她的那个凶巴巴的样子可真吓了我一跳，可更让我吃惊的是，下面那句话她居然也能那么凶巴巴地说出：“我要你赔我，我要你娶我，我要你一辈子照顾我，我要你永远甩不掉我这个包袱。”

我记得那时我好像是走了，也许说是逃了更确切。就在我逃走的时候，我还能听到她在背后的叫声：“臭山猪，你决跑不掉的，我一定会捉到你的。”那时我好像只有一个想法：真是可怕的女人。

凯斯洛不禁又笑了一声。绮罗啊绮罗，你就永远是这么和别人不一样吗？

“喂，山猪。今天也许小龙女会来，你说我们今天招待她点什么好呢？喂喂，你到底在想什么？”不知什么时候，绮罗的头又从大帐的帐帘外探了出来，对着凯斯洛发嗔。

绮罗一连叫了好几声，凯斯洛才注意到她。

“你说什么？”

绮罗哼了一声，道：“又在想哪个女人了吧。瞧你一脸笑咪咪的坏样子，一定是这样没错。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想你那个小龙女了。”

凯斯洛道：“你还真会瞎猜。说实话，我是在想你。”

“鬼才相信，”绮罗眨了眨眼睛，忽地一笑，“不过，原谅你



了。我不打扰你了，你继续吧。”说完，绮罗的脸又从门那里消失了。

凯斯洛看着绮罗消失，不禁苦笑摇头。

这个绮罗，她为什么总是把我和小龙女扯在一起？

不过说起来，也有很多年没见到小龙女了。听说，她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居然有了人神魔三界第一美女之称。不过，当年我到九霄龙神门下时，她可还只是一个小姑娘。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上九霄山的时候，送了她一个西天仑山采到的大仙桃。她可高兴坏了，拉着我的衣袖，对我说：大哥哥，你真好。

她叫我大哥哥，其实她都已经快三百岁了，比我大多了。不过，龙族的生命都是三百年一次蜕皮，蜕一次皮才成长一次，所以那时她看上去还是小姑娘的样子。不过，蜕了皮之后，她可确实是一位大美人了。

她那时咬着手指头，沉吟了半天，却又说：不过，你是人族的，我是龙族的，不知道你能不能永远做我的大哥哥。当我笑着对她说，没有关系，我永远都是你的大哥哥。她竟然高兴得唱起歌来了。她那天真的样子真是可爱极了。

啊，对了，小龙女的歌唱得是很好的。在九霄山的时候，每次她轻唱时，都会引得满山的百灵围过来聆听。九霄山的百灵是大陆上叫声最动听的鸟，不过当小龙女歌唱的时候，它们就全都闭上了嘴。

小龙女歌唱的时候，是九霄山上最静的时候，因为所有的鸟鸣猿啼全都停下来了，也许它们是怕扰了小龙女的歌声吧。我在九霄山的时候，也经常听她唱歌。当她轻展歌喉的时候，我就能忘却世间的一切烦恼。不过，自从下山之后就再也没听到过了。

小龙女有时也是很任性的。她是九霄龙神最小的女儿。听



说她出生时,法利斯当时的首席大神官,号称有史以来魔法界最伟大的预言家的法帝而,抚着小小女婴的额头,深深叹息道:痴女,痴女,为什么你注定大劫难逃,为什么你注定历劫红尘。

法帝而的预言,就连九霄龙神也无法不放在心上。所以龙神从小就对小女儿关怀备至,为她采集了千山仙草,炼就了不死金身,除非她自己想死,否则没人能在她大限来临之前杀死她。也许就是因为关怀太过了吧,小龙女有时任性极了。

她和绮罗正好是两个极端,她爱哭极了。动不动就哭,我比剑赢了她要哭,我不给她讲故事要哭,我不给她找九彩星钻她要哭,我找到之后她随手丢去之后还是不笑。

这个爱哭的小龙女,她今天会来吗?凯斯洛走到窗口,向外望去,迷迷蒙蒙的雨丝粉刷了整个的空间,天地间白茫茫的,什么也看不见。

下雨了吗?我居然不知道。不知道今夜雨会不会停。不过,不停也好,那样大战之后的空气中就不会有太浓的血腥味。

※ ※ ※ ※ ※

晨七时。精灵九族联盟的大帐中一片嘈杂。

精灵是大陆上非人的智慧生命的总称。在大陆上有着数不清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精灵,在经过长期的与人族和魔族的战争后,它们中最强大的九个种族结成了同盟。

这九个种族就是雪地精灵、草原精灵、森林精灵、高山精灵、沙漠精灵、矮人族、巨人族、翼人族、鱼人族。

现在这九个种族的代表聚集在一个帐中开会。

“我反对,”浑身长满银白色绒毛的雪地精灵的代表阿鲁卡特猛地一拍桌子,激动地站了起来,“在这个时候退兵,无异于



前功尽弃。我们牺牲了多少战士,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把魔族赶出家园。今天胜利就在眼前,可是你们这些家伙居然要退兵。我说什么也不能同意。”

森林精灵的代表,褐发长耳的杰克斯对阿鲁卡特的激动一点也不在意,道:“你别忘了,人族也是奸诈的种族,他们对我们精灵从来都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侵占我们家园,将我们当做低贱种族来欺凌。在我们种族的历史上,人族几乎和魔族一样是邪恶的代名词。这次因为魔族入侵,我们才结成了暂时的同盟。一旦魔族被彻底消灭,变强大了的人族没有了其他的顾虑,我们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的。”

“没错,人族是决不能信任的。”矮人族的代表贾斯特跳到了桌子上,愤然地大声附和着。

阿鲁卡特知道为什么贾斯特会这么激动。因为在战争的初期,矮人族和人类的一个国王联盟对抗魔族。可是后来,那个国王竟然私下和魔族订下了合约,将矮人族的战士出卖给了魔军。贾斯特的父亲就死在了那一役中。

阿鲁卡特吸了一口气,让自己激动的心情稍稍缓一下,道:“可这次不一样,和我们同盟的是凯斯洛,他是怎么样的人物我想大家也都清楚。这一次歼灭魔军之后,正是我们和人族重建友谊的好机会,我们决不应该在这时候半途而废。”

草原精灵的代表,绿肤绿发的美女萨丽冷冷道:“凯斯洛是个难得的好人,可是他毕竟是人族,谁能担保他日后不会对我们精灵族起恶心。而且,就算我信得过凯斯洛,我也信不过其他的人族。”

阿鲁卡特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怒火,这些善忘而又短视的家伙,难道他们忘了凯斯洛是怎么样帮他们的吗?啪”地一下,因为用力过大,手下面坚实的桌子被按出了一个洞。



“你们这些家伙，难道你们忘了凯斯洛为我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吗？难道你们不记得他救了多少次你们这些家伙的命吗？贾斯特，你忘了他在歌里斯丘原上怎么为你挡住魔族九子之一厄运子的致命一剑吗？萨丽，你不记得你是怎么逃脱魔族无欲天魔的魔掌的吗？还有杰克斯，你帕尔墨森林中的精灵圣堂是怎么保住的？这时候你们全忘了吗？难道这一切都换不来你们的一点信任吗？”

贾斯特站在那里呆呆地发愣，萨丽低下了头不再说话。杰克斯也低下了头，不过只过了一会，就又抬了起来，道：“我没忘，而且我个人绝对信任凯斯洛。可是我不能信任人族，我不能将我们全族的命运系在他一个人身上。阿鲁卡特你能保证人族会听从凯斯洛的吗？”

“这，”阿鲁卡特愣了一下，“我不能。可是，我相信只要我和凯斯洛真诚合作，所有的问题都将不成为问题。”

杰克斯摇摇头，道：“可我不行。”

主持会议的是高山族的代表，精灵中有名的智者赫思姆，在激烈的争论中他一直保持着沉默。这时他终于发言了。

“好了，你们别争了，我看我们还是投票吧。支持退兵的举手。”

杰克斯举起了手，贾斯特也举起了手。萨丽迟疑了一下，也举起了手。

赫思姆望向巨人族的代表朱克。

朱克用他粗声粗气的声音道：“我信任凯斯洛，所以，我反对。”

沙漠精灵的代表希米尔也道：“我也反对。”

赫思姆转向鱼人族的代表爱米丽。爱米丽沉吟了好半天，还是无法作出决定。终于她道：“你决定吧，赫思姆，你是我们精



灵中有名的智者。我相信你的决定。”

翼人族的代表肯也点头道：“不错，我也信任你的决定。”

阿鲁卡特望向赫思姆。“好了，三票支持，三票反对。还有三票就看你的决定了。我相信你会有明智的判断。”

杰克斯冷笑了一声，道：“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理智的判断。”

大帐中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赫思姆。赫思姆的眉头皱得紧紧的，一言不发。一时间大帐中一片沉寂。

忽然，一个执卫的高山族士兵从帐后跑进了大帐，在赫思姆的耳边禀告了几句。

赫思姆的神色猛地一动，忽地开口道：“对不起，我要出去见一个访客。”说完，就从帐后钻了出去。

大帐中的众人不禁都微觉诧异，究竟是什么人会让赫思姆在这么重要的会议中突然离席呢？又是谁会不早不晚地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来访呢？

过了好一阵，赫思姆才回到了帐中。他的神色有点奇怪，既似有些沉重又似有些不解。

“好了，赫思姆，该说出你的决定了。”阿鲁卡特满怀期望地望着赫思姆。

“我的决定是，”赫思姆环视了一下帐中的众人，缓缓地道：“我支持退兵。”

“什么？这就是你的决定？”阿鲁卡特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大智者的决定。”

赫思姆点了点头，又确认了一遍。“没错，我支持退兵。”

阿鲁卡特狠狠地一跺脚，愤然道：“不，这不行，你怎么能作出这么愚蠢的决定。”

杰克斯哼了一声，道：“难道只有你的决定才是聪明的不



成？”

阿鲁卡特没有理他，继续盯着赫思姆，赫思姆却避开了他的目光。

朱克叹了一口气，道：“算了吧，阿鲁卡特，这是大多数的意见。”

阿鲁卡特愣了半晌，终于颓然坐倒，但旋即又站了起来，大声道：“既然是大家的决定，我只好服从。可是请你们记住我说的话，如果将来我们重又陷入与过去类似的惨境中，我们将不能怨怪别的什么，而只能怨我们自己的自私、愚蠢与短视。”

※ ※ ※ ※ ※

晨八时，雨已经变小了，连绵的雨丝已化作了偶尔飘落的雨絮。

法利斯皇家魔法兵团的兵团长文思达走出了自己的营帐，嗅吸着雨后的清新空气。

真舒服。今晨的空气真不错，让人的精神爽洁通畅，就像是法利斯云城中那种洁净的空气。有很多年没有呼吸过法利斯云城的空气了，真怀念啊。出来这么多年，几乎每次梦里都会回到法利斯，都会梦到那里清爽的空气。

不过，这一战过后，再也没有那种浓重的血腥味在大陆上空飘浮，大陆上的空气也应该很清爽了吧。自从跟随绮罗公主出了法利斯，几乎没有一天嗅不到血腥的味道。那些残暴的魔族，为什么这么喜欢这种味道？

不过，倒是从没后悔过出来。在法利斯的日子虽然安乐，但是却经常睡不安稳。

总好像听到有人在哭似的。而出来后，每次击败魔军，看到



那些平民的笑脸后，睡得都特别香。

而且，跟着凯斯洛战斗，总是很令人激动的一种感觉。看着凯斯洛跃马舞剑，毫不费力地将一个个不可一世的魔族高手斩落，就好像在看一场舞蹈。不是舞剑，而是剑舞。凯斯洛的武功很高，可是却从不摆架子。无论是对人族还是精灵族，他都一样亲切。这一战过后，大陆上应该会有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和平吧。

会的，一定会的。不分国家，不论种族，全都和睦地在一起，享受着永久的和平。这一天就快到了。如果能有这样的一天，那就是永远都不回法利斯去，那也不要紧了，因为哪里都会像法利斯一样美丽。

“嗯，好美啊！”文思达轻轻自语着。

“兵团长。”

有人在叫自己了，文思达转头望去。是何而浦，自己的副团长。

何而浦从远处奔了过来，道：“兵团长，有一个重要的人想要见你。”

“什么人？”

何而浦神秘地道：“他不让我说。反正您马上就见到了，也就不需要多问了。”

“在哪里？”

“就在我的帐中，您就跟我来吧。”

文思达不禁有些奇怪，会是谁呢？

何而浦的营帐并不远，一会就走到了。营帐中很暗，不知为什么，何而浦把所有窗子都遮住了。营帐中点了一盏灯，在灯的后面，一个浑身黑袍的人就站在那里。看到文思达走了进来，那人抬起头，对他笑道：“文思达，很久没见了。”



“王子殿下？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看到那个人，文思达不禁微吃了一惊。是个熟人，法利斯的大王子西曼。

对这位大王子，文思达心里的好感并不多。这个人虽然是绮罗的亲哥哥，但是和绮罗根本就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他为人阴沉，而且对权位看得比什么都重。当年，绮罗率军出征，他是反对最烈的人。表面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其实只有一个内容，他怕绮罗控制了兵权之后，会和他争王位。直到绮罗许诺决不继承法利斯王位之后，这才勉强同意。

这个时候，他来干什么？

西曼嘿嘿一笑，道：“你错了，父王上个月就去世了。你应该叫我大王了。”

“大王去世了？”文思达吃了一惊，虽然早听说大王身体不好，可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就去世。

西曼听文思达说大王去世了，脸色不禁一沉。“我就是现在的大王，不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你应该说前王去世了。”

文思达心中不禁鄙夷，这个大王子，真是凉薄。对于自己父亲的去世一点也没有伤感之情，反而纠正自己的字眼。不过，倒也不必和他争辩。

“好吧，大王，”文思达说到大王这两个字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带有一种不屑的语气，西曼的脸色更难看了：“你这次来有什么事情？”

西曼尽力缓和一下脸色，让自己显得有些亲切，可是在文思达看来，却变得有些可笑。

“我要你率领法利斯皇家魔法兵团即刻返回法利斯。”

“什么！”文思达心里顿时明白了。原来这位西曼王子远道而来，不为别的，还是想要收回绮罗的兵权。老王没去世时，他得于老王对绮罗的宠爱，不敢说什么。老王一去世，他就巴巴地



赶来收回兵权了。

虽然看不起这位新王，可是文思达还不想和他在這時候破臉。

“大王，能不能等今天过后……”

“不行！”文思达还没说完，西曼就大叫了起来。他脸上挤出来的那点亲切一下就变成了歇斯底里：“打完了这仗，绮罗还会还我兵团，她一定会和我争王位的。”

文思达看着西曼的嘴脸，心中仅有的一点耐性也消失了，和这种人还有什么可说的。文思达冷笑道：“你的兵团？你这个大王可还没有得到兵团的效忠，你凭什么说是你的？”

西曼怒道：“我是大王，你敢不听我的？”

文思达冷冷道：“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西曼忽地诡异地一笑，道：“你真的不肯听我的？”

文思达道：“我决不会听你的。”

“我也决不会听你的。”这是何而浦的声音，可是这声音怎么会听起来有点不对劲？听起来飘飘缈缈的，让人想要睡觉似的。

不好，这是蚀魂魔音。他怎么会突然对我施展？文思达确实是有所警惕，但是他只注意了前面的西曼，却没想到何而浦会突然对他出手。魔音自自己后心的大椎穴直钻而入，径直入脑，所以才会见效得这么快。

文思达急运真气护身，可却听到何而浦的阴笑声响起。

“太晚了，灯油中有迷心毒，你嗅了这么半天，反应就快不起来了。”

是的，太晚了。何而浦的手掌已按在了自己头顶的百会穴上，真力一发，自己全身的真气都已开始溃散。文思达用自己最后的气力叫了出来。



“何而浦，你这个小人。历史会永远地记载下你丑恶的行径。”

何而浦冷笑道：“历史？我才不关心什么历史，还是眼前的利益实在。”

文思达的意识已开始涣散，在最后一点意识中，他还听到西曼和何而浦的对话。

“大王，这下他就变成没有意识的工具了，你的旨意他都会照办的。”

“干得好，回去之后你就是法利斯皇家魔法兵团的新团长。”

这两个小人。可是，美好的未来，永久的和平，难道终究只是一个虚幻而美丽的梦吗？还有凯斯洛，你究竟知不知道这些小人在干的事情呢？

最后一点意识消失了，文思达的眼前变成一片黑暗。



## 第三章 碎卿小镜心先碎

新帝国历前五百零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这一天的上午九时到十一时发生的事，一直是后世的史学家最感兴趣的题目，但也是最难理解的。因为正是这段时间中，圣王凯斯洛作出了一个令后世许多人无法理解的决定。

众多的史学家提出了种种的推断，但是终究缺乏实证。因为这段时间中，几乎没有可靠的史料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事人中没有一人留下记录。

惟一可供参考的史料是七百年后发表的，当天值勤凯斯洛大帐的侍卫克里斯的访谈录。这本访谈录是一位吟游诗人在新帝国历前四百八十三年写就的，可不知为什么他一直都没有发表。直到数百年后，才被史学家所发现。

这本访谈录一直是后世研究圣王凯斯洛和圣后绮罗的重要文献，虽然这本访谈录在记叙上有点混乱，但其中很多内容十分令人震惊。

下面就是这本访谈录的原文。

嗯，你知道吗，那天我见到了小龙女耶。号称三界第一美女的小龙女，真是名不虚传。天上的白云没有她的肤色白，流转的瀑布不如她的秀发顺，看着她盈盈走动的时候你会想起春风，听着她莺莺而语的时候你就好像听到泉水的丁东。

她是在那天上午九时左右到的，她刷地一下就出现在我的



面前,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呢。她好像很着急的样子,问我:“你们的主帅凯斯洛在哪里吗?”听到她的声音我几乎是以为我听到了天上的仙乐。那个美妙的声音现在还回绕在我的耳边,真的是比我听过的最好听的歌还动听。

早就听说过,小龙女的歌是无与伦比的美妙,能让善歌的百灵羞惭闭嘴。可惜的是我没听过。她就算着急的样子也比别人的笑美丽。大概只有我们圣后绮罗的笑可以与之相比吧。你知道吗,我们圣后绮罗的笑是很有名的。我们那一群参加过那一战的人都称她的笑是女神的微笑。

什么?你竟然不知道?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什么都不知道。真是的。一想起那次战斗我就热血沸腾。让我讲给你听吧。

你知道有一次我们遭受魔族军队鳞甲兽兵团的突袭吗?那一战是我们抗魔军战史上最著名的十大战役之一。那次,大军都出征了,大营中只剩我们和一批老兵、伤兵留守。就在那天早上我们正要吃早餐的时候,鳞甲兽突然就出现在我们的大营前方,一点征兆都没有。

鳞甲兽你知道吗?他们是魔族十三部中的一部,还是最强的三部之一。所有的鳞甲兽身上都有厚厚的鳞甲,不仅能抗御刀剑的打击,还能防御相当强度的魔法攻击。

鳞甲兽行动敏捷,其快如电,而且极具灵智,懂得使用弓箭和魔法,懂得分工合作和战术策略。比起只懂瞎冲猛撞的岩怪、木翹、角牛可厉害多了。

他们一出现,我们几乎全都慌了。我是第一个冲到我们圣后绮罗的帐内的,那时我几乎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一连说了好几遍圣后才明白我的意思。

圣后弄清我的意思后竟然笑了,她对我说:“别急,克里斯,把大营指挥官找来。”



我根本不懂 ,这么紧急的时候找他干什么。我的声音几乎都急得变调了 ,我说 :“公主殿下啊 ,您赶快走 ,我们在这里拼死挡住他们。”嗯 ,那时我们都叫圣后公主殿下的。

可圣后摇摇头 ,道 :“还不急。”

就在这时候 ,大营指挥官到了。他比我还急 ,他连帐帘都没掀 ;“噗”地一下就冲了进来 ,连帐帘都被他扯掉了。他一进门就叫了起来 :“公主殿下 ,大事不好 ,魔军已经快冲到大营门口了 ,您快走吧。”

圣后大人微微皱了一下眉 ,道 :“这么快?”

大营指挥官道 :“是啊 ,而且他们还分出了两路 ,正在包抄我们的大营 ,看样子是要合围我们 ,让我们一个也走不掉。您还是快走吧。”

谁知圣后大人听了这话反而笑了 ,就那么嫣然一笑 ,道 :“我们不需要走了 ,魔族敢小看我们 ,我们就让他们好好地吃点苦头。”

这是我们圣后大人第一次嫣然微笑 ,在整个的战斗中 ,我们的圣后大人只这么笑了三次 ,就让魔军尸横遍野。

什么?你不相信 ,你听我说下去就知道了。

圣后大人对大营指挥官道 :“休迪 ,我们应该还有不少的魔法弩在营中吧。”

啊 ,我忘了说 ,我们的大营指挥官叫休迪 ,是一位很能干的将领 ,据说当年也曾经参加过我们圣后大人的招亲大会。只是输给了我们的圣王凯斯洛。不过他倒是一点也没有记恨过。

大营指挥官一愣 ,道 :“是啊 ,魔法弩太重 ,大军出征不方便携带 ,所以大部分都留在了营中。”

圣后大人点点头道 :“那就好 ,我们就用它来给魔军点厉害尝尝。”



大营指挥官急道：“不行啊，公主殿下，鳞甲兽行动快如闪电，而且攻击面又宽，我们的魔法弩取准不易，杀伤力有限。”

圣后大人笑道：“那我们就让他们动不起来。”

我和大营指挥官都呆了，一点也不明白圣后在说什么。

圣后也不解释，就伏在了桌上，画起了画。我茫然地看了大营指挥官一眼，他也茫然地看着我。我们都奇怪，这个时候怎么她还有心情画画？圣后大人笔走如飞，只一会就画好了。她将画递给了大营指挥官，我凑过去一看，原来圣后画的是我们大营的地形图，只是上面还加了许多红圈圈。

圣后大人道：“你将我画上红圈的地方都插上旗杆，旗杆下面按五行方位放五盆清水。五行的方位我都注在上面了。”

大营指挥官点了点头，但旋即又指着其中的一处摇头道：“殿下，这里恐怕不行，因为这个方向是鳞甲兽主攻的方向，现在可能已经被魔军控制了。”

圣后大人沉吟了片刻，站了起来道：“不要紧，你先去办其他的吧，另外将所有的魔法弩集中到大营的中央。”

大营指挥官虽然还是不太了解，但是他知道时间宝贵，也没再问，转身就出去了。

大营指挥官出去后，圣后大人对我说：“克里斯，我们出去看看吧。”

圣后大人和我出了营帐，一看大营的情势。圣后大人可就皱上了眉，因为魔军鳞甲兽兵团的行动太快了，就那么一会的时间就攻过了几乎半个大营，照这样下去，大营指挥官的旗子还没插完，我们就会被鳞甲兽捉到。

圣后大人转目四顾，看到大营的西侧一角处有一座瞭望塔，塔上面的战士已经被敌人的弓箭射死了，但是塔上的旗子还在迎风飘舞。圣后大人眼睛一亮，对我说：“克里斯，带我到那



塔上去。”

哎，我们的圣后大人什么都好，人又漂亮又聪明，可就是武功不好。要不然，那一次也不会险些就……什么？你问她为什么武功不好。我怎么知道，她什么都学什么都会，就是不爱学武功。每次当有人想教她学功夫的时候，她都开玩笑说，人不能太完美，不然会遭天忌的。其实，以她那么聪明，有什么学不会的？

我和其他四个侍卫扶着圣后大人上了塔。这时我们的军队几乎都快崩溃了，在鳞甲兽的进攻面前，好像人人都没有勇气再作战了。失败几乎已成定局了。圣后大人轻轻蹙眉，但立即就又舒展了开来，她对我说：“克里斯，你大声地叫‘绮罗在这里’。”

我可真是吓了一跳。我说：“公主殿下，您疯了吗？您不叫魔军还正在找您呢。”

圣后大人又是一笑道：“不要紧，我正是要他们找我来。”然后她又吩咐另一个侍卫：“卡里，你去叫大营指挥官将魔法弩对准这个方向，看我手中旗子一挥，就集中发射。”

我们这一叫，果然所有的鳞甲兽都涌了过来，密集的箭雨在我们周围嗖嗖而过。

尽管我们剩下的三名侍卫手中的剑都舞作了车轮一般，但还是有不少箭从圣后大人的身侧掠过。在我的眼角瞥过时，我看到圣后大人就在箭雨中嫣然微笑，劲箭掠起的疾风将她的发梢拂起，魔族将领放出的魔法弹就在我们的身侧炸响。而我们的圣后大人就那么嫣然浅笑。这是我们的圣后大人第二次这么笑。

我们的战士们也看到了圣后大人的笑，人人都好像疯了一般地作战。右手断了，没关系，左手还可以挥剑。左手也断了，没



关系,还有腿可以踢。腿也断了,没关系,还有牙可以咬。头也断了,没关系,我们还有同伴可以为我报仇。就连鳞甲兽那么厉害的攻势一时也被遏制住了。

你不相信吗?这是真的。后来我问一个战士,你们怎么突然就变得那么勇猛了。

他是这么说的——

开始时,我真的吓坏了。鳞甲兽的动作就如闪电一样。有的同伴挥剑砍向敌人,可是剑只挥到了一半胳膊就被敌人砍下来了;有的同伴冲了上去,可是鳞甲兽的口一张,一团火球就把他吞没了。看着我们的同伴在眼前一个个地倒下,我们不禁都想,这样的敌人就是神也无法匹敌的。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那个微笑,就在高塔的顶端,无数的火球在它周围炸响,就像一朵朵的红花,而那个微笑就在红花的中央绽放。嗖嗖飞过的箭到了那里,就像是撒过去的小沙粒,投入那个微笑就消失了。我想,那一定是女神的微笑,胜利女神的微笑,我们一定会胜利的。结果,我们果真胜利了。

不仅他这么想,就连我也是这么想的。错不了,那一定是女神的微笑。

鳞甲兽一群群地涌了过来,别处的压力也就轻了。大营指挥官指挥部队按圣后的意思插旗子,就连开始时认为插不到的地方,也很轻易地就插到了。我们站在塔上都可以看到一面面的旗子在大营的四处立了起来。可是,我们圣后这里可就更危险了,四面的鳞甲兽越来越近,他们狰狞的叫嚣声震得旗杆都轻轻颤抖。可是圣后大人却凛然不惧,依然从容微笑。

眼看鳞甲兽就要扑到塔底下了。可说来也真奇妙,他们到了离塔三尺的地方就开始绕上了圈子,怎么也到不了塔底下。



原来,圣后大人早就在塔的周围布下了阵。鳞甲兽们一见到不了塔底下,索性就改变作战方式,他们在塔的周围向我们放箭。

那个箭雨呀,密得就像……哎,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总之这一战过后,我们从塔上总共拔下了一千三百支箭,而这些还不足那时射出箭的十分之一。我们都急叫圣后大人挥旗,可圣后大人却摇头说:不行,他们还没插到方位,不能挥旗。

这时,大营指挥官的旗子已经插得差不多了,在我们看来,几乎满营都插上了旗子。可是,圣后大人却说:不对,总共应插上七百九十六面旗子,现在只有七百七十三面,我们还要等一下。真不知道圣后大人是怎么数出来的,在这么多的箭向她射来的时候,她竟然还能有心去数旗子,而且还能数得一点不错。

那个时候,我们心里不禁都怪大营指挥,怎么这么慢。其实,他已经做得很快了,很多地方还是鳞甲兽控制的,是他亲自冲上去斩掉魔兽插上旗子的。为了这,他还废了一只胳膊。可那时,我们哪能想那么多,我们挥剑挡开敌人的魔法球和利箭,挥得胳膊都麻了,每一分钟都像一年那么长。

忽地,我听到圣后大人“哎”地轻哼了一声。我斜眼看过去的时候,只看到圣后大人手中拿着一只箭,嫣然一笑,说:没关系,这支箭蹭了我一下。这是圣后大人第三次这么笑。

好不容易,终于等到圣后大人说可以了。我的一个同伴将那面大旗迎风一展。哈,那时的情景可真是好笑极了,魔兽无论由哪个方向冲进大营,都好像是不会认方向了。从四面八方都冲到了一处地方,挤得满满的,不要说作战了,就是动也动不得。

而我们的魔法弹就在那个地方轰轰爆响,我们只看到凶狠



的鳞甲兽像割草一般，一片片地倒了下来。然而后面的鳞甲兽却还是不断地拥进来，就像是屠宰场杀猪一般，一群群的猪排着队进来，迫不及待地挨宰。我们同魔军作战，还从来没这么痛快过。

后来，魔兽想退出去。可是，只要一进了大营，他们就再也找不到退出去的路了。转来转去，又转了回来，只在大营里绕圈子。每绕一个圈子，就经过宰猪场一次，扔下一批死猪。哈，他们就整整绕了两天的圈子，直到我们的圣王回来，将他们全部歼灭。

后来听圣后大人说，这叫什么扭曲效应。将旗杆和水盆按一定的方位和角度进行排列，在天光和地磁的作用下，就可以形成什么局部单向封闭空间，里面的光线和能量都会在边界发生扭曲和折射，让里面的人产生错觉，再也走不出来。

这些可真是让人搞不懂，我后来把旗子仔仔细细地研究了好半天，可就是不懂这些普通的东西怎么会让鳞甲兽那么厉害的魔兽找不到路。我们的圣后大人，对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可在行了。这些东西，也只有她那样女神一般的人物才能搞懂，我们普通人是说什么也弄不明白的。

不过那天，当我们欢呼胜利的时候，圣后大人却倒下了，原来那一枝箭还是伤了她正好射在了心口上。圣后大人的功力不足，当时就受了重伤，听说心脉几乎移位。那几乎是要疼死人的，真难为圣后大人，她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最糟糕的是，圣后大人为了不动摇军心，强行封锁了自己心周的十处大穴止血，致使心脉几乎缺血枯死。那一次，整整十天，她都没有醒过来。而我们的圣王大人就在她身边守了十天，用他的盖世功力为她疗伤。可是开始九天，都不见好转的迹象。



后来，圣王大人就伏在她的床边大哭，一边哭还一边说，绮罗啊绮罗，你不是一向都不依常规吗？这次也别这么死好不好？这样的悲剧结尾你不觉得俗吗？嘻，你说好笑不好笑，圣王大人这么一叫，居然第二天，圣后大人就醒了，就好像听到了圣王大人的话似的。

她醒来第一句话就是，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猜中的。你是我永远的猎物山猪，永远别想逃掉。唉，这两个人，真的是什么都和别人不一样。一说起他们，我就有说不完的话，就像那次……

好了，好了，我再说，你又嫌我啰嗦了。可是这么多年来，我真的是每天都会想起那一段……

好吧，还是说那天的事吧。我说到哪里了？啊，对了，我看到了小龙女。小龙女可真是美丽，她呀……啥，这些我已经说过了？嗯，好吧，小龙女一见我就问：“你知道你们的主帅凯斯洛在哪里吗？”

那天圣王大人起得很早，在我接班以前，就已经在主帐中研究战略了。小龙女知道了圣王的所在后，急匆匆地就去了。小龙女的武功可是真的不错，我都没看到她动脚，整个人就像飘起来一样，连地都不沾，刷地一下说去就去了。她都去了半天，我还在那里发呆呢。后来，我才想起，贵客来了，我应该弄杯茶给送进去。

当我端着茶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小龙女紧紧地拉着圣王大人的衣袖，道：“师哥啊，你就听我这一次好吗？陪我回九云山吧，不要管人间的这些事情了。”

圣王大人的面色沉重得吓人，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向来圣王大人都是很心宽的，无论多严重的情势，他都从未放在心上。可是这次，我看得出来，他真的很担心。他说：“你说的是真的吗？他真的是那把剑原来的主人？”



小龙女急道：“错不了，我亲耳听到我父亲和法帝而两个人的谈话。你应该知道，你的力量是从何而来的，而他正是……”小龙女看到我进来了，就没有说下去。

圣王一阵沉吟，还没来得及说话。这时门外就闹了起来，一个传讯兵急冲了进来，大声禀报：“大人，精灵九大族和法利斯皇家魔法兵团拔营撤退了。他们说，大局已定，这里已不需要他们了。他们本国和本族还有很多事，所以就先走了。”

“什么？”圣王显然吃了一惊。

就在这时，门外一阵隆隆的步声，震得地面都轻轻发颤。威地贤者大人走了进来，他一脸愤然，道：“这批小人，居然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撒腿，凯斯洛，你下令吧，让我带部队去灭了他们。”

圣王大人缓缓坐了下来，半天都没有说话。

小龙女道：“师哥，你看他们是怎么对你的，你还有必要为他们作那么大的牺牲吗？”

威地贤者这时才注意到帐中的小龙女，笑道：“怎么你也来了，终于忍不住来看情郎了吗？”

小龙女雪白的面颊一红，随即扬眉怒道：“你开什么玩笑。”小龙女脸上的晕红只停留了一刻就消失了，继而变得更白了。小龙女轻轻一叹，转开了头去，就在这一瞬，我好像看到她眼中有什么晶莹的东西一闪。

威地贤者并没有注意小龙女的反应，随口开了一句玩笑后，就转向圣王大人，道：“下令吧，我会让他们这群小子好看的。”

圣王大人摇了摇头，轻缓而苦涩，道：“不必了，没这个必要了。”

威地贤者想了一下，道：“嗯，要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和他们干起来，魔族那批小子就会笑话我们的。那么，让我去把他们追



回来吧。”

圣王大人又摇了摇头，道：“不必了。”

威地贤者显然有点急，道：“这也不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圣王大人轻叹一声，道：“不需要做什么，就让他们去吧，也许这样会更好。”

威地贤者一脸愕然，道：“什么都不做？就让他们这么去了？”

圣王大人道：“是的。”

威地贤者看着圣王大人，满脸的疑惑与不解，再也说不出话来。

半晌，圣王大人才道：“你们都出去吧，让我好好静一下。”

威地贤者大声道：“这怎么行，大人，我们怎么说也要采取点什么行动呀。”

圣王大人缓缓地站起身来，走到了窗前，望着窗外的灰蒙蒙的天空，什么也没有说。

威地贤者狠狠地跺了一下脚。“真搞不懂你是怎么想的。”一转身就走出了大帐。

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我想他们可能也没心情喝茶了。我在那里呆了片刻，便也退了出去。

就在我出去的时候，我好像听见圣王对小龙女说：“师妹，我求你两件事好吗……”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圣王，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圣王大人。

……

※ ※ ※ ※ ※



新帝国历前五百零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时。

咕噜噜,面前的汤锅中冒起了气泡。

“总算好了。”绮罗将汤勺放到了锅中,舀了一勺汤出来,放到鼻子前闻了一下。

“好像还不错。”绮罗满意地说了一声。迟疑了一下,绮罗才将汤勺凑到嘴边。

“希望这次不会太咸。”绮罗鼓足勇气,尝了一口。

还好,不太咸。可是这是什么滋味?怎么会有点像梅子的味道?怎么,怎么香菇炖鸡汤会酸得像青梅?!

第五锅了。这已经是今天做的第五锅鸡汤了。第一锅糊了,第二锅烂了,第三锅煮成了糨糊,第四锅可以用来腌鱼,这第五锅又……只好重来了。幸好,小兰给我准备了足够的原料。

看着一旁堆成小丘的香菇和鸡,绮罗情不自禁地苦笑。当昨天告诉小兰,自己今天要做菜的时候,她就为自己准备了足够十个人吃半个月的原料,把整个厨房都堆满了,而且还担心地问:“真的不要我帮忙吗?”

小兰倒真是了解自己!

绮罗抬眼望了一下窗外。

好像雨停了,太阳也出来了,阳光灿烂得很,放在厨台上的小灯投下了一个光影。

嗯,这应该是九月的倒数第二天,大约是下午的一时了,也就是说这锅汤我已经炖了有近三个时辰了,凯斯洛一定饿坏了吧。那以后我们在一起单独生活的话,他肯定会得胃病的。

绮罗哧地笑了一下,坐了下来,想像着凯斯洛愁眉苦脸的样子。

自己怎么会这么笨呢?这简简单单的一锅汤怎么就做不好呢?为什么自己可以轻易地由灯台的光影算出这是哪一年的哪



一月哪一天的哪个时辰,可以轻易地算出几个木棒怎么排列会和天地产生共振制造出光线扭曲,可以轻易地解出连法利斯皇家大学士都解不出的复杂方程,可为什么就是解不出一锅汤应该放多少调料多少盐才会好吃呢?

要是凯斯洛娶了小龙女也许会幸福多了,听说她的菜做得好极了,一锅汤做出来可以香飘十里。那个小丫头,又长得那么美丽。嗯,小龙女真的很可爱,可惜就是……

可是不幸的凯斯洛终于选择了自己,选择了自己这个无知的傻丫头。

没错,无知。他那次在法利斯就是这么说的。那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山猪,竟然敢这么说我。他可真把我气坏了,他凭什么说我无知。

我九岁就读遍了法利斯皇家图书馆的所有藏书。十三岁的时候,我就让法利斯的大学士自认无能做我的老师。十五岁的时候,我在算学和兵法上的成就被法利斯的精算师誉为旷古绝今。

我一向最自傲的就是我的学识,虽然几乎所有人都只注意我的容貌,可是我一点也不在意我的容貌。我最想要的就是让天下的男人都知道,女人不是只有美丽才能傲人的。

正好,我父亲召开什么招亲大会。我可早就打好了算盘,等他们选出佼佼者之后,我出几道题目把他们全难倒。让他们这些男人中的佼佼者灰头土脸,再也不敢看不起我们女人。

可是,他竟然敢说我不知。而且还是那么不屑地说我不知。我才忍不下这口气,我要找到他,我要让他承认他才无知。

“噗”地一下,煮着汤的锅动了一下。绮罗这才注意到,锅里面不停地冒着气泡。糟糕,怎么忘了将这锅酸汤倒掉,重新做上新汤。绮罗一下蹦了起来,开始了她的第六锅。



熟能生巧，这句话绮罗这次可是真的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连做了五遍之后，绮罗这次的动作快了许多，没一会就炖上了第六锅。

绮罗做好了一切，一时无事，心里不禁又乱想了起来。

真想不到，一时任性跑出了法利斯，还真是看到了许多以前梦也梦不到的事情。

当我迈出法利斯的小天地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是很无知。书本上看到的并不是世界的全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书本上看不到的东西。

就像那一次，在落霞岭，我碰到的那个香兰战士。他的两只手都掉了，肚子上破了一个大口，连肠子都快要流出来了，可他居然还是要去和魔族作战。

我问他，你疯了吗？这个样子你还能打吗？他那惨然无奈的神情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我的无知。他说，我没有选择，我决不能退。山后面就是我的家，我老婆快要生了，我家的老母猪也快要生了，如果他们都生了，我们家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可魔族来了，一切就都没有了。为了我的小孩，为了我的小猪，我决不能退。说完他就冲了上去，一下扑在了角牛的大角上，我连拉都拉不住。

如果是平时，听他把小孩和小猪放在一起说，我一定会笑得喘不上气的。可这时，我一点也笑不出来，我反而觉得想哭。我从来都不爱哭，我一向觉得哭是女人软弱的表现，我决不要做一个软弱的女人。可是这次，我真的忍不住，为什么会这样？

书里的天空总是湛蓝湛蓝的，书里的世界总是像花园一般，就算是杀伐也像是下棋一样，是主帅间平和的斗智。可是为什么现实世界中的杀伐如此残酷？

然后呢？然后好像就碰上了他。嘻，那个家伙可真被吓坏



了。他大概从没见过女人会像我这么不要脸的。居然主动地向他求婚,而且还是那么凶巴巴的。可我才不在乎,只要我喜欢我就去做。我才不要扭扭捏捏的,这才像我。就冲着他说我无知,我就一定要嫁给他。那家伙躲了我整整半年,可是我看上的猎物,还能叫他跑掉吗?

我自有办法叫他来找我。

在我竖起“法利斯驹马凯斯洛抗魔军”旗帜之后,他果然来了。他一见我就骂,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不要脸吗?也许吧。不过我才不在乎。我要让他也知道我的厉害。我对他说,你好像说过我无知吧。那我们就来个赌约好了,就挑你擅长的任何一项知识来和我比一下。如果你赢了,我就当众宣布我是和你开玩笑的。如果你输了,那你就扮我的情郎一个月。嘻,只要他答应,我自有办法叫他在一个月里爱上我。

他果然答应了,他选的是兵法。他对于他的兵法大概很自信,他相信他一定不会输的。可是,我们从早上一直辩论到晚上,我在他擅长的三十六路兵法上每一项都赢了他。他那个哑口无言的样子可真好笑,哼,谁让他说我无知的。

他那个人倒是不赖皮,说了就算。一个月下来,他就心甘情愿地娶了我。嘻,山猪终究是逃不脱母老虎的追捕。

绮罗一边想,一边笑,手中无意识地玩弄着调料瓶。不经意地,绮罗瞥见了调料瓶上小兰注上的大大的字“盐”。“哎哟。”绮罗猛地跳了起来,“我怎么又忘了放盐。”然后就是乒乒哐哐。

乒,绮罗跳起得太急了,竟然一下子撞到了身边的柴堆。

乒,柴堆倒下,撞翻了锅台。

哐,汤锅翻倒,热汤洒了一地。

呀,绮罗伤心地尖叫。

第六次尝试又失败了。……



等绮罗终于满意自己的作品时 ,已经是下午的三时了。

“真好哟 ,我终于可以做汤了。”绮罗捧着汤锅兴奋地转起了圈子 ,“以后我要天天让凯斯洛喝我做的汤 ,我要让他长得越来越胖 ,越来越像一只山猪。”

如果让法利斯的皇家大学士看到了绮罗的这副样子 ,可能会气死吧。绮罗算出御花园中每一朵花开的准确时间时没这么兴奋 ,绮罗将皇家图书馆所有的藏书倒背如流时没这么兴奋 ,绮罗解出他十年都解不出的难题时没这么兴奋。可是绮罗竟然会为了这一锅并不算十分上乘的汤这么兴奋。

绮罗端着汤锅兴冲冲地跑出了厨房。她要找到凯斯洛 ,她要让他第一时间尝到她做的汤。

她跑到了寝帐 ,可凯斯洛并不在那里。

她跑到了主营 ,凯斯洛也不在那里。

她又跑到了议事帐 ,凯斯洛还是不在。

“主帅到底去哪里了 ?”她问营帐前巡哨的士兵。终于当她问到第七个人时 ,得到了答案。

“我看到他们到十里外的小树林去了。”

“他们 ?”绮罗不解。

“啊 ,就是主帅和他的那个小师妹。”

“小龙女来了吗 ?太好了 ,正好让她也品品我做的汤。”

可是 ,他们怎么会去那么远。十里 ,以绮罗那点可怜的武功来说 ,要捧着汤锅跑那么远 ,还真的是要思量一番。不过 ,绮罗终究还是下定了决心 ,非要让凯斯洛喝到这锅热汤不可 !

十里可真不近 ,绮罗跑到时 ,已不禁有些气喘。这片树林并不大 ,只要一进树林 ,就会看到凯斯洛他们。绮罗摸了摸汤锅 ,还好 ,还是热的 ,尽管有点累 ,可是“马上就可以让凯斯洛大吃一惊了”的想法使得绮罗的脚步依然轻快。



看到了，他们的衣裳就在前面那株树的背后晃动，凯斯洛和小龙女就在那里。

走近了，绕过了前面的一棵树，绮罗终于看到了凯斯洛。

可是，可是怎么会这样？

好不容易找到了凯斯洛，可是绮罗却愣在了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汤锅掉在了地上，砸到了绮罗的脚，锅里的汤溅了出来，弄湿了绮罗香裙的下摆。可是绮罗却恍如不觉，直愣愣地看着眼前的情景。

怎么会这样？

凯斯洛和小龙女互拥在一起，忘情地狂吻着对方。

怎么会是这样？！

绮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绮罗一句话也不想说。绮罗的心里就像塞满了破棉絮，乱糟糟的，理不清头绪。绮罗的脑子里就像倒进了一锅的糨糊，都粘在了一起，再也转不起来。

终于凯斯洛看到了绮罗。他放开了小龙女，对绮罗冷冷地道：“你来干什么？”

绮罗轻轻叹了口气。“我打扰你们了吗？”

凯斯洛的语气冷得让人心寒。“是的，你来得很不是时候。”

“那可真对不起了。”

“你知道吗？你错得很厉害。”

绮罗淡淡地道：“大错已成，我还能怎么样呢？”

“可以，你可以消失，永远地消失。再也不要让我看到。”

凯斯洛的话像一座冰山般冰冷和沉重，冰得绮罗的心失去了跳动，压得绮罗的心一下子沉入了海底。绮罗的面色终于开始急剧地变化，绮罗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

“不，不要。不要让我离开你。”绮罗极力地抑制着自己的眼泪，绮罗不住地告诉自己“不要哭”。可是绮罗不明白，为什么自



己的声音听起来仍然像在哭。

“很不幸,你没有选择。”凯斯洛的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一丝的笑容,凯斯洛的拳握得紧紧的,没有一丝的抖动。

“不,你不能这样。”绮罗摇头,像是要甩掉看到的一切,像是要甩掉听到的一切,就像甩掉一场梦,“让我和你在一起,我们还有机会的。”

“不,绝不可能。”

“不会的,让我和你在一起,不管有什么事,那都不重要。我不会在乎的。”

凯斯洛冷笑:“你还真是个情绪化的女人,这种事你怎么可能不在乎?”

“你忘了我送你小镜时,你所说的吗?这一生一世你都不会离开我的,这一生一世你都会和我在一起的。”

“你说的是这个东西吗?”凯斯洛从怀里掏出了那面小镜,那面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小镜。凯斯洛将小镜放到两手中间,双手一合,小镜化作了粉末纷纷落下;现在没有了,它消失了,我说过话自然也消失了。”

绮罗的眼泪终于滚了出来,润湿了面颊,润湿了嘴唇,润湿了整个心。不哭的绮罗再也无法忍住不哭。可是这有什么紧要哭就哭吧,绮罗再也不想忍。就让这不听话的眼泪随它去吧。

“真的没有机会了吗?”绮罗的表情凄然,绮罗的眼眶溼然,绮罗的声音颤然。

看着绮罗凄然的样子,小龙女不禁嘴唇轻颤,似是想要说些什么,可是终于忍住没说。

凯斯洛的头残忍地点了下来,击碎了绮罗的最后一点希望。

“呜,绮罗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那,我们来生再见。”



绮罗转头而奔，泪水在林间的草地上洒下了一串晶莹的闪光。但那不是大营的方向，她穿过了树林，奔向了另一个方向。难道绮罗这么聪明的人也伤心得辨不清方向了吗？

望着绮罗离去的方向，凯斯洛默然不语。好半晌，他才道：“出来吧，我想你大概都看到了。”

明光贤者一脸愤然地从一株树后走了出来。

“我是来找你商量事情的，可是我真没想到我会看到这一幕。”

明光贤者大步走到了凯斯洛的面前，狠狠地一掌掴在了凯斯洛的脸上。

“你怎么能这么做？绮罗哪一点对不起你？绮罗这些年来对你付出了多少？绮罗为你做出了多少牺牲？可绮罗她从没抱怨过，她一直都是心甘情愿地付出，你知道她是多爱你吗？可你居然这么做，你不去追回绮罗还是人吗？”

凯斯洛反而笑了：“你说得不错，我也许真的不是人。”

明光贤者吃惊地看了看凯斯洛，摇摇头，道：“真想不到你会是这种人。呸，我真是看错了你。”

“是的，看清一个人和看清自己一样不容易。”

明光贤者道：“你真的不去追回绮罗吗？”

凯斯洛摇头：“绝对不去。”

明光贤者难以置信地倒退了数步，终于狠狠地摇了摇头，道：“那好，凯斯洛，我退出抗魔军，我从此再也不想见到你。”

一直没开口的小龙女终于忍不住叫道：“明光大哥……”

“这没你的事。”凯斯洛厉声地打断了小龙女的话。

明光鄙夷地看了凯斯洛和小龙女一眼，转身就行。

看他走出了几步，凯斯洛忽地叫道：“明光……”明光回转了身子，满怀期望地看着凯斯洛。



可凯斯洛嘴唇颤了几下,却道:“好好照顾绮罗。”

明光呸了一口,道:“你还有脸说这种话吗?”说完转身而行,再也没有回头。

明光的身影消失在树林中。

小龙女终于轻轻叹道:“师哥,你这又是何苦呢?”

凯斯洛没有说话,可是他的身躯却在轻轻地抖动。为什么?难道今年的秋天真的这么冷吗?

※ ※ ※ ※ ※

绮罗不停地奔行着,树枝勾破了衣衫,荆棘划破了罗裙,可是绮罗仍然不停地奔行。

呜呜的声音不断地在耳边响着,那是自己的哭声吗?什么时候自己变得这么会哭了?自己不是不会哭的吗?可是这次怎么会哭得这么久这么连绵?难道哭真的是女人天生的本领,不用学就可以会的吗?

也不知跑了多久,绮罗终于停了下来,伏在一株大树的树干上放声痛哭。好久好久,直到明光贤者的手搭到了她的肩上。

“别伤心了,绮罗,为那种人不值得的。”

绮罗转身看到明光,止住了哭声,可眼中的泪水却流得更多了。

“哥哥,你错了,凯斯洛他是爱我的,过去是,现在也是。哥哥,你没注意到吗?他的脸绷得有多紧,他的拳握得有多紧,这些都说明他在极力地抑制自己,他不能让自己流露出对我的爱。”

“什么?那他为什么……”



绮罗凄然摇头道：“他是为了保护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向都很有信心的，无论什么样的大敌他都没在乎过。可是这次，他好像完全没有了自信。他认为他一定会败的，所以他才要我离开。”

明光瞪大了眼，道：“怎么会？”

“你没注意到我们所说的话吗？我说：让我和你在一起，我们还有机会的。可是他说：不，绝不可能。”绮罗轻抚了一下自己的小腹，苦涩地道：“本来我是不会答应他的，我说：不管有什么事，那都不重要。我不会在乎的。可是他却提醒我，我还有这个累赘，他说：你还真是个情绪化的女人，这种事你怎么可能不在乎？你没听说过那句俗语吗？怀孕的女人是情绪化的，他这么说就是提醒我，要我为孩子着想。”

明光猛然倒退了好几步，喃喃道：“难道我错怪他了吗？”

“是的，如果你说他负情，那你就错怪他了。”绮罗眼中的泪水已然化作了大河奔淌不息；“你还不明白吗？哥哥，他是要一个人去挑战大魔王，而且他，必败无疑。”

“不！”明光一声狂叫，转身急奔。

绮罗用衣袖抹了一下眼中的泪水，自语道：“凯斯洛，我理解你，虽然我不谅解你。还有，你为什么要选小龙女呢？你难道不知道这样会害了她吗？”

二十一年前，在法利斯雪峰山顶和小龙女会面的情景一下子又在绮罗的脑海中复现。

“我是来杀你的。”小龙女的唇因激动而泛青，小龙女的脸惨白得赛过了她身上的白衫和峰顶万年不化的积雪。

“我知道。”绮罗微笑。小龙女的剑尖就抵在她的咽喉上，而且剑尖随着小龙女的手不断地颤抖；“你喜欢他吗？你爱他吗？”



小龙女的手抖动得更厉害了，颤抖的剑尖在绮罗的喉部留下了一条轻微的血痕。

小龙女终于点头：“是的，我爱他。所以我要杀你。”

“可是你不会是吗？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了，你是绝对下不了手杀我的。因为你本就不是那么残忍的女孩。”

小龙女的玉容不断地变化，终于小龙女“当”地一声丢下了手中的剑，双手捂脸哭了起来：“我不服气，你到底哪点比我强？你武功比我好吗？你歌唱得比我好吗？你的厨艺比我好吗？还是你比我更美丽？为什么他会娶你。”

绮罗走上去扶住了小龙女的香肩，柔声道：“傻孩子，你哪点都比我强。可是，他知道吗？他知道你喜欢他么？”

小龙女抬起泪眼看了一眼绮罗，摇摇头，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绮罗轻轻道：“从他的话里我就知道你喜欢他。你让他帮你找七心鲛鱼、九彩星钻，是在试探他在不在乎你是吗？其实你根本不希罕什么七心鲛鱼、九彩星钻，你真正希罕的是他为你劳苦奔波的心意是吗？所以你随手就丢了，因为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这个。可是你为什么直接告诉他呢？”

小龙女犹带泪痕的脸上泛起了红晕，道：“我不敢，每次我想说的时候，我的心都会跳得让我说不出话来。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试探他，我让他奔波数千里去为我取东西。每次我都想，如果他取来了，那就是说他在乎我，他爱我。可是每次他把东西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又总觉得缺了些什么。所以我总也不高兴，我总是哭。”

绮罗叹道：“好傻的女孩。你错了，如果你爱他，你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告诉他。尤其是像凯斯洛这样的木头。你知道我是怎么样才得到他的吗？”



小龙女听完了绮罗的故事 ,两只眼中满是倾慕。“姐姐 ,你真了不起 ,要是我可绝对不敢这么做。”

绮罗笑道：“你是在取笑姐姐不要脸是吗？”

小龙女急忙摇头 ,道：“不 ,不是。我是真的很敬佩姐姐。姐姐 ,你比我强多了。他是应该娶你才对。”小龙女的声音忽然又转得凄苦了起来：“有时我想 ,这些全是命。记得当初他第一次上山的时候 ,送了我一只大仙桃。我高兴极了 ,我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能不能永远做我的大哥哥。他说：我永远都是你的大哥哥。”

“有时我想 ,也许就是这句话 ,注定了我永远是我的大哥哥 ,而不是我的爱人。你知道 ,他这个人说话一向是算数的 ,他说过 ,他就一定要做到。这次他也没有食言。所以我真恨自己那时为什么要说那句话 ,也许没有那句话 ,一切 ,一切就都会不一样的。”

“傻妹妹 ,你怎么能这么想。也许你早点告诉他你的心意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绮罗忽地轻笑了一声 ,道：“也许现在也不晚 ,怎么样 ,要不要我帮你告诉他？”

小龙女的脸一下子红得赛过了柿子 ,急道：“千万不要。嗯 ,好姐姐 ,求你一件事 ,这次来之前 ,我留了一封信。他看到了一定会找来的 ,你能帮我想个办法瞒过他吗 ?你那么聪明 ,一定有办法的。”

绮罗苦笑道：“我当然有办法 ,可是你真的觉得这么会比较好吗？”

.....

往事一闪而过 ,绮罗凄然自语道：“小龙女啊 ,难道我们两人会是一般的苦命吗？”

忽地 ,绮罗笑了。



“我命苦吗？不，一点也不。”绮罗轻抚着自己的小腹，笑得美极了，灿烂极了，就好像法利斯的春天重又到来，就好像千万朵奇花重又盛开。

“等我解决了这个累赘后。我会去找你的，不管你在天涯海角，不管你在天上地下，不管你是变成了天上的星星，还是化作了地狱里的恶鬼，我都会找到你，我都会捉到你。你是我永远的猎物，你是我永生永世的山猪。”

※ ※ ※ ※ ※

高高的九霄山屹立在大陆的中央，它的山顶就仿佛飘在云的上面。在这座山顶上，小龙女跪在九霄龙神的面前。

“父亲，我答应他，我一定要帮他保住这把圣剑。无论如何，您都要帮我想个办法。”

老龙神摇头轻叹道：“孩子，我真的没有办法。你知道，那个人是这把剑原来的主人。他对这把剑有着超越空间的感知力，他对这把剑有着难以阻断的控制力，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可施的。”

小龙女抬起了头，她的脸上早已挂满了泪珠。

“父亲，您一定会有办法的。我知道的。这次您一定要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求我，我一定要做到。”

老龙神爱怜地将小龙女扶了起来，道：“孩子，不是我不肯告诉你。而是那个办法根本就不是办法。”

“不管是什么办法，告诉我吧。”

老龙神细细端详着小龙女秀美的脸，道：“孩子，为了他，值得吗？”

“值得。”小龙女毫不迟疑地点头，“父亲，您知道吗，他今天



吻了我。虽然我知道他只是在做戏,虽然我知道他根本不爱我,虽然我知道那根本代表不了什么,可是,他毕竟吻了我。为了这一吻,我盼了二十多年,近万个日日夜夜。多少次在梦中梦到,多少次在梦醒之后回味。不为别的,就为了这一吻,我也万死无怨。”

老龙神面色严肃地道:“可是,这个办法会让你丧失你的不死金身,会让你失去你的龙族之血。孩子,你会灭形的。”

“可我不在乎。”小龙女的眼中闪动着动人的神光,“灭形就灭形,有什么可怕的。有爱,活在世上才有意义。这是他教给我的。我还记得他坐在高高的回雁峰巅对我说的话。他说:‘你知道这世界上的一切为什么会存在吗?你知道风为什么会吹吗?你知道草为什么会绿吗?这一切都是因为爱,春风是因为爱才吹拂,它让大地上的生命萌发;夏风是因为爱才吹拂,它让草木茁壮;秋风也是因为爱才吹拂,它催果实成熟。’我问:‘那寒冽冬风呢,也是因为爱吗?’他笑了,他说:‘是的,冬风也因为爱而吹拂,它要扫除大地上的朽烂,让新的生命有空间成长。所以啊,天地间充满了爱,如果有一天它们要我回报这份无尽的爱,我愿把我全身的鲜血都洒在这天地之间,无怨无悔。’”

“父亲啊,您懂吗,我也是无怨无悔。”

老龙神数万载修行的心灵上也不禁起了轻微的抖动,看着小龙女眼中闪动的光芒,老龙神脸颊的肌肉颤了好几下,终于道:“好吧,孩子,我告诉你……”

半个时辰过去了,小龙女向老龙神深深一拜。“父亲,这就走了。您老保重。”

老龙神看着美丽的小女儿,心里情不自禁地一阵阵发酸。终于要分别了,终于她还是逃不掉命运的摆布。她躺在摇篮中哑哑学语的样子还犹在眼前,她坐在自己的膝上玩自己胡子的



情景就恍如昨天。可是，一转眼，她就要走了。尽管自己小心呵护，尽管自己帮她练就不死金身，可是当命运的巨轮压过来的时候，她还是无力挣脱。

老龙神数万载修行也只是勉强止住欲夺眶而出的泪水。他的声音几乎嘶哑得说不出话来了，好不容易才道：“孩子，临走前，不给我唱个歌吗？”

小龙女用力挤出了一个微笑，道：“啊，是了，我怎么忘了。我是应该唱歌的，向您辞行，也向这九霄山拜别。”小龙女将瀑布般的秀发向后一拂，曼声唱道：

“世人常做神仙梦，世人常说神仙好。  
神仙好，神仙好，神仙自古无烦恼。  
红日朝霞摘作帽，银月晚风披作纱。  
朝饮清茶苍松下，晚弈闲棋淡醉中。  
神仙好，神仙好，神仙岂是真正好？  
红霞为帽戴千载，银风作纱穿万年。  
清茶饮到无滋味，棋弈经年再无新。  
神仙好，神仙好，神仙哪有凡人好。  
人间情爱多滋味，喜怒哀乐日日新。  
轻轻一吻再无怨，倾情一吻死亦甘。”

小龙女的歌声悠扬地传了出去，满山的百灵竟都闻声而来，落满了九霄山巅。

“小百灵，你们也来为我送行了吗？”小龙女的眼中刚止住的泪水不禁又淌了下来。小龙女忽地在老龙神的面前跪了下来：“父亲，今日一别，永难再见。”

小龙女站起来，转身就行，边行边唱：

“神仙好，神仙好，神仙再好我不要。  
愿尝人间苦滋味，愿历红尘万般劫。”



只为凡间无悔恋 ,只为俗世无尽情。

咄 ,那无烦恼的日子我不要。

那无烦恼的日子我不要…… ”

小龙女的歌声在风中传送 ,小龙女的秀发在风中飞扬 ,小龙女的泪珠在风中飘洒。满山的百灵振翅而起 ,在小龙女的周围齐鸣相送。

小龙女渐行渐远 ,终于消失在视线之外。老龙神的万载修行再也抑制不住面上的老泪纵横。

“ 这孩子好傻。 ”

“ 不 ,这孩子好痴。 ”老龙神的身边不知何时站了一个满头白发却神采湛然的老者。

老龙神没有去看他 ,好像他早知道这个人会出现。

“ 这孩子此后就再也不是我龙族的子孙了。以后就要拜托你照顾她了。 ”

“ 放心吧 ,老朋友。当命运的巨轮重新开始转动的时候 ,她终会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



## 第四章 还卿小镜星泪流

星星都已经出来了，在灿烂无云的夜空中闪烁。可凯斯洛啊，你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今天的风会行得这么慢？

明光驾着风在夜空中飞驰，呜呜的风声急速地从他身边掠过，不时飘过的云朵弄湿了他的发梢。可明光的心里却急得像着了火，再急的风不能消减他的温度，再浓的夜露也不能消除他的焦急。

凯斯洛啊，你究竟在哪里呢？你一定不能死啊，你难道忘了你指点江山许下的宏愿吗？你难道忘了你重整山河的壮志吗？你忘了你说过的，你会让大江上时时听到人鱼和渔夫的对唱，你要让高山上精灵和樵夫并肩欢笑，你要让这大地上再也没有战争与杀伐。这一切，难道都只是说说而已吗？千万不要！你到底在哪里？

明光已经驾风飞行了四个时辰，几乎搜遍了方圆三千里的地面，可还是找不到凯斯洛的踪影。

明光六神无主地在空中转着圈子。忽然，明光降了下来，落到了地面，将手紧贴在地面上，凝神细察。既然从空中查不到线索，那不如索性在地面上看看有没有线索。精神在脑中凝聚，明光运集功力深深地传入地下，感受大地的脉动。

这是威地说过的，大地是有生命的，是有感情的。当它感到



悲伤的时候，它也会哭泣，当它感受到欣喜的时候，它也会歌唱。那么现在，大地啊大地，你是不是也正在为人间的不幸而低声啜泣呢？

猛然间，明光的手掌猛地一震，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的手掌一下子震得离开了地面整整三寸。这是什么？

明光猛然站了起来，向着东方望去。刚才向东探索时遭遇强大的力场，自己的功力在上面一震而回。到底那个方向上是什么东西能制造这么强大的力场？那个方向本应是方圆八百里的温德森林，可是为什么感觉不到参天巨树在欢快吸水的轻频，却反而是这么强烈的震动？

“温德森林，一定是那里！”

明光的脚下陡然起了风，一阵阵的狂风卷起了他的裤脚。

“暴风追去。”

狂风卷起了遍地烟尘草叶，明光的身子就在烟尘中隐去。

呜，狂风急走，向东而去，只余下满天的草叶缓缓落下。

“凯斯洛，你一定要等着我！”

※ ※ ※ ※ ※

离这座森林几百里外的地方，绮罗手中握着占卜用的竹爻，犹豫了好久也不敢洒下去。

六相神卦，能卜知未来，预测命运，然而绮罗一次都没有用过。绮罗从来都不信命运。她总是笑着说“笨老天，它凭什么决定我的命运”。卜卦对于她来说无异于屈服。

然而这一次，她花了三个时辰，割得手指处处是伤，才做出了这个可以一用的竹爻。竹爻做好，握在了手中，然而，绮罗的手却在颤。



撒下去还是不撒下去？

撒下去 ,也许就能看到凯斯洛和小龙女的结果。

可那结果若是让人心碎的结果怎么办？

做竹爻时明明企盼着美丽的结果 ,可是为什么此刻却不敢撒下去？

难道是自己早知道了那结果？

既然早知道了结果 ,为什么还要做竹爻 ,为什么还要卜神卦？

绮罗的手松了又紧 ,紧了又松。绮罗的眼泪扑簌簌滴落在竹爻之上。可直到竹爻湿透了 ,仍然没有撒下去。

结果天定 ,人力无法挽回 ,那么我撒了也没有用。

结果天定 ,人力无法挽回 ,那么我撒了又有何妨？

终于 ,绮罗掷出了手中的竹爻。

※ ※ ※ ※ ※

九霄山下 ,千顷溪静静地流淌。小龙女独坐溪畔 ,一身雪白的罗衣在夜风中轻轻飘动。千顷溪澄镜般的碧波映出了小龙女姣如白玉的容颜 ,也映出了小龙女痴痴沉思的神态。

千顷溪的碧鳞鱼小心地绕开了这一片水面 ,它们是怕破坏了水面这一幅美丽图画吗？九霄山脚下一向顽皮的清风静静的 ,是不是也不忍弄乱千顷溪这动人的一幕呢？

千顷鱼儿绕波走 ,九霄风儿绕溪吹。这是哪个家伙说的 ?是那个天界神使墨丘里吧。我真的这么美丽吗 ?可为什么那个人却看不见？

小龙女凝望水面 ,仿佛又看到了凯斯洛胡子拉碴的大脸在自己的脸旁浮现。



“小丫头,你在看什么,这么出神?”

“你自己看不到吗?”

“和你开玩笑,我怎么会看不到。真的是美极了。”

“是吗?真的吗?你没说假话吗?你真的没骗我吗?”

“没错,千顷碧波涌碧鳞。怎么会不美?”

“……”

“只是这千顷溪太小了,碧波再美,也不如大海。你见过辽阔的大海吗?你见过海面上轻歌的人鱼吗?你见过那些悠闲撒网的渔夫吗?那种壮阔无垠,那种无拘无束,真的是让人心旷神怡。”

“可是,大海上不是会有险恶的风浪吗?”

“那有什么可怕的。大海上的风浪也是大海魅力的一部分,只有劈风斩浪才能真正领会大海的壮阔。知道吗,小师妹,我从小就有一个志愿,就是做一只在大海上迎风而进的海鸟。就算是被风雨打折了双翼,我也决不后悔。”

几滴水珠滴落在千顷溪的水面,打碎了明镜,凯斯洛的脸骤然隐去。小龙女猛然抬起了头,用力一甩。脸上淡淡的水珠伴随着飘舞的长发一起飞了出去。

我也不怕。我也可以做只大海上的迎风之鸟,就让这风雨来吧。

小龙女轻轻握了握手中那把短短的圣剑。短剑的剑柄上传来淡淡的温度,这是他几十年来留下的吗?难怪那么温暖。放心吧,凯斯洛,我爱的人,我决不会让魔族的人有机会碰到它的。

小龙女轻轻自语:“来吧,凯斯洛,如果这真是命运的安排,就让我们一起在风雨中折翼吧!”

猛然站起,小龙女面对千顷溪对面的草坪。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



千顷溪对面的草坪上忽然起了一阵小旋风，一朵朵的黑玫瑰在旋风中翻卷而出。与此同时，一个甜腻腻的声音在旋风中传出。

“哎哟，好美丽的小妹妹，真是我见犹怜哪。”

※ ※ ※ ※ ※

温德森林的中央，一棵棵参天巨木拔地而起，遮天蔽日。整个森林中黑沉沉，静悄悄，听不到一点声音，看不到一点光亮。然而在大树的顶端上，却可以望得见星辰灿烂，树海无涯。

凯斯洛就在其中一棵大树的树冠上盘膝而坐，仰望星辰。星辰一如昨日，灿烂明亮。然而为什么一样的星辰下，却没有了一样的人？

绮罗啊，今后没有了我，你还会那样地叉腰瞪眼吗？

“你这个不知从哪里跑出来的死山猪，你为什么要坏了我的招亲大会？”

“你坏了我的招亲大典，你又破坏了我观赏大战，我决饶不了你，我一定要报复你，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

“我要你赔我，我要你娶我，我要你一辈子照顾我，我要你永远甩不掉我这个包袱。”

“臭山猪，你决跑不掉的，我一定会捉到你的。”

“如果你能赢得了我，那我就认错。如果你赢不了我，那你就要做我的情郎。”

你还会那样开心大笑吗？

“我忽然发现……哦，你真的很像一只山猪。”

你还会那样柔情款款吗？

“我不送你画像，我送你小镜，因为我不想你抛下我一个人



出征。”

绮罗啊绮罗，没有了我，你还会是以前的绮罗吗？

凯斯洛缓缓站了起来，习惯性地在自己的胸口抚了一下，却什么也没触到。那里本来应该是有枚小镜的，有枚自己爱若性命的小镜。可现在，小镜没有了，送镜的人呢？还能见得到吗？

再见了，我的绮罗。再见了，我的爱人。我知道我很残忍，我把一项艰巨的工作留给你，我让你独自承受。可是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这一战我决无胜望。因为法印的传承关系到大陆的命运，关系到万千的生灵。我知道，你一定会明白的，我知道，你一定会体谅的。

凯斯洛站了起来，让迎面而来的风拂动发梢。

大陆上的风从来都是这么吹的，从无尽的远方吹来，又回归到无尽的远方。就像人生，该来的终归是要来的，就像该走的终归是会走的。人生不就是因为终归而来又返终归而去吗？

那来就来吧！

凯斯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来吧，大魔王，我知道你在这。”

凯斯洛身前十余丈的半空中，一团暗淡的雾影缓缓浮现。薄雾中隐隐泛出淡青色的光芒，在夜空中显得无比诡异。雾影中传来的声音缥缈缈缈，但却清晰入耳。

“是的，你知道我，就像我知道你，因为我们本就是同根同源。”

※ ※ ※ ※ ※

明光在温德森林的前面停了下来，感觉怪怪的。

平日苍翠怡人的温德森林此刻静悄悄的，一点生息也没有。在夜色下黑压压的一片，就像一只庞大的怪兽，静静立在夜色中，随时准备吞噬闯入者。



怎么回事？方圆八百里的温德森林本来是生灵的乐园。即便是夜里，也应当能听到夜莺的翠鸣、蟋蟀的唧叫、苍猿的凄啼。可如今，怎么什么声息也没有？就连风吹过树梢，也听不到一点树叶沙沙的轻响。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八百里的森林都发生了什么异变吗？

可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一定要前进。

明光迈动步子，跨入了森林。

整个森林中黑漆漆的，浓密的枝叶覆盖了整片的天空，一团团的黑色雾气在林中飘动，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明光运足目力，可也只能看清身前三尺范围内的事物。森林中一片死寂，连一丝风也没有，除了明光迈动脚步时所发出的轻响，就再也听不到什么。出奇地寂静。明光的感觉真的好奇怪。因为他第一次能这么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脉搏的震动声，轻微的呼吸声，以及皮肤上汗液的沁出声。这些雾是从哪来的呢？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了明光的整个心。

猛然间，明光心生警兆，斜跨半步。眼角瞥出，一条粗大的黑影无声无息地自明光刚才站立的地方掠过。

这是什么东西？明光不及细想，又一条黑影迎面掠到。

明光再斜跃五丈，四五条黑影又如影随形地跟至。

明光双手交叉胸前，以掌做刀，掌力破空而出。破空而来的黑影稍稍一顿，竟是毫无所伤，继续向明光掠来。

明光不由得心中暗惊，这些黑影到底是什么。自己凝聚七成功力的掌刀竟然失效。明光“嘿”的一声，凝聚九成功力，再度出掌。啪声响中，那四五条黑影应声而裂。然而明光弛容未绽，数十条巨蛇般的黑影又自四面八方涌到。

“真烦人。”

明光左手捏诀，右手握拳前伸，念动咒语。

“三界的明尊啊，借我燃烧的光明驱除寒阴。”

右手忽地张开，一团红色的光焰骤然自右手中放出。光焰到处，近身的黑影立时消融。然而远处的黑影却迅速退去，隐在



黑雾之中。

光焰消失，整个森林又恢复了一片黑暗。明光缓缓迈步，却是心头沉重，这森林到底是怎么了？这些巨蛇般的黑影又是从哪里来的？还有那些奇异的黑雾。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凯斯洛真的在这古怪的森林中挑战大魔王吗？

一想到凯斯洛，明光的心里便如着了火一般。凯斯洛啊凯斯洛，你为什么这么傻，一个人去挑战大魔王。难道你一个人真的会比我们大伙在一起更强吗？既然你都不相信自己会胜，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挑战大魔王？

忽地，明光停下了脚步。

这是什么声音？

明光的耳畔传来一阵阵嗡嗡声，由少而多，由细而密。初时如蚊蝇飞过，渐而竟如巨鸟振翅。明光神色猛地一变，念动咒语。

“游荡于空中的光之精灵啊，请握紧你们的双手，在黑暗中筑起光之壁。”

一道白色光幕陡然间在明光身周三尺的空间中立了起来。

四周的嗡嗡声越来越密。忽地，无数个飞行物体撞在了光幕之上，发出了密集的啪啪声。整个光幕四周竟发出了如骤雨急降的声音，而白色的光幕在撞击中竟隐泛红光。

明光不由得心中暗惊，这些黑影到底是什么。自己凝聚七成功力的掌刀竟然失效。明光“嘿”的一声，凝聚九成功力，再度出掌。啪声响中，那四五条黑影应声而裂。然而明光弛容未绽，数十条巨蛇般的黑影又自四面八方涌到。

“真烦人。”

明光左手捏诀，右手握拳前伸，念动咒语。

“三界的明尊啊，借我燃烧的光明驱除寒阴。”

右手忽地张开，一团红色的光焰骤然自右手中放出。光焰到处，近身的黑影立时消融。然而远处的黑影却迅速退去，隐在



黑雾之中。

光焰消失,整个森林又恢复了一片黑暗。明光缓缓迈步,却是心头沉重,这森林到底是怎么了?这些巨蛇般的黑影又是从哪里来的?还有那些奇异的黑雾。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凯斯洛真的在这古怪的森林中挑战大魔王吗?

一想到凯斯洛,明光的心里便如着了火一般。凯斯洛啊凯斯洛,你为什么这么傻,一个人去挑战大魔王。难道你一个人真的会比我们大伙在一起更强吗?既然你都不相信自己会胜,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挑战大魔王?

忽地,明光停下了脚步。

这是什么声音?

明光的耳畔传来一阵阵嗡嗡声,由少而多,由细而密。初时如蚊蝇飞过,渐而竟如巨鸟振翅。明光神色猛地一变,念动咒语。

“游荡于空中的光之精灵啊,请握紧你们的双手,在黑暗中筑起光之壁。”

一道白色光幕陡然间在明光身周三尺的空间中立了起来。

四周的嗡嗡声越来越密。忽地,无数个飞行物体撞在了光幕之上,发出了密集的啪啪声。整个光幕四周竟发出了如骤雨急降的声音,而白色的光幕在撞击中竟隐泛红光。

明光的心中不由吃惊,因为以他精纯的魔法造诣而铸造的光之壁,就是当世顶尖高手也不见得能轻易突破,可在这种不明飞行物的连续撞击下竟显示出了不堪重负的情状。

这些怪物到底是什么?刚才的黑影和现在的飞行物都这么难缠。这个森林到底是怎么了?

“就让我看看这森林到底是怎么了吧。”明光喃喃自语。

“青冥中的微光,聚合在一起,照亮我身周的百丈空间。”

一大片青光由地面射出,照亮了黑暗森林中的这一角。

“天哪!”



看到眼前的景象，明光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淡淡黑雾中，所有的树木都飘浮了起来，一棵棵巨树都透出黑亮黑亮的颜色。树枝和树干都在黑雾中张牙舞爪，树根巨蛇般地游动，无数的树叶则在空中嗡嗡振动，一波波地冲击着光之壁。

怪不得这森林感觉这么诡异，原来所有的树木都化作了魔兽。难道这八百里的森林全都变成了魔林吗？难道那个大魔王真的有这样可怖的魔力？魔林的边缘已是如此。那么魔林中央的凯斯洛呢，他又会怎样呢？

※ ※ ※ ※ ※

娇笑声中，一个全身黑衣的女人由旋风中走出。这女人黑纱覆面，黑袍罩身，全身各处都缀满了黑玫瑰。看不见脸，然而柳腰款摆中，袅娜走来，却是一步三摇，充满了迷人的魅力。

小龙女冷冷一笑，道：“妙色，你来干什么。”

这黑衣女人正是魔族四天魔中的妙色天魔。

“哟，小妹妹怎么这么凶啊。”

小龙女柳眉一竖，道：“谁是你的小妹妹。”

“哟，这么大的火气，是不是失了情人，一股火气撒到我头上来了。”

妙色天魔笑得反而更欢了，可嘴里的话却是尖锐如刀，刺得小龙女的心里一痛。

小龙女神色一暗，但随即扬起头，直视妙色天魔。

“不用废话了，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妙色天魔格格娇笑，道：“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大魔王要我来取一样东西而已。”

小龙女冷笑道：“取？你们就认定那是你们的东西吗？你以为你一定能取得到吗？”

妙色天魔又笑了。



“其实你自己也明白，这东西本来就是大魔王的。他要取的话，随时都能取到。只不过，他不想和老龙破脸，所以才叫我来取。说实话，这一来本就有点多余。”

小龙女面寒如冰。

“你确实来得多余。”

妙色天魔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好一阵，妙色才又笑了起来。

“小妹妹，你真的不肯给我吗？”

小龙女一语不发，怀中的圣剑缓缓出鞘。

妙色天魔笑得更加欢畅了，笑得腰都弯了下来，笑得浑身缀满的黑玫瑰都在随着她的笑而微微发颤。猛然间，她的腰一直，无数朵黑玫瑰破空而出。

※ ※ ※ ※ ※

凯斯洛直视半空中的雾影，缓缓而道：“是的，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有种奇怪的感觉。即便是在我们节节胜利的时候，我也常常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而每次当我静下心来轻抚圣剑的时候，我都能隐隐地感觉到在圣剑的另一端，连接着一颗邪恶的心，可是我又说什么也捕捉不到。我一直都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上午，小师妹告诉了我一件事，我才终于知道，那一直让我不安的就是你。”

雾影中传来一阵笑，阴森森、寒恻恻的，听起来比鬼哭好不了多少。

“真是的，我本来不想同根相煎的。可是你实在逼我逼得太狠了。”

凯斯洛冷冷道：“是吗？究竟是谁在苦苦相逼，是谁在大陆上制造杀劫，是谁在三界中兴风作浪，又是谁将原本安详的世界变成地狱？”

雾影中传来声音。一字一顿，充满了刻骨的恨意。



“那不怪我,都怪他,一切都是他的错。都是他强行压制了我,把我赶入魔界。要不是他,根本就不会有这一切。”

凯斯洛低下头,缓缓而道:“直到今天,我记忆中被封存的部分才渐渐苏醒,我看见了远古前的血与火,我看见我被剖成两半,我失去了我的另一半。我感觉到坠落,我感觉到重新诞生。可是,这中间的过程我全忘了,我不记得是怎样的经过了。”

那雾影中忽地寂静无声,过了片刻,声音再度响起,却是充满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恨意。

“不断的转世磨去了你的记忆,可我还记得。那每一分被割裂的痛苦,都深深地留存在我身体里,它总是唤起我对这个世界的恨意。所以我要杀戮,我要毁灭,我要让痛苦在整个人间野火般地流窜,让那个老鬼深深地失望。”

凯斯洛猛地抬头,直视大魔王。

“你决不会成功的!”

大魔王大声狂笑道:“如果没有你,我早就成功了。不过,没有关系,只要我们重归于一,那么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了。”

“这决不可能!”

“不可能吗?”大魔王冷笑:“你以为我做不到吗?”

“那就试试看吧!”

凯斯洛骤然窜前,脚下如轻烟般缥缈无痕,倏忽而至。左右双拳相叠,拳劲如怒涛拍岸,狂卷风云。这一招就叫怒海生潮。昔日四大天魔之一的无欲天魔以三大名盾之一的天方神武盾硬挡凯斯洛的这一击,然而号称“兵无至上,盾有第一”的天方神武盾竟然硬生生被凯斯洛的这一招击碎,无欲天魔还身负重伤。从此凯斯洛就有了“无物能摧凯能摧”的美名,令魔族将领闻风丧胆。此刻这一招使出,真的是风云变色。大魔王脚下粗大的巨树纷纷碎裂,木屑飞散到空中,又瞬间被凯斯洛的拳风席卷而去。

然而大魔王毕竟不是无欲天魔可比,凯斯洛强猛的拳风也



撼不动大魔王身周的淡淡薄雾。凯斯洛丝毫不畏惧，伴随着脚下曼妙的移动，双拳骤然幻化，由一而变十，由十而化百。拳风渐渐收敛，而拳势却更加有如泰山压顶般无可阻挡。万千拳影由四面八方击向了中央，要把大魔王护身的薄雾穿出千万个洞穴。

“你以为这样就能赢我吗？真是幼稚。”淡淡雾影中的大魔王嘿嘿一声冷笑，猛然间旋转了起来，护身的薄雾骤然扩展开来，将凯斯洛吞了进去。

四下里迷迷蒙蒙，凯斯洛的拳力顿时失去了目标。本来从外面看去是一片闪着淡淡青光的薄雾，此刻却变成了看不穿的黑雾。黑暗深沉，看不清有多深，也不知延展了多远。大魔王好像消失了，凯斯洛一点也无法感觉到他的存在。

凯斯洛缓缓闭上了眼睛，让心中的灵觉扩展开来。

猛然间，警兆浮现。

凯斯洛骤然睁眼，全力对着左侧的黑暗一拳击出。

就好像一堵黑色的墙壁坍塌一般，尽管在黑暗中，凯斯洛还是看到一块黑暗凹了下去。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什么东西碎裂开来，无数的磷火飞散。在短暂的一瞬间，照亮了幽深的黑暗。

凯斯洛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磷光闪过的那一瞬，他看到了无数狰狞的厉鬼。

黑暗中的一处忽地亮起了淡淡的青光，大魔王的影子渐渐现出。

“凯斯洛，这是在这些年的战争中死去的冤魂，他们的心里怀着不甘与怨忿。我把他们收集了起来，就等着你。”大魔王笑了两声，道：“现在，他们都等不及了。”

无数的厉鬼忽地发出了慑人心魄的叫声，从四面八方同时逼进。

凯斯洛一声大吼，双拳连击，在身周形成一道绵密的防卫网。无论何方的厉鬼，在网上一触便纷纷化作磷火四散。



大魔王的冷笑声再度传来。

“好拳法啊。凯斯洛，可你不是自诩热爱生命吗？为什么你杀戮起来这么在行呢？这些年来，死在你手里的生命大概数也数不清吧。现在，连他们的魂灵也在你的手上消散。凯斯洛，你和我们魔族有何区别？”

凯斯洛怒道：“若不是你驱使他们去发动战争，若不是你束缚住他们的灵魂，他们又怎会如此不幸！”

大魔王冷冷道：“人类经常以正义为借口去杀戮。在正义的旗帜下，他们杀起来更心安理得，更无所顾忌。凯斯洛，这些年来，你杀了多少各种族的生命？”

凯斯洛左手连挥两下，击碎了三个逼进身来的幽魂，大声反驳道：“我杀的每一个人都是罪有应得。”

大魔王一声冷笑道：“你敢说你没杀错一个人吗？”

凯斯洛心中也不禁闪过了一丝迷惑。是啊，这些年来，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在为正义的事业而战。然而同样也有那么多的生命消失在自己的手上，真的都是正确的吗？

这么想着，凯斯洛的手上不禁渐渐缓了下来，本来天衣无缝的拳网中也露出了空隙。成千上万的厉鬼就在这一刻突然涌了过来，宛如一座黑压压的大山一般，几乎要将凯斯洛埋在下面。

猛然间白光耀眼，幻化出无数光箭，带着破灭的惊雷，划破幽深的黑暗，在凯斯洛的拳前形成了一个半圆，四散开来。宛如阳光四射，几乎要将黑暗完全吞没。无论多狰狞的厉鬼在光箭上一触，也化作轻烟飘散。数万厉鬼就在一瞬间消失。

光箭过处，大魔王也不得不侧身闪避。

“暴雷光箭！”大魔王不禁心中微惊。

暴雷光箭集光明系魔法与雷系魔法之大成，运用暴雷的力量加强光箭的威力，实有毁天灭地之威。昔日曾经与大魔王争夺魔界的暗黑七尊者，在失败后遁往人界，为了东山再起，四处



疯狂杀戮，以求积攒天地间的怨气而成就大法，然而却撞上了不败勇者方乐天。暗黑七尊者各具绝技，就是大魔王要战胜他们也要费一番工夫。方乐天虽是当时人间第一勇者，可也落了下风。就在危急时刻，方乐天就使出了这招暴雷光箭。暗黑七尊者当下六死一伤。此刻由凯斯洛使出，威力之强，就是方乐天复生也要自叹不如，难怪大魔王也心中微震。

凯斯洛朗朗而笑，道：“大魔王，我不敢说我没错杀一个，可是起码我每次杀生，都有我不得不杀的理由。我问心无愧，那就足够了。”

大魔王嘿嘿一笑，道：“好个问心无愧，难道对小龙女和绮罗你也能问心无愧吗？”

凯斯洛的心头骤然一痛，几乎站也站不稳。

※ ※ ※ ※ ※

好可怕的森林。明光不禁心中暗叹，然而他已没有时间再多发感慨了。光之壁的屏障此时已由淡红转为赤红，继而“啪”地一声碎裂了开来。

明光一个斜纵。无数的魔叶将他刚才站立的地方炸出了一片蜂窝状的坑洞。

双脚刚刚落地，一大片魔根又着地席卷而来。明光单脚一点，跃起三尺，一柄光剑已在手中凝成。光剑一卷，将迎面而来的一棵魔树斩为两节。

明光腾挪纵跃，手中的光剑舞作一团光影，将魔树、魔叶、魔根一一地斩破。然而尽管魔林再也不能对他构成威胁，明光却也毫不轻松。因为每一次运剑都要耗去他相当多的功力，这使得明光前进的速度变得极慢。

明光不由得心头焦急。照这样下去的话，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凯斯洛呢？还能不能及时地帮上他的忙呢？如果晚了，会是什



么样的结果呢？明光的心头一片紊乱。

猛然间，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整个大地都抖了起来，将魔根、魔树等都震得东倒西歪。

明光猛地一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么剧烈的震动。从能量的扩散方向来判断，震源就在这森林的中央。难道那里出了什么事吗？难道……不能再迟疑了。一定要尽快去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应该是使出绝招的时候了。

手一收，光剑顿敛。明光立定了下来，神色肃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对于四周乱舞的魔物视如不见，念动了咒语。

“天上慈悲的星光，地上温柔的荧光，连同我心中不灭的慧光，聚合成驱散黑暗的明光。照耀吧，明光。”

一道亮光骤然间划破了森林中的黑暗，由天空中直射下来，直射在明光高举的手指上。同时整个大地上忽然亮起了一点一点的星芒，每一点星芒都放出一束光，所有的光束在明光指地的手指上聚集。明光的两只手臂都亮了起来，几乎化作了半透明，与此同时，明光的心口处也亮了起来，越来越亮，越来越大。终于，三处亮光汇聚在了一起。明光的整个身子忽然都化作了发光的透明体，一波波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的白光以他为中心扩散了出去。所有近身的魔树、魔根、魔叶，就在这一波波白光中消逝。

然而白光扩散到三十丈之外，却渐渐为黑雾所吞噬。魔林就在这黑雾中隐现狰狞。

明光不禁心头焦急，尽管用出了绝招，可是仍然只能消灭三十丈内的魔物。自己明光的大部分能量都为这种奇异的黑雾所吸收。这可怎么办？

忽地，魔林的一个方向忽然乱了起来。伴随着一阵豪笑，一个满脸须髯的大汉走了进来，手中三丈长的大枪只一挥，一大片魔树便应声而倒。那大汉对着明光道：“大哥，这样痛快的场面怎么不叫上我。”



明光不禁惊喜地叫出声来。“威地,你来了。”

“还有我们呢!”

魔林中不知何时又多了两个身披长袍的健者,两柄长剑舞动中,魔树也东倒西歪。

“灵天、大梦。你们也来了。”

“是的,这么大的场面,我们怎么能不来。”

明光的眉头也终于舒展了开来。“那就让我们一同砸烂这个鬼森林吧。我们四贤者在一起,还能怕了这个鬼魔林不成。”  
一道光束射出,迎面的一排魔林顿时消失。

※ ※ ※ ※ ※

绮罗撒下了占卜用的竹爻,却闭上了自己的眼睛,许久也不敢睁开,心中只在默默地祷告。

“苍天啊,命运的主宰啊,原谅我这个不虔诚的信徒吧。虽然我从来都不相信你们,虽然我一向都只说笨老天、破主宰。可是这一次,你就帮我吧。不管你以后怎么惩罚我都成,油炸我,凌迟我,让吸血虫吸干我的血,让食肉鹰吃光我的肉,让地狱犬咬碎我的灵魂。无论怎样都可以,但是这一次,让他们回来好吗?让他们平安好吗?”绮罗缓缓地将眼睛睁开了一道小缝,但马上又闭上了。“拜托啊,老天,千万别让我失望。”

终于绮罗睁开了眼睛。只看了一眼,绮罗就将眼睛转了开去。绮罗缓缓地坐了下来,抬起头,静静地仰望着黑暗的夜空。她的神色一派平静,静得就像是冰霜凝冻住的一池春水。

“破老天,我不怨你给我最坏的结果。我从来都不睬你,你惩罚我也不过分。可是,你真是太狠心了。为什么他们都去了,你还要留我三年,你难道不知道,这三年里的每一天,我的心都



会疼吗？”

绮罗的眼里一滴泪水也没有，难道所有的泪水都被冰霜冻在了眼眶的后面？

※ ※ ※ ※ ※

黑玫瑰带着锐风迎面而来。

小龙女冷笑一声，手中的圣剑一扬。一道火墙骤然间在千顷溪上立了起来。

然而所有黑玫瑰忽然长出了翅膀，扑扑扇动，绕过了火墙，直袭小龙女。

小龙女手中抱剑，轻轻一转，圣剑上陡然一亮，无数道激电四射而出，每一道电芒都击中了一朵长翅膀的玫瑰。哧哧声响中，所有的黑玫瑰都化作了焦灰。

妙色天魔格格娇笑中，双手连挥。一个个黑色光焰组成的圆圈绕着弧线向小龙女迫来。小龙女运剑急挥，剑光闪动，黑色的光焰圈应剑纷纷而落。

妙色天魔双袖一展，两条黑色的绸带自袖管中如龙般跃出，越过千顷溪，一下子绕在了小龙女运剑的手腕上。

妙色天魔一拉，小龙女运劲回夺，两人隔着千顷溪成了僵持之状。

妙色天魔道：“小丫头，你真的不肯让吗？”

小龙女道：“我为什么要让。”

妙色天魔道：“反正你也保不住的，为什么不送我这个功劳。”

小龙女道：“你怎么知道我保不住。”

妙色天魔道：“大魔王只给了我半个时辰。如果到时我拿不



回去,他就要亲自动手了。你应该知道,大魔王对这柄剑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到那时,就是老龙来了,也没办法保住它。”

小龙女淡然一笑,道:“你错了,没有人能从我的手中夺走这柄剑,就像没有人能夺走我对他的承诺。”

妙色天魔怒道:“你这么说就是不给我面子了。”

“是的,一点也不给。”

妙色天魔怒视小龙女,小龙女丝毫不让。两人的目光在千顷溪上相撞,蹦出一连串的火星。

千顷溪上的黑绸带绷得紧紧的,两人的内劲在绸带的中央相撞击,发出“嗞嗞”的声响。绸带周围流窜的真气激得千顷溪的水面如同沸腾一般“噗噗”冒着泡。忽然一个巨浪涌起,在妙色天魔和小龙女的真气挤压下化作了一道水墙,遮住了两人的视线。

水墙缓缓落下,妙色天魔目光依然愤怒,小龙女的神色依然坚毅。

忽然间,小龙女手中的圣剑发出嗡嗡的鸣响,并开始一震一震地抖动。

妙色天魔一声惊呼。

“不好,时间到了。大魔王在召唤圣剑了。”

随即向小龙女急道:“快给我吧。不然就太晚了。”

小龙女凄然一笑。

“是的,时间到了。你该回去了,我也该走了。”

小龙女忽地一运掌,猛击在自己的左胸上。小龙女的左胸上金光一闪,挡住了手掌,然而小龙女的手掌上同样闪过金光,金光与金光对消,小龙女的一掌终于击到了自己的胸口上。

小龙女“噗”地一口鲜血喷出,洒在了圣剑之上。嗡嗡抖动的圣剑被这口鲜血一喷,忽地静了下来。



这一下出其不意，妙色天魔一声惊叫，手中的绸带情不自禁地松了下来。

小龙女的不死金身是不世的奇功，只有龙族的血脉才有机会练成。有史以来，龙族练成这一绝技的不超过五人。小龙女得天独厚，又有九霄龙神的悉心栽培，终于在龙族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幕。在第一次蜕皮之后就练成了这种连大魔王也无法正面击破的护身奇术。然而小龙女却是以自己的手击自己的胸，奇功对消，终于击伤了自己，也破了自己的护身奇功。

这到底是为什么？妙色天魔的脸上充满了惊讶、疑惑和不解。

小龙女嘴角满是鲜血，然而她却笑得灿烂无比。

“我说过的，你们拿不走它的。你不行，大魔王也不行。”

小龙女的左手忽地抓起圣剑，一剑插进了自己的胸口。

※ ※ ※ ※ ※

大魔王嘿嘿冷笑，他的话像箭一般，每一句都刺进了凯斯洛的心里。

“你以为你很聪明吗？你和小龙女做戏，是想要救你的爱人绮罗吧。”

“可是救得了绮罗吗？失去了心中的至爱，你以为她还能活得下去吗？”

“就算你救了绮罗，可是你也害了另一个爱你的人，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小龙女一直在爱着你？”

“在她答应你的时候，她也就选择了死亡。你还敢说问你问心无愧吗？”

凯斯洛倒退了两步，脚步都开始了晃动。



“不，这不可能。”

大魔王看着凯斯洛，冷笑。

“可能不可能，你自己想想就知道了。”

凯斯洛用力地摇头，不让自己去想，可是绮罗和小龙女的脸庞还是浮现在了眼前。

当绮罗离去时，那心碎的眼泪，那绝望的眼神，为什么从来我都没在她的眼睛里看到过？

小龙女，那个小丫头，她又怎么会喜欢我？这决不可能！

可为什么当我吻她的时候，她满脸都是幸福的红晕？她明知道是做戏，为什么还那么投入？又为什么在临走时，她要那么说——

“师哥，我走了。真没想到，有时候离开也是这么快乐。”

为什么说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她要离开？究竟是离开我，还是离开这世间？

“不！不可能！”凯斯洛一声怒吼，腰间剑出鞘。

寒芒划破了天空，千万道剑芒如同纷纷坠落的雪花，占满了整个空间。黑夜变成了白昼，黑雾化作了点缀雪花的黑绒，转瞬间又全部消失，只剩下了白色。整个世界不是破碎，而是更完整。完整得没有一丝瑕疵，化作了纯洁的白，掩盖了所有的暗。

千山雪，纷飞落，将应埋葬的尽数埋葬。

凯斯洛的这一剑就叫作千山雪。凯斯洛从未用过的一招，凯斯洛最后的一招。

记得在九霄山上，凯斯洛初次练成这一招的时候，狂风卷动，乌云聚拢，山峰破碎，溃散下来的巨石填满了整个山谷。小龙女看得咋舌不已，只道：“好厉害的一招，叫什么名字呢？”

凯斯洛略想了一下，道：“就叫千山雪吧。”

小龙女好奇地问道：“为什么叫千山雪？”



“千山雪，洁净无瑕，覆盖在大地上，白茫茫一片多清静。这一招用足了，几乎是无坚不摧。就像千山雪一般，无论你贤的愚的，有罪的无罪的，全部都埋葬，还这大地一片清静。”

凯斯洛怒吼：“去死吧，大魔王。”

千山雪从四面八方笼罩了过来，包围了大魔王。四下里白茫茫的一片。

千山雪，纷飞落。

然而大魔王的嘴角忽然浮现了一丝得意的笑，因为在这白茫茫一片中，他看到了一丝微瑕。

大魔王骤然出拳。消弭了距离，跨越了空间，从一开始出拳到拳击微瑕，中间没有任何的间隔。

白色消逝，剑芒顿敛。凯斯洛手中的剑在大魔王的拳下粉碎，化作了无数的流光四散。

大魔王狂笑。

“凯斯洛，为什么你的剑法中会有破绽，是不是你的心已经乱了？”

狂笑声中，大魔王拳势不止，直捣凯斯洛的心口。

大魔王的拳是黑的，比黑暗更黑暗，比幽深更幽深，不带一丝风声，静得像死亡一样。明明周围已是一片黑暗，然而凯斯洛还是感到黑暗。那种黑暗好像不是从大魔王的拳上而来，而是直接从自己的心里而来。

令人不寒而栗的黑暗！

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大魔王的拳就像幽灵在夜空中飞行，悄无声息。然而却好像有死亡的气息伴随，宁静却恐怖，就好像死神驾临。大魔王的拳不紧不慢，优雅而舒缓。然而却无从闪，无从避，就好像暗夜里死神温柔的召唤。每个人命中都有这一



天,你又能避到哪里去?

“寂静死神!”

凯斯洛心中猛地一震,老师九霄龙神的话语又在耳边。

“大魔王要取人性命,只需要一招。”

“一招?”

“是的,就好像寂静死神的召唤,闪不过,避不开,挡不住,像是命中注定,逃也无用。就是真正的死神,也未必能接得住这一招。”

可挡不住也要挡。凯斯洛化拳为掌,并立胸前,吐气开声,一声大吼:“伏魔金霞!”

全身功力,运到掌上。双掌间陡生金霞万道。

金霞万道,硬阻了死神的脚步。

然而大魔王的拳上陡然化出一波波的吸力,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将金霞一点点地吞噬。那股巨大的吸力就连凯斯洛也不由自主地被拉得向前。凯斯洛不断地运出内力,然而洪流一般的内力就像河川汇海一般,一去不回。从凯斯洛的手上涌出,进入大魔王的体内。

“这是怎么回事?”凯斯洛脑中猛地一清,惊道。

大魔王纵声狂笑。

“终于等到了,重归于一的进程终于开始了。你和我的力量原本就是一种,相生相克,也互相吸引。当我们内力相交之时,你的力量就能融入我的体内。哈哈,我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凯斯洛用力地吸气,收束自己的内力。然而大魔王的功力本就强过了半筹,刚才凯斯洛在激动中又损失了一部分内力。此刻强弱之势悬殊,凯斯洛用尽全力也无法阻止体内的力量像丝一般被抽去。



“现在收束,已经太晚了。”大魔王得意地笑道;“放弃吧,凯斯洛,人界充满背叛、猜疑、嫉妒和怨恨。凯斯洛,你何必还留恋?”

凯斯洛手上的金霞越来越短,体内的力量越流越快。

是应当放弃了吗?也许是吧。人生真的很累。有人在背后猜疑你,有人在暗暗地嫉妒你,有人悄悄地背叛你,有人深深地怨恨你。有人为了争夺天下第一的虚名,要去杀掉自己不认识的人。有人为了获取官禄和爵位,要去杀掉自己最亲爱的人。人生中从来没有真正的平静,人生永远难逃争斗的旋涡。

可是,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这么舍不得?

人间到底是什么让我留恋?人间有背叛,有猜疑,有嫉妒,也有怨恨,可为什么我从来也没觉得不好。为什么我这么舍不得?

凯斯洛的脑中一片昏眩。

法利斯云城中的旗,九霄山峰顶的雪,绮罗煮糊的汤面,小龙女任性的哭,无数的往事顷刻间全部回到了凯斯洛的脑中。凯斯洛的脑中忽地一震,眼前突然只有一片清白。他仿佛又回到了九霄山的绝顶。向下看,薄云闲淡,轻雾缥缈。向上看,千山雪飘,银白无限。长空中悠悠淡淡,大地间闲闲散散。

凯斯洛忽地一声轻叹。

“人生,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吗?”

看破了阴谋与背叛,经历了情爱与聚散。人生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吗?

金芒顿敛,黑云骤盛,凯斯洛的整个身体一下被吸进了大魔王掌上的黑云中。

大魔王志得意满地大笑。

“就这么完了吗。真没想到,人类的躯体让你变得这么脆



弱。真没想到，一切会得来得这么容易。”

然而大魔王只笑了几声，就收住了。因为他忽然觉得不对，化入体内的凯斯洛完全没有携带一丝的能量，空空荡荡的，就好像是一个空壳。这怎么可能？那股庞大无匹的能量呢？

忽然，黑暗中亮起了一团柔和的光。漫天的黑雾在一瞬间消散，满天晶莹闪亮的星斗同时显露了出来。那团柔和的光芒中，凯斯洛端然而坐，浑身散发着圣洁的光芒。

大魔王的眼睛立时眯成了一条缝，他一字一顿地道：

“看来我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你居然摆脱了肉体的束缚，没想到你居然能够达到至圣空明的境界。”

凯斯洛缓缓而道：“大魔王，你终究还不了解。脆弱和阴暗只是人类的一面。每个人类的躯体中都存在着一个神与一个魔，他们不停地在进行着战争。然而当神最终战胜的时候，人类将会变得你想象不到的坚强。”

大魔王嘿嘿冷笑，道：“你教训我吗？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别以为你练成了至圣空明我就会怕你，没有了肉身，我看你能撑多久。”大魔王缓缓举拳，“寂静死神”浓重的黑雾再次聚集在他的拳上。

凯斯洛猛地盯了大魔王一眼，他双眼中强过霹雳闪电数万倍的强芒令得大魔王心中猛地一悸。“你还不悟吗？”

大魔王用力一甩头，避过了凯斯洛的眼神。大魔王还是第一次被人类的眼神所惊动。对人类这样的低等生物的眼神产生惊惧，大魔王心里充满了不甘与羞愤。

大魔王恼羞成怒，暴喝出拳。

“绝灭寂静死神！”

黑云暴涨，吞天蚀地。死神不再是死神，寂静不只是寂静。千万朵磷火在黑暗中飘动，千万个死神在黑暗中召唤。然而没



有声音，一切都在寂灭，万物都在枯萎。这是绝灭的境界，这是终归的死亡。魂散，神消，魔裂，无论是什么，只要存在，就终究会死亡。

然而凯斯洛淡淡而笑，微微摇头。

“你还不悟吗？”

凯斯洛轻轻闭目，双掌合什，立在了胸前。陡然间，化作柔和的青光。青光柔淡，然而无远弗届，无处不至。无限柔和，可又无限强烈。穿透了黑云，崩散了死神，复苏了万物，惊破了沉寂。

猛然间，一阵剧烈的爆炸震动了天地。

※ ※ ※ ※ ※

小龙女倒在了血泊之中，嘴角却似乎还带着笑意。沾满鲜血的圣剑就在她的手边，已被染成了红色。

妙色天魔站在小龙女的身边，静静地发着呆。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她要这么做？为什么她要破掉自己的不灭金身，又为什么她一剑插入自己的胸口？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得她变得如此？

“是那种叫爱情的东西吗？难道那种东西真的有这样神奇的力量？”妙色天魔不禁喃喃自语。

人类的感情从来都是这么古怪。可是小龙女不是人类啊，难道不是人类也能有那种古怪的感情？要是有一天，自己也尝到了爱情的滋味，会不会也像小龙女那样呢？

妙色天魔猛地甩了甩头，不让自己去想那些。

妙色天魔低下头来，细细地凝视小龙女。小龙女的嘴边似乎还在微微地动着，虽然生命的气息已远离了这个美丽的躯



体。

刚才 ,小龙女将圣剑插入胸膛时 ,似乎嘴里在念着什么。难道现在她还是念念不忘着什么东西吗 ?

妙色天魔将圣剑从小龙女的手中移开。小龙女的手抓得很紧 ,妙色天魔花了好大的力才将圣剑取了出来。

妙色的手猛地在虚空一划 ,虚空中忽然裂开了一个黑色的洞口。妙色将圣剑放到一旁 ,看了看小龙女那举世无双的美丽面庞 ,不禁轻轻一叹 ,将小龙女的身体抱了起来 ,放入了那个黑色的洞口。

“ 小龙女啊 ,我将你的身体放入异次元的空间 ,希望那里无尽的虚空能永葆你的美丽。 ”

妙色手再一挥 ,洞口消失。

妙色凝立片刻 ,终于叹了一口气。

“ 唉 ,我也该回去向大魔王交差了。 ”

转过身 ,妙色正欲拾起圣剑 ,突然间 ,圣剑的剑身放出了耀眼的红光 ,继而竟燃起了熊熊的烈焰。妙色吃了一惊。

这柄剑怎么了 ?

燃烧的圣剑忽然猛地一震 ,竟离地而起 ,在空中盘旋了一圈 ,然后直飞冲天 ,瞬间就消失了踪迹。

妙色目瞪口呆。

“ 不可思议 ! 难道这柄剑 ,它竟然活了 ? ”

※ ※ ※ ※ ※

灵天长剑一挥 ,挡路的最后一棵魔树也在四贤者的面前倒了下来。前面已看不到再有魔树挡路了。

“ 快 ,我们快去看看。 ”



威地豪笑道：“大魔王这个龟孙子，就让我们一起收拾他吧。”

四大贤者跨过了魔树，没走几步，却又一起停了下来。

眼前是一个方圆数里的圆整整的大坑。没有大魔王，圆坑的中心只有一个人静静地端坐。看到四贤者走了进来，那人抬起了头，淡淡一笑，道：“你们还是来了。”

看到那人苍白如雪的脸，四贤者不禁齐声惊呼。

“凯斯洛，你怎么了？”

凯斯洛淡然而道：“都结束了，大魔王至少有五百年不能重现人间了。而我也要走了。很可惜，我不能杀了他。”

威地狠狠地一顿足。

“我们还是来晚了。”

大梦长剑猛地往地上一摔，长剑深深地插入了地下，只留下一个小孔。

“不能救得了人，这柄剑要它何用。”

凯斯洛摇摇头，道：“不，你们来得正好。我正有一件事想拜托你们。”

四贤者一齐跪倒。

“什么事，你说吧。就算粉身碎骨我们也要做到。”

凯斯洛道：“大魔王受了重伤，但他还是会回来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尽力地帮助圣灵法印的转生者，可以吗？”

明光道：“为了法印的转生，就算是要我把全身的血脉都转移我也绝无怨尤。”

大梦道：“为了法印的传承，我愿身化飞灰。”

威地道：“为了法印的重生，我会在大地上撒遍火种。”

灵天道：“为了法印的再现，我愿替他承受天空中的暴雷。”

凯斯洛欣然一笑，道：“太好了，那我就再也没有什么挂心



的了。’凯斯洛缓缓地闭上了双眼，可忽地又睁开了来。“如果你们看到绮罗，告诉她，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时间还她的小镜了。”

凯斯洛闭上了双眼，再也没有睁开。

“凯斯洛。”四贤者一齐叫出了声，可是凯斯洛却无法再回答了。四贤者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双眼全都淌下了滚烫的泪珠。

天空不知何时开始掉下了水珠，一颗又一颗，又急又密，打在了四贤者的身上。

温德森林不知何时又恢复了往日的声响。水珠打在树叶上，发出了一阵沙沙的声响，听起来是那么悲凉，就像是一曲挽歌。

明光抬起头。天空中的星星依然闪烁。

这些水珠是雨吗？

为什么看不到云，却下起了雨？

如果是雨，那为什么流到嘴里却是咸咸的？

可如果不是雨，那这些水珠是什么？

难道是星星的眼泪，难道是星星的眼泪在飞？

难道星星也会流泪？！

是的，一定是的。那一定是星星的眼泪，是天上万千的星星在悲痛它们坠落的同伴。

明光低下了头，再去看凯斯洛。只见凯斯洛的身子所在的地方已积了一大潭水，凯斯洛的身子就在水中逐渐地变淡，终于消失，只留下那一潭水。

明光忽然在想，如果这个深坑全都积满了水，会不会像一面小镜。天空中的这些水珠是不是因为星星们也为凯斯洛而悲伤，在为他填补那遗憾？难道这就是凯斯洛还给绮罗的小镜？

雨，不停地下。



## 后 记

魔林之战后，方圆八百里的温德森林奇怪地成了一片鬼域。人们都称它为恐怖之林，无人敢进入。几乎谁也不知道，在这恐怖的森林中央，有一面小镜似的美丽小湖。因此也没有人去打扰它的宁静。

那天之后，大雨一连下了三天。

被困的魔族军队忽然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凯斯洛和五大贤者都没有再回到过大营，一部分人散去了，可大多数的人留了下来。数十万将士就在雨中苦候自己的统帅。

就在第三天下午，数十万将士在雨中跪了下来，乞求自己的统帅出现。整整三个时辰，数十万将士的乞告声，几十里外都听得见。

然而，将士们失望了。

忽地，不知是谁大声地喊了起来。

“凯斯洛啊，我们的圣王。你回来吧。”

开始是一个两个，继而所有的人都喊了起来。数十万人的叫喊声汇成了洪流。

“圣王啊，你回来吧。”叫喊声就在草原、森林和群山间回响，久久不散。

凯斯洛从没有当过一天的王，然而圣王凯斯洛的名字却永



远地记在了史册之上。法利斯的王子西曼整整做了四十年的法利斯王，可是后世的人谁也记不住他的名字。

战后的大陆陷入了一片纷乱之中，人、魔、精灵等大地上的各种族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发生了混战。精灵九大族联盟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就彻底地解体了。曾经辉煌一时的精灵联盟永远地成了历史。

至于凯斯洛和绮罗的下落，则成了人们心中永远的谜团。有些人说，凯斯洛死了。

可是曾经在抗魔军中战斗过的战士们却说什么也不信，就像侍卫克里斯在访谈录的最后所说的——

“有人说我们的圣王和圣后死了，我说什么也不信。以圣王大人那样的勇武，以圣后大人那样的聪慧，又怎么可能会死呢？我绝不相信！有人问，他们如果还在的话，那为什么又不出现呢？我总在想：也许他们都是天上的星星，下凡到人间来帮助我们这些凡人。他们完成了任务之后，自然也就返回天上去了。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要不然，为什么我每次仰望星空的时候，都好像能看到我们的圣王凯斯洛在横剑跃马、睥睨千军，而我们美丽的圣后绮罗就在他的身边浅笑嫣然”

*Fantasy series*



第一部

罗天之雄者





## 序 章

披斩着浓密的荆棘和乱草，雷斯特在黑暗的温德森林中艰难地穿行着。

“这么难走的鬼森林！”雷斯特一边斩着一枝横在面前的粗大树枝，一边诅咒着。

温德森林中充满了黑色的鬼哭藤、丑陋的食人花。毒蛇、野狼等更是不计其数。

虽然就住在森林的边上，但是雷斯特也不愿意进入这地狱般的地方。

真想回家啊，一边吃着艾娜姐姐做的蘑菇饼，一边躺在神庙前的草地上仰望蓝天，该是多么美妙的事啊。从那里还可以望到远处的九霄山，听说山里住着神仙和美丽的仙女呢，只是不知道仙女是不是比艾娜姐姐更美。斩断一丛卷地而来的鬼哭藤，雷斯特想着。

“可是，艾娜姐姐要的金丝草还没采够，回去准会挨骂的。艾娜姐姐发怒的样子可是很够看的。”想起了艾娜姐姐发怒的样子，雷斯特的脸上不禁浮现了一丝笑意。

金丝草是制造疗伤药的主要原料。近来被妖物所伤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艾娜姐姐的疗伤药都不够了。



“不过,艾娜姐姐即使是生气,也是很美的。”

一失神,雷斯特几乎被头顶上的一朵食人花吸到。雷斯特愤怒地举起手中的长剑将头顶的食人花砍了个粉碎。

温德森林中的鬼哭藤和食人花是十分讨厌的,鬼哭藤是一种以吸食人或动物的精血为食的植物,平时隐伏在大树的根部,一旦感觉到人或动物的移动便会无声无息地卷缠过来,一旦缠住,便沁出毒液麻痹猎物,进而吸干它的精血。

食人花则是一种奇怪的花,它可以开放在任何一棵树上,盛开的花朵会在人畜接近的时候将其一口吞入。

“听艾娜姐姐说三十年以前不是这样的!”

艾娜是村里的神官,也是兼职的医生。雷斯特是艾娜爷爷收养的养子,雷斯特自记事起便与艾娜生活在一起了。自从五年前艾娜的爷爷去世后,艾娜便担起了教养雷斯特的的工作,教他剑法教他魔法,像姐姐像老师更像母亲。

其实艾娜仅比雷斯特大五岁而已。虽然仅仅差五岁,但是艾娜的学识却远在“懒惰的雷斯”之上。

“懒惰的雷斯”是风精灵丽雅对他的称呼之一,尽管雷斯特对此进行了无数次的抗议,但是却从没有起过作用。

风精灵丽雅、水精灵贝丝、火精灵帕特是艾娜爷爷留下来的守护精灵,在寂寞的山林生活中是雷斯特最好的玩伴。虽然雷斯特对丽雅低贬自己很不服气,但是他对艾娜的学识却是十分佩服的。只要想到艾娜将爷爷留下的整屋整屋的书籍都看过,雷斯特就不得不服气了。在他而言,这是想也不敢想的。

“听说那时这里还有鸟儿在林间穿行,有清溪在地面流淌,甚至还有背生双翼的森林精灵在其中生活。那会是怎样的一幅



景象呢 ”

摇摇头 ,雷斯特禁止自己再去想像那美好的景象。

“我从来没见过这等景象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地方。当然 ,艾娜姐姐也不会见过 ,大概是听爷爷说的吧。不过近来鬼哭藤和食人花倒是越来越多了 ,到林中采药也是一次比一次困难了。 ”

“再走不远就到小镜湖了吧 ,终于可以休息了。 ”雷斯特在黑暗的森林中艰难地辨认着方向行进着。

小镜湖是温德森林中最美丽的地方 ,整个森林中只有那里没有讨厌的鬼哭藤 ,只有那里能看得到蓝天和白云。每次雷斯特进入温德森林都会去那里休息一下。

说来也怪 ,整个温德森林中的溪流都被鬼哭藤吸干了 ,可是偏偏小镜湖不受影响 ,湖畔还生长着嫩绿的草。

“也许这是专门留给我在林中野餐的吧。 ”

每次雷斯特这么说的时侯 ,都会招来贝丝的讪笑。可是“不知羞的雷斯”(这是贝丝对雷斯特称呼)却总是坚持这么说。每当这时 ,雷斯特总会满头是水地逃跑 ,因为贝丝说这样可以让他“清醒清醒”。

又砍掉了一条正在接近的毒蛇 ,雷斯特继续在林中进行着。忽然 ,雷斯特感到了一种异样 ,他停下了脚步 ,集中灵觉。不错 ,是气场的波动。

十余年的武功修炼 ,使得雷斯特对气场的感觉超常地敏锐。修习武功的高手可以凭借气场的变化感应到敌人 ,虽然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神功 ,但却也不是一般人所能练得到的。雷斯特也是被艾娜骂了不知多少次 ,才在去年练成的。



好像是有高手在附近搏斗，从气场的波动频率来看，这搏斗还挺激烈的。雷斯特将注意力集中在听力，却并没有感觉到什么。

似乎十丈内并没有什么动静。气场波动能远达十余丈外，看来搏斗双方的功力均是不同凡响，起码是在自己之上。细查波动的来源，似乎是来自小镜湖方向。

会是什么人在搏斗呢？雷斯特心中好奇。

“一定要去看看。”雷斯特在心中自语道。雷斯特边想边加快了脚步，向小镜湖方向奔去。

转瞬间，雷斯特已奔出了五十丈。虽然仍然没有看到搏斗的双方，但是气场的波动却是越来越强了。他的心里不禁是越来越惊。是什么样的高手能将气场的波动传到数十丈外而犹有如此的强度呢？

这时他的心里不禁是既惊且佩，这样的功力是人类能练得到的吗？想到这，长剑舞成了一片银光，四周的毒花、毒藤、毒蛇再也不能迟缓他的身形。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小镜湖畔。

于是，雷斯特看到了一幕令他难以相信的景象。

平静的湖面上，一黑一白两个女子正踏着湖面进行着激烈的搏杀。黑衣女全身都裹在黑色大氅中，只是由窈窕的身形可看出是一个女子。面部看不清楚，似乎戴着黑色的面具。舞动着的双手不时闪动着黑色的磷光。

白衣女背向着他，看不到面部，只能看到她飘飘的白衣，腰间金色腰带束住苗条的柳腰。金环束住的长发在空中甩来甩去，别具一种飘逸的美感。

蓝天白云，清波碧影，两个身形窈窕的女郎在湖面上纵跃



飞舞。这是仙女在湖面上翩翩起舞吗？雷斯特知道不是，因为庞大的气劲连站在数十丈外的他都能清楚地感觉到。

黑衣女的右手不断地画着弧，一扬手，便有一团黑色的光焰脱手飞出。光焰绕成一个一个的黑色圆圈，并不走直线，而是画着诡异的弧线，在空中从不同的方向角度向白衣女的身上飘去。

而白衣女脚下踩着优美节奏，闪避着黑色的圆圈，手中的神杖则不时飞出一道道耀眼清白色光焰，光焰一闪即逝，但是只要一閃，所有接近身周的黑色圆圈便消散无踪，而光焰到处黑衣女也不得不闪避。

雷斯特对这两种功夫是前所未见，但是他也能清楚地感觉到其强大威力的余波。

激斗中，白衣女身子一扭，闪避过一个划空而过的黑圈。这一扭身，身子已转过半面，原本背对雷斯特的白衣女变成了侧对，使得雷斯特能看到白衣女的侧脸。

只这一眼，雷斯特的心头便猛地一跳，仿佛被一个无形的铁锤重重击了一下，霎时之间三魂飞出了天外，七魄不知去了那里，心中剩下的似乎只有那明亮的眼眸。

“好美，这是人世间应有的美丽吗？”

雷斯特的的神被那惊人的美丽所深深吸引。

湖面上的激斗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两人的步法都慢了下来。黑衣女的全身似乎都燃起了黑色的火焰，天空中的太阳似乎也陡然暗了下来，闪动着磷光的双手中似乎凝聚着黑色的云气。

白衣女的周身却显得更加明亮，仿佛全身都裹在淡淡的光



幕中 ,还依稀可见清白色的电光不时在身周环绕。手中神杖的顶端则越来越明亮 ,似乎凝聚着一个光球。

忽地 ,黑衣女双手一合 ,一大团黑色的云雾蓦地涌出 ,云雾中似乎还伴随着凄厉的尖啸 ,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怖。仿佛一个黑色的怪兽忽然张开大口 ,一瞬间已将白衣女吞噬其中。

黑色的云雾遮住了白衣女的身形 ,也遮住了雷斯特的视线 ,使他一下子就意识到了白衣女的危险。

一点也没考虑到自己的武功是不是足够 ,雷斯特一跃而起 ,身剑合一 ,剑在身前地向黑衣女冲去。在这一瞬间 ,他的脑中只有白衣女美丽的面容 ,其他的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他浑然忘却了那远达数十丈外的气场 ,那踏水凌波的神奇 ,那黑色云雾的恐怖。

黑衣女早就注意到了这傻呆呆站在湖边的小子 ,但是却没有放在心上。因为这小子怎么看也不像是高手 ,身周的气息散而不凝 ,行走的动作浮而不定 ,周身的灵光暗弱不明。虽然会些武功 ,但尚未登堂入室 ,顶多是一个三流剑士 ,不足为惧。

这时虽见他执剑扑来 ,心道“找死” ,却也没放在心上 ,念动咒语。双手中分出一道黑雾 ,划过湖面 ,卷向跃空而来的雷斯特。

雷斯特说什么也没想到 ,黑雾会来得如此快 ,几乎比飞驰的箭矢还快。雷斯特只见黑衣女的手刚一动 ,眼前就已看到了浓浓的黑雾 ,耳边就已听到了凄厉的啸叫 ,强大的潜劲压得他几乎无法呼吸。

黑雾逼近 ,长剑已探入黑雾。雷斯特只感到手中剧震 ,长剑



已化作了细粉。灌注雷斯特浑身真气的长剑连半秒都撑不到。

黑雾逼近,雷斯特全身已进入了黑雾。进入了黑雾中,啸叫好像一下子大了十倍,有如九天十地所有的冤魂一齐哀号,凄厉、刺耳,充满了雷斯特的耳际、脑际。

本是淡淡的薄雾,可是却让雷斯特有了黏稠的感觉,身体的运动一下子慢了下来。而且不知为什么,雷斯特竟清晰地感觉到,力量和生命正一点一点地流出自己的身体。

就在这时,奇变忽生。

看到雷斯特长剑粉碎,旋入黑雾,黑衣女心头冷笑:“哼,不知死活。”但是,不一会冷笑就变成了惊诧。

三点光芒分别由雷斯特的头部、胸部、腹部亮起,并不很明亮耀眼,但是却毫不费力地刺破了黑雾,让人感到平和舒适。光芒迅速地延展,很快,三点光芒汇聚成了一大团光芒,陡地一亮,刺得黑衣女的双目一疼,雷斯特周身的黑雾已然无影无踪。

“这是什么?”黑衣女不禁惊诧地叫出了声。

就在这时,奇变又生。

晴朗的天际忽然传来了隐隐雷鸣,一道清白色的电芒由被黑雾包围的白衣女处射出,耀眼生辉,竟比先前亮了十倍,刺穿了黑雾,一下子射在黑衣女的肩部。

※ ※ ※ ※ ※

“咱们没完,你们两个等着瞧吧。”黑雾散去,白衣女美丽的身形又出现在湖上,黑衣女临去时留下的清脆声音尤在林间



回荡。

雷斯特并没有听见这个声音，因为他浸泡在湖水中，正努力地浮上水面，心中不住地抱怨自己为什么想也不想地便往湖里跳。他只来得及看到清光射出，黑衣女被击中。然后，便发现自己正处在湖心，而且正在往下掉。之后，便体会到了湖水的清凉。

“终于游到湖边了。”

当雷斯特吃力地爬上岸的时候，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只雪白的蓉鞋，然后是纤细的足踝，雪白的纱裙，闪耀着金光的金色腰带，盈盈一握的柳腰，高高耸起的酥胸，细长优美的玉颈，最后是美丽得无法形容的俏脸。而这张俏脸上正浮现着迷人的浅笑。

“你好！”

看到美女向自己打招呼，平素除艾娜姐姐外从未和女人打过交道的雷斯特只觉得浑身不自在，两只手仿佛是世间最多余的东西了，放在哪里都是如此不合适。

“谢谢你的帮助，不然我们不知要打多久呢。”白衣女盈盈浅笑着向雷斯特道谢。

“其实，也没什么。”

雷斯特实在不知应把手放在哪里，只好不自然地用手去抓湿淋淋的头发，谁知竟抓出了一只小螃蟹。雷斯特尴尬地一笑，更加窘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看到雷斯特狼狈的样子，白衣女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也难怪她会笑，雷斯特现在的样子实在是够狼狈的。浑身的衣服没有一处不在滴水，臂弯和足踝还挂着一丛丛的水草，头发



一缕缕地贴在脸上，一伸手居然还从头上抓下一只螃蟹。

看到白衣女的笑，雷斯特只觉得眼前宛如又升起了一个太阳，灿烂得叫人几乎无法直视，却又无法挪开目光。好不容易雷斯特才挪开自己的视线，转身将小螃蟹放入湖中，口中暗暗祝道：“小螃蟹啊，你让我看到了如此美丽的景象，我祝你多子多孙、多福多寿、家族兴旺、永生不死……”

口中喃喃低语，连他自己也不知自己口中在说些什么。但是有一点，他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刻的景象了。

白衣女若有所思，并没有注意到雷斯特的祝祷。直等到雷斯特转过身来，迟疑了一会儿，才问道：“你是光贤者的弟子吗？”

这时，她脸上的表情颇为奇怪，似紧张，似期待，似犹豫，还似乎有着一丝的羞涩。

“什么光贤者？我根本不知道。”雷斯特被问得有点糊涂。

白衣女的脸上浮现了强烈的失落，但是似乎又有一点欣慰：“那么，你不认识光贤者吗？可是你怎么会光贤者的‘三光护体’？”

“散光湖底？”雷斯特更糊涂了，“怎么湖底会散光吗？”

雷斯特不禁转头向平静的小镜湖望去。

湖水一平如镜，落日的余晖照耀在湖面上，反射出一道道的红霞，衬在温德森林的黑暗背景上，显得分外美丽。

“太阳就要下山了吗，看来今年又不会出现了。”白衣女望着小镜湖，自语道。

过了一会儿，白衣女回过头来对雷斯特道：“对了，还没问



你叫什么名字。”

“雷斯特。”

“那好,雷斯特,今天谢谢你的帮忙。再见了。”白衣女一步步地踏向空中,宛如踏在实地上一般,越踏越高。直到高过四周树木的高度,才向着落日的方向奔去了。

雷斯特一直注视着白衣女,看着她越来越高,心里似乎有什么要说,可是却又想不起来到底要说什么。

看着白衣女向着太阳的方向奔去,太阳的光芒射入了眼中,雷斯特不禁眨了一下眼。再度睁开眼时,白衣女已消失在太阳光芒中了,就好像已走入了太阳中。这时,雷斯特才想起自己想说的话。

“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

山林寂寂,了无声息。

雷斯特发了半天的呆,直至落日的最后一丝余晖隐于林木的遮掩,才缓缓地回过神来,一时间似乎失落了了什么东西似的,茫茫然不知应干些什么好。忽然,草丛中似乎有什么闪闪发光。雷斯特拾起一看,原来是一块金色圆牌,上面刻画着精美的图案。

难道是那白衣女掉落的吗?说不定她还会回来找的。想到这里,雷斯特不禁精神一振,仔细地向那金牌看去。只见牌上刻着一大团云雾,云雾中一座雄伟的城池若隐若现。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 ※ ※ ※ ※



艾娜坐在神殿的大厅中，倾听着雷斯特的叙述。

在小镜湖畔空等了三天之后，雷斯特才失望地回到了他和艾娜姐姐居住的神殿。

每次回来，将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告诉艾娜，这已成了雷斯特的习惯了。

雷斯特和艾娜自记事起，便已在这座神殿中居住了。

这座神殿坐落在温德森林的边上。温德森林是有名的恐怖之林，周围几无人烟，平时生活的各种用具都需到数十里外的集镇去买。

神殿并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小得可怜，包括大厅在内也只有四五间房。但是这座大厅确实很大，也许是因为要给人朝拜用的吧，虽然从来都没有人来这里朝拜。到这里来的也只有一些求医的乡民了。

艾娜的医术在这附近是有名的，所以虽然路途不近，仍不时有一些乡民专门来求医，但毕竟不太多。

以前爷爷在的时候神殿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还不显得空。但是五年前爷爷死后，一场莫名大火将所有的书烧了个一干二净，神殿就显得有些空旷冷清了。

神殿的中央有一座石台，以前也许是祭祀用的神坛吧，但是现在已经被当做桌子用了，虽然实在是显得大了点。

艾娜就坐在这个桌子一边，纤巧的秀眉微微蹙起，恬静的脸庞上正显示出沉思的神态。

黑衣女使的好像是“魔焰追身”和“巫云四合”，看来她是来自魔族的了。白衣女使的是“电焰刀”和“雷鸣引”，难道她是来自那个地方，她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莫非是为了那件事？难道那件事真的这么快就来了吗？艾娜的秀眉蹙得更深了。

雷斯特正兴高采烈地描述白衣女的美貌。一阵风刮来，正对雷斯特的脸，吹得雷斯特的气息不畅，使得雷斯特的叙述为之一顿。

奇怪，在屋子里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刮起风来呢？

雷斯特一转念间，已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一抬头，对空中怒道：“丽雅，你又跟我捣乱！”

虚空中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四面的空气陡然向一个中心点聚集，转瞬间形成了一个小女孩的脸。

似乎是捉弄了人之后掩藏不住心中的得意，小女孩的脸上满是笑意，道：“谁跟你捣乱了，我是怕你吹牛吹得忘了北，以后圆不起来，所以才帮你的。你怎么还怨人家？”

“没错哟，你吹牛也吹得太过了吧。谁还能比艾娜姐姐更美呢？”

一团水雾自空中浮现，迅速凝结，转眼间便形成了一团水幕，水幕中现出了另一个小女孩的脸。是水精灵贝丝。

火星冒起，一点、两点、三点……越来越多，转眼间变成了一团火球，火球中隐隐可以看到一个戴着武士头盔的男孩的脸。这是火精灵帕特也来凑趣了。

其实，精灵本无所谓男女，它们可以聚成任何形状并以任何声音来说话，只不过为了和人类的交流方便，才变成人脸的样子。丽雅和贝丝偏爱小女孩，而帕特则偏爱男武士。

风精灵丽雅、水精灵贝丝、火精灵帕特是分属风水的精灵，是风水火精气凝结而成。不知是爷爷是从哪里弄来的，反正



自雷斯特记事起 ,便有这三个精灵了。

在以后的岁月中 ,雷斯特不知吃了多少苦头。尤其是丽雅和贝丝 ,几乎是以捉弄雷斯特为最大的乐趣。每次在林间贪睡时 ,都会被风刮起的树枝石子打得浑身生疼 ,每次练剑走神时 ,都会被突如其来的大水淋成落汤鸡。

而帕特则总是爱找雷斯特比试武艺( 因为帕特说比试武艺是武士的天职 ) ,而每当比试完后 ,雷斯特总会被烫得全身起泡。以至于雷斯特经常哀叹 :天下之苦 ,莫过于和精灵生活在一起。

“ 什么嘛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居然不相信 ?”雷斯特生气地反驳道。

“ 耶 !”丽雅做了个鬼脸 ,道 :“ 谁不知道你是吹牛大王 ,你说的能信……才怪 !”

贝丝也嘟起小嘴 ,一脸不屑地道 :“ 不会是你不小心摔到湖里 ,怕我们笑话才编出来的吧 !又或是没采够金丝草 ,怕艾娜姐姐说你吧 !”

“ 你们两个家伙 ,竟然把我说得这么不堪。我要用禁灵心法把你们关进异次元空间。”雷斯特咬牙切齿地道。

话一出口 ,雷斯特马上就知道不妙。

果然 ,三个精灵一起说话了。

“ 你练成禁灵心法了吗 ?我怎么不知道呀 ?”一撇嘴 ,贝丝不屑地道。

“ 怎么你这个懒惰的雷斯也能练成禁灵心法吗 ?”这是丽雅挖苦的声音。

“ 太好了 ,你又练成新功夫了吗 ?我们来比试比试吧。”帕特



兴奋地叫着。火焰一下接近了好多，热气烤得雷斯特头发都快燃起来了。

雷斯特带着一脸苦笑，慌忙退了好几步，才避免了身上立即着火，心中不禁怨怪自己多嘴。

“喂，你们几个不要闹了好不好。”看到雷斯特和三个精灵几乎要闹成一团，艾娜不得不发声阻止了。

听到艾娜的阻止，帕特的火焰陡地一暗，不禁失望地道：“唉，不能比武，真没劲！”

雷斯特则长出了一口气，同时和三个精灵作对，绝对是要吃苦头的。

贝丝看了一眼雷斯特，轻笑道：“可有人要大大松口气了。继续吹吧。不过别得意哟，待会还会有机会比的。”

听到这句话，帕特身上的火焰似乎又重新亮了起来。

雷斯特瞪了一眼贝丝，心中暗恨：这个狡猾的贝丝，惟恐天下不乱。

忽地想起了一事，雷斯特连忙由衣袋中取出了金牌，对艾娜道：“艾娜姐姐，你看我捡到了这个，你知道是什么来历吗？”

说完对着贝丝一昂头，似乎是说：我可不是吹牛的，你看这里还有证据。

贝丝水气凝成的脸上做出了一个夸张的鬼脸来回应雷斯特。

艾娜看到这块金牌，神情一振，但转瞬间就回复了正常，道：“从精细的雕工和所雕的内容来看，这块牌可能就是神圣王国法利斯的云城令牌。”

艾娜这时的表情有些奇怪，似乎是在极力地抑制着心中的



激动。

但是雷斯特并没有注意到，他关心的是别的事：“神圣王国法利斯？那是什么地方？”

“神圣王国法利斯是位于大陆极北之地的一个山国，因为五百年前出了一位大英雄而闻名于世，所以从那以后被称为神圣王国。”艾娜的语调这时已恢复了平静。

雷斯特并没有注意到艾娜刚才神情的变化。如果他注意到了，也许会大吃一惊吧，以艾娜姐姐平日的文静淡泊，居然会对一块金牌激动得无法抑制，这在雷斯特的记忆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雷斯特的心里这时也正在波涛翻涌。这么说，那个美丽的姑娘是来自那个神圣王国了。一想到那白衣女，雷斯特的心里就无法平静，一股抑制不住的冲动骤然涌上心间。

“我要去找她！哪怕就是只能再见一面也好。”

“艾娜姐姐，我想出山游历。”雷斯特嗫嚅道。

也许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雷斯特并没有说出心里的真正意图。

“嗯。”正在想着心事的艾娜一时没能领会到雷斯特的话意，随口应了一声。过了一下才想到，不禁吃了一惊，道：“什么，你说什么？”

“我是说，我想出山进行一次游历。就像艾娜姐姐你五年前那样。”

这一次雷斯特的声音壮了不少。

看到雷斯特说话的神情，艾娜不用猜就明白了雷斯特的意思，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十余年，艾娜太熟悉这个刚刚长成的小



男孩了。

“你是说,你要去一次法利斯吗?”

雷斯特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但是他仍然大声道:“是的。”

“你知道去那里的路有多遥远和艰难吗?”

“不知道,但是这并不重要。”忘却了害羞,雷斯特的声音和神情都变得坚决了起来。

看到雷斯特坚决的神情,艾娜的心里陡地一酸。这种神情她并不陌生,记得当年有一次她哮喘病发,而爷爷又恰好不在,雷斯特也是这样的表情要求到温德森林为她采草药。那时他只有九岁,却要到有名的恐怖之林中去。那时艾娜自是吓了一跳,又吓又哄地不让他去,还把他锁在屋里。

可是他最后还是去了,虽然后来若不是爷爷及时赶到,也许他就会死在森林中了。可是那一刻雷斯特坚持的表情却一直留在艾娜的心里,也许永远都不会忘吧。

平时的雷斯特很少为某件事而坚持,甚至有时可以说是没有主见,可是一旦他坚持,就很难说服他。十年来,艾娜只见过一次雷斯特这种表情。所以每次想起,她的心里都是甜甜的。没想到第二次看到,她却有完全不同的感觉。那会是怎样一位出色的美女呢?艾娜不禁也有一丝好奇。

叹了一口气,艾娜平静地道:“我能让你不去吗?”

“不能!”声音不大,但却是坚定不移。

“那好,你去吧。”虽然极力保持着声音的平静,但最后一个字的尾音却仍然有一丝轻颤。

一阵狂风卷得雷斯特头发一阵乱舞,风精灵丽雅的声音在



风中显得格外尖锐：“雷斯特，你怎能这样对艾娜姐姐。”

“我怎么了？”雷斯特有些莫名其妙。

“你难道不知道爷爷的遗愿和艾娜姐姐的心愿……”

“丽雅，别说了。”艾娜止住了丽雅的话，转头对雷斯特微微一笑，道：“既然要出远门，那就去整理整理吧。”

雷斯特点头应是，转身由偏殿门走了出去。

雷斯特的身影一出了门，艾娜脸上的笑意立刻就消失了。

“艾娜姐姐，为什么不告诉他。”丽雅的声音中似乎仍带着愤愤不平。

“告诉他又怎么样，就算他听从爷爷的遗愿留了下来，在以后的生活中，这将成为他最大的遗憾。”艾娜顿了顿，又道：“何况，生命本意就是自然而然，任何事都不应强求。”

“可是，你不伤心吗？”

“自然的伤心与自然的快乐，这也是生命的本意。”艾娜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平静，不带一丝波动，仿佛声音并非出自她的口中，而是来自宇宙的深处。

“搞不懂，搞不懂。真搞不懂你是怎么想的。”丽雅搭着呼啸的风声，由神殿的大门卷了出去。

水精灵贝丝和火精灵帕特对这一幕似乎也感到有点突然和不知所措，由刚才起便一直在发愣。这时见风精灵出了神殿，便也跟着出了神殿。

艾娜坐在神殿中央，神色宁静。好半晌，才缓缓站起，喃喃道：“真的要来了吗？那就让它来吧！”

※

※

※

※

※



雷斯特躺在床上，仰望着窗外的明月，久久不能成眠。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我走了，艾娜姐姐会不会不习惯呢？不过，好在这些年艾娜姐姐的哮喘病几乎完全好了，不然，还真不放心呢。想想小时候，艾娜姐姐几乎是三天两头闹病。还好，自从爷爷五年前病死后，艾娜姐姐的病就日渐好转。想来爷爷在九泉之下也应该瞑目了吧。

还有，丽雅、贝丝、帕特这三个家伙虽然讨厌，但是真要离开，还真有些想念他们。

我走了，他们没有了捉弄的对象，大概会很无聊吧。想到这，雷斯特嘴角不禁浮上了一层笑意。

忽然房门一响，雷斯特连忙闭上了眼睛。一阵脚步声轻轻地来到床前。

是艾娜姐姐来为我盖被子了吗？记得小时候，为了怕我着凉，每天夜里艾娜姐姐都会为我将被子掩好。可是，我现在都这么大了，难道还不会自己照顾自己吗？雷斯特不禁有些气恼，艾娜姐姐怎么总是把我当小孩子。

脚步声来到床前停了下来，跟着床微微一动，大概是艾娜姐姐在床前坐了下来。

雷斯特连忙屏住了呼吸，生怕艾娜姐姐察觉到自己在假睡。

然而久久都没有动静。雷斯特心中嘀咕，难道已经走了。轻轻地睁开了双眼，然而几乎吓了一跳。艾娜姐姐俏秀的玉容就在眼前，一双明亮的大眼正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自己的脸。

看到雷斯特睁开了双眼，艾娜微微一笑，道：“怎么，睡不着吗？”



雷斯特有点尴尬地一点头，道：“是啊，艾娜姐姐你也睡不着吗？”

艾娜并没有回答雷斯特，却转头望着窗外的明月，道：“你还记得你对爷爷许下诺言，说要一辈子保护我的吗？”

雷斯特当然记得，小时候艾娜因为多病，所以虽然博览群书但并未练武。爷爷临去世前，把艾娜和雷斯特叫到床前，道：“我就要不行了，我这一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早已够了。我惟一放不下的就是你们两个。尤其是艾娜。”转头庄重地对雷斯特道：“雷斯特，你能答应我一生保护和照顾艾娜吗？”

那时年仅十三岁的雷斯特眼中蕴泪，起誓道：“爷爷，放心吧。我会一辈子保护艾娜姐姐的。”

可是，说来也怪。自爷爷死后，艾娜姐姐的身体日渐好转，不过数月，身体便已基本康复。尔后，艾娜还曾出外游历一年。那以后，剑法术数突飞猛进。不到一年，便已超越了自己。现在，造诣之高，更是令自己难望其项背了。

想到这里，雷斯特苦笑一声道：“现在我可不敢奢言保护你了，其实以现在姐姐武功术数的造诣，又哪里需要人保护呢？”

艾娜凝视窗外，好久才道：“她真的那么美丽吗？”

雷斯特不知艾娜的话意，所以没有回答。

艾娜猛地转过头来，面颊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闪动。原来不知何时艾娜的脸上已挂上了两行清泪，有如白玉盘上滚动的珍珠般晶莹闪亮。

“我是女人，我讨厌杀戮，讨厌争斗，我不想当英雄。我只想当一个受人保护的小女人！”

雷斯特并没有领会艾娜话中的含义，因为看到艾娜脸上的



泪珠 ,雷斯特惊得几乎呆了。

从小到大 ,就从未见艾娜姐姐哭过 ,小时不管病得多疼也从  
从不流泪的艾娜 ,在雷斯特心中是永远坚强不会流泪的姐姐。  
可是现在艾娜姐姐居然哭了 ,一滴滴泪水滴落在雷斯特衣襟  
上、脸颊上 ,冰凉、湿润。

雷斯特轻轻地将艾娜揽入了怀中 ,他笨拙的嘴已失去了说  
话的能力 ,只能吻去艾娜姐姐脸上的泪珠。

不知什么时候两张嘴唇已吻到了一起。也许是情不自禁 ,  
也许是水到渠成 ,总之 ,该发生的或不该发生的事终究发生  
了。那令人脸红的一幕 ,连月亮也扯过了一片乌云掩住了脸。

雷斯特放肆地爱抚遍及艾娜全身 ,他第一次发现 ,原来艾  
娜姐姐的身材这么好。摸在艾娜身体上 ,就好像在抚摸棉花。  
不 ,就像在抚摸白云 ,连整个身体都好像升到了云端 ,轻飘飘虚  
荡荡的。但白云也这样温暖、这样香吗 ?

感受着和雷斯特全面的接触 ,艾娜只觉得一阵阵的电流流  
过心房。酥酥的、麻麻的 ,可又是甜甜的。难道这就是幸福吗 ?  
艾娜不知道 ,十余年共同生活 ,艾娜对这位小弟弟的感情早已  
不仅限于姐弟。像母子 ?像情侣 ?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此刻  
真切感受到他在自己的身边 ,和自己是如此亲近 ,这已经很满  
足了。

激烈地动作好久才停了下来 ,雷斯特凝望着身侧甜睡的艾  
娜的裸躯。

起浮的曲线勾勒出慑人心魄的丽色 ,俏秀的玉颊展示着无  
瑕的完美。雷斯特不禁在心中由衷地赞叹 :好美。

其实 ,艾娜姐姐也是很美的 ,未必就输给那白衣女 ,可为什



么我没有看到白衣女的那种感觉呢？雷斯特在心中暗问自己。

呆了半晌，找不到答案的雷斯特放弃了这个问题。心中只隐隐有种感觉，白衣女就像久存心中的一个美梦，能令人不顾一切地去追寻。

月影西斜，窗外树木的影子投入了窗内，在艾娜雪白的躯体上留下了一道黑影。雷斯特伸手拉过被子，盖在了艾娜娇躯上。忽地，雷斯特心中一惊，怎么不知不觉间月亮都到了这个位置了，这么说，天就快要亮了。

雷斯特轻轻地由床上下来，又轻轻地穿好了衣服。一转头看到艾娜身上的被子已滑落大半，便轻轻地走上去，盖好了被子。艾娜姐姐好像睡得正甜，完全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动作，恬静的脸颊在月光下显得安详和满足。

雷斯特轻轻拨了拨艾娜鬓角的乱发，轻轻自语道：“艾娜姐姐，我要走了。尽管你不愿意，但是我还是要走。因为那是我心中的美梦，我必须追寻的美梦。但是，我发誓，我一定会回来，会回来保护你的。虽然我武功差劲，未必保护得了你，但是我答应爷爷的，我一定会做到。这是我许下的誓言，天上的明月就是我誓言的证人。”

说完话，转身拿起早已收拾好的包裹，带着些许的不舍，最后看了床上恬睡的艾娜一眼，走出了房间。他并没有看到，就在他走出房间的时候，一颗晶莹的泪珠由艾娜的脸颊滑落。那是伤心的泪珠，还是喜悦的泪珠？

※ ※ ※ ※ ※



雷斯特踏着朝露走在出山的路上，初升的朝阳刚刚在天际露出头，照得清晨的山路一片灿烂。山口的大松树已在眼前了，转过这山口就可以出山了。就要离开这生活了十余年的地方第一次到外面的世界里去了，心头感觉怪怪的，也说不清是喜悦、渴望还是失落。

很早就想到外面去看看了。虽说雷斯特对艾娜姐姐承认这次出去是为了那不知名的白衣女子，但这也不过是促使他下了决心。真正的原因其实来自他内心深处的渴望，这一点也许连他自己也并不清楚。

可是离开艾娜姐姐的感觉怪怪的，压在心头沉甸甸的，抛之不去。是因为昨晚的事吗？也许是，但并不完全，就算没有昨晚的事，离开艾娜姐姐的感觉也决不愉快。

这次离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这里的大山、松树、神殿以及神殿里的艾娜姐姐和三个精灵。

也许是想得入了神，不知怎地，雷斯特一只脚竟踩入了一个泥潭。

时值盛夏，前些天又刚好下过雨，这条出山的路并不好走，有不少泥潭。雷斯特拔出脚来，看着一脚的泥，不禁苦笑：出师不利，看来这次出山的路并不好走。

躲避着路上的泥潭，雷斯特继续前进着。忽地一阵山风吹来，将雷斯特的头发吹得直往眼睛里去。雷斯特闭上了眼，用手拨开了额前的头发。

“噗”的一声，雷斯特又踏入了泥潭。怎么这么倒霉，闭一下眼就会踩入泥潭。雷斯特心中暗骂，刚才闭眼前应先看好路的。



更加刻意地躲避着路上的泥潭，雷斯特继续前进。又一阵山风吹来，拂动雷斯特的头发。雷斯特拨开了头发，看准了山路，慢慢地一脚踏出。

这次决不会再误入泥潭了！

谁知“哧”的一声，雷斯特脚底一滑，不知踩中了什么。滑动了两三步，跟着扑通一声，竟全身摔入了路旁的一个大泥潭。

雷斯特由泥潭中爬起身来，一股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难道是……

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喊道：“丽雅、贝丝你们两个家伙给我滚出来！”奇怪的是，喊这句话的时候，心中喜悦的情绪竟大过了恼怒。

伴随着丽雅和贝丝银铃般的笑声，前面不远的一棵树后转出了个穿白色神官袍的美女。

“艾娜姐姐！”

如雪白袍，典雅玉容，可不正是艾娜姐姐。

看到雷斯特狼狈的样子，艾娜微微一笑，道：“你怎么才来，我们已等你半天了。”

艾娜姐姐的脸上已完全没有了昨日的泪痕。美丽、典雅、坚强的艾娜姐姐又回来了。

看到艾娜右手提着的包袱，雷斯特又惊又喜，道：“艾娜姐姐，你这是要……”

艾娜嫣然浅笑，道：“和你一起去游历呀。你什么也不会，一个人出去我怎么能放心呢。”

顿了顿，艾娜忽地眨了眨右眼，嘴角露出了一丝顽皮的笑意，道：“你不是发过誓要保护我的吗？我不在你身边你又怎么保护呢？”



看到一向不苟言笑的艾娜也会有这种顽皮的笑，雷斯特几乎看得呆了。这笑容是如此灿烂，令初升的朝阳几乎也变得暗淡了。

这一天，是新帝国历前三年六月八日。

历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新帝国历前三年六月八日，艾娜和雷斯特离开了温德森林。新的一幕即将揭开。

艾娜和雷斯特都没有想到，这一天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一生会因此而完全改变。

对此，后世有人评论道：“历史往往因为某些偶然的事而发生变化，伟大的事业并不一定起因于伟大的理想。当雷斯特踏出温德森林的时候，他并不想改变历史，也并不知道历史会因他而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帝国历前三年六月八日这一天对雷斯特的意义也许并不大，远不如对其他人的大，特别是和他后来的经历相比而言。”

对于雷斯特出山的决定，后人这样评论道：“历史往往是讽刺的，许多刻意想成就伟业的人无法成就伟业，而许多历史风云中的弄潮儿，最初的动机却是渺小的，甚至是可笑的。雷斯特就是典型的例子。当莉莉亚第九次到温德森林寻找圣剑失败后，她的失望是可以想见的。她并没有想到，这一次失败会影响到另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最终也影响到了她自己。难怪后来在成为‘帝国双后’之一，又回到温德森林时，她会笑得那么无奈。”

在走出山口的时候，雷斯特并没想那么多。能和艾娜姐姐一同出去游历，这真是最好的结果了。他的心里只有些许的好奇：外面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 第一章 安逸的安邑

当秋日懒洋洋地由天际爬出来的时候，安邑的城门早已被熙熙攘攘的出入人群挤满了。

清晨的安邑已是一片热闹繁华的景象了。这些人中有低头赶路的商贩，有昂首佩剑的武士，有步履悠闲的儒雅文人，也有行色匆匆的过路旅人。这其中就有一个白袍的女神官和一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小子，当然还有三个因为怕惊世骇俗而隐起身形一声不发的精灵。

刚一入城，雷斯特就被繁华的街景给迷住了。高声叫卖的商贩，迎风飘舞的旗招，高冠锦袍的贵族，满头珠翠的仕女，没有一样不让他感到新奇，真的成了“土包子进城”这句话的最好注解。

安邑，罗天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也是罗天五大贵族之一的安氏一族的封邑，所以得名安邑。

五百年前的神魔大战，几乎摧毁了大陆上所有的国家和政权。在大战后的一百年中，群雄分起，征战不休，给大陆的黎民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而在这一片混乱中，罗天、安氏、培里、东方、西门五位先人，以包罗天下为目标，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创建了罗天大帝



国。

四百年中 ,人才辈出。时至今日 ,经过了近四百年的发展当初仅数百里方圆的小国 ,现在已变成了大陆东南部首屈一指的强国。在整个大陆上 ,大概也只有位于罗天帝国西南的幽明大帝国可与之相提并论了。

安邑城 ,就位于罗天帝国的西南 ,距幽明帝国的边界仅数百里之遥。近二百年来 ,罗天和幽明一直为敌 ,就在安邑西边的天凌谷 ,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惊心动魄的大战 ,也不知埋葬了多少英勇的战士。

虽然毗邻强大的敌手 ,安邑仍然是罗天帝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这部分原因是安邑地处要冲 ,西部是绵延近千里的温德森林——有名的恐怖之林 ,东部则是高耸入云的九霄山脉 ,所以安邑就成为大陆南北交通咽喉要道。无论是从大陆东南沿海商业发达的诸自由都市到大陆的中北部 ,还是由中部物产丰富的各公国到南部都要经过安邑。但是 ,更重要的原因是安邑的当今领主安适意英明的政治经济军事方略。

安适意 ,这个安氏家族的现任领主 ,今年刚刚年满三十。这作为一个大家族的领导者而言 ,确实是太年轻了。在普遍进行修炼的贵族中 ,活个一百余岁已是极平常的事了。所以三十岁几乎是刚刚成年而已 ,在五大家族的重要人物中 ,只有他和皇太子罗天凌不满六十。

但是 ,他的才干却无人敢质疑。他不仅将安邑治理得井井有条 ,而且更以机敏的头脑 ,灵活多变的战术而名震各国。在与幽明帝国的战争中屡立奇功 ,因而被誉为“灵狐” ,与罗天的皇太子“捷豹”罗天凌 ,幽明帝国的元帅“夜鹰”夜羽寒 ,香兰公国



的“天鹤”慕容霜城同被称为大陆上的四大公子。

现在的安邑正享受着 he 带来的繁荣与安逸。

艾娜看着繁荣都市景象，不禁心中暗赞道：不愧是四大公子之一的灵狐，这座城市比我五年前来时的时候更加繁华了。能在强敌窥测的情况下，将城市建设得如此繁荣，这个安适意的确不简单。

和艾娜不同，雷斯特这时完全没有时间去想什么事了，他的眼睛、他的心思完全被各种各样以前没有见过的新奇事物填满了。东张张，西望望，以至于好几次都几乎和过路的行人撞上。

刚刚走出一条繁华的大街，拐进一个空荡荡的横巷。也许是大户人家的水火巷道吧，这条路上很少有人走，这时就只有艾娜和雷斯特两个人而已。雷斯特几乎是立刻就被路边的招贴吸引住了，不住地发出赞叹：“哇，太神奇了！”

“啊，真的有这种药吗？”

“呀，真的这样可太好了！”

艾娜凑近一看，却原来墙上贴的是一些江湖术士的广告。诸如“十全大补丸，可医百病……”；“祖传秘方，专治……男性疾病”；“神功法轮，可开天眼，治万病……”尽是一些江湖下三流的无稽之词。

只见雷斯特指着其中一张道：“艾娜姐姐，你看，这里说，神力大补丸补真元，续断脉，有病者一息尚存服之立愈，无病者一贴服下多活十年。这么好的药，我们也买一点带着吧。”

艾娜不禁又好气，又好笑，怎么连这种东西也会相信，他还真不是一般的幼稚呢！连忙拽着雷斯特的衣襟，将他拉走。



雷斯特一边走还一边回头，依依不舍看着刚才的招贴。蓦地，“东”的一声，雷斯特撞上了一个迎面而来，低头急行的行人。那人行得甚急，一撞之下竟将雷斯特撞出了两三步。

雷斯特抬头一看，竟是一位娇小玲珑的小姑娘，看样子比自己还要年轻上两三岁，大约也就是十五六岁的样子。身穿一身翠绿色的织锦外衫，足踏一双白色蓉鞋，苹果般的圆脸上一双大眼睛正轻轻地眨动，显得格外灵活。虽然还没有完全地长成，可也看得出是一位美人了。

见到自己撞了一位小姑娘，雷斯特忙不迭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小姑娘。”想到叫人家小姑娘可能有点不够尊重，又改口道：“啊，对不起，小姐，有没有撞疼你？”

雷斯特想走上前两步，看看有没有撞伤人家，却不料刚一举步，脚腕一疼，几乎疼得叫出声来。原来刚才没有准备，被猛地一撞，退了两步。这两步退得太急了，竟然扭到了脚。

看到雷斯特疼得龇牙咧嘴的样子，小姑娘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笑得如春花烂漫，灿烂之极，看得雷斯特为之一呆。

小姑娘一边掩着嘴，一边忍笑道：“你这位大哥哥也真有趣，是我撞疼了你耶！怎么反向我道歉。”

“啊，啊，哪里，哪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雷斯特傻呆呆地应着。

忽地，小姑娘好像想起了什么，收住了笑容，道：“对不起啦，大哥哥，撞疼了你真不好意思。下次再向你赔罪好吗？我还有急事，再见了。大哥哥，还有这位美丽的大姐姐。”说完举步就行，走出了两步，忽地又回过头来，对雷斯特道：“对不起，大哥哥，有件事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

“待会儿如果有人问你看没看到我，你别告诉他看到我好吗？”

小姑娘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大眼睛一闪一闪的满是期待，令雷斯特根本说不出拒绝的话。

小姑娘转身又走，待走到了巷口的时候，却又转过了身子，狡黠地一笑道：“如果问你的人知道了你在骗他，那就告诉他我的去向吧。”说完向右一拐，消失在了街道的拐角处。

雷斯特挠了挠头，有点摸不着头脑。这小姑娘真让人有点搞不清。

看着那小姑娘消失在拐角处，艾娜的心里也在思忖：这小姑娘到底是什么来历呢？从她的织锦外衫来看，虽然沾了不少的灰尘，但色泽仍然鲜亮，而且雕工精秀、栩栩如生，可见价值不菲，不是一般人家所能有的。

而且刚才那一撞竟将雷斯特撞出了两步。雷斯特虽不是十分魁梧，但也是很壮实的，且雷斯特自幼练武，他根基的扎实艾娜是最清楚的。刚才虽没有特意地防备，但那小姑娘也不是有意而为。在这种情况下能将他撞出两步，这小姑娘一定武功不俗，而且一定是师出名门。她会是谁呢？

小巷的另一端猛然响起的脚步声打断了艾娜的思忖。

艾娜和雷斯特几乎是同时转头看去，只见四五个大汉正急奔而来，脚步声急促但却并不杂乱，保持着一定的节奏。

这几个人一定是军人或曾当过军人。这是艾娜的第一个印象。只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才能在如此急奔中保持步伐的节奏。



这几人来得好快，转眼间就来到艾娜和雷斯特的面前。

这几人武功都相当不错，尤其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更是了得。这是艾娜的第二个印象。

二十几丈的距离，几个人都没超过五步就到了。为首的那个用了三步，中间换了一口气，而其他人都用了五步，换了两口气。这显示为首的大汉武功远超其他人。

如果那几个大汉知道走这几步路就会泄露这么多秘密，一定会惊得合不上嘴。观人入微到这种程度，这也只有心思细密且天生聪慧、博览各家典籍的艾娜才能做到。观人入微、事事留心，这也是她最为后世所推崇的特质之一。

当然，雷斯特是什么都没感觉到，他一向就是这么粗枝大叶。他只看到几个人一阵风般的自身边掠过，快得几乎连脸也看不清楚，带起的劲风令自己的衣襟也飘了起来。

忽然，为首大汉停下了脚步。在急速奔行中说停就停，一点也不勉强，令得雷斯特几乎赞出口来。

那为首大汉停下来，其他几人也跟着停了下来。雷斯特这才有机会看清那几名大汉，几名大汉均是身材魁梧，为首大汉更是高大，令得雷斯特几乎要仰视才能看得到他的脸。他的脸遍布黑须，几乎遮去了半个脸孔，剩下的部分中一双铜铃般的大眼睛精光四射。好一个巨灵般的壮汉。

那为首大汉转过头来，对雷斯特一抱拳道：“打扰了，这位小兄弟，有没有看到我那小侄女？就是一位穿绿衫的小姑娘。”

这样粗壮的一位大汉，说起话来却是温文尔雅，还真给人有点不协调的感觉。

虽然这大汉貌相惊人，不知为什么，雷斯特觉得这大汉不



像坏人。到底要不要骗他呢？

雷斯特迟疑了一下，才答道：“没，没有。”

毕竟是久居深山，从来没有说过谎的雷斯特说话时脸竟微微一红，眼睛不敢直视对方，只好望着地面。

那为首大汉看到雷斯特的样子，不禁一愕，随即恍然，大笑道：“是我那小侄女让你这么说的吧！小伙子，你不会说谎，还是不要说的好。”说完转身欲行。

雷斯特看到那大汉要走，想起那小姑娘的话，忙道：“令侄女出巷往右去了。”

那大汉显然没想到雷斯特会说这句话，脚步一下就顿住了，但马上就恢复了过来，对雷斯特笑道：“小兄弟，我那小侄女一向顽皮，这次给你添麻烦了，我在这里替她道歉了。”说完，向雷斯特拱手一礼，转身出了巷口，却是向左追去了。

雷斯特奇怪地嘟囔道：“怎么他向左去了，我明明说的是向右，难道他听差了？”

“好聪明的小姑娘，不是吗？”艾娜微笑道。

雷斯特不明白艾娜怎么会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转过头困惑地望着艾娜。

艾娜看到一脸不解的雷斯特，心中叹道：他还是这么的没有心机，在山里的时候就是这样。被鬼灵精的丽雅和贝丝捉弄，往往总是要到第三次或第四次中计时才会醒悟，以至于每次都被整得很惨。

刚才的小姑娘明明是看到雷斯特的老实样子，才会让他说一假一真两句话。她早就算到了第一句假话会被识破，这样雷斯特第二句的真话才会被认为不可能是真话。



就好像那个“狼来了”的故事中所说的，第一次说了假话之后，以后的话即使是真的也会被当做假的。不过，话说回来，那小姑娘能在说几句话的工夫里，看准雷斯特的为人，并随机应变，想出这个主意，其心思的灵活敏捷，也的确让人赞叹。

雷斯特这种心性，将来如果我不在他身边，还真是危险呢！可是……可是我不就是喜欢他这种心性吗？艾娜眼中蕴满温柔地看了一眼身边的雷斯特，温柔一笑，放弃了向他解释的企图，拉着一脑袋闷葫芦的雷斯特走了。而雷斯特也很快就又被安邑的街景迷住了。

很多后来追随艾娜和雷斯特的人都想不通，为什么聪明绝顶，政治经济军事策略无所不精，被后世誉为“新世纪的启明星”的艾娜当初会喜欢上呆头呆脑的雷斯特，而且终生不渝。可世事往往就是这样，两个聪明绝顶的人并不容易相处融洽，反而是一个有点呆气的人和一个聪明的人会比较容易合得来。

艾娜和雷斯特两人信步而行，不多时来到了一家旅店前。旅店的门面并不甚大，但打扫得干净整洁，几个伙计正在殷勤迎客。旅店前面的旗招上“笑迎四方客”几个字在随风飘舞。

“哇，笑迎四方客，态度这么好的店。艾娜姐姐，我们就在这里歇脚吧。”雷斯特指着旗招向艾娜道。

艾娜微笑点头，心道：他还是这么孩子气，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猛听“砰”地一声，一个人从旅店中被扔了出来，跟着几个伙计装束的人将一堆大小包袱也扔了出来。尔后，一连蹿出几个手持刀剑的武士，将那人团团围住。

艾娜和雷斯特不禁面面相觑，为之愕然。这就是笑迎四方



客吗？

只见刚才被扔出来的那人缓缓地抬起了头，一头乌黑的秀发垂到了肩上，瓜子型的脸上镶着一只纤巧的鼻子，宝石般的明眸中正闪动着倔强和愤怒。原来是一个年轻的女子。虽然头发披散，脸上沾满了尘土，但却无法掩去其俏丽的轮廓。

只听围住那女子的几个武士中一个高高瘦瘦的汉子大声骂道：“该死的龙翼族孽种，居然敢到安邑来，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其余几个武士也纷纷举刀喝骂，眼见就要将那女子乱刀劈死。

雷斯特不禁愤然道：“哪有这样对待客人的旅店，这也叫笑迎四方客吗？就算她犯了什么错，也不应当要杀人家呀。”话没说完，便一挺身挤到了场中。

艾娜待要拦阻，却已慢了一步。唉，这么莽撞，等看清了怎么回事再行动也好呀。

雷斯特几步抢到了圈中，一伸手，抓住了一个武士持刀的手，大声道：“喂，你们这样对待旅店里的客人，太过分了吧！”

一个粗壮的武士用眼角睨了雷斯特一眼，道：“小子，先把事情搞清楚再说话。”

“怎么，她做错了什么事吗？”

那武士抬起下颌，朝那女子一指，道：“你看清楚了，她可是魔族留下的孽种。”

雷斯特朝那女子一看，只见那女子半坐在地上，双拳紧紧地捏着，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却没有一丝惧意。待看到那女子的背时，雷斯特吃了一惊。那女子背部的外衣被划开了一个大口



子,但是看到的却不是光滑的肌肤,而是许多奇怪的骨架,骨架之间还有肉色的薄膜相连,随着那女子的呼吸一起一伏地颤动着。

是翅膀!就像蝙蝠的翅膀,是由骨架和薄膜构成的翅膀。

雷斯特忽然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以前听艾娜姐姐说过,大约五百年前大陆上爆发过一场席卷整个大陆的大战。魔族不知怎么突然出现在大陆上,连守卫大地的天神也吃了败仗。魔族节节胜利,几乎控制了整个大陆。

后来,一位来自当时的法利斯公国的大英雄整合了人类的剩余力量,同天神并肩作战,终于大败魔族,将魔族赶了回去。可是魔族毕竟一度控制了广大的地域,残暴的魔族所过之地,奸淫掳掠,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以至于虽然过去了五百年,但恐怖的记忆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魔族一称,几乎成了邪恶的代名词。

魔族离去之后,还留有許多后遗症。

其中之一就是无数被魔族奸淫的妇女怀了孕,产下了许多孽种。这些孽种大多生具奇相,无法存留于人类之间,于是就各自聚在一起,形成了许多奇异的种族。由于人类对魔族的痛恨,数百年来,这些奇异的种族一直就是人类围捕的对象。而在围捕和反围捕中,人类和这些族类的仇恨是越来越深了。这女子大概就是属于其中叫龙翼族的一支了。

虽然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但是雷斯特仍然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他走到了那龙翼族女子的身边,蹲了下来。

那女子眼神里充满了敌意和戒备,紧握的双拳动了一下,但终究没有动手。



轻轻替她拂了拂额前的乱发，雷斯特转头道：“这样年轻美丽的生命，没有犯什么过错，你们要让它消失。这不是太残忍了吗？”

一名武士森然道：“她身上流着魔族的血，就该死！”

就因为她身上有魔族的血液吗？难道仅仅因为她身上流着魔族的血，就要毁灭这样一个美丽的生命吗？雷斯特说什么也无法接受这种观点。

在有恐怖之林之称的温德森林中生活时，除了吞噬生命的野狼、毒蛇、食人花、鬼哭藤之外，很少能看到其他生命。林间没有纵跃的白兔，枝头没有清唱的小鸟，春天没有采蜜的蜂儿，夏天没有翩翩的蝴蝶。既没有潺潺的溪流，也没有芬芳的花朵。

所以每当他在小镜湖畔，看到草地上盛开的野花，看到湖中戏水的游鱼，他都会感觉到由衷的快乐。无论是蹒跚横行的螃蟹，还是一蹦一跳的青蛙，都会令他感到喜悦。正因为如此，所以雷斯特认为生命是大自然的恩赐，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没人可以随便毁灭其他生命。

雷斯特站了起来，双目闪动着耀眼的精芒，神色庄重肃穆得让艾娜都感到陌生，道：“她身上流着什么样的血并不是她能选择的，这也并不是她的错，但是她应当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既然她没有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就没有道理要她死！”

“身上流着什么样的血并不是她能选择的”，“应当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听到这些话语，艾娜的心头有如受了重重一击，心神剧震。

她的玉手情不自禁地摸到了自己的胸口。那儿的衣服里面



有一条项链，自从五年前爷爷将它挂在自己的胸上，它就没有一天不在那里，也从没有一天不像一块巨石般将她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从那时起，她就很少笑了，本就文静的她也就变得更沉默了。这条项链就代表着一副重担，时时刻刻压在她的肩上。

当听到雷斯特的话后，她好像才猛地惊醒：是啊，身上流着什么样的血并不重要，人应当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这么看来我也并不一定非要……

看到雷斯特此刻的神态，艾娜实在有些意外。这是我熟悉的那个粗枝大叶、没有心机的纯真大男孩吗？原来他还有这样的一面啊！

站在雷斯特对面的武士被他凛然的声音和双目中突然闪动的精芒吓了一跳，情不自禁地退了一步。定了定神，才道：“有没有道理，你问问大家就知道了。各位乡亲们，她该不该死呀。”

四周轰然震响，纷纷道：“该死！”

“快杀了她！”

“别跟这小子废话了，快杀了她！”

高声怒喝的人中有武士，有伙计，有老人，有妇女，甚至还有不足十岁的孩子。

看着周围愤怒的人群，雷斯特不禁哑口无言。并不是他赞同了他们的观点，而是他想不通，种族间的仇恨和偏见竟是如此之深吗？深得竟能让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毁灭生命，甚至连不足十岁天真烂漫的孩子也喊出了“该死”、“杀了她”这种话。他对生命被如此贱视而感到深沉的悲哀。

忽然，雷斯特感到衣襟被人拉了拉，回头一看。原来那龙翼



族的女子不知何时已站了起来，眼神中充满了感激，道：“谢谢你，这位公子，但是你帮不了我的，还是算了吧。”

雷斯特的声音轻柔但却坚定：“你就是林间的最后一只白兔，我不会再让它消失的。”

龙翼族女子从他的语气中明白了雷斯特不肯退却，虽然她一点都不知道雷斯特在说什么。

周围的武士和围观的众人就更是一头雾水了，不知道雷斯特为什么突然提起白兔，眼下的事和白兔又有什么关系。

人丛中只有艾娜知道雷斯特的意思。五岁时，雷斯特在温德森林中最后一次看到了白兔，他高兴得一晚上都没睡着觉。然后，他每天都去看那只白兔，直到有一天，一只毒蟒吞噬了那只白兔。雷斯特难过得一天都没吃饭，他在白兔经常出现的地方整整守了三天。他发誓如果再看到白兔，一定要守卫它，决不让它再被毒蟒吞没。然而，从那以后，雷斯特再也没有见过白兔。

一个粗壮的武士耐不住性子，道：“乳臭未干的小子，谁耐烦听你说什么白兔不白兔的，别在这碍事了。”

话没说完，手中的长刀画了一道弧线，绕过雷斯特的身子，冲那龙翼族女子当头劈下。

只听“当”的一声，那武士手中的长刀脱手飞出，在空中打了几个滚，由人群头顶上掠过，高高地扎在旅店的门柱上，令得掠过之处的人情不自禁地低头，更吓得门柱边倚门而望的一个厨师模样的人一哆嗦，差点把手中的菜刀扔到地上。

雷斯特这才注意到，原来周围已围上了不少人。旅店的大厨们甚至连手中的菜刀、面勺也没来得及放下就跑出来看热闹



了。

那武士茫然不知怎么回事 ,搞不清楚自己手中的长刀怎么会飞到了旅店的柱子上。他旁边的一个武士眼尖 ,看到了刚才雷斯特的手指似乎动了一下 ,跟着刀就飞了出去 ,喝道 :“ 好小子 ,是你在捣鬼 ,你一定是魔族同党 ,大伙一起上把他也一块劈了。 ”

四五个武士同时出刀 ,就要将雷斯特和那龙翼族女子一同分尸。

只听到“ 当当 ”连声 ,接着就是空中刀光乱舞 ,观者纷纷低头 ,几柄刀竟都扎在了旅店的门柱上。门柱边的大厨更是恨透了雷斯特 ,那儿不好弹偏偏往这门柱弹 ,害得他抖个不停 ,大失颜面。

手中无刀的几个武士相顾愕然 ,不知该如何是好。四周围观的众人也是哑口无言 ,不知所措。

猛然间 ,人丛中一个高瘦的老者越众而出 ,大声喝道 :“ 乡亲们 ,魔族孽种非杀不可 ,大家一起上 ,杀了这魔仔子。 ”

这老者显然是一位有威望的长者 ,他这一呼 ,众人才猛然醒悟了过来。于是卖水果的拿起了水果刀 ,卖农具的拿起了锄头、犁耙 ,厨师们拿起了菜刀、面勺 ,伙计们拿起了扫帚 ,反倒是武士们双手空空 ,无物可拿。

这一下涌出了不下百人 ,雷斯特手再快 ,恐怕也无法同时弹出这么多家伙吧。

雷斯特双手一圈 ,真气迅速地在两手之间流动成圈 ,越流越快。旁边众人只见雷斯特双手之间忽然凭空生出了一道旋风 ,接着 ,只觉得耳边有风声响过 ,手中一轻。



什么水果刀、菜刀、锄头、犁耙、面勺、扫帚都脱手而出，就连门柱上钉的刀也都倒飞而出，投入雷斯特手中的旋风。

雷斯特的双手一松，旋风停了下来，铁屑木屑纷纷而落，竟在地上堆起了一个小丘。人丛中一名武士见状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惊呼出声：“天哪，气旋天风，正宗的圣骑士武学。”

五百年前的神魔大战，令许多武学高深的高人战死沙场，也使无数的绝技永绝人间。以致战后的一段岁月中，大陆上武学衰败。出过领导人类击败魔族的大英雄的法利斯公国，这时已被尊为神圣王国。神圣王国当时的国王为了鼓励大陆上的武学进步，就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武者大会，并为优胜者颁发圣骑士、黄金骑士、白银骑士的称号并授予各等级骑士武功。

这项赛事举办了一百多年，一度法利斯的骑士称号成了大陆上最荣耀的称号。后来，因为大陆上各强国的崛起和法利斯的逐渐没落，这项赛事才逐渐为人所淡忘。但是，那时法利斯传授的武学却成了各家武学的源头，而圣骑士的武学至今仍有令闻者惊心的威力。

只见那高瘦老者跨前一步，森然道：“我们知道你武功高强，我们是万万不敌。但是魔族余孽非杀不可，你如果不杀了我们，我们就算用牙咬，也要把它咬死。”

雷斯特终于见识到了偏见根深蒂固的威力，这根本不是武功所能解决的！

眼见周围逼近的人群，他纵有再厉害的招式，也无法使出。因为他不能为挽救一个生命而毁灭上百的生命。雷斯特不禁感到茫然。真的不能避免了吗？真的必须有生命死亡吗？

丝毫不顾及四周逼近的人群，那龙翼族女子走到雷斯特的



面前,凝视雷斯特的面庞,似乎是要将它记在心里。片刻后,轻轻地说了声“谢谢”,然后,迅速地在雷斯特的面颊上印了一个吻。

就在雷斯特不知所措,就在众人的手指几乎要触及她身体的时候,忽地一纵而起,竟是高达十余丈。

雷斯特不禁心中一惊,原来她的武功这么好,她真的需要我的帮助吗?

看到那女子一跃而起,艾娜有一种意料之中的感觉。只看那女子刚才在刀影下毫无惧意的表情,就知道这个女子决不简单。大概只有雷斯特这样的傻瓜才会不知天高地厚地闯上去帮忙。但是,为什么刚才被人从店里扔出来之前她不使用武功呢?而且,这些种族几乎从不进入城市的,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出现?难道说她藏匿武功,隐藏行迹是有什么图谋吗?可是又是什么图谋呢?

那龙翼族女子跃在空中,已将身上的外袍扯下,在半空中展开了翅膀。

刚才雷斯特看到折起的翅膀,并不显得很大。在外衣的包裹下,也只是有些隆起,就好像一个驼背。但是现在展了开来,雷斯特才看清楚,原来是如此巨大。似乎并不完全像蝙蝠的翅膀,倒有点像传说中飞龙的翅膀,难怪会被称为龙翼族了。

见到那女子跃起,周围有武士想拿刀将她掷下来。用手一摸,才想起不仅没有配刀,连菜刀、水果刀都被雷斯特变成铁屑了。

那女子翅膀展开,在空中略作盘旋,便望空而去,越飞越高,逐渐远去了,只有一件撕破的外衫缓缓地飘落。



雷斯特轻抚着刚才被吻的地方,看着那龙翼族女子远去的背影,心中叹道:纵有双翼,恐怕她也无法在人类的上空自由地翱翔吧,难道不同的生命之间总是无法共处的吗?

雷斯特转过头来,这才看到周围众人一起将愤怒的目光投向了自已。

大概若不是刚才见识了自己的武功,这时早已一拥而上,将自己痛扁一顿。

雷斯特不禁苦笑道:“各位乡亲,可不可以借个光让我过去。”

人丛中一位性子粗莽的胖大汉见雷斯特要走,实在忍不住心中的怒气,怒道:“臭小子,你武功高了不起么,放走了魔族余孽还笑,老子非要踢你一脚。”

虽知他武功高强,但仍是一脚踢出。人丛中有的武士不禁在心中冷笑,连我们都不是对手,你这一脚踢出,恐怕要自讨苦吃了。

谁知,这一脚结结实实地踢在了雷斯特的屁股上,在那儿留下一个大大的鞋印。

连那出脚的胖大汉也惊得呆了,刚才那一脚纯为泄愤,踢出时并未多想,踢出后才想起雷斯特的武功高强,心下正在后悔,谁知竟会一脚命中。

人丛中一片静默,忽然不知谁发了一声喊:“揍这小子。”

于是,丢了配刀的武士,丢了水果刀的水果贩子,丢了菜刀的厨师们便一拥而上,要将雷斯特扁得不像人形。

只见雷斯特举手、弯腰、下蹲、抱头。人群中几个谨慎的人不禁停下了脚步,心道:这又是什么高深的武功。



然而什么也没发生，众人拥上去拳打脚踢，嘭嘭有声。原来是雷斯特缩成一团做出了抱头挨打的姿势。

于是只听得“嘭嘭”作响，哎哟连声。其凄惨处，真是令观者流泪，闻者伤心。一直持续了半个时辰，众人手都打累了，才逐渐止息。到后来连捡便宜的小无赖、顽皮的孩子都上前去打上一拳，踢上一脚。

直至众人散去，雷斯特才缓缓地站起，虽然有真气护体，不至受内伤，但因为怕伤到众人，真气只护到了重要经脉和内腑，所以皮肉之苦还真是受了不少，样子更是狼狈。只见他衣衫不整，头发零乱，浑身上下遍布鞋印，手部肘部大片青肿。

雷斯特看到旅店中众人敌对的目光，不禁自语道：“看来这家旅店是住不成了。”

不说旅店中伙计的敌意，就是门柱旁站着的一个大厨的目光就令雷斯特不寒而栗：真的住进去他大概会下毒吧。

艾娜为雷斯特手肘等受伤的部位擦拭着药膏，心中一点也不平静：他有着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有着对生命发自灵魂深处的爱。能够对不合理的偏见挺身而出，决不退却，也能够忍辱负重，不伤害无辜。他一定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他将比我更适合承担那项责任。

想到这里，心中暗暗下了一个决定。决定一作出，心头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整个人一下子轻松了起来，嘴角不禁浮现了明媚的笑容。

正是艾娜此刻下的这个决定，将雷斯特的一生彻底地卷入了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大大地违背了雷斯特闲适懒散的个性，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感激还是该愤怒。所以在后来每当有人



问到这件事的时候 ,雷斯特总是苦笑以对。

见到艾娜嘴角上的笑 ,雷斯特不禁生气地嘟囔道：“真是坏心肠的姐姐 ,见到人家被打得这么惨 ,还笑得这么开心。”

看到雷斯特嘟嘴生气的样子 ,艾娜脸上的笑容更明媚了。

这一天 ,是新帝国历前三年八月十一号。



## 第二章 逃家的小女

也许是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太多，雷斯特早早地就在旅店的床上进入了梦乡。

艾娜坐在雷斯特的床边看着熟睡的雷斯特，心想：不管发生了什么，总能香甜地入梦，这应该也是一种幸福吧。

轻轻地解下挂在胸前的项链，艾娜把它放在了雷斯特的胸口。项链上由乌金制成的环扣环环相连，环扣的顶端扣着一块黄金包络着的五角星形的透明晶石。

艾娜抚摸着晶石，轻轻叹道：“上天啊，既然你将这样的责任留给了我，为什么又不给我强健的体魄来承受它呢？”

这块晶石其实是一个蕴藏着巨大力量的法印，接受这个法印的人，不但意味着接受了法印的力量，也意味着接受了法印所带来的责任。但艾娜五年前接受这个法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虚弱的体质根本无法承受法印力量的冲击。

爷爷其实并非艾娜的亲爷爷，而是法印的守护者。艾娜则是拥有高贵血统的法印的合法继承人，但遗憾的是聪颖的天资和虚弱的体质几乎是这一家族世传的特征，只除了一个例外，而这个例外创造了伟大的业绩。

艾娜的父亲不能接受法印的力量，艾娜也不行。尽管她的



天资聪颖得叫人难以相信，聪颖得几乎超越了家族历史上那位伟大的人物。

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责任和无法实现责任的无奈给艾娜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个痛苦五年来一直折磨着她，使得她即便是深夜也无法安眠。而现在她作出了决定，也许今晚睡得香甜吧。

艾娜左手的食指和拇指相接，在胸前捏成法诀，右手指尖轻点在晶石上，轻轻地唱动了咒语。

“十方天地的神灵啊，请遵循你们许下的契约，按照你们对神王的诺言，将法印中的力量释放出来吧。”

透明的晶石放出了耀眼的金色光芒，将整间屋子照耀得有如一座黄金圣殿。在金光照耀下的雷斯特的身体和艾娜手指几乎都变得透明了，透明得几乎可以看到手指中血管的蠕动和雷斯特心脏的跳动。

艾娜割破了自己的手指，将手指上的鲜血滴在了晶石上，鲜血几乎立即就渗入了晶石，而没在晶石的表面留下一点痕迹。艾娜将滴血的手指移到了雷斯特的额头，继续唱动咒语。

“以鲜血为引，以诚心为路，让法印的力量进行转移，请转移到这个人的身上吧。”

金光照耀下的雷斯特的的心脏忽然也放射出了金光，并且越来越亮，而晶石的光芒则慢慢地暗了下去。雷斯特仿佛被高热烧熔一般，痛苦地扭动着身子，额头的汗珠一滴滴淌下。终于，晶石完全失去了光芒，“噗”地一声轻响，化作了一堆碎粉。雷斯特胸口的光芒也逐渐暗淡了下来，雷斯特又恢复了平静的睡状。



艾娜轻轻抹去了雷斯特额头的血迹 ,自语道 :“ 希望我的这个决定没有错。 ”

抓起了散作一团的乌金链子和黄金包络 ,艾娜的手上发出了清白色的三味真火 ,将链子和包络在转瞬间化作了一股清烟。失去了内蕴的力量 ,它们再也没用了。

艾娜转过头来 ,望着沉睡的雷斯特道 :“ 雷斯啊雷斯 ,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从现在起 ,你就接手了大地的嘱托 ,肩系了人民的幸福。 ”

艾娜伏下身来 ,轻轻在雷斯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又道 :“ 不过 ,你也不用太担心啦 ,因为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

静静地坐了半晌后 ,艾娜站起身来 ,又看了一眼雷斯特安睡的样子 ,忽然又觉得有点好奇 :从今以后 ,伴随法印力量的惊涛骇浪将接踵而来 ,一向懒惰的雷斯特恐怕再也不能天天睡懒觉了。当他知道真相后 ,会是怎样一副表情呢 ?

“ 真的很想看看。 ”艾娜自语着走出了雷斯特的房间。

※ ※ ※ ※ ※

如果说安邑是一个繁华热闹的都市 ,那么它的热闹至少有一半是来自平安广场。

平安广场据说是安氏家族第一代族长为了祈求永久的平安而建的 ,而现在它则早已失去了最初的意义 ,成为聚集来自大陆各个地方的各种商品和各种人的热闹集市。

有来自大陆南部海港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舶来品 ,来自大陆中部香兰公国的各种书画精品 ,大雷王朝的各种上等刀剑 ,有



来自大陆北部神圣王国法利斯的金属矿产和枫林王国的珍稀药材,也有本地所产的瓜菜水果等土产。

在这个广场中也聚集了来自大陆各个部分的各种各样的人。除了形貌打扮各异的商人外,也有杂耍卖艺的艺人,搭台唱戏的戏子,驯猴逗鸟的马戏表演者,吟唱英雄史诗的吟游诗人。这里不仅是一个交易热闹的集市,也是一个极为热闹的娱乐场所。

雷斯特好不容易才从一个喷火艺人的场子里挤出来。好挤啊,不过也真的好有趣呀。这里的一切都是这么新奇有趣,使得雷斯特身不由己地从一个场子里钻出来,又钻到另一个场子里去。

今天,艾娜姐姐要将山里采到的药草拿去药店里卖,而三个精灵昨天就宁愿呆在旅店房间里自己耍乐,所以雷斯特得以一个人在各个场子间东钻西钻,一会看看马戏,一会看看唱戏。

忽然,一个半倚着墙壁坐在广场的一个角落的老者吸引了他的目光。那老者头发都已经全白了,两只眼睛半睁半闭,好像犹在睡梦之中。他的膝头上横放着一把七弦琴,右手懒洋洋地不时拨弄几下,口中用一种梦呓似的声音低声吟唱着什么。

在这个广场中,几乎每个卖艺者的身边都有一群人围观,而这老者的身边却空无一人,在这个广场中确实颇为显眼。

雷斯特不禁有些好奇,走近前去想听听他唱的是什么。只听他唱道:“就在大地一片黑暗的时候,就在苍天闭上双眼的时候,就在人民痛苦哀号的时候,就在天神束手无策的时候,法利斯的山巅上划过了一道闪电,一位伟大的英雄站立了起来,挥



舞着聚集水火风雷力量的圣剑，振臂高呼：起来吧，人类的精英，为反抗残暴的魔族而战斗吧……”

这首诗说的大概是五百年前神魔大战时的那位英雄的故事吧。难道这就是以前艾娜姐姐说过的吟游诗人，大地的歌者

吟游诗人是大地上一些奇特的人，他们四处游走，以歌唱为业，将大陆上英雄的事迹编成诗歌来传唱，使得英雄的伟业传遍千家万户。一般说来，吟游诗人是十分受敬重的，他们悠扬的琴声和婉转的诗篇给所过之处带来欢乐，因此所过之处的人们也会回报他们丰富的馈赠。

不过也难怪没人欣赏，断续的琴声和模糊嘶哑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实在很难让人感觉到诗的韵味，雷斯特也只能勉强听到他吟唱的内容。

“于是五位贤哲来到了他的身边，光贤者为他点起明灯，照亮道路；天贤者为他呼来飓风，吹散阴云；地贤者为他挥舞长枪，扫去障碍；心贤者为他出谋划策，识破奸诡；梦贤者为他点燃心香，恢复疲劳……”

当听到诗中“光贤者”三个字的时候，雷斯特的心理不禁陡然一动，“光贤者”这三个字好熟，好像在哪里听过，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

就在雷斯特寻思的时候，广场上忽然起了一阵骚动。雷斯特转头望去，只见人丛中一个绿色的人影穿来插去，后面则是一个粗豪的声音不断怒吼。转眼间，那绿色的身影和怒吼的声音就接近了不少。

雷斯特定睛看去，原来那绿色的人影是一个穿绿衫的小姑娘，正灵活地在人群中左右穿插。小姑娘的身后一个紫脸的壮



汉连声怒喝，紧追不舍。大汉的头上红红的不知沾了些什么，所过之处人群纷纷被挤到一边。仔细一看，雷斯特不禁笑出声来，原来那壮汉的头上沾的尽是西瓜瓢子，还正在流着汁呢。

只见那小姑娘一边跑一边吃着手中的香蕉，还不时回头向那壮汉做着鬼脸，只气得那壮汉吼声不断。眼见那壮汉越追越近，小姑娘将手中的香蕉皮向后一抛，加速而行。

那壮汉一脚已抬起，正待落下，香蕉皮刚好落在了他的落脚之处。本来他要避开这块香蕉皮也不难，但这一移脚变势，势必减慢速度而让那小姑娘逃远。

现在眼见要追上这可恶的小姑娘，那大汉心道：以我的修为，一块香蕉皮焉能奈何我。小姑娘毕竟是小姑娘，想以一块香蕉皮来阻我，可笑。

于是不闪不避加力踏下，香蕉皮果然不能使他的脚有分毫滑动。那大汉心中暗自庆幸，心想：臭丫头敢捉弄大爷，这下捉住你，看大爷怎么整你。

脚下加力跃出，身形腾空，手指尖几乎已碰到小姑娘的衣领，口中已不由自主发出了得意的狂笑。

陡然间脚底一寒，寒气循经脉刹那间传遍全身，那大汉猝不及防之下，未及运功抵御全身已被冻僵。然而身体冻僵，脚虽不动，但身体的惯性却无法停止，继续向前。只听“噗”的一声，正面摔倒，真的成了“灰头土脸”，前伸的大手刚好抓到了一位肥女的胖脚，张开的大嘴则牢牢地咬住了地上的一块石头。

旁边众人只见一大汉高高跃起，低低扑下，直入肥女的裙下，握住一只巨脚，赖在地上不肯起来，不禁纷纷摇头。

一老者更是捶胸叹道：“唉，有伤风化，有伤风化，世风不古



竟至于此乎。”

肥女见脚被抓，于是便抬起了她那只十寸金莲一脚结结实实地踹在了大汉面门之上，在大汉的脑门上印下了一个黑黑的大印，浓重的脚臭扑鼻而来，害得大汉胃中酸水如潮涌上，若非口中有石堵着，可能地面早已水流成河了。

肥女踹完一脚，道：“死色鬼，以为本小姐可以随便让人占便宜的吗？不过念在你还有点眼力，这次就饶了你。”

肥女摆出了一个“沉鱼落雁”的笑容（看了这么可怕的一笑还能正常游动飞行的鱼雁，它的眼睛一定不好），又道：“喜欢人家可以大大方方来嘛，记住，人家叫……家住……经常去……求亲的话可以请……媒婆，我的嫁妆有……送聘礼的话可以买……”

旁边那老者只看得张大了口，再也说不出半句话来，手脚发颤，脑袋发昏，大概再不抢救就会中风了。

那大汉全身僵硬，头不能抬，手不能动，正自气得发昏。耳中只听得那小姑娘拍手娇笑的声音在前面不远处响起。

“大狗熊，跑得慢，踩香蕉，摔一跤。大色熊，不知羞，钻肥裙，捉胖脚。”

那大汉心中之怒真是无法言喻，真气一运之下，寒意立失，身体恢复了行动能力。吐出了石头，扳过脚来一看，却见脚底钉着一颗乌黑闪亮的三角形小石子，用手取下，犹自感到触手冰寒。

寒冥钉，这是寒冥钉。

寒冥钉是由取自法利斯神山上的寒冥石所制，又经魔法炼制，具有冰寒的水之魔力，是初级修炼者对付魔物的一种防身



道具。以这大汉的修为，这等初级道具原本是伤不了他的，但是他没想到的是那小姑娘吃完香蕉随手扔出的香蕉皮中竟会藏了一枚寒冥钉，一时大意，以至于摔得甚是狼狈。

那大汉站起身时，小姑娘兀自在前面不远之处向他做着鬼脸。那大汉心头怒极，起身跃出，誓要捉住这小姑娘以泄心头之恨。几个起落之间，已追到了小姑娘的身后，几乎快要捉到小姑娘的衣领了。却见那小姑娘身形一折，在人群中一穿一插，已钻入了一喷火艺人的场中。那大汉见眼前人多，便拔起身形，凌空跃起，直入场中。

场中一杂耍艺人正在表演喷火戏法，手持火把，由口中喷出一道道的火焰，引得周围观众喝彩声不断。

那小姑娘此时已跑到了场子中央，见那大汉凌空而至，右手一抓，顺手抓起那喷火艺术人的一个道具箱子掷了出去。那大汉手一挥，一道气劲越手而出，将那道具箱子在半空中击碎。只听“砰”地一声，箱子中原有的粉末状物质四散迸射，有如忽然起了一层雾。

那大汉身形不停，已入雾中。只听得那小姑娘一声娇笑，抢过喷火艺人手中的火把，望空一吹。陡然间，那大汉只觉周身上下明亮灼热，身子的上下左右竟同时起火，形成了一个火球，而他就在火球的中央。那大汉不意此变，头发胡子几乎同时着火。

原来，喷火艺人喷火，靠的并不是什么魔法，而是依靠松香粉一类的易燃物质在火把前用嘴吹出。他那道具箱中放的正是此类物质，那大汉击碎道具箱，使得此类物质散布空中，再经那小姑娘一吹，立时着火，使得那大汉表演了一出“火神转世”。



周围观众不明所以，还以为是那喷火艺人的什么新鲜花样，不禁齐声喝彩，有的还道：“哇，太精彩了，从来没见过这么真实的表演。”

“没错，你看那头发胡子就好像真的烧着了似的。”

“嗯，今天的钱花得不亏，明天还来看。”

这么一闹，喷火艺人可是大获其利，以后三天里是门庭若市，观者不绝，大大地赚了一笔。

那大汉气得几乎是七窍生烟，真气一运，罡气外发。只见火星乱舞，四散进射，身上的火焰立时不见。虽然身上不再有火，但他的形貌也着实凄惨，头发胡子零零落落，还可闻到焦味，身上衣服破破烂烂，还可看得到焦痕，他的一张紫脸几乎已完全变成了一张黑脸，只不知是熏黑的还是气黑的。

那小姑娘就站在不远处，看着那大汉的样子，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见那大汉进去了全身火焰，忙收笑转身又逃。那大汉也举步便追。

两人追追逃逃，不一会就到了雷斯特的附近。论速度，是那大汉快出甚多，可是那小姑娘甚是狡猾，左弯右折的又兼诡计频出，令那大汉始终无法追上。

那大汉这么长时间仍未抓住这小姑娘，反而屡遭戏弄，心头之火是不断高涨。那大汉此次到安邑，其实是有所为而来。临来之前，其主子曾告诫他千万不要生事，千万不要有所惊动，惹人注意，所以刚才一直强自抑制。到了这时，眼见那小姑娘又逃入了雷斯特身后的人群，又一次要从自己的手边逃掉，那大汉终于抑制不住，冲上心头的怒气压倒了理智，也不管是否会惹主子生气，只一意要把那小姑娘击死。



毒念一起,那大汉忽然间一跃而起,凝运功力,使出了他的绝技,一拳击出。只见拳头前方的空气迅速聚集,“啪啪”的一连串爆响,气流围绕着拳头迅速地旋转,形成了一道旋风,在旋风的中央隐隐可以看到黑色的云气。

这是“暗黑风雷”,看到这一拳,雷斯特不禁吃了一惊。暗黑风雷是黑暗系的高级拳法,据说当年神魔大战时,魔族的无上天魔就是用这招一拳击碎了龙神的护甲。

魔族退走后,就只有少数魔族的爪牙和高级的黑暗系法师会这种拳法。这个大汉怎么会使用这种拳法?又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雷斯特此时已无暇去考虑这些问题了,那大汉的一拳虽然无法同当年的无上天魔相提并论,但是这一拳发出,恐怕连那小姑娘和自己在内,这周围的数十人将无一幸免。

看到这一拳的威势,几乎所有人都脸上变色,惊呼出声,只有那吟唱的老者似乎是睡着了,全无所觉。

不及细想,雷斯特唱出了咒语。

“照耀大地的神灵啊,请给予我神圣的灵力,将一切的邪恶摒除在外。”双手由左右向中虚合,如轻掩门扉,“守护光幕”施出。

陡然一道淡蓝色的光幕亮起,罩住了雷斯特和他周围的数十人。

守护光幕是光明系守护魔法,初习时光幕色呈蓝色,修为越深颜色就越淡,修至顶峰时,光幕将呈淡白色甚至透明。

雷斯特的守护光幕并未修至极高境界,所以他的心里也是毫无把握可以挡住如此威势的一拳。



“咄咄”一串连响，黑色的旋风撞上了光幕，淡蓝色的光幕上泛起了无数亮点，有如节日里的烟花齐放，耀眼绚烂，连光幕也亮了起来。然而雷斯特的内心却在暗暗叫苦，光幕变亮就说明光幕的守护力已到了极至，撑不了多久了。

忽然间光幕一暗，雷斯特心里一惊，这么快光幕就破了？额头上有些发凉，已经能感受到拳劲的前锋了。怎么办？就在雷斯特茫然失措时，耳边忽然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出拳。”

心神无主的雷斯特不由自主地出拳，拳劲相交，雷斯特只感觉到自己的拳劲迅速地消失。陡然间，一股热流由地面涌入了雷斯特的脚底，又循着经脉涌到了手中，随着出拳又涌出了体外。

一声巨响，黑色旋风消失，那大汉的身体高高弹起，还高过了他跃起的高度，一口鲜血由半空中洒了下来。

由于事情发生得突然，大汉由出拳到弹起只是一瞬间的事。周围的众人只见一个大汉出拳又弹起，中间还放了一场烟火似的，都呆在了当场。

雷斯特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右手，心里纳闷：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那大汉刚才那一拳竟是徒具威势，而无实效吗？他又怎么会突然高高弹起？他在搞什么鬼？雷斯特再望去，那紫面大汉已不见了踪影。

忽然间，身边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好棒的武功啊，大哥哥。”

雷斯特转头一看，一个绿衣的小姑娘站在自己的面前。咦，怎么好像有点面熟，圆圆的苹果脸，亮亮的大眼睛，她不就是昨



天和自己撞上的那个小姑娘吗？

“怎么是你啊。”

那小姑娘好像也认出了雷斯特，嘻嘻笑道：“谢谢你啦，大哥哥，你又帮了我一次。”

“你怎么又被人追呀？”这个顽皮的小姑娘差点连累了这么多人，雷斯特的心里实在有点不高兴。

听出了雷斯特语气中的不快，小姑娘撅起嘴，一脸委屈的样子道：“这怎么能怪我呢？是他要追人家嘛。”

“瞎说，人家无缘无故怎么会追你。”

小姑娘嘻嘻一笑，大眼睛顽皮地眨了眨道：“我只不过请他吃了一个西瓜，他就追着人家不放了。”

听她这么说，雷斯特心中已猜到了几分，道：“你是怎么请他的呢？”

“我把西瓜扔给他啊，大哥哥你知道吗，这世界上原来还有人不会吃西瓜的，竟然用头顶去吃。”

虽然小姑娘竭力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但眉梢和嘴角仍透露出掩饰不住的笑意，看上去甚是滑稽。

“那你又为什么‘请’人家吃西瓜呢？”看着小姑娘滑稽的样子，雷斯特也很想笑，但他还是忍住了，把一个请字说得特别重。

小姑娘哼了一声道：“看见他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我就生气。”

雷斯特不禁失声叫了出来道：“就因为看人家不顺眼，你就捉弄人家？”

雷斯特摇摇头，这样的小姑娘真是人间的灾难，和水精灵



贝丝、风精灵丽雅倒是有得比。这样想着忍不住就说了出来：“还真是顽皮呀，看来和那三个宝贝精灵倒是一样脾气。”

听雷斯特说到精灵，小姑娘的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道：“大哥哥，你见过精灵吗？带我去看看好吗，我长这么大还没看过精灵呢。”

听这小姑娘说要去见精灵，雷斯特的心里直叫后悔，后悔自己一时嘴快，让这小姑娘起了好奇之心。艾娜姐姐一再叮嘱过自己，精灵的存在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秘密，为了避免麻烦，决不能对别人说。何况这小姑娘又是如此顽皮，若碰上了同样顽皮的丽雅和贝丝，不知道会搅出什么事来。

心里这样想着，嘴里连忙改口：“你听错了，我是说你真是一个鬼灵精。”

小姑娘的一张小嘴马上又噘了起来，道：“你骗人，我明明听见你说精灵的。你是不是不想带人家去看？”

“不是不是，是我说错了，我是说你就是一个宝贝精灵。”

尽管雷斯特极力地进行辩解，小姑娘一点相信的意思都没有，反而拉住了他的衣袖，扭动着纤腰展开了磨功。对一个刚见过两面的陌生男人，就施展出了这样的功夫，这小姑娘倒还真是不怕生。不过雷斯特对这一套可是吃不消，不一会额头就流下了汗。看着周围众人异样的目光，雷斯特只觉得浑身不自在。

“喂，喂，你别这样子好不好。”

“那你答应带我去看精灵。”

这下雷斯特可犯了难，心中不想带她去，可是她的这番磨功又实在让人受不了。



终于雷斯特狠了狠心，心道：无论如何不能带她去。一用力摔脱了小姑娘的手，道：“不行！”

那小姑娘见到雷斯特坚决的样子，不敢再抓他的衣袖，道：“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忽然，那小姑娘双手捂脸一下子就哭出声来，一边哭还一边道：“我不要，你欺负我，欺负我，哇……”

这小姑娘说哭就哭，绝无征兆，突然得胜过了这世上最厉害的无影神拳。哭声惊天动地，其威力比之刚才的暗黑风暴，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看着越来越多的人转过头来，雷斯特这个尴尬劲就不用说了，心道：她这一哭，旁人若不知情，还以为我是欺凌幼女呢。

“喂，小姑娘，别哭了好不好。”

小姑娘不但没有止哭，哭声反而更加嘹亮了。

“好姑娘，拜托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小姑娘一边哭还一边扭动着身体。

“大小姐，求求你千万别哭了好不好。”

毫无反应。

“姑奶奶，答应你了还不成。”雷斯特好不容易才下的决心，在小姑娘威力强大的一哭面前，顷刻间土崩瓦解。

“你可不许反悔呀。”小姑娘一边呜咽一边道。

“决不反悔。”

“扑哧”一声，小姑娘移开了双手，笑靥如花的脸上哪有半点泪痕。

雷斯特目瞪口呆地看着小姑娘，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又上



当了！

“对了，大哥哥你叫什么名字？”

“雷斯特。”

“那我就叫你雷斯哥哥好吗？”

雷斯特点头答应，道：“那你又叫什么名字呢？”

小姑娘歪着头想了一下，道：“我叫落霞。落日的落，霞光的霞。”

“嗯，落霞，好名字。”

刚才这一闹，两人成了围观的焦点，小姑娘这时也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她轻轻拉了拉雷斯特，道：“雷斯哥哥，我们走吧。”

雷斯特点头同意，于是两人走出了人丛，准备先去找艾娜。

一路上，两人边走边聊。雷斯特问起了昨天的事。

小姑娘道：“家里太闷了，实在没什么好玩的，所以我就跑出来了。霸叔是家里派出来逮我回去的，嘻嘻，我才不会被他逮到。”

“那你出来多长时间了。”

小姑娘道：“才不过两个月而已，他们就派那么多人来要捉人家回去。”

雷斯特不禁为之咋舌，才两个月而已，她倒说得轻松，她的家里人一定急死了，心想若能把她劝回家倒是一举两得，既安慰了她的家人又省了自己的麻烦，便道：“都出来两个月了，还不回家吗？你家里人一定急死了。”

落霞小姑娘哼了一声道：“他们才不会，爸爸整天和那些妖



里妖气的阿姨混在一起，哥哥又整天忙个不停，他们都不理我。”

雷斯特道：“不会吧，他们要是不关心你，你叔叔又怎么会来找你。”

落霞小姑娘道：“一定是我哥哥让他出来找我的，不然他才没那么好心。”

“怎么你叔叔要听你哥哥的吗？”

“是啊，我哥哥是家里最大的了，父亲、叔叔、阿姨他们都要听哥哥的。”

雷斯特不禁奇道：“这是为什么，你哥哥很厉害吗？”

一提到哥哥，落霞小姑娘的眼睛里就闪现出了亮光，用一种自豪的语气道：“我哥哥可是个大英雄呀，他可了不起了，所有人都佩服他，所有人都称赞他，连家里的长辈都听他的。小时候，爸爸不陪我玩，总是哥哥陪我玩的。”

说到这，小姑娘的眼神又暗淡了下来，声音也变低了。

“不过，他现在是越来越忙了，有时一两个月也见不到一次，也没时间陪我玩了。”

看着小姑娘的表情，雷斯特心想：这个哥哥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一定很高吧，可能还要高过了她的父亲。大概就像我对艾娜姐姐那样吧。小时候我也是很顽皮的，连爷爷也管不了我，只有艾娜姐姐的话我不敢不听。要是我出走了，艾娜姐姐也一定会很着急吧。

想到这，雷斯特又劝道：“是啊，你哥哥多关心你呀，你出来这么久了，他一定急死了。”

小姑娘摇摇头，声音很低，好像还有点哑：“不是，他要是真



的着急，怎么又不见他亲自来找我回去？”

雷斯特无言以对，不知该怎样去劝她，一时不禁默然。

过了一会，小姑娘的声音又恢复了清亮：“算了，反正我在外面一个人玩得也挺开心的。”

雷斯特还想做最后的努力，道：“落霞小妹妹，令叔昨天找不到你，一定很着急的。我看你还是先回家一趟，再出来玩吧。”

小姑娘一皱娇翘的小鼻子，道：“我还没有玩够，才不要回去呢。”

小姑娘转头看着雷斯特嘻嘻一笑，又道：“告诫你两件事，第一，以后不要在我的名字下面加上‘小妹妹’三个字，好像你比人家大多少似的。第二，想让人家主动打退堂鼓，门都没有。”

雷斯特本来已到嘴边的话，被小姑娘这一说，也只好再吞了下去。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好闷声不语，心中不禁想道：这个小姑娘如此麻烦，比丽雅和贝丝还难缠，她的家里人可真值得同情。

忽然，落霞小姑娘道：“雷斯哥哥，你觉不觉得刚才你身边那个抱琴的老头很奇怪？”

“有什么奇怪的？”

“刚才，你接那一拳的时候，所有人都呆了，只有他无动于衷，连眼皮都没抬。”

“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也许他已经睡着了。”

“这才奇怪，那一下那么大的动静，就是聋子，也会被吵醒了。他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雷斯特啊哈一笑，道：“看来你和艾娜姐姐一定合得来，都这么喜欢瞎猜的。”



提到了艾娜，落霞小姑娘的注意力一下就转移了，问道：艾娜姐姐？就是昨天和你在一起的那位漂亮的神官姐姐吗？”

雷斯特点头说是，忽然想起了一事，用手一拍头，道：“我想起来了，原来是她提过的。”

刚才，落霞小姑娘提到了吟唱老者，雷斯特猛地想起，他诗中提到的光贤者，原来在小镜湖听那白衣美女提过的。

落霞小姑娘见雷斯特忽然说想到了，不禁有点莫名其妙，忙问道：“雷斯哥哥，你想到了什么？”

雷斯特没有回答，反而问道：“落霞小妹妹，啊，不，落霞妹妹，你知道光贤者吗？”

落霞小姑娘听雷斯特一开口就叫落霞小妹妹，嘴一嘟，转过了头去，不去理他，直到雷斯特改口，才恢复了笑容，道：“你是说昔年圣王座下五贤者之首的光贤者吗？”

雷斯特道：“等等，你说什么圣王，又什么五贤者，圣王是谁？五贤者又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你连圣王都不知道吗？”小姑娘一脸吃惊。

雷斯特摇摇头道：“不知道。”

小姑娘张口欲说，忽然又闭上了嘴，笑道：“想知道吗？等我带我看过了精灵，我再慢慢告诉你。”

雷斯特虽然很想知道，但是看落霞小姑娘的神情，就知道她决不会现在说的，所以也就懒得开口追问了。

正说话间，两人已来到了一间药行的前面，艾娜正在那里等候着雷斯特。

艾娜正等得心焦，看到雷斯特走过来，便埋怨道：“你怎么才来，让人等得好心急。”



雷斯特还没说话，小姑娘便抢着道：“你就是艾娜姐姐吧，你可真漂亮。”

艾娜被这突然说话的小姑娘吓了一跳，不解地看着眼前的小姑娘。

落霞小姑娘笑嘻嘻地又道：“我叫落霞，雷斯哥哥说要带我去看精灵。”

艾娜用询问的眼神看着雷斯特。雷斯特连忙解释了一番事情的经过，然后问道：“她一定要看看精灵，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艾娜嗔怪地瞪了雷斯特一眼，道：“你不是已经答应人家了，怎么还来问我？”

落霞小姑娘听艾娜的语气，知道她答应了，高兴得一下跳了起来，她可是从不知怕生为何物的那种人，一头扑进了艾娜的怀里，抱住了艾娜的腰撒起了娇。

“太好了，大姐姐你真好。”

艾娜微笑地揽住了落霞小姑娘，道：“想看精灵，那还不走吗？”

※ ※ ※ ※ ※

旅店的房间里，落霞惊奇地瞪着大眼看着眼前水精灵贝丝水幕凝成的脸，道：“你就是水精灵吗。”

贝丝忍不住“扑哧”一下笑出声来，道：“我不是水精灵，我是水妖怪，专吃小女孩的水妖怪。”

落霞转过头又看了看旁边的风精灵丽雅和火精灵帕特，摇



摇头道：“这是真的吗？真不可思议，原来真的有这样的精灵。”

风精灵丽雅咯咯而笑，一阵风吹得落霞的眼睛闭了起来，道：“这不是真的，是你在做梦。”

风过后，落霞睁开了眼睛，用手轻轻在水精灵贝丝的脸上点了一下，水波荡漾了开来，在贝丝的脸上形成了一圈圈的酒窝。

落霞小姑娘不禁笑出声来，道：“真好玩，原来酒窝是可以这么造的。”

水精灵贝丝顽皮地眨了眨眼，忽地张开嘴咬住了落霞的手指，吓得落霞一下子惊叫出声来。然而，被咬的手指只觉得凉丝丝的，一点疼的感觉也没有，就好像浸在凉水里一般，落霞小姑娘又笑了出来。

坐在房间另一头的艾娜刚刚听雷斯特详细讲述了今天的事情，转过头来看着落霞同三个精灵玩得开心，不禁微笑道：“这个小妹妹，还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我看挺麻烦才对。”雷斯特对这个小姑娘可是一点都不感冒。

“麻烦？小孩子哪个不麻烦，难道你就不麻烦吗？”艾娜轻笑道。

“我？我怎么能和她比？我可一向是受欺负的乖孩子。”说到这里，雷斯特可是一肚子的委屈。

看到雷斯特的样子，艾娜被逗得花枝招展般地笑了起来，道：“好了，我知道你是乖孩子，不用这么委屈了。”

笑了一会儿，艾娜收住了笑，道：“她也挺可怜的，在家里一定很寂寞。其实，她这么爱胡闹说不定也只是想引起别人的注



意,好使自己不那么寂寞。”顿了一下,艾娜又道:“她说她的哥哥是个大英雄吗,会是他吗……”

艾娜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了下去,脸上又浮现了熟悉的沉思表情。

雷斯特见艾娜沉思,不禁笑道:“艾娜姐姐你就爱瞎猜,小姑娘家崇拜大哥,随口一说,你又何必想那么多呢?”

艾娜笑了一下,没有理他,心想:这小姑娘虽然顽皮爱闹,可是其聪明机智实非等闲,她崇拜的大哥,绝对不是一个等闲人物。何况昨天看到的那个巨灵大汉,也不是一般人物,难道说落霞这顽皮的小姑娘会是……

正思忖间,落霞小姑娘走了过来,问道:“大哥哥,大姐姐,你们在说什么呢?”

艾娜把小姑娘拉了过来,亲切地道:“小妹妹,乖乖告诉姐姐,你是怎么从家里跑出来的。”

一说到这个,小姑娘的眼圈马上就红了。“哥哥不理我,爸爸不喜欢我,阿姨们又欺负我,反正没人会关心我,所以我就跑出来了。”

艾娜温柔地抚着落霞小姑娘的秀发,轻轻叹道:“好可怜的小妹妹,那你这些日子又是怎么过的呢?”

小姑娘的一颗泪水在眼眶转了好几圈,终于滚落了出来。在外流浪的这些日子,何曾有人这么亲切地关心她。虽然她凭着过人的机智,戏弄了许多不怀好意的人,但是每多戏弄了一人,她心里的难过就增加了一分。

在她心里几乎已形成了一种对人世的悲观成见:除了哥哥,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好,家里的父亲阿姨不好,外面的这些人



更坏,没有人是对我好的。但是艾娜温柔的话语,亲切的笑容于顷刻间融化了小姑娘心中的堡垒,让小姑娘的泪水夺眶而出。这两月来的种种遭遇、种种委屈都化作了话语由心中缓缓流出,再无半分保留。

这一番话,只听得艾娜不住叹息,雷斯特不住咋舌。

艾娜叹息的是这小姑娘境遇可怜,虽然爱捉弄人,但只不过是在险恶环境下的一种自保而已。雷斯特咋舌的是原来有这么多种坏人,原来有这么多种希奇古怪的整人方法,真是恐怖的世道和恐怖的小姑娘。

待落霞小姑娘说完心中话语,艾娜温柔地抚慰着小姑娘,直到她止住了哭,才道:“这么说,你哥哥待你真的很好了。”

落霞点点头道:“是的,从小父亲就不喜欢我和我母亲,那时哥哥就护着我,还教我看书,学功夫,还陪我玩。就是有时我闯了祸,也是他护着我。后来,母亲也死了,就是哥哥一直照顾我,不让阿姨们欺负我。”

艾娜用手轻轻捏了一下小姑娘的脸,佯责道:“你这个顽皮的小妹妹,逃出家来害哥哥担心不说,还就知道埋怨哥哥不理你。”

落霞小姑娘不好意思地把头埋在了艾娜的怀里,道:“好姐姐,你别再说人家了嘛。”

艾娜把小姑娘从怀里拉出来,正色道:“你既然知道哥哥担心,为什么还不回家呢?”

小姑娘摇摇头,道:“现在哥哥经常不在家,我一回家,家里的那些阿姨们就会欺负我,父亲又不护着我,我宁可外面多呆些日子。”



艾娜怜惜地看了一眼小姑娘，道：“既然你不愿意回去，那就先和我们在一起吧，反正我们还要在安邑待上几天，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落霞小姑娘一下子喜呼出声道：“太好了，谢谢你，艾娜姐姐。”

听到这句话，雷斯特则是咯噔一下，心中叫糟：怎么搞的，这个整人能手和丽雅、贝丝她们混到了一起，我还能有活路吗？

※ ※ ※ ※ ※

几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终于，艾娜和雷斯特要离开安邑了。直到艾娜和雷斯特走到了城门前，落霞小姑娘仍然一声不响地跟在后面。

雷斯特终于忍不住回头问道：“都到这里了，怎么你还不回去？”

落霞小姑娘眼中含着的泪水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声音里透着委屈：“我……我……人家没地方可去啦。”

艾娜忙转过身来安慰落霞小姑娘，道：“不是我们不想和你在一起，实在是我们这次要去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不方便带着你。”

小姑娘连忙大声道：“没关系，人家不怕危险的，人家功夫很棒的。”

艾娜道：“姐姐知道你功夫好，知道你不怕危险。可是这个地方真的很危险，就是姐姐也没把握能够安全地回来，你还是



先回去好了。”

小姑娘瞪大了眼睛，大喊道：“这么危险，我更要去，多一个人，总能帮点忙的。”

艾娜柔声劝道：“你还小，要是出了事，你哥哥会伤心的。”

落霞小姑娘道：“我小，可是雷斯哥哥也不见得比我大多少，何况他还笨笨的老闯祸……”

雷斯特听不下去了，抢断道：“喂喂，你说我怎么样。”

小姑娘扑哧一下，笑了出来，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丽雅她们全告诉我了。”

雷斯特登时哑口无言，心道：这几天来，几个捣蛋精凑到一起，真是好得不得了。丽雅他们这几个家伙，不知说了我什么糗事，真是可恶。

艾娜见劝不服落霞小姑娘，只得道：“好吧，你可以跟着我们。但是有一样，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我让你怎样就怎样。”

小姑娘忙不迭地点头答应说一定听话，于是雷斯特和艾娜带着调皮的小姑娘踏出了安邑的城门。

刚一出城门，就见城门外一阵混乱，一大群农夫村民提着大包小包，拖家带口地仓皇而来。因为人来得太多又太急，以至于把城门都堵上了，一时反而进不了城。

雷斯特颇为好奇，不禁拉住了一个村民问道：“你们干吗跑得这么急呢？有什么事发生吗？”

那村民看了一眼雷斯特，道：“你不知道吗，幽明和罗天又要开战了，所以我们才要躲进城里避一避。”

雷斯特问道：“幽明和罗天不是天天开战吗，怎么这次这么紧张？”



村民道：“这次是大规模的，而且据说幽明方面来的是鼎鼎大名的夜鹰。”

“怎么，这个夜鹰很厉害吗？”雷斯特对这个以夜鹰为名的人颇感兴趣。

“你连夜鹰都不知道吗？”村民对雷斯特的无知极感惊讶，“夜鹰的名字叫夜羽寒，是幽明帝国的全国兵马大元帅。他统率的直属部队号称噩梦，对临近诸国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噩梦。据说去年征服南部海港城市坦德的时候，他的噩梦军团就将全城不肯降服的三十万市民杀得一干二净，鲜血流到了海里，整整染红了十里的海面。真是可怕呀。”

听着雷斯特和村民的对话，艾娜心中叹道：看来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夜鹰虽然厉害，捷豹和灵狐也非等闲之辈，这场大战一定精彩万分，名流青史。但是无论谁胜谁败，平民的一场劫难是无可避免了。

新帝国历前三年八月十六，艾娜和雷斯特离开了安邑。

同一时间，夜鹰挥师安邑，一场大战无可避免。

夜鹰同捷豹和灵狐终于要正面交手了，这一战后世也有人称之为三公子之战，因为这是惟一的一次三大公子正面较智较力。

而这一战对后世的影响之深，此刻无人知晓。



## 第三章 风中的圣殿

安邑城中，领主府内，安邑的现任领主安适意躺在书房中的大躺椅上，闭着双目，意态悠闲地轻轻前后摇晃着。

然而他的贴身近臣安兴却知道，他悠闲的外表下，那颗看上去肥肥的大脑袋里，正在紧张地思考着对敌的方略。

安兴站在大躺椅的旁边，心想：这个有夜鹰之名的家伙真的这么厉害，竟能让一向谈笑制敌的少爷，有灵狐美誉的安邑领主，如此紧张吗？

安兴今年三十二岁，是安氏的家臣，安适意最亲的亲信和自小的玩伴。安兴家世代都是安氏一族的家臣，安兴的爷爷更是安氏一族的三朝元老，极获上代家主的信任。所以安兴幼时就得以和领主的孩子们一同学习、一同游玩。因为年龄相仿，兴趣相近，所以安兴和现在名震大陆的四大公子之一的安适意就成了好友。在后来的岁月中，安兴一直伴随在安适意的身边。

在安兴的记忆中，这个外表看上去并不聪明的少爷，无论遇到什么事，总是能坐在躺椅上一边和他说笑一边思考解决。无论是在年仅二十岁就击败家族中众多的叔叔伯伯而成为家族的族长时，还是在同幽明帝国军队的一次次鏖战中，或是在应付朝野中各种各样敌对势力时，他总是能轻松地应对，终于



赢得了灵狐的美誉。可是这一次，他却一句话不说地闭目沉思，难道就只是为了那个叫什么夜鹰的吗？

每次想到灵狐这个外号，安兴都会觉得有点好笑。真不知道少爷有哪一点像狐狸，竟然被起了个狐的外号。安兴有时想，也许“灵猪”这个外号更适合少爷。

安适意，也许就像名字中说的，生活过得太适意了，以至于年纪不大就发了福。

现在的他，身上肥肉多得走一步都要颤三颤，胖胖脸颊上一双小眼总像是眯着一样，实在没有一点精明的样子。有时候，连安兴都忍不住要怀疑，那么多令人拍案叫绝的计谋，是不是从这个人的脑袋里出来的。然而，现在同他敌对的人中却绝对没有人再有这样的怀疑了，因为曾经怀疑过的人现在都已不在人世了。

可是，这个以智谋名震当世的胖公子此刻却在闭目沉思着，这在他而言是极罕见的。是因为他碰到了毕生难遇的劲敌吗？

忽然，躺椅停止了摇动，胖公子的双目陡地睁开，对安兴问道：“那只豹子到了吗？”

※ ※ ※ ※ ※

“那只豹子到了吗？”

黑暗里突然传出的声音几乎吓了刚走进房的夜星一跳。虽然已跟了这位主子十年了，但是有时夜星仍会被吓到。漆黑一片的房间，阴寒冰冷的声音，若是陌生人闯进来也许会吓得半



死吧。当然，在七重警戒下的这里绝不可能有陌生人闯进来，能进到这里来的，除了主子自己，也只有夜星和夜月两个人罢了。

夜星总是搞不懂，为什么这个主子总是不喜欢点灯，就算他学的是黑暗系法术，就算他是暗黑大贤者的得意弟子，也不一定非要待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啊。

喜欢黑暗，这不是猫头鹰的性格吗？也难怪人们称他为“暗夜中的猫头鹰”了。

夜星的这位主子，当然就是幽明帝国的全国兵马大元帅，号称“暗夜中的猫头鹰”的夜羽寒了。因为“暗夜中的猫头鹰”这个外号太长了，所以人们一般都称他为“夜鹰”。

传说中，猫头鹰在黑暗中数着人的眉毛，一旦它数清楚，那个人的寿命也就到了尽头了。大概是由于杀人杀得太多了吧，夜羽寒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像传说中的猫头鹰，不停地在黑暗中数着眉毛。

甚至连夜星有时都会想，难不成这个主子真的是转世的猫头鹰？不知这次他又在数着谁的眉毛，会不会是灵狐和捷豹？只不知狐狸和豹子的眉毛是不是和人的一样好数。

想着想着，连夜星自己都觉得这些想法有些古怪可笑。夜星不禁在心中暗责道：是不是这些日子太闲了，闲得自己胡思乱想的，否则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些。

夜星和夜月是夜羽寒的左右亲卫将，他们跟随夜鹰已有十年之久。在夜鹰的十万大军中，他们是不多的能同夜鹰说话的人，可以算是夜鹰的亲信了。在这十年中，他们随同夜羽寒，剿平叛乱，远征敌国，杀戮不休，极少空闲。可有趣的是，现在面临



空前的强敌 ,却出乎意料地空闲了下来。这种反差让夜星感到颇不适应。

夜星禁止住自己的胡思乱想 ,答道 :“ 根据上一次的报告 ,罗天凌的翼豹军团距安邑尚有两天的路程 ,而且他们走得很慢 ,看样子不可能提前到达。现在夜月已亲自去核实最新的报告。 ”

“ 这个捷豹 ,是在考验我的耐性吗。 ”

夜羽寒的声音仍然是那么阴寒冰冷 ,但是夜星却不觉得那么刺耳了 ,毕竟这个声音已听了十年了 ,只要不那么突然 ,夜星还是可以接受的。

“ 另外 ,灵狐军至今没有任何动作 ,仍屯在安邑没有出动的迹象。 ”夜星继续报告着。

“ 是吗 ,还有什么新的消息吗 ? ”夜羽寒似乎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兴趣。

“ 没有了 ,不过施拉克将军想要问您 ,为什么我们不趁捷豹军未到的时候发动进攻 ? ”

在幽明帝国 ,总共有八大军团 ,除夜羽寒的第一军团外 ,每个军团大约有五到八万人不等。这些军团大多均驻守在幽明的边境 ,只有夜羽寒的第一军团作为机动 ,处理一些紧急事件。除此之外 ,幽明还有皇帝近卫军和大量的地方预备军 ,可以在发生大战时 ,紧急调动。总的来说 ,幽明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军事帝国 ,其军力之强 ,在大陆上可说是独一无二。就算是罗天帝国 ,单论军力也要甘拜下风。

当然 ,罗天的经济之发达 ,幽明就望尘莫及了。

施拉克是幽明第七军团的主帅 ,出名的猛将 ,在临近诸国



素有饿虎之称,意思是说他只要一看见敌人就会像饿虎扑食般地扑过去,将敌人咬个粉碎。因为长期驻守在与罗天的边境处,施拉克的幽明第七军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战力上都堪称幽明各军团中的佼佼者。施拉克本人勇猛善战,所以他的军团又被称为猛虎军团,在幽明各军团中,其威望仅次于夜鹰夜羽寒的噩梦军团。

这次出征,施拉克是夜羽寒的副手。此刻,幽明军队的调动,物资的准备都已经完成。然而,夜羽寒却迟迟不下达进军的命令。施拉克早就心急难耐,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为何夜羽寒非要等对手部署妥当才进击,难道大名鼎鼎的夜鹰竟不知攻其不备的道理吗?

其实不光施拉克不懂,连夜星也不懂。施拉克问的也正是他想问的。

“你叫他耐心等着好了。主角还未上场,大戏又怎能上演。”夜羽寒的声音似乎从来就不会发生变化,总是一样的调子和一样的冰冷。有时夜星甚至会想,这个主子的喉咙是不是万载坚冰做的。

夜星口中应是,退了出来,心中却想,莫非是因为十三年前的那场败仗,使得一向冷静不动感情的主子也起了好胜之心,以至于非要和那只豹子一决高下

※ ※ ※ ※ ※

罗天境内,通往安邑的大路上,一支军容整齐的部队正在不急不徐地前进着。队伍的最前边的一匹健马上,坐着一位身



披黄袍的年轻将军。年轻将军长方形的脸上带着一丝刚毅，两只眼睛明亮且有神，挺起的鼻梁和微微高起的颧骨在他的脸上搭配得十分合理，使他显得颇为英俊。此刻，这两只明亮的眼睛正欣赏着路边的乡村景色。

路边的农田里，农夫们正辛勤地劳作着。快要到收获的季节了，这一段时间正是他们最忙的时候。虽然看到有大队人马经过，也只不过抬起眼看一下，就又继续手中的活计。农田里，金黄的麦浪一波波涌动，微风带起一阵阵的麦香。

道路边，绿色的野草和草间跳动的青蛙展示着旺盛的生机。远处，送水送茶的村姑农妇在麦浪间穿行。乡村的平和美丽的景色总能令年轻将军感到心情舒畅忘却烦恼，使得他暂时中止了大脑的运作，思想仿佛进入了一种缥缈的境界。

“殿下，安适意领主又派人来问我们什么时候到了。”年轻将军身后的一个身材瘦削的将领策马驰了上来，挡住了年轻将军的视线。

直到视线被挡，年轻将军的思想才回到了现实中，看了一眼他的爱将，笑道：“安胖子一向很沉得住气的，怎么这次会这么失态，一连三次催我们赶到安邑。”

这位年轻将军就是罗天的皇太子，号称捷豹的罗天凌。同他说话的将军就是他的爱将“翼豹双爪”之一的屈剑天。

如果说在罗天平民的心目中，夜鹰夜羽寒和灵狐安适意都是人间顶级的名将，那么捷豹罗天凌就可以说是天上的战神。

十三年前，第六次天凌谷之战，年仅十八岁的罗天凌第一次作为将军参战。在战局僵持不下时，他率领三千精骑突袭幽明大营，一举击破了幽明的十五万大军，创造了罗天与幽明的



战争中从未有过的大胜。这一战令得当时不满二十的罗天凌一举成名。

后来，他又参加了大小数十场战役，他以迅捷勇猛的作战方式，赢得了捷豹的美名。他指挥的军团则被称为翼豹军团，就是说他指挥的军团在作战时就像肋生双翼的飞豹，能在对手还没反应过来时就用它的利爪撕烂对手。现在，翼豹军团被誉为大陆上训练最精、战力最强的队伍。

屈剑天也笑道：“大概是这次的敌手太强了吧，毕竟夜鹰和饿虎都是猛禽猛兽，狐狸当然会害怕了。”顿了顿，他又道：“不过，我还真有点担心，万一夜鹰趁我们未到而抢先发动进攻，那安灵狐可就困难了。”

“放心吧，剑天，夜死鸟会耐心等我们的。”

因为传说中猫头鹰是地狱的使者，是死亡之鸟，所以罗天凌总是爱戏称夜羽寒这个“暗夜中的猫头鹰”为夜死鸟，大概有灭敌威风的意思吧。

“而且安胖子岂是易与之辈，夜死鸟即便抢先发动进攻，也不见得就能占便宜。更何况，夜死鸟的目标是我。我不到，他决不会发动的。”

对于罗天凌的话，屈剑天心里也是赞同的。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将领，自然看得出。夜鹰的军团早已到了幽明帝国距安邑最近的军事重镇泰雅，传出了大规模进攻的风声，却迟迟不采取行动，自然是意在引罗天凌出来迎战。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夜鹰要这么做罢了。难道真是因为十三年前的那一仗？

十三年前，那场令罗天凌一举成名的战役，夜羽寒也参加了。当时二十三岁的夜羽寒是幽明第五军团的副帅，在那场突



击战前,他正在大营中训练他的不死战士和骷髅兵。然而,罗天凌的突袭令他精心准备的不死战士和骷髅兵未及上阵就被埋葬在了幽明的大营中。

夜羽寒凭借他精深的黑暗魔法的造诣,也仅仅是只身得脱。虽然事后战败的责任由当时幽明的主将承担了去,但是夜羽寒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是奇耻大辱。这一战也是夜鹰惟的一次败仗。

“真正令我担心的是另外的事。”罗天凌的脸上微微掠过了一丝阴云。

“是小公主的事吗?不知道罗天霸将军是不是找到她了。”

罗天霸是皇族的成员,论辈分应算是罗天凌的叔叔,也是一位出色的将领,在翼豹军中与屈剑天并称为“翼豹双爪”。

提到这件事,罗天凌的脸上又恢复了笑意。

“这小丫头,精明古怪,在哪都吃不了亏。她不惹别人已经不错了,谁还敢来惹她。这我倒不怎么担心。”停了一下,又道:“我看霸叔多半是找不到她,这小丫头我太了解了,任性得很。如果她不想回来,除我之外没人能劝她回来,可惜我现在又抽不开身。”

罗天凌仰起头看着碧蓝的天空,叹道:“不知她现在又在哪儿顽皮了。”

※ ※ ※ ※ ※

“艾娜姐姐,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到这个地方来呢?”雷斯特的语气中带着少许的怨气。



这也难怪他 , 无论是谁在荒郊野外莫明其妙地转了三天大概都会是满腹怨气。

这里是安邑城东五十里的一座小山 , 山上尽是乱石野草 , 周围并无人迹。自从出了安邑城后 , 艾娜就带着雷斯特和落霞小姑娘在城周四处转。从城西转到城北 , 又从城北转到城东 , 直转得雷斯特晕头转向 , 疲惫不堪。真正高兴的只有三个精灵 , 它们在无人的荒郊野岭尽情地嬉戏追逐 , 极是欢畅 , 一扫前几日在城中的闷气。

“你就别瞎怨了 , 艾娜姐姐带我们来这里一定是有原因的。”尽管落霞小姑娘也不明白 , 但是她对艾娜姐姐显然很有信心。

艾娜站在一个小丘上 , 正在专心地凝神计算着什么 , 显然没听到雷斯特的埋怨。

“唉 , 雷斯特叹了一口气 , 道 : ‘又白问了。’”

这几天来 , 他已经不知问过多少次了 , 但是每次都是这样的结果。雷斯特也已经习惯了。他找了块石头坐了下来 , 无聊地左右四顾。忽地 , 他想起了一事 , 对落霞小姑娘道 : “对了 , 落霞妹妹 , 在安邑的时候我记得问过你关于光贤者的事 , 你还没告诉我呢。”

落霞小姑娘哧地一笑 , 道 : “你还记得呀 , 念在你带我看了精灵 , 就告诉你好了。”

小姑娘顿了一下 , 又道 : “你知道五百年前的神魔大战吗 ?”

雷斯特点头说知道。

“在那场大战中 , 人类在开始时节节败退 , 直到出现了一位大英雄 , 人类才开始扭转战局。他就是被尊为圣王的凯斯洛。”



雷斯特心想：原来圣王就是那位大英雄呀。以前艾娜姐姐在讲故事时，总是说那位大英雄怎样怎样的，从没说过他就是圣王什么的。难怪我不知道了。

“在圣王领导的人类军队中，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类精英，其中最出色的就是光天地心梦五大贤者。光贤者，以神妙的光明系魔法威震四方。天贤者，九天灵剑令魔族丧胆。地贤者，不动龙霸枪扫敌如落叶。心贤者，以过人的智谋令阴险的魔族无所遁形。梦贤者，回梦心法和回梦剑能令最高级的魔族堕入永久的长梦。他们辅佐圣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雷斯特心道：原来，光贤者是这么样一个英雄人物，不知在小镜湖时那白衣女为什么会以为我和他有关系。

“圣王和五大贤者并肩作战，在短短的十年中，将强大的魔族军队打得溃不成军。这中间，不知有多少次惊天动地的大战，不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让后世的诗人传唱不朽。”

雷斯特遥想当年圣王的英雄事迹，不禁悠然神往。神魔大战会是怎样的一场大战，圣王又会是怎样的一个英雄呢？

“不过，在神魔大战刚结束，大地尚未从混乱中恢复时，圣王和五贤者突然消失了。”

“怎么会这样？”雷斯特不禁奇道。

“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有人说他们是功成身退了。可是当时的情况是，大战刚结束，大陆仍处于一片混乱。未及退走的魔族，流溃的魔族傀儡军，四处蜂起的盗贼，把大陆搅得民不聊生，整整持续了一百年。以圣王的英雄胸襟，他决没道理坐视不理的。不知道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说到这里，小姑娘停住了话语。一时间，两个人都不说话



了,他们的心神都飞到五百年前的时刻。

忽然间,艾娜的一声喜叫,打断了他们的思绪。

“找到了,就在这里。”

落霞和雷斯特抬眼望去,只见艾娜站在前面的小丘上,右手指向斜前方。

雷斯特和落霞循手指的方向看去,却看不到任何奇特的东西。

雷斯特不禁奇道:“艾娜姐姐,你找到了什么东西?”

艾娜微微一笑,道:“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艾娜左手捏诀,唱动了咒语。

“轻舞空中的神灵啊,请用你无所不在的力量,揭去神秘的面纱,恢复隐蔽的真实。”

艾娜手指前方的空气忽然起了波动,那个方向的景物一下子就模糊了起来,好一阵子才稳定了下来。就好像海市蜃楼一般,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座巨大的神殿。

雷斯特惊得张大了口,好半天才恢复了过来,问道:“这到底是什么?”

“风灵之圣殿。”艾娜答道。

“风灵之圣殿!”落霞惊得叫出声来,“就是传说中那个隐藏着风之极力量的秘密,能够随着风在大陆的上空漂移的那个神殿吗?”

艾娜点头道:“应该就是它了。”

传说中,在大陆上有水火风雷四个圣殿,分别隐藏着水火风雷四种极致力量的秘密。进入圣殿之人,将获得神奇的力量。



风灵之圣殿就是隐藏着风力量的神殿，在风之结界的保护下无人可见，据说能够随着大陆上飘过的风在空中自由漂移。谁也不知它的所在。

落霞一脸惊奇地看着艾娜，眼神中充满了敬佩，问道：“艾娜姐姐，你是怎么找到它的？”

“这个方法我是从一本古老的典籍上看到的。”艾娜说的并不是实话，然而落霞和雷斯特都相信了。

圣灵法印和四灵神殿都是艾娜家族世代相传的秘密。而艾娜已是这个多灾多难的家族的最后一位传人，所以她也是当世最后一位知晓这个秘密的人。

据说远古时代一位伟大的神王，以绝顶的智慧预见到了未来的灾劫。为了避免大地的沉沦，他将巨大的神力凝成了圣灵法印和四个神殿。圣灵法印具有转世再生的能力，当法印力量的上一代传人死亡的时候，法印力量会重新凝结成晶石，等待下一位传人。然而那位神王也害怕法印力量所传非人，反为大地带来灾祸，所以他将法印的攻击部分神力存于四灵神殿，让每一位法印传人接受四灵神殿的考验，通过者才能获得法印的全部力量。

艾娜在进行了法印力量转移的仪式后，就开始运用秘传的术法来侦测四灵神殿的位置，终于她发现风灵之圣殿就在安邑的附近，于是这三天令雷斯特晕头转向莫名其妙的行程就开始了。

然而找到了风灵神殿，艾娜的心情却变得犹豫不安了起来。祖先虽留下了开启神殿的咒语，但是却从未说过神殿会怎样考验它的进入者。而且祖先遗留的笔记曾说过，无法通过神



殿考验的法印传人将会被神殿的力量毫不留情地毁灭。

虽然在传给雷斯特法印神力的时候,艾娜相信雷斯特一定能通过神殿的考验,然而到了神殿的前面,艾娜的心里却变得复杂和矛盾了起来。究竟雷斯特是不是真能通过神殿的考验呢?万一通不过怎么办,那岂不是害了他吗?究竟将法印力量传给雷斯特是不是正确呢?究竟要不要进入神殿呢?

种种顾虑,种种犹豫,此起彼伏,纷至沓来,令得艾娜心头一片茫然。一时间她竟呆在了当场,而没有注意到落霞小姑娘已走到了神殿的台阶前。

神殿如虚似幻地矗立在雷斯特和落霞小姑娘的面前。神殿恍如流动的水晶制成,既似透明又似不透明,既似实有其物又似虚幻不定,在阳光的照射下闪动着流动的光彩,在微风的吹拂下改变着自身的形状和位置。就好像透过冰面看到水中流动的冰宫,就好像透过薄雾看到空中飘浮的仙境。

落霞小姑娘被眼前的美景所迷,不自禁一步步地走近了神殿流光溢彩的台阶。

看着眼前五彩光华的流动,她就好像看到梦中的彩虹仙境降落到了眼前。

“好美啊。”

落霞小姑娘不禁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忍不住伸出一只手,想要触摸一下这个彩虹仙境的台阶。

“不要!”艾娜这时才注意到小姑娘的动作,急急发声阻止。

然而晚了,小姑娘的手已触到了神殿的台阶。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八月十九，捷豹罗天凌的翼豹军团到达了安邑城。罗天凌在安邑市民的夹道欢迎中进了安邑城。

罗天的当今皇帝沉湎酒色，不理政务，将治理国家的责任全托付给了身为皇太子的罗天凌。而罗天凌锐意改革，施行仁政，在罗天普通平民中，享有了绝高的威望，整个罗天的百姓都将皇太子当做了国家的希望。

罗天帝国当初建立时，是由罗天、安氏、培里、东方、西门五位兄弟般的先人对天盟誓共同创建的。帝国形成后，五人中的大哥，罗天氏的先人就自然地成为了皇帝，而五姓的族人就自然地成为了五大贵族。经过了四百年，五大贵族的后人已变得良莠不齐，他们中既有像罗天凌和安适意这样的杰出人物，也有许多不思进取，仗着祖先余荫作威作福。

罗天凌主政后，打击了贵族的势力，在平民中选拔优秀的人才，委以重任。他的爱将屈剑天就是平民出身。但是，这样也使罗天凌得罪了不少的贵族。此刻，他正为此忧心忡忡。

“真正令我担心的并不是幽明的夜死鸟。”罗天凌站在安适意的书房的窗子前，仰望着窗外的天空，道：“最近，京城的气氛有些不对头。我总觉得，培里亚斯好像在准备什么阴谋。”

培里亚斯是五大贵族中培里一族的族长，也是罗天帝国的宰相。培里亚斯为人阴险，总爱在别人背后使阴谋诡计，在罗天的将领中，向有“毒蛇”之称，除了他的亲信，极少有人喜欢他。

“放心吧，即便他在你不在时搞什么花样，只要我们打败夜羽寒，就可以回师轻易地粉碎他。他的那些鱼腩部队，根本就不



堪一击。”安适意从躺椅上抬起了他肥胖的身体，来到了罗天凌的背后，安慰道。

“话虽如此，可是仍然让人放心不下。”听了安适意的安慰，罗天凌仍然无法释怀。

安适意拍了拍老朋友的肩膀道：“算了，别想那些了。目前我们最紧要的还是对付夜羽寒。”

安适意和罗天凌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这些年来，两人多次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每次罗天凌到安邑来，都会在安适意的这间书房里促膝畅谈，纵论天下形势，拟订作战计划，令得不知多少强敌灰飞烟灭，使罗天的国势蒸蒸日上。

这一次两人又要联手作战了。不过这次的对对手实在强大，就是有灵狐之名的智将也不得不认真应付。

罗天凌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安适意，笑道：“安胖子，你不是一向都很沉得住气的吗，怎么这次像火烧了屁股似的坐不住了。”

安适意苦笑一声道：“你别开我玩笑了，要说沉得住气我可是甘拜下风。这次夜鹰可能进攻的消息我可是两个月以前就通知你了，可你居然现在才到，而且来的路上还优哉游哉地慢行，这可是叫人不能不佩服。”

罗天凌哈哈一笑，道：“得你这样夸奖，可真叫人不好意思。这倒不是我耐性好，只不过是培里亚斯那条毒蛇缠得我脱不了身而已。若不是你一连三封加急信猛催，我还真不想在这个时候出京。”

就在这时，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安兴走了进来，报告道：“夜鹰的军队开始行动了。”



罗天凌摇摇头，笑道：“这个夜死鸟，一天都不想让我休息。”转过头来对安适意道：“看来我们也要行动了。”

安适意微微摇头，道：“我看这次我就不去了，就由你统带我的部队吧。”

安适意顿了一下，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微笑：“因为我还要指挥另一场战斗。”

※ ※ ※ ※ ※

安邑城中，一间大屋的密室里，几个装束各异的人正在低声交谈着。

其中一个农夫打扮的人道：“统领，我们的人扮作农夫、乡民、商人等，这几日已大都顺利潜入了城中，安邑城的守军看来一点都没有察觉。”

另一个商贩样子的人道：“统领，我们扮作武器贩子，已将各种兵器运到了城中，并未引起怀疑。”

那被称做统领的人是一个紫面大汉，坐在一张大椅上，正听着属下的报告。

紫面大汉边听边点着头，待属下都报告完，发出了一声得意的轻笑，道：“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啊，看来灵狐不过是徒有虚名，哪里及得上我们的夜鹰大人。”

他的一名属下用一种谄媚的声音道：“我看这个灵狐，非但及不上夜鹰大人，就连我们的统领也要高他一大截呢。”

另一名属下也惟恐落后地奉承道：“是啊，这次如果计划成功，大人恐怕要算这次大战的第一大功臣呢。论功行赏，说不定



也可以弄个军团长什么的当当。”

“你们几个小子,就别胡乱拍马屁了。”紫面大汉嘴上虽然斥责,但是口里却禁不住发出了自得的狂笑,显然对属下的奉承是毫不谦虚地轻轻受落。可能是笑得太高兴了吧,紫面大汉的气息一个不畅,竟咳了起来。

一名手下忙端过一碗水来,殷勤地道:“大人,您的伤怎么样了,不碍事吧。”

紫面大汉喝了一口水,止住了咳嗽,道:“这一次真是阴沟里翻船了,没想到一个不起眼的小子竟会有这么深的内力。还好,他好像还不太会运用这内力,我的伤表面上看虽重,可恢复得却快,看来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计划。”

紫面大汉转过头对一个士兵装束的属下问道:“安邑军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那属下答道:“他们现在天天搬运马匹、弓箭、魔法弩等物资,看来马上就出动了。”

紫面大汉兴奋地一拍桌子,道:“太好了,他们的军队出动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趁虚夺取安邑的时候。”

他的属下们显然十分熟悉他们的上司,其中一名机灵的忙道:“看来,我们不久之后,就要改口叫您军团长大人了。”

紫面大汉狂笑了起来,看那副自满和得意的神情,就好像他已经是军团长了。

※ ※ ※ ※ ※

落霞小姑娘的手刚一触到神殿的台阶,眼前的景色就发



生了变化。

原本闪耀光华的台阶忽然裂开了一个黑色的大洞。一阵怪异的风由洞中吹出，风声中还传来一阵阵诡异的啸叫声。

落霞小姑娘被这惊人的异变吓了一跳，一连退了好几步。

只见一阵疾风由洞口中卷出，伴随着奇异的啸叫，一具庞大的躯体瞬间出现在洞口前。这是一种人间从未有过的奇异生物，庞大的躯体和头上的巨角有点像犀牛，浑身披散的金色毛发有点像狮子，强劲有力的四肢有点像豹子，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这种生物的身体四肢全都飘浮在半空中，身体四周的空气以一种奇异的形式流动着。

当小姑娘的手伸向神殿台阶的时候，艾娜就知道不好。四灵神殿不是普通的地方，而是蕴藏神秘力量和巨大灵力的神殿。如果没有正确的咒语想要进入神殿的话，神殿的防御力量就会自行启动，消灭妄入者。刚才艾娜因为想着自己的心事，而没有注意到落霞小姑娘的动作，等艾娜醒悟的时候，却已经晚了。

奇异生物发出“呜”的一声厉叫，一下扑向了正在发愣的落霞小姑娘。高高抬起的前脚上，锋利的爪子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寒芒，就好像十支锋利的匕首夹着劲风刺向落霞小姑娘。

艾娜急忙举手，一道白光射向了发动攻击的生物。然而，奇异生物周身的气流奇异地扰动着，令得艾娜发出的光焰在射到奇异生物之前就消失了。光电箭的魔法对这奇异生物竟然全无效用！

看着眼前奇异的生物，艾娜的脑海中猛地浮现了一种只在典籍中看到过的生物——风灵之幻兽。风灵之幻兽据说是一种



来自异空间的奇异生物，远古的伟大天神可以借助风之灵力召唤这种生物，但是随着后来天界的分裂和战争，这种法术渐渐失传了。

风灵之幻兽对魔法的攻击有着天然的抗力，周身自然形成的风之结界能够将绝大多数的魔法攻击化解于无形，即便有少许的魔法力突破了结界的防护，在它那异空间的体质面前也是难有作为。

落霞小姑娘一声惊叫，急向后退。然而，幻兽的四肢在空中飘浮滑动，就好像御风而行，其迅捷和灵敏简直匪夷所思。落霞小姑娘后退的速度远不如幻兽前进的速度，两者之间的距离迅速地拉近。

忽然间，雷斯特出现在小姑娘和幻兽之间，高举手中的长剑冲幻兽迎头劈下，足以劈山破石的剑劲正劈在了幻兽的头上，然而雷斯特只觉得手一滑，长剑在幻兽周身气流的扰动下，不由自主地滑到了一旁。

幻兽的身形一弯一折，就有如尺蠖之屈伸，轻轻巧巧地就绕过了雷斯特的身子，继续扑向小姑娘。这么庞大的生物竟然能做出如此柔韧灵巧的动作，就好像三寸小虫一般，实在不能不让人油然而生诡异的感觉。

经雷斯特这一挡，落霞小姑娘才稍稍从震惊中恢复，面对迎面扑来的巨大幻兽，开始进行闪躲。只见她脚下踏着碎步，时而俯下，时而跃起，闪躲敏捷却不见仓促，跃起及时却不失优雅，动作中带着舞蹈般的美感。就好像初春时节，年轻的姑娘郊游踏春，时而俯身摘花，时而跃起扑蝶，然而这舞蹈般的动作却总是能及时地闪开巨兽的扑击。



看到落霞小姑娘使出了这一路步法，艾娜心中暗想：我果然没有猜错，她的确是那个家族的人。

落霞小姑娘使的这一路步法就叫作惜花扑蝶舞，据传是六百多年前一位武学世家的女性所创。据说那个武学大世家因为怕家族的精深武学外传，所以对家族中的女性成员采取歧视态度，只传授基本功法，不传授上乘武学。而六百多年前，这个家族中出了一位对武学有极高悟性而又酷爱舞蹈的女性高手，因为不满家族中对女性的态度，愤然出走，四处求学，立志学成绝世武学。但是当时各家各派均固步自封，严守门派之防，她四方游走十年，也未学成一门真正的绝学。然而在这十年中，她遍历四方，却见识了各种不同的舞蹈流派，眼界和心境都大大提高了，终于妙悟至理，而成为一代舞蹈和武学的大师。她所创立的武学均以舞为名，蕴武于舞，自然飘逸，极具美感，最适合女子修炼。

然而在神魔大战时，这位女侠慷慨赴难，投身与魔族的战争中。她和她门下的弟子几乎全部在战争中战死，令得这门武学从此再未在人间出现。只是据典籍所载，她门下有一位姓罗天的大弟子，在大战发生前就不知所踪了。此刻这门武学再次出现，显然和那位失踪的弟子有关。

看到落霞小姑娘踏出了舞蹈般的步法，雷斯特不禁长吁了一口气，看来小姑娘暂时是没危险了。然而艾娜却不敢作如是想，风灵之幻兽要是只有这么两下子，又怎么配守卫风灵之圣殿呢？

果然，幻兽在扑了一阵子之后，也发觉到这样子不行。陡然间一声长啸，只震得地面的砂石微微弹起，雷斯特的耳膜嗡嗡



鸣响。而啸声未停，裂开的黑洞中也传来啸声遥相应和。

“不好，它是在叫援兵。”艾娜急忙奔到黑洞的前方，运聚心力念动秘传的咒语，要关闭打开的异空间之门。随着咒语的念动，黑洞的洞口逐渐变小，里面传出的声响也开始变弱了。

艾娜正要松一口气，突然，又一只幻兽张牙舞爪地由洞口猛地冲出。幸好，已经缩小的洞口卡住了它庞大的身子，使得它只有上半身探出洞口。幻兽连声厉叫，运双爪在洞口急拨，已经缩小的洞口竟又有了扩大的迹象。

不能让它重新打开异空间之门，否则幻兽将不断涌出。艾娜轻叹一声，扑身向前，运聚真力向幻兽的头上拍去。“啪”地一声，正中幻兽头部。然而这运聚了艾娜八成真力的一掌，竟只能令幻兽的头微微一偏。

幻兽挨了这一掌，似乎颇感疼痛，一声怒叫，两只前爪放弃拨开洞口，齐齐挥舞抓向艾娜。

艾娜避开双爪，双手如藤似蔓，点抹揉拍，施展出金丝缠腕手，牢牢地缠住了幻兽的双爪，令它再也无暇去扩开洞口。然而，艾娜的心里却在暗暗叫苦：这幻兽刀剑不伤，掌力不破，魔法不灵，就这样僵持下去，可如何是个了局？

然而这时，落霞小姑娘也再次陷入了险境。扑击落霞的幻兽，见援兵久久不至，不禁发急，又一声凄厉的长啸，它周身气流的运动陡地加剧。在它周身十丈的空间中，陡然间起了无数的大小旋风，有自左向右旋的，有自右向左旋的，有自上而下旋的，也有自下而上旋的，有横着旋的，有竖着旋的，也有斜着旋的。整个空间受到各种不同的旋风之力的牵引，砂石乱飞，尘雾弥漫。



落霞的身法立时不灵，飞起的砂石遮蔽了视线，旋风的巨力引偏了身形。最为可怕的是旋风的牵引力完全没法预测，时大时小，时左时右。明明此刻旋风是向右旋的，落霞小姑娘反运真气，以抵消其牵引，然而跨不出半步，旋风忽然变成向左旋，其牵引的力道也完全相反了，落霞不得不急急改变真气的运行方向。

不消几下，小姑娘就觉得浑身真气混乱，几乎要脱离自己的控制，左运的真气和右运的真气不时在体内互相撞击，令得小姑娘的内腑一阵阵地疼痛。然而幻兽却如鱼得水，在这混乱的旋风中，身法不但未见滞涩，反而更加灵活迅猛，在尘雾中若隐若现，有如神龙行云，真不愧风之幻兽的称谓。

正闪避间，幻兽一爪抓到，落霞强运真气，抵消旋风的牵引，正欲跨左半步，让开这一爪。然而就在这时，丹田气海之处陡然一阵剧痛，全身真气一下子失去了控制，在经脉内四处乱蹿。落霞的全身再无半点力气，腿一软，就坐倒在地。

小姑娘情不自禁地惊呼出声，而幻兽的利爪已自尘雾中探出，在落霞小姑娘的面前迅速变大，锋锐爪尖带起的劲风即便是在狂乱的旋风中也一样刮面生寒。

落霞不禁闭上了眼睛，等待着利爪及身的那一下巨痛。小姑娘不禁在想：难道这样就要死了吗？不知死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看到慈爱的妈妈？唉，希望死之前疼的时间不要太长。

然而料想中的剧痛却没有发生。落霞只觉得一个人的身子扑到了自己的身上，一双温暖的臂膀将自己牢牢搂住，一种安全的感觉由那人的臂膀传入自己的心中。那人的身体不断剧烈



地晃动,仿佛正受到强力的冲击。落霞微微地睁开眼,只看到那人胸前剑士服粗糙的布料。这布料的颜色怎么那么熟悉。

雷斯特看到落霞小姑娘陷入险境,早就冲入了战圈。然而他却找不到落霞和幻兽的位置。卷起的尘雾遮蔽了视线,狂乱的旋风扰乱了气场的波动,雷斯特就好像刚刚失去双眼的盲人,完全辨不清方向和位置,在尘雾中摸索,直到听到落霞小姑娘的一声惊恐的尖叫,雷斯特才好像找到了航标。

当雷斯特看到小姑娘的时候,她正绝望地闭上双眼。幻兽的利爪无情地抓下,已无任何方法阻止。

雷斯特未及多想,扑上搂住了小姑娘,同时运气于背,想要硬挡幻兽的利爪。

雷斯特确实是不自量力。风之幻兽的利爪是来自异空间的物质,单论其锋锐,可说是不输当世任何名剑。即便是当世的顶级高手,也决不敢轻易用后背来硬挡这一爪。然而雷斯特却敢。当然雷斯特事先并不知道风之幻兽利爪的厉害,但是如果他知道了又会怎么样呢?也许还是一样吧。因为雷斯特从来都不是在事前思前想后的那种人。也许直到利爪破身的时候,雷斯特才会想起,哎呀,不好,我的后背原来根本挡不住这一下的。

然而这一次,伴随雷斯特一生的好运又发生了作用。雷斯特只觉得背后一连串剧烈的撞击,使得他的身体不住地晃动。可奇怪的是,毫无疼痛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的真气真的强到了这种程度,能令我轻易地挡住这种怪生物的连环重击吗?

即便是一向不妄自菲薄的雷斯特也隐隐觉得,这似乎不太



可能。然而事实如此，这又让人不得不信。雷斯特不禁纳闷：最近奔波游历，练功比以前少了，怎么好像还大有进步。难道说是上天显灵，让我在睡梦中大练特练，以至功力大进？

不过雷斯特这一猜，到也有几分道理。如果他能将头转到后背，他就可以看到，后背上每一处被幻兽利爪抓到的地方都会由肌肤里泛起淡淡的金色光芒。幻兽利爪触到金光，就像触到坚物一般，不但无法抓入半分，反而弄疼了爪尖。这就是圣灵法印的护体功用。

雷斯特传承了圣灵法印，虽然他还未获心诀，也还未经四灵神殿的考验，但是法印的护体功效已自动开启。虽然未经雷斯特的主动运使，其功效顶多发挥了十之一二，但法印的力量实在太大了，就是这十之一二已足以令风之幻兽伤他不得了。

雷斯特正纳闷间，忽然觉得背后的撞击渐渐稀疏，也渐渐无力，终于完全停了下来。雷斯特回头一看。只见狂乱的旋风已经停息，扬起的尘雾已然消散，巨大的幻兽俯卧在地，双眼闭合，似乎是睡着了。雷斯特心道：难道它打累了，所以就睡着了？

同一时间，和艾娜纠缠的幻兽似乎也睡着了。艾娜将两只幻兽投入了黑洞，念动咒语关闭了异空间之门。她的心里充满了惊疑：这两只幻兽绝不会在对搏的时候突然同时睡着。而且看它们睡着的样子，倒好像是中了极上乘的睡眠魔法。可是是谁施展的呢？是谁能在无声无息之间，就将对魔法天生有极强抗力的风之幻兽制住呢？

艾娜转头四顾。四野无人，只有微风拂动乱草的沙沙声响。能不露形迹地同时制倒两只幻兽，这可真是可怕的魔法能



力,什么人对睡眠魔法有如此的造诣呢?记得刚才好像隐隐听到‘铮’的一声琴音的轻鸣,是琴音传魔吗?

看到危险消失了,雷斯特才感觉到怀里小姑娘的身体似乎在微微颤动。轻轻拍拍小姑娘的后背,雷斯特道:“不用怕了,没事了。”然而怀里小姑娘的身体颤动得更厉害了。

雷斯特托起小姑娘的脸,道:“你看,没事了……”然而看到小姑娘的脸,雷斯特才发现,那张苹果般的俏脸上,正堆着几颗大大的泪珠。

雷斯特用手抹去了小姑娘脸上的泪珠,笑道:“你们小姑娘家真是没用,怎么一吓就吓得哭了。”

小姑娘的泪水虽然抹去,但双肩仍微微抖动,道:“人家才不是害怕呢。”

雷斯特笑着站了起来,用手去拉小姑娘起来,道:“好了,不管你是不是害怕,现在起来吧。”

小姑娘拉住了雷斯特的的手,并没有马上起来,却问道:“雷斯哥哥,你真的没事吗?”

雷斯特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胸膛,笑道:“你看,这不是很好吗?”

小姑娘拉着雷斯特的的手,站了起来。围着雷斯特转了好几圈,还跑到雷斯特的背后仔细察看了一番,终于确认了雷斯特没有受伤。

雷斯特等她转完了圈子,笑道:“怎么样,相信了吗?”

落霞小姑娘点点头,道:“真奇怪,怎么一点伤都没有呢?”

听小姑娘这么说,雷斯特不禁气道:“没受伤不好吗?难道非要我遍体鳞伤,你才开心吗?”



落霞小姑娘急急辩解道：“不是啦，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啦。”

正在这时，雷斯特看到神殿前面的艾娜正向他们招手，叫他们过去，便道：“算了，不说这些了，艾娜姐姐正叫我们呢，我们还是快过去吧。”说完转身欲行。

然而小姑娘却拉住了雷斯特，正容道：“雷斯哥哥，答我一个问题好吗？”

雷斯特道：“有什么问题待会再问好吗？艾娜姐姐正叫我们呢。”

小姑娘道：“不，我要你现在就答我。”

雷斯特无奈道：“什么问题，快问吧。”

小姑娘犹豫了一下，道：“雷斯哥哥，刚刚你为什么要扑在我身上，为我挡那一下？”

雷斯特答道：“你是小姑娘嘛，我当然要保护你了。”心中却想，这小姑娘，总爱问些没紧要的问题。

落霞小姑娘低下了头，不再说话，同雷斯特一起朝艾娜走了过去。

艾娜同雷斯特和落霞来到了神殿的台阶前。艾娜取出了隐灵袋，叫三个精灵钻了进去。刚才，三个精灵虽然在场，但却没有任何办法。精灵和风之幻兽同属异界生命，但是风之幻兽的级数要高出很多。风之幻兽天生对精灵的震慑力，令三个精灵不敢靠近，所以它们空自着急，却没有任何办法。

装好隐灵袋后，艾娜对雷斯特和落霞小姑娘正色道：“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圣殿了，你们拉住我的手，照我说的去做，决不可乱摸乱碰任何东西。”

雷斯特和落霞齐齐点头，经过刚才那一桩事，落霞小姑娘



现在是要多听话就有多听话。

艾娜见他们点头，伸手拉住了他们两个，口中念动着咒语，踏上了神殿的台阶。

神殿的大门在前方无声无息地打开，内中射出奇异的光华。神殿里面会是怎样的呢？艾娜此时已无法多想，反正马上就要看到了。

三人走入了神殿，神殿的大门在三人身后缓缓合上。随着神殿大门的闭合，整个神殿也慢慢地隐在了空气中。

四野无人，只余空山寂寂。一阵山风吹起，吹得草丛沙沙作响。忽然间一声轻咳响起，一个老者的身形由草丛中浮现了出来。

老者的头发都已全白，手中斜抱着一把七弦琴，懒洋洋的，双目眯成了一条线，仿佛刚从睡梦中醒来。老者用手在琴上轻轻一拨，一声清音在空山中响起，分外清亮。

老者轻轻自语道：“让琴声祝你顺利，希望你能顺利地通过风灵的考验。”老者的声音变得悠远而深沉，“法印的传人啊，不要让我失望，这已是五百年的等待了。”

山风越刮越大，吹得老者的白发在空中飘散，老者又是一声轻咳。

“喔，起风了吗？那我也该走了。”未见老者有何动作，他的身形就忽然消失在了山风中，只剩下他的声音还在山风中传送。

是的，起风了，而且，风向正西。



## 第四章 天凌的鏖战

天凌谷位于安邑以西一百五十里至两百里的地方。天凌谷实际上是接天谷和风凌谷两条峡谷的合称。这两条峡谷位于一条直线上，是罗天的重镇安邑和幽明的重镇泰雅之间的惟一通路，也是两国间最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历来这里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近两百年来，罗天和幽明两个强国在这里发动了无数次激战，也使无数的将士埋骨于此，使得这里有了“永远的坟场”之称。现在接天谷属于罗天的疆界，风凌谷属于幽明的疆界，两国都派有重兵守卫。

两谷的中间是一片广达数十里的草原。这一片草原本来十分丰茂，然而由于处在罗天和幽明的边境上，无人敢到这里来开垦放牧。不但如此，甚至在这里走动都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两国的巡逻队会将你当做奸细而抓起来。即便是得到两国通行特许的大商家或外交使者，在通过这里时也要加紧脚步，尽快通过。

然而，现在却有两个胆大的人在这里驱马缓行。不但如此，他们还不时停下马来，指指点点，谈笑风生。

只听其中一位英俊的青年人道：“剑天，我们有三年没到这



里来了吧。”

“是啊。足足有三年五个月了。”另一位稍显瘦削的青年人答道。

这两个胆大的家伙就是罗天的皇太子——捷豹罗天凌和他的爱将屈剑天。他们在大战开始前来到这个战场观察一下环境，这也是每一位出色的将领在战前所必须做的功课。

只听罗天凌一声轻叹，道：“都有这么长时间了吗，真是不知不觉呀。”

在以前未主政时，差不多每年的三月，罗天凌都要来这个草原一趟，屈剑天陪着他来过不下五次。而近三年来，由于政务繁忙，罗天凌一直无法抽出空来，所以也就一直没有来过。

屈剑天道：“这不是又来了吗。”

罗天凌轻轻喟叹，道：“只可惜现在不是三月，没有那种美丽的小黄花。”

每年的三月，接天谷和风凌谷之间的这片草原上都会开满一种黄色的小野花。而罗天凌每次来这里都会对着这些小黄花发呆良久。而那个时候，罗天凌的表情总是很奇怪，似哀伤、似惋惜、似怀念、似自责。在那时，好像整个灵魂已离开了他的身体，游到了另一个世界。据屈剑天猜想，他大概是在悼念死去的老朋友或老部下吧。

罗天凌望着草原上绿色的青草，出了一会神，缓缓地道：“十三年以前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举起了剑，砍倒了无数的敌人。”

“是啊，那一仗让敌人闻风丧胆。”

罗天凌道：“知道吗，剑天，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杀过人的。那



时,父亲总是骂我胆小,不长进。”

“是啊,听说殿下那时总爱在军事会议时,偷偷溜出大营去玩。”

每次说到这件事,屈剑天都觉得不可思议,难以想像。可是事实如此,又不能不信。

十三年前第六次天凌谷大战之前,罗天凌虽然武功兵法魔法等各项修炼的成绩都是当时皇家学院里最出色的,然而罗天凌那时却说什么也不肯上战场。许多比他成绩差的学员都上阵立功了,罗天凌却依然是一个没有实际作战经验的战场新丁。许多人都笑他只会纸上谈兵,十足一个书呆子。他的父亲给他一个将军的衔,给了他三千士兵,让他随军出征,其实也只是想让他经历一下大战的气氛,并没指望他真能杀敌立功。然而正是这个书呆子让所有人跌破了眼镜,率领三千士兵夜袭敌营,使得强大的敌军一夜溃败。也正是这一战,同时成就了两个名将。

罗天凌因此战声名鹊起,威震四方。而夜羽寒经此一败,傲气尽挫,用兵更加无隙可乘,以后的十三年中再未败过。

听屈剑天这么说,罗天凌不禁一笑,道:“是啊,那时的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打仗了,真想不到现在我居然还成了什么名将。”

屈剑天也是一笑道:“殿下您大概就是所谓不想成为名将的名将了。”

两人对视了一下,一起大笑了起来,同时在我心中泛起了知己的感觉。

笑声渐息,年轻殿下的眉头又微微蹙起。



“说实话，剑天，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夜羽寒要在这个时候发动进攻。所谓战争，总有所欲实现的目的。而这次夜羽寒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一直让我心中不安。”年轻殿下停顿了一下，又道：“去年，幽明平定了三处叛乱，又征服了南部的海疆，无论军力和物资都大为损耗。以现在幽明的情况，就算能攻下安邑，也绝难长期守住。这一点夜羽寒不可能不知道。”

“也许他是想报十三年前的那一箭之仇吧。”

“也许吧，不过我想夜羽寒应该不是那种只顾一己意气，而罔顾大局的将领。若不然的话，他也不会一忍就是十三年。更何况十三年都忍过了，再忍几年又何妨，何必非要在这个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一决胜负呢？”

屈剑天笑道：“看来殿下您倒是夜羽寒的知己了。”

罗天凌也笑道：“不是有人说，了解敌人比了解朋友更容易吗？”

屈剑天半开玩笑地道：“那我们要不要叫夜羽寒来开个联欢宴会。”

罗天凌故作紧张地摇头，道：“这就免了吧，夜羽寒的腐骨血酒味道我实在喝不惯。”

两人正说笑间，忽见前方风凌谷方向一队黑甲骑兵正向他们驰来。

看到骑兵驰来，罗天凌不禁一笑，道：“夜死鸟还真是好客，这么快就派人来招待我们了。”

屈剑天也笑道：“殿下，正餐时间还没到，我看我们还是留着点肚子，先回大营吧。”

罗天凌点了一下头，道：“也好，餐前饿着点，到时才会有好



胃口。”

两人在纵声大笑中，同时拨马回驰。两匹快马四蹄纷飞，不一会就将那队黑甲骑兵甩得不见了踪影。

疾驰中，罗天凌忽道：“剑天，你觉不觉得刚才经过的那片草地长得特别茂盛。”

屈剑天口中应着，心中却在奇怪，怎么殿下忽然又关心起草长得好坏了？

※ ※ ※ ※ ※

神殿的大门在身后关上，光线忽然暗了下来。呈现在艾娜、雷斯特和落霞三人面前的是一幅奇异美丽的景象。

三人立身在浩渺星空中的一个小小平台上，四面望去都是数不尽的星辰。蓝色的星，红色的星，闪烁着迷人光晕的星云，在他们的上下左右无尽的虚空中眨着眼睛，三人进来的神殿大门已然无影无踪。一条闪耀着七彩虹光的小路从三人立身之处蜿蜒远去，小路的远方不知什么东西放射着万丈毫光。

落霞看着眼前壮丽的星空美景，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好美啊，我们这是到了星星的家吗。”

三人凝立片刻，雷斯特转身回望，发现进来时的门已消失了踪影，不禁问道：“艾娜姐姐，门不见了，我们怎么办？”

“去那里。”艾娜用手一指小路的远方：“那里有我们要找寻的东西。”

三人沿着七彩虹光铺成的小路蜿蜒行进，终于到了路的尽头。前方的小路变得又细又窄，闪着各种颜色光芒的雾状气体



在他们的眼前流过，将小路的另一端隐在了雾中。

这些雾的颜色不断地变化，好像有无数的景物在光影中变幻着，给人一种迷离的感觉。而这些气体却仿佛有形有质，清楚地让人觉得是在流动，而不是飘动。也许将这些放射出奇异光色的雾状流动气体称做雾并不合适。

不知怎么，雷斯特觉得，这倒好像一条在虚空中流动的河，一条迷幻般的雾状气体和光影组成的风河。

“这是什么？”雷斯特忍不住问道。

“万幻风河。”艾娜口中不禁喃喃自语。

几句记载在祖先秘笈上的话语在艾娜的脑海中瞬间掠过。

“灿烂的星辰在你身边眨眼，万幻的风河奔腾不息，只有达至风河的彼岸，才能获取心灵的平安。”

这几句似咒语而非咒语的话写在祖先留下的秘笈的最后几页，艾娜一直不知道其中的含义，而此刻她终于明白了。

“雷斯特，落霞妹妹，你们跟在我后面，踩着 I 踩过的地方前进。”

“干什么？”雷斯特问道。

“达至风河的彼岸。”

三个人踏入了风河。在风河的外面看风河，感觉到的是奇异瑰丽、迷离变幻。然而踏入了风河中，感觉到的却是风河巨大的威力，看似缓缓流动的气体，却在强烈地冲击着他们的身体。巨大的压力压得他们举步维艰，每走一步都要耗费巨大的气力，就好像在滔天巨浪中扬帆海上，三人的身躯都在剧烈地摇晃着。



越往前走，风的流速就越快，而压力也就越大。而与此同时，无数的光影在身边流过，眼前的景色快速地变幻着，有时他们看到一座大山从眼前飘过，有时他们看到数万只飞鸟在身边飞行，有时他们仿佛置身于长街闹市，有时又似乎在大海的深处漫步。无数的人影在身边飘动，有的在笑着打招呼，有的在愤怒地责骂，有的在漫步踏青，有的在讨价还价。各样的景物，各色的人物，无边的迷离，无限的变幻，自然的生灭在这里尽演，人生的百味在这里尽现。

如果没有那种巨大的压力，这绝对是令人流连忘返的奇景。

雷斯特在风河中艰难地迈动着脚步，对身旁的奇景视而不见。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如何使自己在风河中前进而不被风吹走。他紧紧地跟在艾娜的后面，沿着她的脚步在曲折狭窄的小路上艰难前进。

忽然间，一个白色的人影在眼前飘过，白色的纱裙，闪着金光的腰带，都曾在雷斯特的梦中无数次地重现。雷斯特猛地一抬头，白衣的美女正在冲着他盈盈浅笑，明亮的眼眸中仿佛正在轻轻低诉着柔柔的话语。

“你来找我了么？雷斯特。”

“是的，我来了。”雷斯特情不自禁脱口道。

白衣美女的身形围着他飘动旋转，就好像是在跳着欢快的舞蹈，似乎是听到了雷斯特的话，正在表达心中的畅快。

白衣美女的身形渐舞渐远，纤纤的玉手在向他轻招，仿佛是在说：“跟我来呀。”

雷斯特的脚步不自禁地就向白衣美女远去的方向移动。突



然间，一脚踏空，眼前的幻像骤然消失，只感觉到背上似乎有两下轻轻的拉扯，整个人就被卷入了风河中，瞬间远去。

走在雷斯特身后的落霞见雷斯特忽然停下了脚步，不禁奇怪地问道：“雷斯哥哥，有什么事吗？你为什么停下呢？”

雷斯特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仍呆立当场。见雷斯特没有回答，落霞又问了一遍：“雷斯哥哥，你怎么了？”

忽然间，雷斯特转身向着小径的外面走去，落霞见状不禁急叫：“雷斯哥哥，不要！快回来！”

然而落霞的急叫好像根本就没有传入雷斯特的耳中，情急之下落霞伸手去抓雷斯特背后的衣服。谁知雷斯特这一下前跨，乃是顺着风向的，他的身上承受着巨大的风力。落霞这一拉，等于一下子承受了两倍的风力还加上雷斯特跨步的力道，而落霞又仓猝之下，未运足力，于是落霞只觉陡然间风力极重，一下子将她也拉入了风河之中。

艾娜因为走在前面，并未注意到雷斯特的奇怪举动。听到落霞的急呼，她才猛然回头，而此时雷斯特和落霞的整个身子已脱出了小径。艾娜伸手急抓，然而却只抓住了雷斯特的一片衣角，在风河巨力下“嘶”地一声轻响，衣角撕裂了开来。雷斯特和落霞在一转眼间就消失在了风河变化万千的幻景中。

看着手中的一片衣角，艾娜的心中一片茫然：就这样结束了吗？圣灵法印的使命，大地苍生的幸福，贤者爷爷的嘱托，相依为命的雷斯，难道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

没有了责任，没有了负担，没有了亲人，没有了未来。既然一切都没有了，那么我在这里还干什么？

艾娜的口中轻轻自语：“雷斯啊，雷斯，在传你法印的时候



我说过，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这是我的誓言，我也一定会做到。”

艾娜轻轻放开了手中的衣角，纵身一跃，投入了风河中。

在风河的巨力中随风飘转时，艾娜轻轻闭上了双眼，心中在想，死后如果能同雷斯特永远生活在这奇异美丽的幻景中，这也许并不是痛苦，而是幸福。

※ ※ ※ ※ ※

当灰白的曙色刚刚洒在草原上的时候，接天谷和风凌谷之间的草原上已站满了无数的战士。草原的西侧靠近风凌谷的一侧，黑压压犹如黑云一般站满了身穿黑甲的战士。而草原的东侧战士们黄色和白色的战甲以及手中的刀剑在曙光下微闪着光芒。两边的战士都鸦雀无声地等待着主帅的号令，显示出了精良的训练。

新帝国历前三年八月二十五，罗天和幽明两军在接天谷和风凌谷之间的草原上摆开了阵势。双方的兵力对比如下，罗天方面参战的是罗天凌的翼豹军团八万人，安适意的灵狐军团六万人，幽明方面参战的是夜羽寒的噩梦军团十万人，施拉克的猛虎军团八万人，总计是罗天十四万人，幽明十八万人。双方大致是旗鼓相当。

罗天军的阵势是翼豹军在左，灵狐军在右，而幽明则是噩梦军在右，猛虎军在左。刚好是身穿黄甲的翼豹军对上了全套黑甲的噩梦军，白甲的灵狐军则对上了猛虎军。

罗天凌骑在自己心爱的宝马“疾风”上，看着远方黑压压的



一片黑云似的敌军。草原上的风吹过，卷起了他黑色的长发。年轻的殿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好香甜的草原之风啊。”

“殿下，敌人马上就要发动进攻了，怎么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赏风。”罗天凌的身边，长着一副巨灵般身材的罗天霸对主帅的这份闲心显然很不理解。

罗天凌听到了叔叔的责怪，辩解道：“霸叔，正是为此，我才会抓紧时间轻松一下呀，大战开始后，就没有时间了。”

罗天霸不禁摇头苦笑，道：“每次都是这样，真拿你没办法。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还真不能相信你能打赢那么多的仗。”

“霸将军，我看你就不用瞎操心了，我想殿下大概已经有胜算了吧。”罗天凌另一边的屈剑天插话道。

罗天凌的脸色忽然庄重了起来，道：“你错了，剑天，对夜羽寒这样的对手，没有人可以说有胜算的，我们只能尽可能地让自己不败，然后等待时机，以己之不败待敌之可胜。”

※ ※ ※ ※ ※

在草原的西侧，夜羽寒站在临时搭建的指挥台上，连头的黑色战甲和只露眼嘴的面具将他的全身遮蔽了起来，只有一双黝黑的眼和一张因缺乏阳光照射而显得有些惨白的嘴露在外面。

现在这双黝黑的眼中正透露出罕有的炽热光芒，而惨白的嘴中则以一种无人可以听见的声音在低低地自语着：“无论战争的意义为何，能和他这样的对手交手，这本身就令人兴奋。”



进攻的号角声几乎同时在罗天和幽明的阵中响起，划破了草原上的沉寂。刹那间，数万匹战马同时奔腾了起来，隆隆的声响令得大地都微微发抖。整个草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充满了刀枪的撞击声，战马的嘶鸣声，死伤者的哀号声。草原的上空一团团的血雾漫起，在清晨的草原上绽放了无数的血花。

幽明第七军团的主帅施拉克冲在了自己队伍的最前面，他挥舞着粗大的长枪，高声地大叫着：“冲啊，勇敢的儿郎们，杀尽软弱的罗天狗。”率领着他那以悍勇著称的军团，冲向了对面白甲的战士。

骑着悍马，挥着长枪，冲入敌阵，将一个又一个的敌人挑落马下，每当这种时候施拉克都会感到巨大的快感从心底泛起，所以他从来都不肯站在后方指挥作战。他觉得那是胆小鬼的作战方式。他所信奉的作战方式是冲锋冲锋再冲锋，以威猛无比永不停息的冲锋一举将对手击溃，以猛虎般的扑击将对手咬碎。

然而这一次，他却发现猛虎的锐齿好像咬在了海绵上，完全用不上力。他对面的敌人稍沾即退，然而不知怎么的又从自己的侧面、后面涌了出来，配合着不知从哪里射出的箭矢将自己身后的战士一个个地刺倒。

施拉克感觉就好像是冲入一个泥沼，雷霆万钧的冲锋化作了艰难迟缓的行进，而泥沼中一个个气泡泛起，将己方的战士无声无息地吞入其中。这样的仗该如何打？

施拉克不禁茫然。

站在指挥台上的夜星看着这一幕，不禁由衷地赞了出来：“好精妙的用兵布阵啊。”从这里看去，灵狐军团就好像一只白



色变形虫一般，不断地变幻着战线的形状，将冲入的敌军一小块一小块地剥落，然后又一点一点地溶解于无形。

夜羽寒用眼角瞄了一眼那边的战场，道：“战阵虽妙，却有欠灵活。看来安灵狐并没有亲自指挥。”

夜星不解问道：“大人，你怎知安灵狐没有亲自指挥？”

夜羽寒冷笑道：“施拉克锐气已挫，灵狐军若适时变阵反击将可重创他。然而灵狐军却迟迟不变，这将给施拉克以喘息的机会。若是安灵狐亲自指挥的话，决不会犯这种错误。”

战场的正面，黄色和黑色的战甲交错，刀与枪的光影相映。翼豹与噩梦没有任何花巧地斗在了一起。罗天凌和夜羽寒这一豹一鹰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堂堂正正的作战方式。就好像两个绝顶高手在比武过招时会较少花招，因为妄自弄巧不但无用，反而会招致速败。双方比拼的已不是招数的巧妙，而是内功的深浅。这正如此刻战场上的情况，战略和战术在此不再重要。此时两军战士作战时的勇气与平素的训练将决定胜负。

究竟是翼豹惊醒噩梦，还是噩梦吞噬翼豹？

李强是翼豹军的一名小队长，他挥着手中的剑正同一名噩梦的骑士战在一起。李强来到翼豹军团已经三年了，他刻苦地修炼武艺，凭借着比武大会上的表现赢得了小队长的衔头，然而这些年来还没能参加一场这么大规模的会战。

早就想一展身手为太子殿下效力了，李强挥动他手中长剑，向对面骑士的头用力斩去。那名骑士侧身欲躲，然而李强手中的剑画了一个弧线，在瞬间由立劈转为了横斩，一剑斩在了对手的左臂上。

噩梦骑士的甲冑在长剑下碎裂，鲜血涌出，李强甚至可以



听到对手骨骼在剑锋下被切开时的咯吱声响。在这一瞬,他想,大名鼎鼎的噩梦战士就是如此而已吗?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

然而,不到一秒钟,他就知道自己错了。被长剑切骨的对手,脸上竟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似乎不是自己的手臂正在被切开,似乎正在看一场好戏。而在这诡异的笑中,噩梦骑士右手的枪毒蛇般刺出。

避无可避!

李强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敌人被称为噩梦,因为只要和他们动上了手,就是不死无休,不是你死就是他死,就像一个可怕的噩梦,一个只有死亡才能唤醒的噩梦。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为殿下而死的这一天。

数年前的一幕幕,在李强的脑海中图画般一幅幅地翻过。

繁华热闹的长街,高声叫嚣的人群,满地踩烂的梨子,跪地苦求的青年。青年的前面,一个锦衣华服的阔少爷高声怒骂着。

“以我培里家大少爷的身份,踩烂你几个梨子有什么了不起,竟敢向我要赔偿,你找死吗?”

青年苦苦哀求:“求求你,多少给几个钱,我家里母亲和妹妹正等着钱买药。我也不敢管您要赔偿,就当是借给我,我可以给您做牛做马来还债。”

阔少爷叉开了双腿,狂笑:“我家牛马多得数不清,要你何用。好吧,就当是可怜你,只要你从这里爬过去,再喝光那边沟里的臭水,我就赏给你三百罗希尔。”

青年的双拳握紧又松开,母亲和妹妹的病容终于压倒了青年心中的自尊。青年低下了头,将屈辱与愤恨的表情朝向地面,



颤抖的双膝缓缓挪动。

忽然，一只大手将自己扶起，一位年轻的将军站在自己面前，叫嚣的阔少爷已跌在了路边的臭水沟中。年轻将军将一把金币放在了自己的手中，清晰的话语在青年的脑中回响：“尊严的价值不是金钱能购买的。所以，不要轻易地放弃它。要是你想用勇气和智慧赢得更多的尊严，就来参军吧。”

半年后，青年参加了军，加入了年轻将军的军团。在这里他感到了从所未有的崭新的生活。这里没有不劳而获的贵族，没有仗势欺人的阔少爷。无论你是贵族还是平民，只有凭勇气和智慧在战场上立功才能获得晋升，才能赢得尊重。从那天起，青年就下定了决心：为殿下而死，死得其所。

看着避无可避的枪尖，李强的脸上也浮现了笑意。为了尊严，为了殿下，死就死吧，没什么可怕的，不是从参军的那一天就等着这一天吗？只不过死也要死得像样，不能给殿下丢脸。

李强放开了手中的长剑，从腰间拔出了匕首。迎着蛇信般的枪尖，不退反进，微笑迎前。被刺穿的咽喉在长枪的枪身上滑动，然而意识却没有立时丧失，李强手中的匕首如虹般飞起，斩落了噩梦骑士的头颅。

李强和噩梦骑士同时倒下，倒下的李强和噩梦骑士滚落在地的头颅的嘴角都带着笑，一个是微笑，一个是诡笑。

同样的情景在战场的无数地方重现，无数的战士带着笑倒下，无数匹无主的战马嘶鸣狂奔。

站在己方指挥台上的夜羽寒不禁喃喃自语：“那个人到底使用了什么样的魔法呢，能将普通人训练得如此强悍。”



侍立在旁的夜星对这样的问题根本答不出话来，因为他也想不通。噩梦的骑士都受了夜羽寒黑暗魔法的催眠，失去了疼痛和恐惧的感觉，所以在战场上才能无惧无畏，只是这股气势已令不知多少敌人未战而溃。然而翼豹军的悍勇竟有过之而无不及，无敌的噩梦终于遇到了对手。

噩梦军的战士是没有疼痛和恐惧的感觉，才能视死亡如无物。可是翼豹军的战士都是有疼痛有恐惧的正常人，是什么使得他们能无视于此与敌偕亡呢？那个以捷豹为名的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战斗异常惨烈。

施拉克在经过了一阵茫然之后，终于醒悟过来。只听他大叫着：“后退，收缩阵形。”

后退的号角在施拉克的部队中响起，施拉克的部队迅速由前进转为了后退。毕竟是训练有素的猛虎军团，虽然刚才被打得晕头转向，但此刻的后退仍显得井然有序，迅速而有效率。战场的一部分忽然空了下来，变形虫的触角虽然仍在卷动，却卷不到任何东西了。

在短暂的后退中，施拉克迅速地重整了队形。各部队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齐头并进，重新开始了进击，整个阵形犹如一道墙壁般向前推进，对着变形虫伸出的触角开始了反击。白色的变形虫就好像遇到了一块压过来的铁壁，向它们无情地压了过来，要将它们压得粉碎。卷动的触角一碰到铁壁就会被弹回，变形虫不得不开始了无可奈何的后退。

“施拉克这个笨蛋终于醒悟了。”夜羽寒用他一贯冰冷的语调道：“可是豹爪为什么还不动。”



罗天凌的身后 ,两万名骑兵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那就是翼豹军中的精锐 ,翼豹最锋利的豹爪 ,一向由罗天霸和屈剑天统带的部队。而这支精锐此刻仍丝毫没有出动的意思。

“灵狐军已陷入了被动 ,我们为什么还不出动？”罗天霸已经急不可耐。

罗天凌依然沉稳 “还不到时候 ,不能随便出动。”

翼豹的双爪高高举起 ,却并不扑下 ,这令得夜羽寒心中无法安定。高悬的双爪远比猛烈的扑击更可怕 ,因为你无法知道它将会在何处给你致命一击。

“笛来。”

夜星递上了夜羽寒的九幽寒笛。这支笛子通体乌黑 ,是采用千载寒铁精英所制。

夜羽寒在这支笛子上下过苦功 ,练成了多种几近绝传的法术武功 ,多次用它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如今 ,笛子在手 ,夜羽寒又要吹响敌人的催魂曲了吗？激战的高潮终于来临。

※ ※ ※ ※ ※

艾娜闭上双眼 ,放松了心神 ,任由身子在风河的旋涡中旋转飘浮 ,期待着死亡那一刻的来临。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艾娜忽然觉得自己的身子停了下来 ,而且似乎停在了什么实地上 ,不再是那种虚空中飘浮的感觉。这是到了地府了吗？艾娜微微睁开了双目 ,向周围看去。

明亮的阳光射入了眼中 ,令艾娜一时间无法适应 ,看不清周围的景色。好一会 ,艾娜的眼睛才适应了阳光。只见自己躺在



一块草坪上 ,周围绿草如茵 ,山花灿烂地盛开 ,远处可以看到成片的高大树木。这里好像是一片林间的空地 ,不过这草、这树、这花 ,都好熟悉。

艾娜站了起来 ,向前走了几步 ,越过了一个小丘 ,不远处的前方一座不大的神殿出现在眼前 ,神殿的前方一个慈祥的老者站在那里。

这不是自己住了十几年的那座小神殿吗 不就是温德森林中的那个小神殿吗

看到艾娜走了过来 ,老者向着她微微一笑 ,道 :“孩子 ,你终于来了。 ”

见到老者 ,艾娜的眼圈立时红了。奔前几步 ,艾娜投入了老者的怀里 ,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 ,就如同离家的小孩初见亲人 ,尽情地哭诉着委屈。

“贤者爷爷 ,我对不起您 ,您用您的生命治愈了我的绝症 ,而我却没能完成你的嘱托。 ”

老者轻轻地抚摸着艾娜的头发 ,温和而又慈祥地道 :“孩子 ,你并没做错。事实上 ,到目前为止你都做得很好 ,不枉我用转脉大法为你重注生机。 ”

“可是我违背了祖训 ,将圣灵法印传给了雷斯特。而他又跌入了风河中。 ”

老者轻轻托起了艾娜的脸 ,为她拭去了脸上的泪。“好孩子 ,不要悲伤 ,不要怀疑。你并没有做错 ,法印的转生已不能再等 ,祖先的遗训并非牢不可破。至于雷斯特 ,你放心吧 ,通过风河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只要他有一颗善良而正直的心 ,他终会通过考验的。 ”



老者的眼中流露出无限慈爱和温柔的光芒。

“在我用转脉大法将你天生的阴骨绝脉转到我身上时，我只是想能让你和雷斯特这个我抱养回来的孤儿有机会培育出后代，让法印能够有希望继续传承。没想到你做得比我想的还要好，能够有勇气破除旧规让法印重生。”

哭了一会，艾娜的心情稍稍平复，道：“贤者爷爷，想不到我到了地府还能和爷爷重聚，以后我再也不想和您分开了。”

老者慈祥地一笑，道：“这里并不是地府，你也没有死。这里只是风河幻景，我是特意在这里等你的。”

艾娜紧紧抱住了老者，将身体依偎在了老者的怀中。

“不管这里是什么地方，我都不要和爷爷再分开了。”

“傻孩子，你还有你的使命，怎能像个小孩子似的赖着爷爷。”

“不，我不管什么使命，我只要爷爷。”

老者的声音变得严厉了起来。“那怎么行，圣灵法印的转生关系到大地无数苍生的命运，这也是昔年圣王的遗愿。我为此苦候了七代人，用转脉大法换取你的绝脉，都是为了这个愿望。你怎么能让爷爷失望。”

“不，我不要。我就是不要什么使命，不要爷爷用生命换取我的生命，不要担负这么重大的责任。不要，我都不要，我宁愿在山里呆一辈子，宁愿过那种安详宁静的生活，宁愿同爷爷在一起受爷爷的疼爱，宁愿同雷斯一起过不用心思的生活……”

艾娜刚刚止住的哭声又响了起来，许许多多久存心底的委屈、不情愿都随着哭声倾泻了出来。

老者轻轻拍了拍艾娜的后背，语音又柔和了起来。



“孩子，我听得到你心中的哀伤，就算不在同一个世界，爷爷也一样能听得到，一直都听得到的。爷爷知道你心中的自责，你恨自己的身体，你害怕承担那责任。因为那是爷爷用生命换来的，你害怕辜负了爷爷，你也不愿意失去爷爷。”

老者轻轻一叹。

“但是，你却不知道，爷爷早就盼着那一天了。因为漫长而孤寂的生命并无任何意义。在圣王去世的时候，我答应他一定会等待法印的重生，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五百年。圣王的去世就好像一个完美理想的幻灭。从那一天起生命的光辉就不再亮丽。”

老者顿了一下，话语变得庄严而肃穆。

“所以啊，可怜的孩子，你一定要坚强起来，因为你是圣灵家族的惟一传人，重塑理想的希望就在你的身上。”

艾娜抬起了头，看到老者脸上似乎笼罩了一层圣洁的光芒。

“孩子啊，我要走了。风河的神力将会唤醒烙在你遗传因子中的灵觉，增强你的能力。然后你将被送出风河，继续你的使命。”

艾娜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见四周的景色忽然高速地旋转了起来。山在旋转，树在旋转，神殿在旋转，爷爷也在旋转。

在这极高速的旋转中，忽然间艾娜只觉得头脑中轰然一震，接着就完全失去了身体的感觉，看到了难以置信的奇景。忽而仿佛到了伸手可及的距离去观察太阳的火焰，忽而又仿佛钻到了云层中去目睹雷电由微小到巨大地缓缓形成，忽而仿佛又看到了大海中每一颗水滴的运动，忽而又感觉到大气中每一股



细微的气流流动。大山在身边隆起，河流由干涸变为丰沛，草木年复一年地枯荣。

悄无声息地，她仿佛看到了自然千百世的生灭和每一点细微的变迁。

忽然间，脑中又是一震，身体的感觉又回来了，眼前的景色不再旋转，落霞小姑娘在她的身边高兴地欢叫着。艾娜知道，自己已出了风河。向四周看去，只见自己躺在一个数丈见方的小房间中，房间的一端看得到迷幻般的风河，一条狭窄的小路由风河直通到这间小房间。房间的另一端看得到一座刻着奇怪符号的门一闪一闪地发着金光。

艾娜坐起身来，只听身边落霞小姑娘的喜叫：“艾娜姐姐，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

艾娜问道：“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小姑娘摇摇头，一脸迷惑地道：“我也不知道，刚刚还没有。谁知我一转头，就看到姐姐躺在这里。”

“那你是怎么到这里的？”

小姑娘脸上的表情更是奇怪。

“我就好像做了一场梦，梦见了妈妈和哥哥。他们跟我说了些奇怪的话，然后梦就醒了，我就在这里了。”

原来，落霞小姑娘和雷斯特落入风河后，很快就吹散了，虽然开始时有点惊惶，但是飘了一阵后，小姑娘心想，反正慌也无用，就随它去吧，于是惊惶渐失。

不知怎么的，心情一松，小姑娘竟觉得困了。然后不知飘了多少时候，她忽然觉得好像回到了妈妈的怀抱，耳边也可以听到熟悉的摇篮曲。小姑娘睁眼一看，发觉自己躺在摇篮里，妈妈



正在一边摇着摇篮哼着摇篮曲。

“小乖乖,快长大,妈妈为你缝新衣。小乖乖,快长大,长大以后嫁新郎。”

小姑娘想叫妈妈,却发现根本叫不出口。想要起来抱着妈妈,却根本动不了。

不知什么时候,哥哥也来了。只听妈妈对哥哥说:“我要走了,不能看着她了,就拜托你帮我照看她吧。”

哥哥点头答应,然后妈妈就消失了。小姑娘急得大叫妈妈不要走,然而妈妈却跟本听不到,接着哥哥就在她身边摇摇篮。然后过了一阵,哥哥忽然轻抚着她的脸道:“我也要走了,以后一切就靠你自己了。”然后哥哥站起身冲她一笑,道:“小姑娘长大了,不再需要人照顾了。”接着也消失了。

小姑娘急得大叫,然后就好像梦醒一样,发现躺在这个小房间里。

“艾娜姐姐,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等着,等雷斯特也出来后。”艾娜用手一指那座闪着金光的门;然后从那道传送门出去。”

可是雷斯特真的能顺利地由风河中出来吗?

※ ※ ※ ※ ※

九幽寒笛的声音在战场上响起,然而却没有人觉得它悠扬悦耳。笛声若有若无,然而数十里的战场上却没有人听不到。每个人仿佛都听到有个声音在自己耳边响起,飘飘忽忽,就像地底幽魂在你耳边低吟,让人感到一股寒意油然而生。就连



夜羽寒身边的夜月也不禁打了一个哆嗦。她追随夜羽寒的时间比夜星稍晚，而且又是个女孩子，所以对这种鬼叫似的笛声始终无法适应。

“终于来了。”罗天凌的眼中闪动着光芒，“剑天，魔法弩准备好了吗？”

“照殿下您的吩咐，早就准备好了。”

魔法弩是神魔大战时发明的一种兵器。因为在大战初期，魔族的许多种战士由于有着奇特的魔法力的保护，刀剑不伤，以致人类在开始时损失惨重，后来人们发现可以将魔法力凝聚成魔法弹，用一种特殊的弓弩发射出去，就可以重重地打击那些只有魔法才能伤害的魔族士兵。这种弓弩就是魔法弩。由于有了这种兵器的发明，人类才有了与魔族一战之力。

只听笛声陡地一转，骤然拔起了一个高音。随着这个高音，翼豹军的侧翼忽然出现了无数的僵尸，而这些僵尸竟全部是由地底钻出来的！而且随着笛声还在不断地钻出。

这些僵尸有的正在腐烂，散发着腐尸的恶臭；有的腐烂了一半，露出大片的白骨；有的干脆已成了完全的骷髅。而这些敌人排成了阵势，向着翼豹军的侧翼发起了突然的攻击。这是夜羽寒最擅长的不死战士部队战法。

若是翼豹军毫无准备地遭到这样的攻击，恐怕会惨败吧。夜月心想。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无数团火球从罗天的阵中亮起，划空飞舞，为天空平添了无数的亮彩，然后又如同无数的火流星般落在了不死战士阵中，如同突然下了一场火流星雨，在不死战士的阵中炸开。



腐尸纷纷倒下，腐肉燃烧的气味充满了草原。骷髅则散裂成一块块的白骨，又在烈焰中化作了飞灰。

“他是怎么知道的？”夜羽寒停下了笛子，喃喃自语。

的确，如果翼豹军毫无准备的话，在这样的突然进攻前是非败不可。为了这一仗，夜羽寒早在两个月前，就将两万名不死战士悄悄埋入了土中，然后又重新栽上了草。经过了两个月，草已长好，那根本就无迹可寻。可是，现在罗天凌对这一招显然早有准备。

要知道，魔法弩的使用并非易事。首先，各种魔物的属性不同，对付它们所应用的魔法弹也不同，需事先准备好。其次，魔法弩虽然威力强大，但是由于体积较大，转向不易，需要事先瞄准好敌人的方向才行。

可现在，翼豹军这么多魔法弩全对准了同一方向，又都装备了不死战士最怕的火焰弹。显然罗天凌事先已知道了不死战士将会从哪个方向出现。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这是夜羽寒最不能理解的。

战场的另一边，屈剑天也在问这个问题。

“殿下，你是怎么知道那里会有夜羽寒布置好的不死战士兵团呢？”

罗天凌端坐马上，眼中闪动着智慧的光芒。

“剑天，你还记得我们那天看到那里的草吗？那里的草长得比别的地方的都好。这就是破绽。夜羽寒虽然早就埋下了他的不死战士，而且还栽上了草，但是，他却忘了，腐烂的尸体是最好的肥料，所以那里的草才会长得特别旺盛。我想，这一点大概夜羽寒到现在也没想通吧。”



听到了手下对战场情势的报告，施拉克哈哈大笑，对着他身边的亲将道：“夜羽寒这小子，总以为他的那些鬼法术有多了不起，这下可吃瘪了。看来还是我们这样的战法管用，弟兄们，前进，让我们露脸的时候到了。”

观察了一下战场的情势，夜羽寒对夜星道：“叫施拉克那个家伙别进得那么快，这样下去会和我们失去联系的。”

夜星在指挥台上照夜羽寒的意思挥起了旗号。

施拉克的一名亲将看到了旗号，忙通知了主帅。

施拉克听到了亲将的报告，不屑地道：“夜羽寒这家伙分明是自己打不了胜仗，又不愿让别人立功。不理他，我们继续前进。”

夜星连挥了数遍旗号，仍不见施拉克军的反应，夜羽寒冷笑道：“算了，夜星。施拉克就由他去吧，他非要找死，我们也不好硬拦。”

夜羽寒转身又拿起了笛子，眼中再次射出炽热的光芒。“好啊，罗天凌，就让我们一决胜负吧。”

九幽寒笛放到了嘴边，又吹出了一曲地狱幽笛。笛声凄厉刺耳，响遍了草原。如果说刚才的笛声像无主幽魂的轻轻低吟，那么现在的笛声就像地狱恶鬼的勾魂厉叫，在战场的每一个角落响起。

战场上，又一幕可怖的景象出现。无数已死的噩梦骑士又动了起来，断头的在地上摸到兵器，胸口插剑的由胸口缓缓地拔出了剑。在夜羽寒笛声的催迫下，已死的噩梦战士仍然不得安宁，向身边的敌人展开了进攻。

翼豹军陷入被动。另一面灵狐军仍在后退，可是他们能永



远地退下去吗？一旦退到不能再退的时候，那全军就将崩溃。  
战斗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 ※ ※ ※ ※

安邑城中，另一场战斗也到了关键的时候。

原本平静的城中忽然冒起了无数的烟和火，忽然响起了喊杀声。伴随着喊杀声，数百名黑衣大汉由一条窄巷中冲了出来，当先一个大汉紫色的脸孔因兴奋显得格外发光。

“弟兄们，冲啊，立功的机会就在眼前。让我们先夺下领主府。”紫面大汉大叫着冲在最前面。

长街上空空荡荡，没有半个行人。只有这一群人狂叫着奔行。紫面大汉不禁有点怪怪的感觉，脚步情不自禁地就慢了下来。

紫面大汉身边的一个汉子也觉得不大对劲，对他的上司道：“统领大人，这可有些不大对，怎么这个时候了，街上还没有行人。”

不过刚说完这句话，他就知道自己错了，因为街上正有一个行人向他们迎面走来。

只有这一个行人。

一个胖得几乎走不动路的胖子。

正迎面向他们走来。

那胖子一面走一面还笑眯眯地向他们打着招呼。

“诸位早啊。”

“大人，这胖子有点古怪。”



“废话，这还用你说。难道我看不出来吗？”紫面大汉口中斥责，不过心里也在嘀咕，这情形的确不大对。

此时天色早已大明，若是平时街上早就熙熙攘攘满是行人，而此刻居然一个人都没有，这实在是古怪。而且这胖子看到他们一群提刀舞剑的凶神恶煞般的大汉，竟然还笑眯眯地向他们打招呼，莫非他是个傻子？

就在他心里嘀咕的时候，那胖子居然又开口了。

“诸位这么早出来，是想看烟火吗？”

没等紫面大汉开口，他身边的属下们已纷纷开口责骂。

“喂，胖子，你胡说些什么？”

“臭肥猪，快让开路，当心大爷劈了你。”

那胖子一副惶恐的样子，一边笨拙地向路边上让，一边嘴里还嘟囔着。

“原来是我搞错了，诸位不是去看烟火的。我看街上那么多军爷点起火堆在一边看，还以为诸位是去凑热闹的呢。”

紫面大汉闻言心中一惊，厉声道：“你说什么？”

那胖子吓得浑身一抖。“不，我没说什么。”

话一出口，胖子连忙双手捂嘴，一个头拨浪鼓似的摇个不停，圆圆的两颊上两团肥肉也随之摇来摆去，看上去就好像一个圆皮球上挂了两个小秤砣在左右甩来甩去，实在是滑稽，令得一众大汉不禁轰然大笑。

不过那胖子的语中之意实在惊人，紫面大汉此时可是一点也笑不出来。

紫面大汉手一抬，止住了手下的喧哗，眼中暴射出厉芒，牢牢地定在那胖子的面上，沉声道：“朋友，别装样了。大爷眼里不



揉沙子。报出你的名号吧。”

那胖子双手一松，笑容可掬地道：“名号，大爷是问小名呢，还是小号？若问小号，小号是专做杀猪生意的。无论生猪死猪，黑猪紫猪，小号总会包宰包割，保质保量，童叟无欺。小号的剃骨手艺向来为人称道，该割的决不会少割半两。一只猪能割下多少斤肉，小的可是一眼就知。”

那胖子一边说话，还一边用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紫面大汉，似乎是在计算到底他身上有几斤肉。

紫面大汉怒道：“胖子，你找死。”

他话刚一出口，他那些久经“训练”的手下中早已有七八人抢先扑上，一个个钢刀高举，怒骂连声，面色悲愤，简直就像亲娘受辱一般。这就叫察言观色务必精确，溜须拍马切切争先。只看得紫面大汉是面露微笑，心怀大慰。

那七八个大汉的七八柄钢刀划出了七八道寒芒，织成了一道刀网，从四面将那胖子罩在了中间。而那胖子似乎是吓呆了，竟然全无反应。那七八个大汉每个人都看到自己的刀劈入了胖子的身体，每个人都感觉到了钢刀入肉的感觉，每个人的心里都在得意——这下抢到了上司的赏识，以后升官发财是一定的了。

然而怎么会有种奇怪的感觉？他们很快就发觉了这种感觉的由来。

怎么钢刀切入别人的身体自己会感觉到疼！

当他们低下头的时候，每个人都吃惊地看到，自己手中的钢刀正一点一点地将自己身体割开，而鲜血正从刀的导血槽中汨汨流出。



他们都看到了他们以前从未想过会看到的一幕。自己手中的刀将自己一点一点割为两截！然而这却是他们在这世上所看到的最后一幕了。

每个人都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倒下。

“借体刀遁！你到底是什么人？”紫面大汉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声音中带着难以形容的惊恐。

以前只听师傅说过，古代魔法和武功均达极高造诣的大高手，能够利用玄妙的幻术般身法迷惑对手，同时利用神奇的魔法在不同空间之间频繁自由转移，将敌手的刀剑转移到他人的身上。

当时听的时候，紫面大汉以为那不过是夸大的传说而已，所以哈哈一笑并未在意，可是没想到今天居然能亲眼看到。

当年付之一笑的师傅的告诫在耳边轰雷般隆隆响起：“要是有一天你能遇到这样的高手，那你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逃命。因为异空间转移向来是魔法界的难题，成功者寥寥无几。能够在顷刻间完成数十次自由转移的高手，那不仅仅是可怕两个字可以形容的。”

那胖子的脸上依然笑容可掬。

“若问小名嘛？小姓安，名字取得不好，叫适意。”

“灵狐？”紫面大汉情不自禁地退了两步。

那胖子用他那只肥手滑稽地摸了摸自己的脸，道：“倒是有人这么叫我。不过我可觉不出我有哪一点像狐狸。”

“弟兄们，上，他只有一个，大家一起劈了他。”紫面大汉高声厉叫，然而他脚下的动作却和他口中的正好相反。

夺取安邑的雄心，升官发财的夙愿，在此刻都比不上逃跑



的迫切。灵狐远播的威名，他所展示的武功，无论哪一点都足以令紫面大汉心丧胆寒。对属下信誓旦旦的吹嘘，在此刻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

然而脚下刚动，眼前人影一闪，安适意那胖乎乎的脸竟又到了紫面大汉的眼前。

紫面大汉一惊，停住了脚步。眼角瞥处，发现他那群属下竟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和他相同的动作。紫面大汉不禁苦笑，这帮小子倒真是善体上意。

忽然间，四面房顶上无数的箭矢射出，他那群“聪明机警”的属下一个个哀号着倒在了血泊之中，无一幸免。

紫面大汉回过头来，只见安适意笑嘻嘻道：“大老板，怎么生意没做完就想走了吗？”

紫面大汉心里明白，这一次的计画已完全失败。算人者反被人算，自己中了埋伏，大概已难全身而退了。既然如此，索性豁出去了，跟他灵狐拼一下来个死中求活吧。胸中毒念一起，紫面大汉反而笑了。

“真不愧是四大公子之一的安灵狐，我输得心服口服，就任由你处置吧。”

话说完，两手凑在一起向前伸出，似是要让安适意绑上的架势。然而双手伸到了一半，忽然化作双拳，同时向前击出，两股黑色的旋风随拳而起，竟是两拳同时击出了他的绝技——暗黑风暴。

说实话，紫面大汉倒也没指望会击中安适意。他的打算是，只要安适意一让，他就顺势冲过去，然后跃上街边房顶借民宅掩护逃生而去，谅那些弓箭手也挡不住他。



然而拳风一起，安适意竟依然毫不在意地笑嘻嘻地站在那里，一点让的意思都没有。紫面大汉不禁觉得有些不妙，可是拳力已发，却也无法收回来了。紫面大汉索性心一横，不再留任何余力，将力道运到了十二成，整个身体箭矢一般扑出，成了有去无回之势。

紫面大汉心道：我就不信你能不闪不避。

可世上有些事的确是不信不成。

狂暴的黑色旋风吹到了安适意的身上，居然就像春天和煦的微风，只能令他身上衣带微微飘起。两人身体迅速地接近，紫面大汉已能清楚地看到安适意眼中讥诮的眼神。然后，安适意就简简单单地将一只手掌摆在了那里。而紫面大汉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只手掌在自己眼前不断地变大，最后印在了自己的脑门上。

“真不愧是……四大公子之一的……安灵狐。”紫面大汉吐出了胸中最后的一口气，如一摊烂泥般倒在了地上。

安适意轻轻拍了一下手掌，道：“夜羽寒呀夜羽寒，你就不会派一个稍微像样点的来吗？”叹了一口气，转头向西面的天空望去。

“不知道鹰豹的决战，会是怎么样的结果呢？”

※ ※ ※ ※ ※

雷斯特落入风河，提气轻身左右腾挪，挣扎了一阵，然而全无效用，索性放弃了。于是就放松心情，随风飘荡。

在风河中身不由己地飘了一阵，忽然雷斯特只觉得身周的



风流陡然加速 ,而且还开始了急速的旋转。原来被卷入了一个风河中的旋涡。

雷斯特只觉得身子不停地高速旋转 ,而且还不断地下坠。旋转之急 ,下坠之快 ,饶是雷斯特自小习练武功扎实 ,也不禁觉得头晕目眩。突然间身子一轻 ,那种令雷斯特极感不适的急旋似乎消失了 ,接着脚下一实 ,好像踏在了实地上。

好一阵 ,雷斯特的头脑才完全清醒过来。这里已感觉不到风河的巨力 ,游目四顾 ,只见周围一片漆黑。站了一会 ,雷斯特试着迈步而行。没走几步 ,竟“砰”地一声撞在了墙上 ,毫无准备之下 ,只撞得鼻子又酸又疼 ,雷斯特不禁心叫倒霉。

换个方向 ,谁知数步之后 ,竟又撞到了墙。不过这一次雷斯特心中有备 ,倒没撞疼。又经过几次碰撞之后 ,雷斯特终于心中有了一点底。这里好像是一条黑暗曲折的甬道 ,只不知通向那里。

不过无论通向那里 ,总好过在这里呆着。于是雷斯特右手扶墙 ,开始沿甬道前进。

不知走了多远 ,雷斯特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点亮光。莫非那里有人 ?雷斯特加快了脚步 ,向那点亮光加速行去。眼前的亮光逐渐扩大 ,终于雷斯特看到了那光的来源。

眼前也许是一个大殿 ,也许不是。因为除了那发出光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都是一片黑暗 ,什么也看不清。向那发光之处望去 ,只见那里只有一张大椅 ,通体透明 ,正发着柔和的淡黄色光芒 ,照亮了周围数丈的空间。大椅上似乎还坐了一个人 ,只是在微弱的光芒下根本看不清形貌。

雷斯特走近前去。虽然走近了 ,但是仍然看不清其面部及



穿戴，整个人好像罩在一团雾中，只能隐隐约约地由轮廓辨出来似乎是一个人。而且雷斯特心中觉得，就算走到面对面恐怕也无法看清。不过既然有人，那就问一下路吧，总好过自己瞎闯。

问道：“请问尊驾，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您是这里的主人吗？”

然而那人的头微微动了一下，两道微光由那头上眼睛的部位中射出，似乎是在打量他，但却没有回答。雷斯特心里着急，于是就又问了一遍。

当雷斯特问到第三遍时，对面那人终于说话了：“这里嘛，是什么地方并不重要。不过我倒可以说是这里的主人，在这里我拥有无穷的力量。”

那人的声音尖锐怪异，听不出男女老幼，甚至不像是人声，倒像是疾风吹过狭缝所挤出的尖啸声。

那暗影中的人手一伸，在他的面前忽然出现了一张摆满美酒佳肴的桌子。

那人在桌上取了一杯酒，呷了一口，道：“你来此不易，喝一杯怎么样。”

雷斯特道：“谢谢，不必了。”

“别客气。”那人手一挥，一张桌子又出现在雷斯特的面前。

走了半天，雷斯特确实感觉到有些口渴，当下也就不再客气，从桌上取了一杯酒，一口喝了下去。

等雷斯特喝完了酒，那人道：“你能来到这里，总算是有缘，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你想要什么吗？”



雷斯特想了想，道：“我只想请问阁下，怎么才能由这里出去？”

那暗影中的人爆发出了一阵狂笑，笑得前仰后合，仿佛听到了这世上最滑稽的事情。

那人笑了一阵，道：“出去？你来到了风灵圣殿的中心，竟然只想出去？你看那边。”

那人右手一指，雷斯特的左边忽然亮了起来，一座黄澄澄散发着无限诱人光芒的金山出现在那里，金山之中还有无数的星星般的亮点闪耀着夺目的宝光，看得出是许多珍贵的宝石。

“你再看那边。”

雷斯特的右边也亮了起来，那一面是一排刻满了各种人形图形和古怪文字的石壁，雷斯特只一瞄就知道那是精妙的武学图解和魔法口诀。

“这里有天下最精妙的武学和魔法典籍，也有数不尽的财富，你竟然只想出去！你知不知道，你得到任何一点就足以当世无敌，富冠天下。”

“除了这些，我还可以给你任何一样东西，只要你提得出来，我都可以给你。”

雷斯特摇摇头，道：“这些东西虽然好，不过我现在更想早点见到艾娜姐姐。她们不见了我一定很着急的。”

那人仿佛看到了怪物一般，打量他好久，才道：“你还真是傻呀，没想到现在的世上还会有你这样的傻瓜。”

雷斯特搔了搔头，道：“也许我的确很傻，不过我真的觉得早点见到艾娜姐姐比这些东西更有意义。”

暗影中人默然，半晌后才道：“出去的道路就在我身后，不



过出不出得去就看你自己了。”

雷斯特走到那人的身后，这才发现原来这里有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小门。刚才距离较远，又处在黑暗中，所以雷斯特没注意到。

雷斯特正要由小门中进去，忽然那暗影中人又叫住了他。

“小子，送你一句忠告。通往自由的道路永远是崎岖曲折的。”

雷斯特虽然不解话意，不过还是道了声谢，然后踏入了那座小门。

小门后面是一条甬道，和来时的甬道一样曲折，只不过这一次甬道之中倒是有了光亮，甬道两壁每隔数步都有一颗夜明珠发着柔和的光芒。

雷斯特顺着甬道走了一段，前面的道路分了岔。左面一条，光华灿烂，道路上铺满了黄金白银，两壁上镶满了珠玉翡翠，宝光四射耀人眼目。右面一条，黑暗无光，虽然看不到远处，但就着这里的光，也可看到近处地面坑洼不平，四壁乱石凸起，看来极是难行。

该走哪边呢？雷斯特不禁犹豫。忽然想起了暗影中人的话，心道：莫非他是说我应当选一条难行的路？想到这，拿定了主意，向右边一条岔路走去。

等走进了甬道，雷斯特才发现这条道路有多难走。地面极不平坦，起伏之巨有时竟达一丈之多，让雷斯特时有跌落陷阱之感。而四壁凸起的乱石有时遮断了道路，雷斯特在一片黑暗中又无从发现，是以常被撞得疼痛不已，而且这里的石质极硬，即便雷斯特运足内功，也无法避免皮破血流之灾。



好不容易从甬道中走出，眼前的道路竟又分了岔。左面一条粉红绸缎镶嵌四壁，地面铺着华贵的红色绣花地毯，四壁的灯光在红宝石灯罩的反映下显得分外温柔旖旎。右面的一条同样是黑暗无光。

这一次雷斯特不再犹豫，径自进入了右面的黑暗通路。又经历了一番咿呀哎呦的惨叫和皮破血流的痛楚之后，雷斯特又钻出了这条甬道。

然而一出甬道，雷斯特不禁就暗叫命苦。原来眼前仍是一条岔路，也同样是一条黑暗难行，一条光明华丽。怎么又是这样，这样的路究竟还有几条呢？没办法，雷斯特轻叹了一口气，咬咬牙，又钻入了那黑暗的一条岔路。

在一连钻过了七八条同样的黑路之后，雷斯特站在了两道门的面前。

左面一道门镶金嵌玉，极其华丽，大门的上方写了两行字。

“由此门而入，你将获得力量的秘密。”

右面一道门只是朴实的木门，丝毫未经雕饰，就像普通农家的房门，门上也有两行字。

“由此门而入，你也许可以走出此地。”

雷斯特急于从这里出去，所以想也未想就推开了右面的木门，一步跨了出去。

一步跨出，忽地雷斯特只觉眼前一亮，一道金光由门中射出，接着千万道金光由四面八方向他射来。什么甬道、木门、珠玉陡然间全都化作了万道金光从各个方向向他射来。而这些金光犹如有了生命一般，就像无数条金色的蚯蚓一样向雷斯特游



来,又游动着钻入雷斯特的身体,钻入了雷斯特的各条经脉。

雷斯特只觉得浑身无数条热流从四面钻入,滚烫滚烫的在经脉中巡行,向自己的胸口腹部和百会气海聚集。

虚空中一个声音响起。“恭喜你,法印的传人,你已通过了风灵的试炼。风的本性是自由、飘逸、不受拘束,风灵的力量也就是自由、飘逸、不受拘束的力量。只有不惧艰险,不为世相所迷,执着地追求自由的心才能获得风神的眷顾。”

雷斯特只觉得全身犹如浸入了火热的岩浆一般,越来越热,而且还越来越涨。但是仍有无数的热流在挤入自己的身体。慢慢地身体的感觉似乎在逐渐地消失,只剩下灼热的感觉。意识逐渐地模糊,隐约之中,似乎又听到一个声音。

“法印的传人啊,你虽然获得了风灵的力量,但是不要忘记,如何发挥这力量全在于你自身心灵的修炼。”

终于,雷斯特脑际轰然一震,晕了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艾娜和落霞的两双关切的眼睛。

※ ※ ※ ※ ※

天凌谷的战场中,罗天凌听着凄厉的笛声,叹息道:“夜羽寒呀,终于使出真正的力量了吗,看来我也要全力以赴了。”

接着,罗天凌仰面向天,一声清吟。

就好像万丈雪峰之巅仙鹤的一声清唳,就好像九天之上睡龙初醒时的一声淡吟,就好像百鸟朝凤时鸟王不经意的一声脆鸣,就好像寂静之夜中万兽之王对月的一声轻啸。清亮而透彻,不怒而自威。冲破了天空,驱散了浮云,震撼了大地,响彻了耳



际。没有人觉得它震耳，然而却没有人听不到。

这一吟，有如一曲抚慰灵魂的安魂曲，让战场上所有不安的魂灵终归平静，被夜羽寒笛声催迫的已死躯体纷纷倒下，不再站起，这一吟，有如一剂功效神奇的清心剂，让所有被笛声扰得心烦意乱的翼豹战士骤然清醒，恢复了战力，这一吟，有如一声响亮的沉雷，直接炸响在夜羽寒的心中，竟震得他笛声一滞，几乎无法再吹奏下去。

好家伙，震天龙吟！没想到那个人竟练成了震天龙吟！

震天龙吟是传自佛灵山大林寺的绝学，然而这种武学的练法却不是秘密。

大林寺是大陆上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武学圣地，早在数千年前就已为人所熟知。

大林寺的武学以威猛刚劲、清净禅心相辅相成，以怒目金刚、慈悲心肠为最高境界，一直就是大陆上一个有名的武学圣地，和法利斯皇家魔法学院、雾灵山隐仙谷各有所长，并称为大陆武学的奠基三鼎足。大陆上的武学，除了传自魔族的暗黑系魔法与武功外，与这三家都有或多或少的渊源。

震天龙吟的练法口诀就刻在大林寺的入山石碑上。震天龙吟虽然号称大林寺的五大绝学之一，据说有着震慑敌魂，破除一切攻击魔法的巨大威力，数千年来却极少有人练成。原因是这项功夫极其难练，且修炼时幻念频生，极容易出偏，若非胸襟磊落的天纵奇才绝难练成。所以大林寺的第五代门主将这门绝学刻在了入山石碑上，意思是告诫初来者欲修武学当先修心。另外大概也是想显示一下大林寺武学的高深莫测吧。

因为这项武学太过艰难，所以在大林寺中就流传开了这样



一句笑话。“如果你想早点从大林寺毕业，那你就去学震天龙吟。”意思是说，如果学了震天龙吟，那你不是幻念丛生，就是会劳心过度，因而呕血而亡，提早毕业到极乐世界了。

据说一代大宗师，当年圣王座下五贤者之一的大地贤者，也曾到过大林寺游历。

当他看到这块入山石碑时，凝立半晌，终于叹道：“天授之绝学，亦惟有天授之聪明才可得传。”

这么艰难的绝学，想不到那个人竟然练成了。这时夜羽寒的心里已不仅仅是震惊，更多的是兴奋。他忍不住在自己的心里轻轻自语：太有趣了，能和罗天凌这样的对手一战，真是不枉此生。

夜羽寒精修十数年的暗黑之玄气全都运到一只寒笛之上，吹出了他最终的绝技。

幽笛七绝鸣。

如果说刚才笛声还只是几只野鬼的啸叫的话，那现在的笛声就好像整个地狱搬到人间：拘魂鬼的厉吼声、受刑鬼的惨叫声、炼狱烈火中拔舌鬼的嗷嗷声、滚沸油锅中油炸鬼的凄鸣声，一齐在草原上回响，撕心裂肺。如果不是有一阵阵的清吟让人神志一清的话，真不知道现在还能有几个人能够不倒下。

这就是夜羽寒的终极绝技，幽笛七绝鸣。黑暗系魔法传自魔族，向来被视为邪门，所以外界较少得知其内情。然而魔族武学自有其惊人之处，不然也不能一度号称无敌。幽笛七绝鸣在魔族十大绝技中排名第七，由此可知此项绝学的威力。要知道，威慑大陆的黑暗系拳法暗黑风暴还排不上十大绝技呢。

一时间，幽笛声、清吟声、马嘶声、人吼声，在草原之上奏响



了一曲战争的交响乐。

站在夜羽寒身边的夜星吃惊地看着自己的主子，心想：怎么主子今天的眼神这么奇怪？

也确实难怪他吃惊。夜羽寒平素那万载玄冰一般的眼神，此刻却炽热得几乎要射出火焰来。不，也许已不能说是炽热，也许应该说是狂热，甚至是疯狂。此刻的夜羽寒已不再像一个冷静睿智的统帅，也许更像拳击场上执意要击倒对手的拳手，或是棋盘上执着于胜负的棋手。能让他有如此变化的人，大概这世上也只有一个人吧。

站在夜羽寒另一边的夜月感受到的却完全不同。夜羽寒捧笛而立，迎面而来的劲风吹得他的战袍簌簌而动，紧紧裹在他的身上，突现了他强健的体魄。高挺的身躯立得笔直，双眼直视前方，明亮而火热。

夜月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个主子竟是如此英伟不凡，原来还这么有魅力。夜月眼中情不自禁地射出倾慕的光芒。然而夜月也注意到了，虽然主子看上去十分潇洒，但是嘴角边已隐隐有汗迹。像他这样的高手竟然开始流汗，这是不是说明他的内力已发挥到了极至？他还能支持多久？

其实夜羽寒的心里也很清楚。幽笛七绝鸣威力极大，但是太耗内力。自己这样全无保留地发挥，极难长久。然而此刻的夜羽寒早已不是平日的夜羽寒，对手的强悍更激发了他心底的斗志。就让生命尽情地燃烧吧，就是这样才痛快，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战争在继续。

忽然间，夜星一声惊呼：“大人，翼豹的利爪出击了。”



虽然在与强敌进行着一对一的较量,但是罗天凌一刻都没有放松对战场情势的观察。忽然,罗天凌的嘴角露出了笑意,他已看到了取胜的契机。终于到了翼豹挥出利爪的时候了。罗天凌对身边的爱将挥了挥手,对着战场中的某个方向一指。

多年的合作使得屈剑天立刻就明白了主帅的意思,率领着他的一万名精骑如一道黄色闪电般的卷向了敌军。

翼豹的利爪闪电般挥出,这一爪究竟抓向哪里?

施拉克率领着他的部队不断地进逼灵狐军团,而此时他的对手们似乎已无力组织有效的反击了,除了后退别无他法。

施拉克在队伍的前面兴奋地大叫着:“前进前进,只要再前进一里,敌人就会崩溃,我们就可取得全胜。”他的眼中仿佛已看到了胜利的景象。

等击溃了灵狐军之后,就可以对翼豹军形成包抄之势。那时罗天凌纵有天大本领,也难挽败势。要是这样取胜的话,夜羽寒那骄狂小子会是怎样一番表情呢?虽然他可能还是带着面具,不过那时面具下那张本就惨白的脸恐怕会气得更白吧。会不会白得像冬天里的雪?那倒是真合了他名字中的那个寒字。

一想到这里,施拉克就情不自禁地想笑。夜羽寒少年得志,一向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施拉克对他从没有过好印象。姑且不论立下的大功,就是能气气夜羽寒也足以令人开怀大笑了。

然而就在施拉克正要开怀大笑的时候,忽然自己队伍的侧后方出现了一阵骚动。

“怎么回事?”施拉克愤怒地对他身边的亲将咆哮着。

他身边的亲将惊恐地叫道:“不好了,大人,翼豹军侧袭我军。”



一万名黄甲的骑士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般，正割在了施拉克军团的软肋上。因为施拉克军团的快速推进，而使得他的军团不知不觉地就凸了出来，同夜羽寒军团的联系也在不知不觉间变得松散了，而翼豹的利爪就正好抓在了这个地方，就如同锋利的刀子切在了煮烂的肉上一般，只一下就割裂了施拉克军团同夜羽寒军团的联系。

施拉克的军团一下子就慌乱了起来。而这时，一直退却的灵狐军团突然展开了迅猛的反击。施拉克的猛虎军团几乎在顷刻间就变成了一群乱冲乱撞的兔子，在猛兽的利爪下慌乱地四处奔窜。

战局在一瞬间逆转。

夜羽寒放下了手中的笛子，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禁叹道：“我还是输了。”

罗天凌在施展绝技的同时还注意着战场的情势，而自己却疏忽了。从这一点上来说，的确已经输了。不过这个施拉克也实在是不可救药，明明提醒过他的，他却终究不悟，以致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败局已成，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怎样才能尽量减少损失。到底应该怎样做呢？

就在这时，混乱的施拉克军团中，忽然刮起了一阵怪风。怪风过后，战场的乱军中突然多了三个人。

雷斯特一边窜高伏低地闪避着奔腾的乱马和飞舞的刀剑，一边咒骂着自己的霉运。怎么搞的，刚从传送门出来，就到了这里。

原来连日的西风早已将飘浮的圣殿吹到了战场的上空，所



以艾娜、雷斯特和落霞一踏出传送门就不得不在乱军中争命。

罗天凌锐利的双目下，战场中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无法逃过他的眼睛。他看到了战场中的变化，也看到了战场中浮动的绿色身影。

无奈地摇摇头，罗天凌轻轻叹道：“这个小丫头，还真是让人操心哪。”转过了头，对身边的罗天霸道：“霸叔，我们出击吧。”

“撤退？”夜星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大人，施拉克将军已稳定了部队，只要他再坚持半个时辰，敌人切断我们两军联系的部队就会被我军击溃，那时我军将取得全胜。”

夜星说得不错。

施拉克军这时已稍稍从被突袭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在施拉克的率领下，开始进行顽强的抵抗。施拉克能号称名将，也的确有他的一套，在不多的时间中就将几乎陷于崩溃的部队重新组织了起来，还对着切入己阵的翼豹军展开了凶猛的反扑。

而屈剑天率领的部队虽然是翼豹军的精锐，但是在两侧的噩梦军和猛虎军的夹击中却也处境艰难。可是主帅竟要在这个时候放弃战斗，夜星说什么也想不通。

这时的夜羽寒已恢复了那霜雪一般的冷静，声音平得就像七弦琴上奏出的一个单音。

“可惜的是，我们面对的是捷豹罗天凌。在他面前，没有人能在败势已成的时候坚持半个时辰。”

早已跃跃欲试的一万名黄甲战士犹如一条黄龙般卷向了施拉克军的心脏。

施拉克正在那里指挥着他的部队试图冲破敌军的封锁，与



友军取得联系。然而这时他却看到了一道黄色闪电劈入了他的军中，他的部队就像向阳的残雪或是晨曦前的黑暗，在这道闪电面前迅速地消融了、消失了，快得就像他们根本不曾存在过。

闪电迅速地接近，距离自己已不到百丈。施拉克这才看清闪电原来是一个年轻英俊的黄甲将军，骑在疾风一般的快马上，潇洒地将身边掠过的敌人斩落马下，不费半分力气。

施拉克几乎是立刻就意识到，他一定就是那个有捷豹之称的敌将。

一眨眼间，距自己五十丈。施拉克最亲信的五十名侍卫已运足了功力，挡在了中间。这五十人是施拉克一手提拔的亲信，个个都有幽明骑士团 A 级骑士的实力，也个个都甘愿为施拉克效死，他们各有各的绝技，有的擅长魔法，有的擅长武功。

施拉克相信，如果举行幽明的全军大比武的话，他们都将在两百名之内。对于他们的忠心和实力，施拉克从来都是有着十足的信心。这也是施拉克在战场上总是充满自信的重要原因。

现在，五十个以命搏命的高手死士，五十把闪耀寒芒的锋锐利剑，五十种不同的绝技，一齐挡在了罗天凌的面前。

年轻的殿下仿佛根本没有看到眼前的五十名骑士，坐下的战马疾风般地奔驰，丝毫也没有减慢速度。手中的长剑横一劈竖一斩，两道清亮的剑芒交叠成十字，“嗤”地一声轻响，撕破了空气，闪耀着光华裂空而出。裂空十字斩在不经意间施出。

那五十名令施拉克自豪的骑士几乎是在顷刻间就化作了纷飞的血雨。裂空的剑芒所经之处，长剑分为四片，甲冑分为四



片,战马分为四片,骑士分为四片,所有挡在剑芒前的事物,无论钢制、铁制、布质、肉质,全部四散而飞,无论你是魔法结界、金刚法体、水盾火盾、封闭雷击,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剑,全部烟消云散。

战马奔速不减,顷刻间已至十丈。

施拉克眼中瞳孔收缩,然而却并无惧意。挺起了手中长达三丈的长枪,抖起了碗大的枪花,长枪的枪尖不住地颤动。每一次颤动都在空气中布下了一个激荡的气旋,每一个气旋中都有一股枪尖般的真气,在十丈的空间内布下了无数的地雷,要将敢于进入这一区域对手扎成蜂窝。施拉克使出了他天雷枪中的绝招。

年轻殿下已入十丈,漫天的地雷枪宛如扎在了钢铁护罩之上,在年轻殿下的身周爆起了无数的火星,然而却难损他分毫。

车速不减,已近三丈。施拉克手中忽然间幻起了无数的枪影,哪一把才是真?

年轻殿下无畏地前进,已入三丈。

漫天枪影骤然凝成了一把枪,一枪刺出。枪四周激涌的真气早已封死了所有方位,有去无回,有死无生的一枪。带着地狱的阴森,带着十方的诅咒,一枪刺出。

年轻殿下容色不变,对手威力强绝的一枪在他眼中就好像小孩子的戏耍。挥手轻轻一甩,他那只手宛如带着强大的吸力,施拉克有死无生的一枪,枪周身激荡的真气,就在这一甩间,全部被甩到了一旁,再无半点效用。

年轻殿下已至两丈。



施拉克的眼中微露惊芒，然而却依然不惧。抛去了已无作用的长枪，左手舞圈，右手直击。舞圈的左手舞出了一圈又一圈的旋风，直击的右手击出了一团又一团的火焰，圈转的旋风夹带着火焰犹如一个又一个风火轮划空而至。

年轻殿下不闪不避，战马直进。面对划空而来的风火轮，年轻殿下淡然一笑，只轻轻噓唇一吹，施拉克击出的风火轮就如同狂风中脱线的风筝，一眨眼就消逝无踪了。

距离已不到一丈。

一向勇悍的施拉克也终于感到了死亡的威胁。施拉克双手并到了一起，左手风劲和右手火劲合到了一处，使出了他从未敢用的必杀之技，天风地火无边破。

风火是两种不同的力量，但是又是两种互相促发的力量，风助火势，火借风威。

当风和火两种内劲合到一起的时候将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不但会伤敌，也同样会伤己。所以施拉克自练成以来从未用过，现在是用的时候了。

两种内劲一合，施拉克全身猛地一震，就好像炸裂开来一般。无数团炽热得足以烧熔一切的火焰团伴随着呼啸的劲风旋转着向外射出，就恍如一次剧烈的地火喷发再加上一次超越级数的狂暴龙卷。火焰团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外喷射，而伴随的强风则压得草原的地面都开始凹陷，射向地面的火焰团则将地面熔出一个又一个的大洞。

然而施拉克却忽然吃惊地发现，怎么劲风和火焰都在一丈内，好像没有飞出一丈以外。是什么东西挡住了它们？难道是天罗地网吗？



没错,是天罗地网,只不过是一支剑织成的天罗地网。罗天凌手中的长剑在空中左一下右一下地挥舞,就如同织成了一张密接无影缝的大网,将所有暴射出来的火焰团和狂风都封闭在了一丈的区域内,没有一丝半点漏出。

施拉克这时才猛地醒起。大罗天神剑,这一定是大罗天神剑,罗天家族祖传的绝技,号称连风也吹不过的绵密剑势。果然是连风也吹不过!

罗天家族早在神魔大战前就是大陆上有名的九大世家之一,那时令他们扬名天下的就是这一路大罗天神剑。大罗天神剑向以守势绵密著称,大陆上曾有“风吹不过,水泼不进的大陆第一守剑”之称。想不到这路剑法到了罗天凌的手中竟真的是风吹不过,将那么狂暴的劲风连同火焰团一同拦了下来。

忽然间,施拉克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这些劲风和火焰如果穿不过天罗地网,那么它们会到那里?施拉克很快就知道了结果。

火焰和狂风在天罗地网的拦截下,无法外溢,突然间掉头反蹿,以加倍狂猛的速度反向中央的施拉克蹿来。只听得“轰”地一声震天的巨响,施拉克所在之处骤然间炸裂了开来,将该处的地面炸开了一个深深的大坑。

而幽明第七军团的主帅,号称饿虎的猛将,就在这一炸中化作了漫天的碎粉,散落在了深坑中。

在罗天凌大罗天神剑之下,爆起的烟尘无处逃逸,又缓缓地落下,将大坑掩埋了起来,恰恰成了一个天然的墓穴。

施拉克居然用自己的惊天绝技,为自己挖好墓穴,真不知道九泉之下他师门的那些长辈们看到这一幕会有怎样的想



法。

失去主帅的施拉克军再也无心顽抗，在翼豹军和灵狐军的冲击下，瞬间土崩瓦解。战局已入尾声。罗天凌转头望去，只见夜羽寒的噩梦军团，阵势严整地缓缓退去。罗天凌也不禁心中暗赞：果然不愧是幽明第一名将夜鹰，虽败而不乱。

查情断势，趁己军全力进攻施拉克军时，早一步开始后退。若等现在再退，那就难免受到己方的追击，即便成功地退回，恐怕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了。

※ ※ ※ ※ ※

大战结束，已近黄昏。如血的残阳洒在大战过后草原，显得分外悲凉。断旗残剑随处散落，无主的战马凄凉悲嘶，呼唤着它已无法回应的主人。无数身穿各色甲冑的年轻生命睡在了草原上，却永远无法再醒来。他们精心缝制的战甲也无法保护他们的生命。

雷斯特呆立在大战过后的草原上，一片茫然。

为什么这些人要互相残杀？为什么他们如此不爱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雷斯特无法理解，痛苦地摇头。

自出了山林之后，雷斯特有很多事都想不通。但是这一次对他的冲击最大，亲眼看到数以万计的同类在互相残杀。雷斯特生命至上的价值观遭受了天翻地覆般的震撼，震得他头晕目眩，几乎无法再站立。

“想不通是吗？当年那件事发生前，我也想不通。”



身边忽然一个声音响起，雷斯特转头望去，一个年轻英俊的将军不知何时站到了自己的身边。

“这个问题很难，也许没人能回答你。”年轻将军好像是在对他说话，可双眼却没有望着他。

“想不想听一个故事，也许你听了之后，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雷斯特茫然地点头。年轻将军双眼凝望着草原，声音平静而深沉，既像是对雷斯特说，更像是自言自语。

“十三年前，就在这片草原上，也发生过一场大战。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双方经历了三个月的恶战，也没有分出胜负。在其中一方的军队中，有一位年轻的将军，我想那时他的年纪就和你差不多吧。年轻的将军虽然跟随父亲上了战场，但是他从来都不喜欢打打杀杀的事情。他的朋友们总是叫他‘锈剑将军’，笑他宁可让剑锈在鞘中也不肯用它来杀敌。可是年轻将军真的想不通，为什么好端端的，人们要互相残杀。难道杀人真的那么有趣吗？年轻将军可一点都不觉得，他以为山花野草、野兔野鸟可要有趣多了。所以尽管被朋友笑话为像个女孩子，年轻将军还是经常跑出去赏花观草。

“那时正好是三月，这附近漫山遍野都开满了那种美丽的黄色小野花。年轻将军最喜欢这种花，所以不管朋友怎么笑话，父亲怎么责骂。年轻将军还是偷跑出去嗅吸那芬芳的香气。那时节，由于不断地战斗，将草原踩得七零八落。所以年轻将军总爱去离此不远的一个小山谷，那里的绿草最茁壮，那里的野花最芬芳。就在那里，年轻将军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她就像那开遍山野的小黄花，虽不灼人眼目，但却芬芳美丽。她的肌肤



嫩过初芽的绿草，她的笑容甜过醉人的春风，她的步伐轻盈过花间飞舞的蝴蝶，她的声音脆过山谷中的黄莺。年轻将军很快就和她认识了，她是临近山村中的一个猎户的小女儿。

“年轻的将军问她：‘你为什么要到离战场这么近的地方来。’

“小姑娘脆笑着回答：‘因为这里的花开得最美啊。村里的老人都说，只要每年将草原上最美丽的一百朵花收集起来，等集足一万朵的时候，对着花朵向大地母神起誓，大地上就将不再有战争。我们村就可以不再整日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年轻将军笑道：‘这只不过是传说罢了，你怎么还当真呢？’

“小姑娘一本正经地道：‘不，这是真的。据说三千年前就是一位女孩的祝愿终止了当时的战乱。只不过她收集的花朵中有一朵并不是最美的，所以她的祝愿也只实现了一半。’

“‘一万朵，那不是要一百年吗。’

“小姑娘道：‘是啊，我年年都来，将草原上最美的花移种到这里，今年已是第十一年了。我想我一定会集满一万朵的，就算我活不了那么久，我也会叫我的孩子继续的。’

“看着小姑娘脸上虔诚而圣洁的样子，年轻将军再也说不出半句话来，他心想，她如此虔诚，这样真的会有效也说不定。

“年轻将军和她成了好朋友。他们在山谷中嬉笑、欢叫、追逐，将不远处的杀伐当做了另一个世界的事情。那几天里，年轻将军从清晨一睁眼直到月亮从东方升起，都在找机会偷出大营，一有空就钻到那个山谷中，将父亲的家法置若罔闻。

“那一段时间，从没有一刻空虚，从没有一刻孤寂，快乐充



满了年轻将军的心,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然而这样快乐的日子却只有几天。有一天,当年轻将军来到山谷的时候,他看到的却不仅是美丽的黄花,在灿烂的黄色花海中几点鲜红特别刺眼。那也是花,红色的血花。一大片,触目惊心,染红了花草,流入了土地。血花之旁,撕烂的花冠和零落的衣角让年轻将军的泪水夺眶涌出。当看到花冠旁那敌军独特的鞋印时,年轻将军的愤怒再也无法抑制。他第一次拔出了他那把锈在鞘中的长剑。

“当天夜里,年轻将军率领着部下,偷过了敌军十一道防线,斩杀了二十一员大将。他那把生锈的长剑上开满了红艳艳的血花,然而年轻将军的心中却没有一点的感觉。终于他在敌军一位大将的营帐中见到了那奄奄一息的小姑娘,可惜的是已经晚了,那美丽的生命终究无法挽回。

“年轻将军捶胸痛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到。然而小姑娘却笑了,那张惨白已无血色脸上的勉强的笑让人分外辛酸。

“小姑娘笑道:我终于知道了,原来那个传说并不正确。再美丽的花朵也无法溶解嗜血的人心。”

“小姑娘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美丽的躯体中永远失去了生命的气息。在这一刻,年轻将军终于了解了生命的无奈。有时为了捍卫生命,竟然不得不去进行杀戮。

“年轻将军将小姑娘埋葬在了草原上。心想,她那么喜欢花,大概明年会变成这草原上最突出美丽的一朵花吧。

“然而当年轻将军第二年再来的时候,却发现草原上所有的花朵都那么灿烂美丽。

“到底她是其中的哪一朵呢?年轻将军心想,说不定这数万朵花都是她魂灵所化。”



说到这 ,年轻将军不再说话 ,而雷斯特也陷入了沉思。

两个人并肩而立 ,半晌都没有说话 ,终于年轻将军打破了沉默。

“ 怎么样 ,想通了吗 ? ”

雷斯特点点头 ,又摇摇头。似乎是想开了一点 ,似乎又不太明白 ,不过心里倒是舒服多了。

年轻将军换了一种轻松的口气 ,道 :“ 算了 ,别想了。你以后会明白的。 ”旋又一笑道 :“ 说了半天 ,我还没介绍我自己呢 ,我叫罗天凌。谢谢你们这些天来对我妹子的照顾。 ”

“ 罗天凌 ,罗天凌。 ”雷斯特一时没反应过来 ,在口里念了两遍 ,才猛然惊醒。

“ 罗天凌 ,那不就是罗天帝国的皇太子吗 ?那么说你妹妹就是…… ”

雷斯特不敢相信地转头望去。只见年轻将军微笑点头 ,落霞小姑娘正偎在他怀里撒娇。

“ 没错 ,她就是我那顽皮的小妹妹罗天霞。 ”

雷斯特忍不住狠狠地掐了自己一下。这是真的吗 ?那个刁钻顽皮的小女孩竟然会是一国的公主吗 ?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八月二十五 ,第七次天凌谷会战结束。罗天凌取得了他又一次辉煌的胜利。

该战役幽明第七军团几乎全军覆没 ,战死一万九千人 ,被俘三万一千人 ,军团长施拉克战死 ,余众溃散 ,猛虎军团就此从大陆上消失。其他三个参战军团的损失都不太大 ,基本未伤元



气。今后的战争依然漫长。

这一天,对于雷斯特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他获得了风灵的神力,也不仅因为他人第一次体验了一场大会战,结识了一位绝代的名将,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试着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战争,而不是仅仅把它看成是无意义的杀戮。

许多年以后,雷斯特成为新大陆帝国的皇帝。他的首席女侍从官拉菲娜在她那本著名的回忆录《大地的觉醒》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

……皇帝又一次得胜归来,但是却没有多少喜悦。我不禁奇怪地问:“陛下,我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您为什么还是不高兴呢?”

皇帝陛下叹息道:“又有这么多无辜的生命断送在战争中,又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那时我对于皇帝陛下的心情还不是十分理解,劝道:“只要有战争就会有死伤,这也很正常呀。陛下实在无需为此挂怀。”

皇帝陛下摇了摇头,道:“不对,生命的消失总是一件令人感伤的事。如果我还是当年刚出山的我,我想我绝不可能领兵征战的。”

我不禁好奇地问道:“那陛下是怎么改变的呢?”

“也许是因为那人对我讲的那句话吧——有时为了捍卫生命,竟然不得不去进行杀戮。”

皇帝陛下此时脸上的表情变得既钦佩又仰慕,那是一种无条件的敬仰的神情。

能让皇帝陛下有这种神情的人,我所知的仅有亦妻亦友、亦师亦母的智后艾娜一人而已,现在又多了“那人”。

后来我才知道,皇帝陛下口中的“那人”指的是一代名将捷



豹罗天凌……

※ ※ ※ ※ ※

天凌谷会战结束了。然而战场上的厮杀并不是战争的全部，战场下的种种较量才刚刚开始。

幽明噩梦军团的中央大营中，夜羽寒的私帐内第一次点起了灯。

夜羽寒端起了一杯酒，一口气全倒入了嘴中。

夜星不禁有些奇怪，问道：“大人，我们刚吃了败仗，怎么您还这么高兴？”

夜羽寒又将一杯酒倒入嘴中，然后又夹了几口菜，慢慢品味，好久才咽了下去，道：“能和罗天凌这样的对手一战，无论胜负都值得庆贺。更何况战争还没打完，胜负谁属犹未可知。”

夜星听得有些糊涂，问道：“怎么战争还没打完呢？我们不是刚刚从战场撤回吗？”

夜羽寒哈地一声笑了出来，虽然不是很好听很自然，但毕竟有了一丝感情，倒是比平日顺耳多了。

夜星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主子笑。

夜羽寒笑了一下，道：“这场战争才只进行了一个序曲。序曲结束，高潮就将开始。而这一曲的悲剧主角就将是那个人。夜星，你听过伤心之鸟的故事吗？古时有位聪明的箭手，他能用无箭之弓射下云中的飞鸟。其实并非他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原因就在于那只飞鸟本就有心伤，正所谓惊弓之鸟，闻弦而落。”

停了一下，夜羽寒又呷了一口酒，缓缓地道：“罗天凌就像那只伤心之鸟，而现在伤心之弓的弓弦已然扣响。”



## 第五章 伤心的名将

罗天帝国的首都罗严克拉城是罗天帝国内最繁华的都市。城内的石铺路面整洁平坦，四通八达。所用的材料都是由九霄山上采下的上好青石，历经数百里而运至此间，坚实耐磨不易破损。城中的建筑风格各异，但大都雕梁画栋，极尽华美。

罗严克拉城中聚集了不少达官贵族、富硕商贾，因此城中各处都弥漫着一种奢华之气。罗严克拉的繁华不同于安邑，少了几分喧嚣热闹却显得更加高贵典雅。商家店铺虽不如商业之城安邑那么多，但装潢却更加华美。

商品也是天南地北应有尽有，几乎是你能得到的，都可以买得到，当然价钱也是高得惊人了。

罗严克拉城作为罗天帝国的首都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早在神魔大战前，该城就是弗雷姆公国的首都。在帝国迁都于此后，又经过历代帝王的不断修建，使得该城规模宏大，建筑精良，成为了大陆东南一带首屈一指的名城。

新帝国历前三年九月十六，雷斯特和艾娜来到了这座名城，并且住进了皇家驿馆。

罗天皇家驿馆就位于城市的中心区，距离皇宫也不过相隔三条街。这个驿馆构建华美、富丽堂皇，一般是招待外国使节或外地来的显贵之用。



本来雷斯特和艾娜是无法住进这样的地方的 ,但是有当朝公主的陪伴那就不同了。

小公主罗天霞回到京师 ,但是却说什么也不肯和哥哥进皇宫 ,这可让她的哥哥费尽了脑筋。

“ 不要 !说什么我也不会进宫去见那个讨厌的兰阿姨的。我要和雷斯哥哥艾娜姐姐住一起。 ”

小姑娘尖锐的叫声在馆舍的大堂中回响 ,刺得人耳膜发疼。雷斯特用力地甩了甩头 ,想要让自己被震得嗡嗡作响的脑袋清醒一下。

直到现在 ,雷斯特都有些怀疑到底这小姑娘是不是真正的公主。在他的想像中 ,公主应当是典雅大方、温文有礼的标准淑女。而这小姑娘真的是怎么看都不像 ,就像现在这样的大声尖叫 ,实在是让雷斯特一改以往对公主这个词的印象。

“ 你离家三个月 ,这次回来 ,怎么说也应当向父皇说一下吧。 ”

“ 不要 !”小姑娘一跺脚 ,一扭身钻进了房中再也不肯出来 ,任凭罗天凌软硬兼施、威胁利诱 ,只是不理。百战百胜的名将对自己任性的小妹妹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们所在的地方是皇家驿馆中的一个豪华院落的独立厅堂。这个院落有十来间房 ,有自己的浴室和厨房 ,也有配备的厨子和侍者 ,可以招待整整一个使团 ,按说雷斯特、艾娜和罗天霞只有三个人 ,其实是用不了的。只因为是太子与公主驾到 ,驿馆的主事分外巴结 ,所以将这个豪华的院落收拾了给他们居住。

厅堂中现在只有三个人 ,艾娜和雷斯特坐在厅堂正中的一张桌子旁 ,罗天凌则在靠里的一个房门前同他妹妹辛苦地进行着拉锯战。



终于,在经过了半个时辰的苦战后,罗天凌不得不摇头放弃,也坐到了桌子旁。

看到罗天凌一脸无奈的表情,艾娜劝道:“令妹不过是一时任性,过些时间大概自己就会想通了。”

罗天凌苦笑一声,道:“但愿吧。”停了一下,罗天凌转对艾娜和雷斯特道:“对这个小丫头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真是见笑了。”

艾娜笑道:“哪里,我看你们兄妹之间的感情还是真好啊。”

听艾娜这么一说,罗天凌也不禁笑了起来:“这倒是真的,这丫头我从小就宠她,让她变得越来越没规矩了。父皇就我们两个孩子,我又比她大得多,所以……”罗天凌的声音忽然低沉了下来,道:“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宠她吗?”

艾娜和雷斯特一起摇头。

罗天凌叹了一口气,道:“那是因为我答应过她妈妈要照顾她。这个孩子其实很可怜的。她的妈妈是宫中一个没地位没背景的宫女,在一次偶然的临幸中怀了孕,生下了我这个小妹妹,可惜的是并未因此而得到父皇的眷爱,在宫中备受其他嫔妃的欺凌。她死的那一年,霞妹才只有三岁,而我十九岁。我还记得那时,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我要走了,不能看着她了,就拜托你帮我照看她吧。’看着我点了头,然后就去了。自那以后,霞妹就不得不一个人在宫中和那些不喜欢她的人在一起,所以才养成了她刁钻古怪的脾气。其实说来这也不能全怪她,宫里有些人也实在不像话。她难得有自己的朋友,能和两位这么投缘,倒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这些日子给两位添了不少麻烦吧。”

艾娜道:“没有,我看霞妹倒是很可爱的。”

雷斯特却嘟囔道:“你当然这么说了,因为麻烦都到我身上



来了。”自风宫出来后，小姑娘特别爱缠雷斯特，实在让他有些头大。

看着雷斯特那一脸戚然的样子，艾娜和罗天凌不禁都为之莞尔。

正在这时，忽然门外传来侍从的传呼声。

“培里宰相大人驾到。”

跟着在一阵大笑声中，一个锦衣华袍的人在四个黑衣卫士的簇拥中走了进来。虽然说是笑，听起来却空洞洞的，没有一点让人欢欣的感觉，反而觉得说不出地难受。

那锦衣人一边笑一边道：“太子殿下得胜归来，我这个做宰相的都没有出城迎接，实在惭愧。”

那锦衣人长得是一副倒三角脸，尖尖的下巴，大大的脑门。尖尖的下巴上长着一小撮胡子，脑袋上部那偌大的空间中却只有一双小眼在眼眶中不住地乱转。

雷斯特一看到这人，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温德森林中的那种三角脑袋的斑斓毒蛇。不用猜，雷斯特就知道了，这一定就是那个被称作毒蛇的帝国宰相。

在这些日子中，和罗天霞小公主成天泡在一起，雷斯特对罗天帝国的情况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不像刚出山时那么一窍不通了。而小公主对罗天的人物中谈到最多的，除了他哥哥就要数到培里亚斯兄妹了。

培里亚斯，帝国当今的宰相，培里家族的族长，自十年前她妹子培里亚兰被选为贵妃之后，运用灵活的政治手腕纵横捭阖，在帝国内的势力日益庞大，现在已是权倾朝野。

他的妹子培里亚兰是帝国中出名的美女，因为培里家族的封地在海边，她也出生在海边，所以被誉为“大海精华凝成的最



美丽的蓝宝石”，尤以一双蓝色的大眼睛闻名。据几个在早年见过她的人说，“你能由那一双眼中看到整个碧蓝的大海在流动”。

然而在进宫之后，这位兰贵妃却似乎不那么开心，整天冷冰冰的不怎么笑。照小公主的说法：“我看不到大海，但却能看得到大海上那整座整座的冰山”。但即便如此，也将帝国皇帝迷得神魂颠倒、忘乎所以，任由培里亚斯胡作非为。而且最近这位贵妃还怀了孕，就更是让帝国皇帝言听计从了。

对于这位培里亚斯，小公主更是一点好感也没有。大概是因为他曾几次想陷害小公主敬爱的哥哥吧。然而帝国皇帝只此一子，而且罗天凌又屡立奇功，所以培里亚斯才未能得逞。

小公主在提到这位帝国宰相时说：“这位宰相大人根本不需要别人介绍，因为每个人看到他的时候都会首先想起某种动物。”

想到这，雷斯特几乎忍不住想笑，心想：小丫头这个形容还真是贴切。

罗天凌站起身来，淡然道：“怎敢劳动宰相大人。”

在帝国的政坛上，罗天凌是改革派的有力倡导者，而培里亚斯则是最顽固的保守派，两人几乎已成水火之势。所以培里亚斯会到这里来，确实出乎罗天凌的意料。

罗天凌心中不禁暗想：这个毒蛇又在打什么算盘？

培里亚斯哈哈一笑，道：“殿下这么说是怪我了，那我在这里向殿下赔罪了，还请殿下原谅。”

尽管心里对培里亚斯厌恶之极，但表面上还是不得不做做样子，罗天凌道：“我哪里敢怪宰相大人，不知宰相大人此来有何要事。”



培里亚斯道：“我此来是想请殿下晚上过府一叙，顺便替殿下接风洗尘庆贺胜利。”

罗天凌道：“这就不必了吧。劳动宰相大人实在让我过意不去。”

培里亚斯道：“一定要请的。太子殿下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怎能不庆祝一下，而且皇帝陛下也答应光临了。”

罗天凌心想，你把父皇搬出来，分明是让我不得不去，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但嘴里却只好道：“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该说的话已说完，接下来似乎两人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气氛一时间显得颇为尴尬。终于培里亚斯一声干笑打破了沉默，道：“殿下远行劳碌，我还是先告辞吧。”

罗天凌正期望他这么说，当下如释重负地一拱手道：“那就不送了。”

“怎敢劳殿下相送。”培里亚斯口中谦逊，转身向厅外行去。

然而就在他身躯半转，脸部离开罗天凌视线的时候，培里亚斯的眼中忽然闪过了一种奇异的眼神，似乎是揉和了狠毒、得意等诸般情绪的眼神。

正这时，巨灵般的罗天霸由外走来，两人恰在门口处相遇。

培里亚斯又是干笑一声，道：“霸将军也来了，那正好，省得我多跑一趟。今晚的客人也有霸将军您啊。”

罗天霸冷哼一声，道：“去你的毒蛇洞吗？我已经知道了。”

虽然培里亚斯毒蛇的称号他自己也知道，但是毕竟还没有人这么当面说出来过，此刻罗天霸显然是一点面子也不给他，饶是培里亚斯老练深沉，也不禁为之色变。



他身后的四个黑衣卫士中已有三个的手按在了剑柄上。

刚才这四个黑衣卫士一进门就往旁边一站，而且艾娜雷斯特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那个培里亚斯的身上，并未注意到这四个卫士。而此刻剑拔弩张，艾娜才开始注意到他们。

那手按剑柄的三个，个个气势沉凝，从那手按的部位和手腕微提的架势看，显然这三人都是浸淫此道数十年，可以闪电出剑的一流高手。

但是更让艾娜感兴趣的却是那并无动作的一个。这人背对着他们，头压得很低，双手微垂体侧，似乎并无任何特异之处。然而培里亚斯又怎会带一个毫无特长的手下与敌手见面？这只能说明此人的武功已到了令人看不透的境界。

但这还不是最令艾娜奇怪的地方，这四个卫士都披着宽大的外氅，看不清体形，但艾娜竟奇怪地觉得这人的背影有点熟，到底是在哪里见过呢？

培里亚斯毕竟老于世故，面色微一变，但旋即又恢复了那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装作没听见，道：“原来霸将军已知道了，那太好了，晚上还请一定光临啊。”然后也不待罗天霸回答，就在他那种独特的假笑中出厅去了。

这个人从入厅到出厅，脸上的笑就没停过。然而包括对人情世故一向迟钝的雷斯特在内，没人不觉得这个培里亚斯假得让人难受。

罗天霸对着培里亚斯背影消失的方向，“呸”地一声狠狠地啐了一口，骂道：“口是心非的家伙。”

这次回到京城，入城的只有罗天凌和罗天霸以及数十名亲卫，罗天凌的另一只臂膀屈剑天则带领着部队到城北五十里的翼豹军大本营进行休整。



此刻罗天凌正想找人商议,见罗天霸进来,正合心意,忙把他拉到一旁问道:“霸叔,你看培里亚斯这次究竟是什么意思?”

罗天霸道:“我看也没什么意思,大概看我们这次打了大胜仗,想向我们卖个好吧。”

罗天凌眉头微皱,会是这么简单吗?总觉得近来培里亚斯的表现有些怪。在出征前,培里亚斯频繁同各大臣接触,似乎正在进行什么阴谋。而今天自己刚一回来,他就亲自跑来邀请自己赴宴。难道这里面就只是这么单纯吗?

罗天凌问道:“培里方面的部队有什么动向吗?”

京城里的部队有一半是培里亚斯的嫡系,所以此次罗天凌一入城就要罗天霸去打探一下培里部队的动静。

罗天霸摇摇头道:“没有。一点异常也没有。”

罗天凌凝神思索,并没有注意到罗天霸眼中闪过一丝复杂难明的眼神。

没有?难道是我猜错了吗?那培里亚斯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罗天凌的脑中本来的那一丝头绪一下就乱了起来,再也想不清楚什么东西了。想了半晌得不出结论,罗天凌不禁心头苦笑。讲到玩手腕搞诡计,自己比培里亚斯之流看来差了还不止一两个等级。算了,反正到晚上就清楚他在搞什么了。

经培里亚斯这么一搅,罗天凌也无心再同艾娜雷斯特他们闲聊,当下起身告辞,又对小公主说了句让她明天一定回宫一趟,然后就和罗天霸一同离开了。

罗天凌离开了,一种说不清由来的不安感觉忽然在艾娜心中油然而生。到底是什么让自己这么不安呢?自风宫出来后,艾娜的灵觉强多了,整个脑中就像一块镜子般明澈,能反映出任何一点尘埃。所以这种感觉绝不是无中生有,一定是有来由



的。可是到底是什么呢？艾娜一时还把握不到其中的关键。

隐隐然，艾娜觉得仿佛有许多事不太对，这里面似乎有某种联系，可是偏又串不起来。

就在这时，“吱”地一声房门轻响，小公主罗天霞由厅里的房门中小心翼翼地探出了一个小脑袋，轻轻地问道：“我哥哥走了吗？”

看到她那谨慎的样子，艾娜不禁一笑，道：“走啦，你可以出来了。”

小姑娘几乎是蹭地一下就蹦了出来，跑过来拉住雷斯特，道：“太好了。雷斯哥哥，我们下棋去。”

“又下棋？”雷斯特的一双眼睛瞪得几乎比铜铃还大，心里叫出来的苦字怕都可以堆成一座山了。

下棋可以说是雷斯特目前最讨厌的一项活动了。悔不该几天前一时兴起和小公主下了一盘棋，从那以后，从早上一睁眼到晚上睡觉前，除了吃饭方便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被这小姑娘拉去下棋。

几天下来，只下得雷斯特是头晕脑涨晕头转向昏天黑地不辨东西。他真是想不透，怎么这小姑娘会对下棋迷到这个程度，他却不知，小公主自幼孤独，从未试过有年龄相近的伙伴陪伴玩耍的乐趣。此时好不容易有了个伙伴，那自是玩什么都会如痴如迷的。

“走嘛。”小公主拉住雷斯特的衣袖就开始往房里拽，而雷斯特就带着那一脸的不情愿被拽进了房。

这两个大孩子，真是一对宝贝。艾娜看着两人，不禁微笑摇头。



※ ※ ※ ※ ※

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天空已黑了下來，房中也点上了灯。吃过了晚饭，艾娜独自坐在厅中，心中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但却仍未想到原因。正在这时，忽见小公主罗天霞由房中走了出来。

“怎么不下棋了吗？”艾娜随口问道。

小公主愀然不乐道：“雷斯哥哥非要去睡觉，我怎么求他都不肯和我再下了，所以我只好一个人出来了。”

艾娜抿嘴微笑道：“他那个人一向贪睡，你不让他睡觉怕是比受刑还难过。”

看着小公主那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艾娜不禁心中不忍，道：“姐姐陪你下一盘怎么样？”

一听此语，小公主立时喜笑颜开，欢天喜地地由房中取出了棋盘棋子铺在了厅里的桌子上。

小公主由棋盒中拣起一枚棋子放到了棋盘上，欢喜地道：“大姐姐你真好。若不是在安邑偶然碰到大哥哥大姐姐，恐怕这些日子我会难过死的。”

小公主不经意的一句话传入耳中，艾娜脑中猛地灵光一闪，想起了那熟悉的背影是在哪里见过了。此事一想通，脑中一桩桩原本想不通的疑点在顷刻间串在了一起，自己心中那些隐隐的不安也一下子变得清晰了起来，一件可怕的阴谋一点一点地在迷雾中显现。

“大姐姐你怎么了？”小公主看到艾娜面容骤变，不禁吃了一惊。

艾娜用手止住小公主说话，已知的各种线索在脑海中极快



地掠了一遍，一个不祥的念头骤然浮现，艾娜猛地站了起来。  
不好！我们快走。”

※ ※ ※ ※ ※

被逼着下了一天的棋，雷斯特脑袋涨得几乎都要炸裂开了。基本上，雷斯特是属于那种能不动脑就不动脑的懒汉型人物。这几天的棋下下来，雷斯特只觉得自己的脑袋中就好像一个破竹篓，里面塞进了几千几万个棋盘棋子，不但涨得难受，而且还不时由里面掉出一两个来，不分白天黑夜地在自己眼前打圈圈。

终于摆脱了麻烦精的纠缠，雷斯特的身体一倒在床上就不想起来。睡吧，但愿这一觉睡下来，能将破竹篓中的棋盘棋子清干净。

自风宫出来后，雷斯特觉得自己的睡眠变得好怪。既好像睡着了，又好像没睡着，还总是做着类似的怪梦。总是梦见自己化作了一阵风在天空中飘。有时低下去轻拂地面上的青草，感受它们稚嫩但顽强的生命，有时又高高掠起，飞到半空中去推动浮云，感受它们的轻柔和变幻。在这中间还不时有个声音在耳边响起，讲述着一些似乎是口诀或咒语的东西。照说整晚做梦，醒来理应会觉得疲乏，可是雷斯特醒来后却觉得精力充沛精神焕发，而且练起武来竟是轻松写意。

雷斯特也问过艾娜几次，不过说来奇怪，每天一醒来梦中那些听得清清楚楚的东西竟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艾娜告诉他，既然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不是挺好吗？还想那么多干什么？雷斯特一想也是，于是也就不再问了。



这天一躺倒，很快雷斯特就又进入了那种奇怪的睡眠。雷斯特只觉得自己化作了一阵风，缓缓地由窗口中飘了出去，飘到了半空中。

天空中一丝云彩也没有，明亮的圆月悬在空中，满天的星斗也在一闪一闪。城市中灯火点点，放射出一小团一小团淡黄色光芒，同天空中的繁星交相辉映。虽然是黑夜，但是整座城市却是明亮爽洁。

皇家驿馆就在自己的下面，在皎洁的月光下一览无遗。整个驿馆中只有一处闪着淡黄色的灯光，大概那是艾娜姐姐的房间吧。

忽然间，一道黑影在驿馆中掠过，快得就像一只过路飞鸟投下的暗影，甚至还要快，也许人根本就看不清，但是风是不会看不清的。那似乎是一个黑衣的人影，在每个房间的窗户前都停一下，然后又快速地转到下一个房间，似乎是在找什么东西。是盗贼吗？忽地，黑影在一个窗户前停了下来，伸出了一只手，似乎是要打开窗子。这个房间……这不是自己的房间吗？

雷斯特猛然惊醒。抬眼向窗口望去，果见一个黑影在窗前晃动。幸好今天实在太累，雷斯特是和衣而睡的。此刻一跃而起，抓起桌上的长剑，身体箭一般向窗口射去。

窗外的黑影似乎也察觉到房中人已醒，一闪就不见了，似乎已离开了窗前。

雷斯特揭窗而出，只见黑影在对面的屋脊上一闪而没。雷斯特腾身而起，跃上了对面的屋脊，却见那个黑影正在前面的一个屋顶上转头回望，见雷斯特已追了上来，便拔步又奔。雷斯特也举步紧追。

两人就在这寂夜中，在皎洁的月光下展开了一先一后的追



逐。雷斯特此时已能看清，那黑影原来是一个披着黑色大氅的黑衣人。那人奔行得不紧不慢，黑色的大氅在月光下一飘一飘的，似乎也闪烁着变幻的银光，显得甚是飘逸。

黑衣人奔行得看似不快，然而雷斯特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追上。雷斯特不禁在心中暗自嘀咕：强国真不愧是强国，连盗贼的轻功也强到这种程度，真是让人不得不服。

他这些想法若是让小公主罗天霞知道了，准又要变成一个经典的笑料了。连这些都想到了，他却没有想到，既然那人的轻功这么强，那么他的武功又如何呢？

敌人武功若比他强，那即便追上，又能怎么样呢？然而雷斯特却丝毫不觉，继续紧追。

忽然间，那黑衣人停了下来。

雷斯特也停了下来。转头四顾，这里似乎是一个废弃的花园，亭阁敝破，乱草掩映，空寂寂的，似乎全无声息。

那黑衣人缓缓地转过身来，道：“这里应该可以说话了。”

雷斯特向那黑衣人望去，只见那黑衣人大氅里的身形婀娜窈窕，宽大的连头大氅遮住了大部分的脸，令雷斯特看不清他的面容，直觉那应该是一张很美丽的脸。

“你到底是谁？”雷斯特问道。

那黑衣人缓缓摘下了大氅的套头，明亮的月光投在了她的脸上，将那张美丽的脸映照得格外清晰。

“怎么会是你？”雷斯特吃惊得叫出声来。

※ ※ ※ ※ ※

如果是十年前有人问，罗严克拉城中，最富丽堂皇的建筑



是什么 那城里的居民一定会讪笑着你的无知 ,然后告诉你 那当然就是罗天的皇宫了。

罗天的皇宫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了 ,在战前就是以奢华闻名的弗雷姆大公的宫殿。在战争中 ,弗雷姆大公是第一批投降的大公中的一个 ,所以这座宫殿在战争中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在战后 ,由于罗天帝国的国势如日中天 ,这座宫殿也屡经翻建 ,其建筑的华丽程度在各国皇宫中也是数一数二的。

然而 ,如果现在还有人问 ,罗严克拉城中 最富丽堂皇的建筑是什么 恐怕就没有人能清楚地回答你了。因为 ,九年前建成的培里公爵府 ,其建筑的富贵华丽是如此惊人 ,以至于无人能比较出皇宫和培里公爵府究竟哪一个更富丽一点。

今晚 ,培里亚斯府中那华美的秋月别厅中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宴席。

秋月别厅是培里府中四季别厅中的一座 ,地面由碧绿色的玉石铺砌而成 ,厅中并未点灯 ,厅顶上数十颗龙眼大的水晶石将明月的光芒投聚在厅四角的四个巨大水晶球上 ,放射出柔和的银色光芒 ,就宛如在厅中摆置了四个月亮 ,将厅中照得一片光明。

碧绿的玉石反映着银光 ,竟让人有种波光粼粼的感觉 ,就好像在月夜中泛舟湖上吟赏明月。那种雅致的情调的确让人心旷神怡。

罗天凌的心中一面赞叹着设计者的匠心 ,一面也在咒骂着培里亚斯。这样的建筑究竟要耗费多少资财 ,要让多少的平民倾家荡产才能聚敛这样多的财富。今天的酒席虽然丰盛 ,但是所请的客人却不多 ,除了自己 ,也就只有帝国的皇帝和他的宠妃培里亚兰。本来应该也有罗天霸的 ,只不过不知为什么他到



现在还没来。

酒席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时辰 ,培里亚斯一直在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废话。

到了现在 ,罗天凌几乎连敷衍都懒得敷衍了 ,只是自顾自地饮酒赏月 ,任由培里亚斯在那里喋喋不休。

帝国的皇帝坐在主席上 ,对培里亚斯的废话有一搭没一搭地点着头 ,但也不知他是否真听清了宰相在说什么 ,他那双昏聩浑浊的眼睛只在杯中的美酒和身边的宠妃间逡巡 ,似乎只有这两样东西令他感兴趣。

这位皇帝其实今年只有七十一岁 ,在贵族中并不能算是一个很大的年纪 ,但是长年的沉湎酒色却令得他已是一副行将就木的形貌。这位皇帝可是出了名的昏庸无能 ,在他的治理下帝国内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 ,表面的繁荣之下却有着深深的隐忧。

平民与贵族日益对立。五大贵族各据封地 ,其离心之倾向也是日益明显。这些都令罗天凌为之忧心忡忡 ,帝国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但帝国的皇帝却听信培里亚斯 ,迟迟不肯推行罗天凌提出的方略。

王妃培里亚兰就坐在皇帝的身边 ,不言也不笑 ,就那么坐着 ,那双碧蓝色的大眼睛还是那么幽深美丽。

对这位王妃 ,罗天凌倒是没什么恶感 ,他只觉得这位王妃的眼睛好深好深 ,深得让人看不透 ,似乎那里面隐藏了太多太多的东西。这位王妃的为人其实并不坏 ,在宫中对那些下人宫女也还算和蔼 ,不像其他得宠贵妃那样盛气凌人。只是她很冷漠 ,冷得就像一块冰 ,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不过有时在看到哥哥培里亚斯的时候 ,那双美丽的蓝眼睛中偶尔会有一丝奇怪



的眼神闪过。

真的很奇怪，罗天凌说不清那眼神中蕴涵着什么，但是他却能感觉到那不像它平素的冰冷。这位王妃现在已怀了三个月的身孕，此刻坐在那里不言不笑，也不饮酒，一如平日的冰冷。可不知怎的，罗天凌觉得这位王妃的眼睛偶尔掠过自己时，总是带着一种奇怪的眼神。

忽然，培里亚斯由席中站起，走到了帝国皇帝的身边，道：“皇上、殿下，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让我宣布一件事吧。”

罗天凌停下了手中的酒杯，心道：终于来了，这大概才是今晚宴会的主题，培里亚斯他要搞什么鬼也马上就要清楚了。

帝国皇帝茫然地抬起头望着自己的宰相，不知他想干什么。

培里亚斯的面色忽地变得又阴又狠，刷地一下，由腰间拔出了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厉喝道：“奉帝国皇帝之命，擒杀叛贼罗天凌。”

帝国皇帝下意识地点了几下头，忽然发觉不对，道：“我并没下这个命令呀。”

培里亚斯嘿地一声冷笑：“你是没有下这个命令。”寒芒一闪，手中匕首一下刺进了帝国皇帝的胸口，“因为你已是前任帝国皇帝。”

这一剑刺得极为准确，帝国皇帝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下，那双本已浑浊的双眼就完全失去了光彩。

这一下变生突然，连罗天凌也未能想到，他虽然早就猜培里亚斯今晚不怀好意，但也没想到他竟敢刺杀帝国皇帝。

罗天凌缓缓站起，拔剑在手。在清冷的月光映照下，剑寒如



水面沉如水。

“培里亚斯,看来你是早有预谋了。”

培里亚斯纵声狂笑,就像是枭鸟啼夜,凄厉中带着得意。

“不错,罗天凌。为了这一天,我确实准备了很久。我花费重金,从西天仑山求得天下至毒七星碧叶莲,又用玄冰碧火酒浸泡一年,以除去它那一丝辛味,然后才将它涂在了你的酒杯之上。怎么样,味道如何?”

罗天凌淡淡道:“你以为这区区毒药就能奈何得了我吗。”

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是罗天凌的心里却在暗自吃惊。

七星碧叶莲产自海外,它的花朵是天下三种极品圣药之一,但是它的叶子却有无可比拟的剧毒。昔日的天医神农氏在采药时误触此叶,以他的绝世医术,却也无法自疗,缠绵三载,终于辞世。

七星碧叶莲的厉害之处还不在于它的毒性剧烈,而在于它无色无味难于察觉,而更厉害的是它的毒性特异,极具纠缠渗透之功,一旦触体,就犹如吸血的水蛭一般,缓缓渗入护体真气中,吸食并消融体内的真气,至死方休。虽然没有中者立毙的惊人,但对真正的高手来说却是更加难防难治。

培里亚斯冷笑道:“这我倒是未作此想,虽然七星碧叶莲号称‘莲叶一片,神仙束手’的天下第一毒,但我还真是不敢小看你,所以又特地为你准备了其他几道大菜。”

忽然间,罗天凌发现厅中不知何时多了三个人。三个人如同幽灵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厅中。在不大的小厅中,三个人分立东西南三面,同北面的培里亚斯兄妹隐隐然对罗天凌形成了包围之势。

东面的一个,浑身散发着一股妖异的气息,在月光的照耀



下，身形竟如同淡烟一般若有若无，煞是诡异。罗天凌只一瞥间，就已断定，这是一个魔法力极其高深的大魔导师。

西面的一个，是位又矮又壮的大汉。初秋的九月虽不甚冷，但在夜风中却也颇有些凉意，而这矮壮的汉子却像是热不可耐，整个上身只有一件短褂，前襟大开，露出一团团纠结的粗壮肌肉，下身的裤子只到膝头，一双赤脚大刺刺踏在玉石地面上。最惊人的是他手中那把大刀，长不过三尺，厚竟有一尺五。这几乎已不能称为刀，倒更像一块长方形的钢块。他就在那里一站，一股凛冽的狂霸之气已迎面而来。

南面的一个，看来年纪甚轻，大约和自己相当，一袭本应是儒雅文士所穿的长袍随意在身上一套，只歪歪斜斜地乱扣了几个扣子，看上去极不协调。头发蓬乱，脸上带着一种玩世的轻慢，怀中斜抱了一柄细长如柳枝的剑，正在用一只手在剑上有节奏地轻弹。

这人看上去虽不如那两人那么惊人，但罗天凌却一点也不敢小看，他那看似随意的轻弹中却隐隐蕴涵着天地间某种奇妙的节奏。

这人剑术一定已到了神妙之境，其可怕之处决不在那两人之下。

这三人在厅中一现，即便是罗天凌也不禁心头微震。自己的禅心灵境已到了第七重境界，曾被大林寺的长老许为近百年的第一人，五十丈内可说是无事不知。虽然分了心去抗毒，但是能轻易地逼近自己的十丈之内而不让自己察觉，这三人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到底培里亚斯从哪里找来三个这么厉害的家伙？

培里亚斯得意地大笑，道：“罗天凌，今天你是插翅难飞，还



是乖乖受死吧。”

罗天凌冷哼一声。“培里亚斯，你太小看我了，还你的天下至毒。”右脚忽地一跺，一道青绿色的火焰骤然间由脚底诡异冒起，又一分而为四，四条青绿色的火蛇贴地游走，就如同有了生命一般，吐着慑人的蛇信向四面的敌人咬去。

在场的都是武学高手，一看便知这是罗天凌用体内的三味真火，裹住了体内剧毒，然后送出体外借以攻敌。

培里亚斯不禁心中一惊，怎么罗天凌竟能如此轻易地破解这天下至毒？

若是事先无备，罗天凌确是无法如此轻易地破解七星碧叶莲之毒。但是他明知培里亚斯心怀不轨，又怎会毫无戒心地饮下穿肠之酒。全身功力自是早在戒备之中，一觉不对，便用七层不同的真气裹住了剧毒，七星碧叶莲毒虽然蚀穿了三层，但终究被罗天凌逼出了体外。

四团碧火贴地而行，分袭四面。

只见东面那人一声冷哼：“雕虫小技。”手指轻点，一个白色光球应指而出，袭向他面前的碧火与光球一撞，光球骤然炸裂，一股烈寒传遍全场，碧火立灭。

这是一个急冻光球的魔法，虽然不是什么顶级魔法，却也是相当耗费魔法力的，然而这人却轻松随意，不凝神不作势，随随便便地就使了出来，也实在叫人心惊。

西面那大汉嘿嘿一阵怪笑，道：“我已经够热了，不想烤火。”一口浓痰吐出，恰吐在碧火之上，“哧”地一声，痰压火灭。

罗天凌不禁心中暗赞，好精纯的吐气成罡功夫。要知道，这碧火不是普通之火，是罗天凌内气凝成的三味真火，又怎是一口痰压得灭的？分明是那大汉在痰中所杂的罡气，凝而不散，有



形有质，令得碧火似是被压灭的，而不是吹灭的。

南面那年轻人则嘻嘻一笑，道：“放焰火吗？好玩。”长袖一挥，那一团碧火骤然化作了满天的火星，尔后又忽然间一起熄灭，就真的像放了一场焰火一般。

然而罗天凌的锐目之下，却可以看到那年轻人在那一瞬间以比闪电还快的速度出剑，在每颗火星上都点了一下，每一剑都点灭了一颗火星。因为其速度快得令人眼几乎无法看到，令得满天火星就像是同时熄灭一般。

好快的剑法！而且出剑飘逸，毫不勉强，就好像那剑是自己在空中舞动，浑不费使剑者的半分力气。就是他那长袖一挥，也一样是飘逸洒脱，隐隐然如有仙气。

罗天凌不禁心中暗想：难道他是出自雾灵山隐仙谷一派的高手？

雾灵山隐仙谷也是大陆上赫赫有名的武学圣地，其盛名不在佛灵山大林寺和法利斯皇家魔法学院之下，这一派的武学以仙道之学为基，讲究的是飘逸灵活，潇洒制敌，同大林寺武学的威猛刚劲恰好相映成趣。这一派的传人远不如大林寺之多，但每一位在世间出现的传人都是顶尖的高手。据说昔年名震天下的天贤者就是这一派的传人。

罗天家族的武学近于大林寺一脉，罗天凌十五岁前还曾在 大林寺修业三年，但是罗天凌对这一派的武学却也有相当的研究，只是许多年没听说有这一派的高手出现了，不知培里亚斯是从哪里找到的这位高手

待到罗天凌向北面看去的时候，却更是大吃了一惊。

却原来是那位冷漠沉静的培里亚兰纤纤玉指轻轻捏在了一起，就如同轻拈兰花，然而玉指的尖端却可隐见淡淡的光球



凝聚,然后就有如轻拨琴弦般一指弹出。一个若有若无的光球应指而出,似乎并不惊人,连一点锐风也没带起,然而那一团碧火却在光球下悄然而灭,不带一丝声息。

这一手功夫可实在惊人,绝不在刚才那三人所展示的功夫之下。罗天凌着实想不到,这位娇娇柔柔的王妃竟已到了聚气成形的境界,竟然能纯凭内家真气凝聚成能量光球,一指弹出。这样的武功造诣怕已在培里亚斯的十倍之上。既然她有这样的武功造诣,那天下大可去得,为什么还要入宫忍受昏庸老朽的帝王蹂躏?

说实话,罗天凌和这位王妃的接触并不多。就是偶尔见到,通常也不愿盯着父亲的妃子猛看。但是即便如此,他也可以看出,这位王妃并不愿意嫁入皇宫。

以前他总以为是她狠心的哥哥为了权势,不顾妹妹的幸福,而强逼她入宫的。然而现在看来,这猜测似乎并不正确。培里亚兰如此武功,又有谁能逼得了她呢?

其实罗天凌这出手一招,便试出了四个对手武学家数及功力深浅。这一手也是极精彩的,即便是他的四个对手也是心中暗赞。然而罗天凌此时却全无得意之情,心头反而更加沉重。四个对手无一弱者,个个都有一身惊人技艺。若是一对一的话,自己绝不惧怕,可如今是四对一,自己难有胜望。怎么办?

培里亚斯又是一阵狂笑:“罗天凌,知道这几位都是什么人吗?”培里亚斯有意说出那几人的名号以压制罗天凌的气势。

罗天凌冷哼一声,没理他。

“在你东面的这位,就是来自幽明的烈焰魔君古斯塔。”

那诡异的魔导师对罗天凌阴阴一笑,道:“听说你给我那师侄制造了不少麻烦。不过今天以后他就会省心多了。”



烈焰魔君古斯塔是幽明四君之一，幽明帝国国师暗黑大贤者的师弟，也是夜羽寒名义上的师叔。不过因为师父死得早，烈焰魔君的大部分技艺都是暗黑大贤者代传的，所以他实际上应该是夜羽寒的师兄。

幽明四君成名早在一百年前，其声名之盛远非近年来才成名的夜羽寒可比，曾为幽明的皇帝击杀过无数的高手，有人认为他们的功力比之暗黑大贤者也是相距无几。

“在你西面的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狂盗楚白。”

那矮壮大汉砸了一下嘴，嘿嘿道：“四大公子近年来好大的名头，不知手上是否也真有那么两下子。”

狂盗楚白是纵横于大陆南部的巨盗，在幽明和罗天都曾纵横一时。虽然罗天和幽明都曾派出高手多次围捕，然而每一次都被他安然脱出。近百年来，在盗贼工会的巨盗排名榜上，他一直在前三名之列。

他那一柄厚背的斩神刀下，从无伤者只有死者，令得无数围捕的高手命丧黄泉，让罗天和幽明的官方都头疼之极，没想到连他也被培里亚斯请到了。虽然他的凶残暴虐无人不恨，但是他那一身强横霸道的功夫也是无人不惧，就算未到宗师级的水准，却也相差无几了。

烈焰魔君古斯塔和狂盗楚白都是享誉超过百年的顶尖高手，而且都和幽明官方有密切的关系。烈焰魔君古斯塔本就是幽明皇室册封的魔法师，而狂盗楚白近年来据说已投入了幽明骑士团。这两人会出现在这里，幽明的皇室一定在这中间出了大力，若不然以培里亚斯的力量决难请到这两人。

罗天凌不禁心中苦笑，想不到自己的面子还真不小，能够让幽明方面这么看重。



烈焰魔君古斯塔和狂盗楚白几乎是幽明方面仅次于暗黑大贤者的人物，这两人联手即便是大林寺宗主或五贤者那样的绝世宗师恐怕也要为之皱眉吧。

罗天凌转头向南面望去，却见那年轻人嘻地一笑，道：“我就用培里大宰相介绍了，我叫柳一剑，既非狂也非魔，没什么名气，殿下一定不知道的。”

这一句中的挖苦语气相当明显，狂盗性子粗莽，并未注意，烈焰魔君却是怒哼一声。

罗天凌又转向北面，道：“真想不到，兰贵妃也是如此高手。”

培里亚兰幽然一叹，道：“殿下，我一向敬重你的为人。今日敌对，实属无奈。只要你束手就缚，我可以保证你毫发无损。”

培里亚斯在一旁急叫：“妹妹，你怎能……”

培里亚兰不待他说完，便截断道：“哥哥，我答应帮你，但是我不想犯下太多杀孽。若你不答应，那我退出。”

培里亚斯道：“可是……”

罗天凌纵声大笑，道：“兰贵妃，培里大人，你们两位不用争了，我不会答应的。”

培里亚斯心中暗喜，道：“妹妹你看，人家可是不领情呀。”

培里亚兰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

罗天凌转了一下头，看了一下周围的众高手，双目中陡然精光暴射。

“既然要打，那就来吧。”

激斗随之爆发。

罗天凌闪电出剑，只见剑尖精芒一闪，长剑就已到了狂盗楚白的面前，其速度之快令柳一剑也不禁为之赞叹。剑尖不住



地颤动，幻起一大片亮点，距狂盗楚白还有三尺，那凛冽的剑气已然在狂盗的护身真气圈上刺出了哧哧声响。

狂盗楚白一声虎吼，手中的厚刀忽然如波浪般的抖动起来，幻起无边的刀浪，堪堪抵住罗天凌雨点般的剑势。能以一柄厚度几达长度一半的重刀，使出如此变幻的刀浪，狂盗楚白的一身技艺确已到了举重若轻，于至刚中见至柔的境界。

刀浪翻涌，陡然间卷起一个巨浪，压住了雨点般的剑星，反向对手狂涌而去。

然而刀浪却卷了个空，那一片剑星之后竟然全无罗天凌的踪影。

罗天凌跨出数步，虚洒出一片剑影，就在狂盗楚白凝神应付的时候，忽然间倒跃而出，反身运剑，剑势有如过天长虹一般，骤然间劈向烈焰魔君古斯塔。

烈焰魔君古斯塔凝神运指一连击出四个急冻光球和六个黑焰魔火弹，带着阴惨的白光和诡异的黑色火焰划空而出，击向罗天凌，与此同时还使出了重力之诀以迟滞对手行进的速度。

这几种都是极耗魔法力的魔法，若是普通魔法师只要使出一种便属不易，而烈焰魔君古斯塔却轻易地同时使出。而更惊人的是，急冻光球和黑焰魔火弹是完全分属不同属性的魔法，而烈焰魔君古斯塔却能同时运用自如。

一般说来，水火风雷四系魔法，各自有不同的属性，一般魔法师只能专修一种，若然兼修数门，则因属性相冲，难于控制，极易走火入魔。

当今之世，只有几位精于魔法的顶尖大宗师可以兼通数门，没想到古斯塔已到了这个境界，说他修为已近宗师级，此言



不虚。

罗天凌身在半空，忽然一声轻喝。

古斯塔的心头便如受重锤一击，陡然一痛，浑身魔法力竟一点也提不起来，划空的光球和火弹霎时熄灭，重力之诀也立时失效，而罗天凌长剑的寒光却耀目而来。若是一般魔法师当此一击，恐怕就无计可施了，然而古斯塔毕竟是有宗师级水准的魔法师，就在这短短的瞬间，魔法力重新凝聚，双手一合，一大团黑雾骤然在身前凝聚。

这是魔雾障壁的防护魔法，不但能阻断敌人的剑气，同时还兼具隔绝声音和惑敌耳目的功效。罗天凌剑气再厉，恐也未必能轻易地击破这层障壁。

然而罗天凌的身形在空中一折。在这一折之际，骤然加速，却忽然折向了北面，手中长剑光芒陡盛，有如凭空长了三尺有余，光华耀人，竟是直奔培里亚斯而去。

原来刚才对狂盗和烈焰魔君的那两下突然进击，竟都是虚招！罗天凌的真正目的在于培里亚斯。

罗天凌也深知今晚之战险恶之极，弄不好真会命丧于此，虽然罗天凌并不怕死，但却也不愿死在培里亚斯这种小人之手。这一战的主使人是培里亚斯，在场中人武功最弱的也是培里亚斯，所以他的突破口就选在了培里亚斯身上。

适才以家传观潮剑法中的暴雨一式突袭狂盗楚白，令他慌忙自守，然后又佯击烈焰魔君，以震天龙吟化入一喝，破了他的魔法攻击，令他一时忙于自顾。最后，合身运剑，直击培里亚斯。这几下，虚虚实实，声东而击西，令得距离培里亚斯较近的狂盗和烈焰魔君都无法抽身，实在是漂亮的战法。

罗天凌长剑之上生出的耀眼剑芒直指培里亚斯，慑人的气



势令培里亚斯心胆俱寒，连闪避的念头几乎都无法生出。

培里亚兰端然而坐，姿态优雅，纤纤十指纵挑弹拨，直如安坐拂琴。无数个小光球由指尖脱出，直击罗天凌。

然而罗天凌的人与剑几成一体，先天剑气所凝成的剑芒挡住了所有的光球，长剑上的耀眼光华虽暗了三分，但仍是直指培里亚斯。

培里亚兰心知不好，自己输在有孕在身，真气凝运之际，在腹部受阻，拈花玉指的威力比平日弱了至少三分。又加上见机过晚，此刻已无法挡住罗天凌先天剑芒的一击。

忽然，培里亚兰纵身而起，挡在了培里亚斯的身前，罗天凌的先天剑芒眼见就要由这位美丽王妃的胸膛穿入。

猛地，一阵剑尖相击的清音连绵响起。罗天凌剑芒骤敛，退了两步，清音消失。

那位叫柳一剑的年轻人站在了培里亚兰的身侧。

罗天凌同柳一剑对视了一下，各自会心一笑。

罗天凌道：“好剑法。”

柳一剑道：“好汉子。”

两人都明白对手在说什么。

适才这一剑，罗天凌的先天剑芒本已无可阻挡。然而柳一剑却及时而至，在不到一秒的时间中，在罗天凌的剑尖上刺了三十一剑，每一剑都能透过耀眼的剑芒准确地击在罗天凌的剑尖上，每一剑都化去了罗天凌的一分剑气，就如同剥茧抽丝一般，一点点化去了罗天凌惊人的剑气。

罗天凌赞的是柳一剑这惊人的快剑。

而柳一剑赞的是罗天凌的仁心。虽然和培里亚斯有深仇大恨，已成你死我活之势，却仍是不肯伤害怀了孕的培里亚兰，在



最后时刻收回了三分真气，若不然，柳一剑的飞雨快剑和剥丝真气虽然厉害，但毕竟晚到了半步，实在难说是否能挡住罗天凌如此凌厉的一击。

交手一招，罗天凌对四个对手的实力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四人中，培里亚兰有孕在身，实力最弱。烈焰魔君古斯塔和狂盗楚白实力当在伯仲之间，但还未见得能奈何得了自己，倒是眼前的柳一剑，其实力似乎仍未见底，不知其深浅，但至少不会比烈焰魔君古斯塔和狂盗楚白弱。

狂盗楚白适才被罗天凌的虚招所惑，大感面上无光，毕竟他是成名已达百年的先辈高手，如今被一个后生小辈所玩弄，实是心中不忿，此刻怒吼一声，斩神刀卷起千层刀浪，向罗天凌怒卷而来。

激斗再次展开。

围攻罗天凌的四大高手对罗天凌的技艺有了重新评估。原本烈焰魔君古斯塔和狂盗楚白这两位成名百年的人物对罗天凌这样的后起之秀总有一份轻视之心，然而过手一招才发现，原来盛名之下确无虚士，罗天凌的武学造诣实非等闲。这才抖擞精神，全力应战。

这一次，四大高手分工合作，狂盗楚白和柳一剑在近身接战，而烈焰魔君古斯塔和培里亚兰则在远处用魔法弹和气凝珠袭扰对手。这一来，罗天凌再也不能像刚才那样挥洒自如，要攻谁就攻谁了。然而罗天凌却也凛然不惧，大罗天神剑、观潮剑法、震天龙吟等绝技在雄浑的大须弥真气的运使下，神妙莫测，各具其威。面对四个强敌，虽然极为吃力，却也未露败象。

只看得一旁的培里亚斯是胆战心惊，惊惧不已。他实在没想到罗天凌的武功竟然如此神妙。本以为请来了享誉百年的烈



焰魔君古斯塔和狂盗楚白,再加上来自隐仙谷的柳一剑和自己的妹妹,这一联手合击,罗天凌理应不堪一击。没想到大谬不然,罗天凌非但没有速败,甚至还有一些余力进行反击。幸好,我还准备了一招厉害的。培里亚斯的嘴角浮现了一丝阴笑。

培里亚斯走到了别厅的一角,按下了一个按钮,同时喝道:“布阵。”

场中的柳一剑和狂盗忽然间全力出招,卷起一层层的刀光剑影,令得罗天凌不得不全力应付,然后突然后退。

罗天凌正自奇怪,却见厅角的四个大水晶球和厅顶的水晶块忽然旋转了起来。

接着罗天凌就觉得眼前一黑,就好像坠入了一团黑暗的迷雾之中,周围数尺之外再也看不清任何事物。奇怪的是,自己的禅心灵境已到了第七重境界,就算是双眼完全不能见物,也应当能感觉到对手的所在,然而现在却完全失去了对手的踪迹。

忽然间,一柄厚刀在迷雾中突现,罗天凌挥剑急急挡住。突地,一柄细剑无声无息地刺到,罗天凌才堪堪架住,一颗魔法弹已在身边炸开,只震得罗天凌护身真气一阵浮动。如此数次,罗天凌已然形势危矣。

罗天凌不得已,只得展开大罗天神剑,将全身都护在其中。虽然暂时稳住了局面,罗天凌却暗自叫苦,这样下去岂非有败无胜,虽然大罗天神剑可以暂时守住,但对手的实力惊人,运剑护身必须使用足够的真力才能挡住对手的攻击。像这样运剑遍护全身,真力的消耗将是极其惊人的,恐怕不消半个时辰,就会真力耗竭,那时就将绝无幸理。

※ ※ ※ ※ ※



清亮的月光照在黑衣人的脸上，将那张光润的俏脸映得更如同美玉一般，乌黑的秀发轻轻披散到了肩上，更衬得那张脸洁白如玉。那玉石般的脸上镶嵌着两颗黑亮的大眼睛，就如同两颗黑宝石一般闪耀着明亮引人的光芒。

真没想到会是她，在安邑碰到的那个龙翼族女子。虽然只见过那一次，但那次的事件雷斯特是记忆颇深，对那美丽的、有一颗宝石般明眸的异族美女也是记忆颇深，因此只一眼他就认出了眼前的黑衣人。

那龙翼族美女见雷斯特认出了她，面上不禁微露喜色，道：“没想到你还记得我。”

雷斯特一向不善言辞，这时不知怎么却冲口而出：“你这么美丽，我当然记得了。”

那龙翼族美女不禁摸摸自己的脸，喜道：“我真的很美吗？我还是第一次听人类这么赞我的。谢谢你，雷斯特。”

雷斯特笑道：“那有什么可谢的，你确实很美呀。”旋又奇道：“怎么以前没人赞过你吗？”

那龙翼族美女面容一暗，道：“那些人类一见我们就会要打要杀的，又怎会有人赞我呢？不过你不一样。”

雷斯特不禁自悔失言，忙转变话题：“还不知你叫什么呢，可以告诉我吗？”

那龙翼族美女面容立时转晴，欣喜道：“当然可以，我叫伊芙，是龙翼族现任族长。”

“你？会是族长？”雷斯特原本以为，族长都应该是满头白发的老头子，就像原来温德森林附近的那些山村的村长，所以听龙翼族美女说她是族长，不禁有点奇怪。

伊芙看到他奇怪的表情，道：“有什么好奇怪的，我打败了



族中所有的对手 ,没人敢向我挑战 ,自然就是族长了。 ”

雷斯特恍然道 :“ 原来你们是以比武来决定族长啊 ,那就难怪了。我还以为族长都应该是老头子呢。 ”

这回反而轮到伊芙奇怪了。“ 老头子 ?为什么 ?老头子总能打赢吗 ? ”

原来像龙翼族这样的异族 ,总是生活在被追杀的恐怖之中 ,所以每人都必须有一身好武艺 ,才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活下去。因此 ,他们也特别重视武艺 ,就算是选举族长也要依靠比武来定 ,和人间以资历和德行来选举村长族长的惯例完全不同 ,雷斯特和伊芙这两个人谁也没有太多的社会知识 ,所以难免会各自奇怪了。

两人聊了一会 ,忽地 ,雷斯特想起一事。

“ 对了 ,伊芙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 ”

伊芙闻言猛地一惊 ,道 :“ 我差点忘了 ,我是想来通知你 ,有人要对你不利 ,你还是快点离开吧。 ”

雷斯特不解道 :“ 这怎么会 ?什么人会对我不利 ? ”

“ 你不该和罗天的小公主在一起 ,现在罗天有人要篡夺皇位 ,你自然是难免池鱼之殃了。 ”

雷斯特疑道 :“ 你怎么会知道的 ? ”

伊芙见他不信 ,急道 :“ 我族和朝里的一位大官有密约 ,我们助他登位 ,成功后会他给我们划一块地 ,列为禁区 ,不让人类再打扰我们。 ”

雷斯特见她那认真的样子 ,不禁信了三分 ,道 :“ 那我要赶快回去通知艾娜姐姐。 ”

伊芙身形一飘 ,挡在了他面前 ,道 :“ 不行 ,已经太晚了。那里可能已经动手了。 ”



雷斯特不禁惊道：“那我更要赶快回去了。你快让开。”

“不行，那太危险了。”

雷斯特心头发急，不欲再多说，便想从伊芙身边绕过。

忽然间，伊芙玉掌轻伸，一掌拍在了雷斯特的顶门上。雷斯特连闪避的念头都还来不及起，这一掌就已拍到。只觉得脑袋“嗡”地一声，雷斯特就已晕了过去。

伊芙不待他身体跌倒，就一把扶住，手一抄，将他横抱在了怀中。

“虽然你可能会怪我，但是我还是得这么做。因为我不能看着你去送死。”

伊芙温柔地拂了拂雷斯特鬓角的头发，借着月光，细细端详雷斯特的脸，好一会，才轻轻叹道：“也并不是很英俊呀，可为什么会让人这么牢记在心呢？就见了那么一面，就让我总也忘不了。”

伊芙低下头，在雷斯特的脸上轻吻了一下。“若不是时间不多，真想再多看一会。”

伊芙用一只手抱住雷斯特，另一只手解下了身披的大氅，裹在了雷斯特的身上。

“夜风很凉，我可不希望你感冒。现在就让我送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吧。”

伊芙身形一振，背后的双翼已悄然展开，腾空而起，瞬间消失在了夜空之中。

※ ※ ※ ※ ※

皇家驿馆周围忽然悄无声息地立起数百个幽灵般的黑



影。他们蛇行鹿伏，借助屋檐和壁角的掩映悄然围住了驿馆那惟一亮着灯的院落。

整个院落中只有一个房间亮着灯，暗黄的灯光将两个端坐弈棋的人影投射到了窗子上，房中还可隐约听见棋子落在棋盘上的丁丁声响。

众黑影中的一个忽然手一挥。数名黑衣人已纵落院中，一脚踹开房门冲入了房中。然而一冲入房门，这数人便全愣住了。

房中的两张椅子上各摆了一个枕头，枕头上罩了一件外衣，烛光投影，恰如两个人影一般。房顶上悬了一个棋盒，盒口上扎了一个孔，恰是一个棋子般大小，每隔一阵便有一颗棋子掉下来，落在棋盘上发出丁丁声响，然而房中却没有半个人。

本应在这房中的人呢？

培里亚斯宰相府中，一座较高的楼阁顶上，两个苗条的黑影伏于其上。

“艾娜姐姐，雷斯哥哥真的会没事吗？”其中一个黑影小声道。

“放心吧，他此次是有惊无险，不会有什么事的。”

这两人正是本应在驿馆房间的艾娜和罗天霞两人。就在黑衣人闯入皇家驿馆的同时，艾娜和罗天霞已然潜入了培里府中。今晚培里府中的高手都各有任务，所以两人得以顺利地潜入。

两人出来的时候，发现雷斯特的房间是空的，罗天霞不禁有些担心。艾娜虽然也有些奇怪，但是她那明澈的灵觉却告诉她，雷斯特并无危险，所以她并未因此事过分担心。然而艾娜此刻的眉头却紧紧锁着，双目直投向百丈外的一处地方。



“雷斯特绝无危险，可是你哥哥却很危险。”

“我哥哥在哪里呢？”

“我想就在那里。因为那里蕴涵着巨大的魔法能量，而且那一带的空间中，气场能量扰动得非常厉害，这说明那里有一流高手在搏斗。”

罗天霞顺着艾娜的眼睛注视的方向望去，虽然月光明亮，但那里却好像笼罩在一片黑暗的迷濛之中，看不真切，然而迷濛的黑暗中却可以看到几点闪亮的光点在旋转。

忽然间，光芒一闪，当空的明月投下一道光束照射在了那几个光点之上，那几个光点骤然变亮，旋转也变快了。旋转数圈之后，光点的亮光慢慢变暗，旋转也渐渐变慢。这时又是光芒一闪，明月中投下一道光束让光点重新变亮。

“这时怎么回事？”小公主不禁觉得有些新奇有趣。

艾娜闭上双目，集中灵觉，将思感向那个方向延伸过去，去了解那个区域魔法能量的性质和功用，这个能力也是她自风宫出来后才获得的。当她再度睁开眼的时候，面色凝重。

“这是一个极高明的魔法大阵，利用天上月亮的能量进行驱动，其功用似乎是封锁入阵者的所有知觉能力。极为厉害，好像没有什么能透过它，我的灵觉也被它弹了回来，说不定连佛门八识神通都不能穿越它。令兄很可能就是被它困住了。”

小公主罗天霞不禁吃了一惊，直到刚才，她还不是很为哥哥担心，因为她对哥哥的武学造诣有着无可动摇的信心。她深信，即便哥哥遇到强敌围攻，实在不敌，那脱险也应不成问题。可现在，她着实放不下心了。

对于像罗天凌这样等级的武学高手，黑夜浓雾等已是无所畏惧，因为他们的眼耳只是起辅助探查作用。他们主要的测敌



手段就是他们敏锐的灵觉，对手的招式不管是任何方向角度，任何力量形式，在他们敏锐的灵觉面前都无所遁形，这使得他们能以最恰当的方式以最恰当的力量迎击敌手。如若灵觉失效，那比一个瞎子在刀林中漫步还要危险不知多少倍。

“那我们赶快去破了那个鬼阵。”

小公主立时便欲起身，艾娜急急拉住。

“你去也没用，以我们的武功和魔法力，根本无法杀死施阵者，破除魔法阵。”

“这可怎么办？”小公主急道。

艾娜沉吟片刻，脸上忽地浮现了一丝笑意。

“这阵法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使用月光那巨大而且无尽的能量，形成一个强大的魔法能量场，令得任何精神能量也无法通过。但它的强处也正是它的短处。也许我们可以来个以光克光。”

小公主面露讶色。以光克光，这怎么可能？

“唻”地一声，一只羽箭不知由哪里射出，然后啪地一下在培里亚斯府秋月别厅的上空炸裂了开来，撒下了无数的粉末。恰在这时，月中又是一道光束射下，正好照在纷落的粉末之上。粉末被光束一照，忽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其光芒之亮就如同白日的太阳骤然降落到了此间。培里府中人人失色，不知发生了什么。

“这些粉末叫做蚀光粉，是光法术的一种练习道具。它们能在短时间内大量吸收光能，放出极亮的光芒。”艾娜小声地向小公主解释她的计划，“我将它们散在光的通路上，它们会在大约半秒的时间中阻断月光能量的传送。有这半秒的时间，我想令兄……”



话未说完,只听见轰然一声巨响,秋月别厅炸成了碎粉。

秋月别厅中,罗天凌辛苦地抵挡着对手进击。尽管吃力异常,但罗天凌的斗志却丝毫不懈,大罗天神剑使将开来,真的是风雨不透,将对手的刀罡剑气、魔法弹、气凝珠,尽数挡在了剑网之外。其剑法之严谨,内力之深,韧力之强,都令他的四个对手心中暗赞。就连已有百余年功力的烈焰魔君古斯塔和狂盗楚白也不禁心中吃惊:这年轻人总共才多大岁数,怎么能练成如此了得的技艺?

然而罗天凌自己却是有苦自知。短短时间,自己内力的消耗已超过三成,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即便对方撤阵,恐怕自己也无力脱出重围了。正在这时,奇变忽生。

眼前虽然仍是黑蒙蒙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罗天凌却突地发现,自己的禅心灵境忽然能伸展出去了。周围的情况在通明的禅心之下,比眼见还要清楚万分。

就在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时间中,罗天凌对敌我的形势已了然于胸。

此时培里亚斯已离开了斗场。四个对手踏着奇异的步法,循着阵法中的某种通路,交叉连环,轮流发动攻击。这条通路太窄,一闪即逝,而且有高手阻挡,自己又不谙阵法,不能由这里脱出。罗天凌迅速地作出判断。

那么怎样才能脱困呢?罗天凌的禅心灵境在瞬间分析了敌人的阵法。这个阵法的能量来自头顶的水晶块折射的月光能量,这些月光能量被折射到厅四角的四个水晶球上,又经过水晶球汇聚在自己头顶,并在那里转化成了魔法能量,形成了一个魔法力场。施阵的魔法师当在远处遥控,无法直接攻击。所有的水晶块和水晶球都有魔法力罩的保护,根本无法摧毁。这个



阵法的确设计得相当精妙 ,但是.....

半秒过去 ,禅心再度受阻。但罗天凌嘴角露出了微笑 ,他已想到了摧破此阵的妙计。

罗天凌手中的长剑忽然间速度加快 ,向四面劈出无数剑雨 ,密集的剑气如雨点般的向四面击出。四大高手各自凝神 ,集中精神应付这疯狂的攻势。但同时却在心中诧异 :所谓狂风不终朝 ,暴雨不及夕 ,如此强攻看似猛烈 ,却决计无法长久 ,反而会加剧真力的消耗 ,强攻不下 ,便会招致速败。罗天凌怎会如此不智 ?

一轮急攻 ,罗天凌忽地剑交左手 ,右手成拳 ,一连三拳 ,向狂盗楚白攻出。

拳力如狂涛怒潮 ,卷起厉风 ,奔涌而至。狂盗楚白厚刀一横 ,夹着浑厚的内力 ,挡住对手的拳劲。一连两拳 ,一拳重过一拳 ,轰在了厚刀之上 ,发出当当声响。

狂盗楚白气凝如山 ,牢牢守住 ,心中冷笑 :罗天凌这小辈大概是情急拼命 ,这般运拳虽有威力 ,却无后劲 ,谁来怕你。

然而罗天凌这第三拳 ,拳劲却空空荡荡。狂盗楚白的厚刀之上根本没感觉到什么力道。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那小辈这么快就力竭了吗 ?狂盗楚白正自诧异 ,却见烈焰魔君、柳一剑、培里亚兰三人看着他的身后 ,同时惊呼。狂盗楚白回头一看 ,也不禁是大惊失色。

却原来罗天凌先前的快剑急攻 ,狂拳怒滔 ,全只是为了制造一个情急拼命的假象。这第三拳虽然看上去声势不小 ,但其实根本没运上真力 ,而实际上却是小指的一弹发出了一股潜劲 ,绕过了狂盗楚白直击在了他身后的水晶球上。

不错 ,水晶球有魔法护罩保护 ,无法摧毁。但罗天凌这一指



也根本不是想摧毁水晶球，而是将水晶球扭转了一个角度，恰好对准了另一颗水晶球。水晶球中射出的月华能量直接倾注在了另一颗水晶球的魔法护罩上。

在强大无比的月华能量之下，只一瞬间魔法护罩就已破裂，水晶球骤然变亮，然后炸裂了开来，引发了连锁的爆炸，将整个秋月别厅炸作了尘埃粉末。

培里亚斯府中的另一座密室中，二十六位高阶魔法师一起吐血，有三位还不堪巨大能量的冲击而化作了轻烟。

罗天凌先已有备，运起了护身真气罩，挡住了狂猛能量的冲击，在一片烟尘中，腾身而起，脱困而出。

而今之计，不宜恋战，还是应当先求脱身。那四大高手功力不俗，虽然出其不意，但以他们的功力，还不至受什么重伤。以一敌四，而且自己的功力又消耗甚大，恋战下去，必然不利。主意一定，罗天凌身形电射，向府外而去。

忽然间，罗天凌看到培里府前，一位巨灵壮汉正与数十黑衣武士激斗。

那不是霸叔吗？他什么时候到的？罗天凌不禁心中微讶。

罗天霸独斗数十武士，手中长剑此刻已是遮拦多，进攻少，形势不妙。

罗天凌不及多想，身形一个起落，便已到了罗天霸的身边。手中长剑一展，便劈翻了一个黑衣武士。

罗天霸见是罗天凌，精神一振，长剑光芒一盛，也砍倒了一个敌人，道：“凌侄……”

“别多说了，霸叔，你先走。”罗天凌长剑展开，挡住了四面的攻势，将罗天霸让到了身后。

就在此刻，罗天凌忽然听到了小公主罗天霞的尖叫。



“哥哥，小心。”

小心？小心什么？罗天凌长剑挥洒，风雨不透，三丈内根本无人能够近身，那到底是要小心什么？

忽然间，背心一疼，一柄剑刺入了后背，剑尖上一股极强的阴寒力道，在一瞬间就摧断了罗天凌的心脉，罗天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能够轻易接近到自己身后的，就只有……

罗天凌缓缓转身，眼神中充满了悲伤。

“为什么，霸叔。”

剑芒乍闪，两个欲趁机偷袭的武士被劈作了两半，剩下的武士再也不敢妄动。

“你是我最亲的亲人，我同你在一起的时间比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小时候父亲不管我，就是你照顾我，教养我。我从你这里得到了我从父亲那里得不到的温情。在我的心底里，你就是我的父亲。”

“可这是为什么？”

罗天凌的声音出奇平稳，脸上没有一丝激动的表情。然而那却是伤心到了极处，再也激动不起来。

罗天霸“噗”地一声跪了下来，痛哭出声。

“凌侄，是我对不起你，你杀了我吧！”

罗天凌轻轻摇摇头，由罗天霸的身边经过，向正奔过来的罗天霞和艾娜走去。

两旁的黑衣武士为他气势所慑，纷纷向两旁让开。

罗天霸一声锥心厉号，凄厉刺人，在寂静的夜空中回响。

“你杀了我吧。”

罗天凌连头也没回，然而一颗泪水却悄然滑落，跌落了尘



埃。

十三年了。

距离上一次眼角变湿,已经过了十三年了。不同的是,上一次泪水倾盆,这一次却只有一滴,但是那伤心的感觉却是一样。

可能这是最后一滴了吧,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不知怎的,罗天凌忽然觉得心中出奇平静,甚至有点欣慰。

伤心的滋味真不好受,让人的心疼得要死。不,比死还要难受,那种锥心的痛楚,会无休无止、日日夜夜地折磨你。就像几千个小锥子在你心窝里扎,就像无数的老鼠在那里啃食,就像几万支小刀在那里不停地划来划去。不,也不对,这些根本不能和伤心的痛楚相比,伤心的痛楚比那强过千倍万倍。如果以后能永远不再伤心,是不是应该觉得欣慰呢?

罗天凌觉得自己应该笑,大声地笑。然而嘴只咧了咧,就一口鲜血喷出,染红了一大片地面。腿一软,几乎就要跌倒。

小公主罗天霞抢上两步,扶住了哥哥,眼中的泪水如雨而落。

此时烈焰魔君、狂盗楚白、柳一剑、培里亚兰四大高手都已赶到,狂盗楚白向来铁石心肠,嘿嘿笑道:“死了吗,让我来补上一刀吧。”跨步向前,便欲追杀罗天凌。

烈焰魔君不甘落后,同狂盗楚白并肩而出。柳一剑叹了一口气,也随后跟上,只有培里亚兰没有动。

艾娜见状忙拉了一下小公主罗天霞,道:“霞妹,先别伤心了。我们快离开这里。”

然而罗天霞此时哭得泪眼迷蒙,浑然不觉。艾娜不禁心中



一急，一用力将罗天霞拉得退后了半步。脚下莲步轻移，迅速地踢动了几下。

烈焰魔君、狂盗楚白、柳一剑三人面前景物忽变，眼前忽然变成了一座千丈高岩，阻住了去路。

狂盗楚白一声怒吼，厚刀劈出，这一刀威力强猛，不要说岩石，便是钢铁也要被砍作两截。然而此刻厚刀却犹如劈在了虚空中一样，毫无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魔法幻境吗？”狂盗楚白斜眼向烈焰魔君望去。

烈焰魔君摇头道：“不是，这里完全没有魔法能量的气息。”

两人不禁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柳一剑咦了一声，道：“真没想到，除了隐仙谷传人，竟然还有人懂仙道之学的术数阵法。这是五行密踪阵。”横跨数步，忽地一脚踢出，一颗小石子应脚而飞。

眼前巨岩忽然消失，又恢复了刚才的景象，然而却已不见了艾娜和罗天霞。

培里亚斯此时才由府中奔出，气急败坏地道：“怎么让她们跑了。”

烈焰魔君阴阴道：“放心，罗天凌已受了致命一击，那柄剑上有我师兄亲自种下的玄阴魔煞，只要一入体，中者就会七经齐断脏腑尽碎。就算是天界的神王和魔界的魔王一起驾临，也无计可施。罗天凌他是必死无疑了。”

培里亚斯这才稍感放心，但旋又道：“那小公主跑了，毕竟是一桩麻烦事。”

烈焰魔君冷笑道：“他们跑不了的。我方才探查到传送术魔法的能量踪迹，从能量踪迹的方向和大小判断，她们现在到了



城外。她们没其他地方可去，一定是往翼豹大营。宰相大人只需派人守住城外要道，就一定能抓到她们。”

培里亚斯喜道：“那太好了。”忽又想起一事：“既然她们会传送术，那么我们的阻拦不是毫无意义吗？”

烈焰魔君阴阴一笑，道：“宰相大人尽管放心好了，我保证她们再也无法使用传送术了。”

※ ※ ※ ※ ※

罗严克拉城外的一座小山丘上，小公主罗天霞抱着哥哥的身体，已哭得泣不成声。尽管艾娜使用了圣光返魂术，但是仍只能让罗天凌多延片刻。

罗天凌吃力地抬起一只手，无效地替小妹妹擦了擦眼泪。

“坚强点，小姑娘。我要走了，以后一切就靠你自己了。”

小公主的泪水如泉水般涌出，顷刻间便将罗天凌衣袖整个浸湿了，便如同刚洗过一般。

“不，我不要。我不要你走，我要你永远照顾我。”

罗天凌勉强地做出了一个笑容，然而看在小公主的眼中却显得格外地让人心酸。

“小姑娘长大了，不再需要人照顾了。哥哥累了，就让哥哥休息吧。”

“不……不……不……”小公主用尽所有的力量向天嘶号，几乎吐尽了肺中所有的气息，仿佛是在向上天哀求，不要剥夺她最珍贵的东西。

然而罗天凌眼中的神光却逐渐迷离。他的眼前开始出现幻像。



“好美丽的小黄花呀，终于又看到你了。”

“这么美的花冠，是给我的吗？”

罗天凌的手用力抬起，仿佛是要抓住空中的什么东西，然而手只抬到了一半，就无力地垂下。

一代名将，永远地失去了呼吸。

死时年仅三十一岁。

罗天凌所推行的改革措施触动了帝国内拥有庞大实力的大贵族们的利益，因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地要阻止。而罗天凌又缺乏政治斗争的机敏，没有能够及时地洞悉敌人的阴谋。这是罗天凌致命的心伤。

其实就很多方面而言，后来的雷斯特和罗天凌是很相似的，同样在战场上勇猛无比，也同样缺乏政治的机敏。但是雷斯特比罗天凌要更幸运一些，因为他身边有一个机敏无比的艾娜。

以至于后世有人戏道：“就各方面而言，罗天凌都应该比雷斯特更适合开创新时代，只可惜他身边少了一个贤内助。可见治国安家，贤内助都是第一重要的先决条件。”

罗天凌的死，代表着罗天帝国改革的彻底失败，从此罗天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崩离析的衰落道路，也为日后雷斯特在这块土地上建立新大陆帝国奠定了基础。

绝代名将罗天凌，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阴谋暗算之下，就如同历史上许多纵横无敌的绝代名将一样。这是否也是所有绝代名将无可避免的悲哀命运呢？但罗天凌比他的先辈们更为痛苦和伤心，因为他是死在了自己亲人的暗算之下。

罗天凌的身躯逐渐变冷，小公主依然怀抱哥哥那已无生命气息的身体，哀哀痛苦。



从一代名将的脸上，艾娜看不出一点痛苦的表情，反倒似乎有一种安详宁静的欣慰。到底死亡对这位名将来说，是不是痛苦呢？

艾娜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罗天凌的一生，充满了令他痛苦的伤心。在遇到一生最爱的人仅仅数天后，他就饱尝了失去爱人的伤心。为了不让同样的悲剧在重演，他拿起了他并不喜欢的剑驰骋于沙场。然而在这期间，他的伤心从未停止过。在他生命的最后，他又尝到了被最亲的亲人和最好的朋友出卖的伤心。这些伤心，几乎成了伴随他一生的标志。也许只有当他永远闭上双眼之后，才能真正不再伤心。从这一点上来说，也许死亡会更令他快乐。我想，罗天凌这个人，可以说真正是伤心的名将。”

在将罗天凌的尸体火化成灰之后，天色已然大亮了。

小公主的眼中已流不出半滴泪水了，艾娜看着默默捧着哥哥骨灰的小姑娘，柔声问道：“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小公主的声音沉静而坚强。

“我要去翼豹大营。我要继承我哥哥的遗志，扫除帝国内的奸党，重建人民的幸福。”

这是那个顽皮爱闹的小姑娘吗？艾娜看着眼前的罗天霞不禁有些吃惊。小公主那略显稚嫩的脸上此刻已看不到一点平日嬉笑的模样，在晨曦的照耀下却可以看得出一种坚强和刚毅。晨风微微吹动了她额前的头发，然而她的眼睛却一眨也不眨，牢牢地注视着北方。

艾娜不禁暗暗地点了点头，也许她的哥哥没说错，小姑娘已经长大了。

艾娜轻轻一叹，道：“你选这条道路可实在不好走。培里



亚斯一定已在这条路上布满了伏兵。而且，“艾娜秀美的眉头微皱；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他确是做到了。现在空间中充满了混乱的能量涡流，我们不能再用传送术了。”

罗天霞也学过基本的魔法知识。她知道，传送术的原理是在空间两点制造能量通道，而现在，空间中混乱的能量涡流会使传送通道通往不可知的空间。

“不管多难走，我都一定要走过去。”

新帝国历前三年九月十六，摆在艾娜和小公主罗天霞面前的，是一条极其艰辛的道路。



## 第六章 贤者的悲歌

新帝国历前三年九月十六日晨，在罗严克拉城以北的一片密林中，艾娜和小公主罗天霞正沿着一条隐秘的小径前进着。

“出了这条小径，距翼豹大营就不足十里了。”

“可是这十里路，恐怕会是最艰难的十里。”艾娜的眉头紧锁。

艾娜和罗天霞两个人凭着机智和武功以及对地形的熟悉，摆脱了一队又一队的围追堵截，然而艾娜和罗天霞却丝毫没有轻松的感觉，因为这一路上始终都没有遇到真正的高手。这说明真正的危险就在前方的某个地方等着她们，这剩下的十里路恐怕会比前面的四十里更难走很多倍。

突地，艾娜和罗天霞两人同时停下了脚步，小径的前方一个巨大的黑色人形阴影投射在了前方的道路上。

“谁？”

“是我。”一个巨灵般的身形从一株树后转了出来。

是罗天霸，正是那个昨天将一把致命之剑刺入罗天凌背心的那个皇叔罗天霸。

仅仅才一天没见，然而罗天霞却几乎认不出这个高大威武的皇叔了。环脸的须发已变得七零八落，须发脱落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丝丝血痕，似乎这些须发都是用手硬生生拔掉的。原本



挺立如松的虎背此刻却佝偻着，似乎根本无力挺直。那两只原本精光四射的铜铃环眼灰蒙蒙的，黯然无光。整个人便如在一夜间老了数十岁一般，憔悴不堪。

“你，你还有脸来见我吗？”小公主罗天霞愤声怒斥。

罗天霸惨然一笑，道：“不错，我是没有脸了，连心都没有了，又怎么会有脸呢？”

罗天霸从腰间拔出了一柄匕首，寒光一闪，便从自己的脸上削了一块肉下来。

罗天霸的半边脸上一下就变得血肉模糊。这一剑削得甚深，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看到露出的面骨。

“奇怪，怎么不觉得疼？是不是没有心的人就不会再有感觉？”罗天霸用手摸了一下血肉模糊的半边脸，一只手上立时被涌出的鲜血染成了可怖的红色。

出其不意，小公主罗天霞和艾娜不禁都被这可怖的一幕惊得叫了出来。

小公主定了下心神，冷笑道：“你这是做什么，忏悔么？”

罗天霸凄然地摇摇头，道：“忏悔？忏悔有用吗？忏悔能让死人重生吗，忏悔又能找回失落的心吗？”

罗天霸用那只被染成血红色的手轻轻抚在了自己的胸口。

“我原本以为五百年前，神魔大战就结束了。可是我错了，战争一直都在这里继续着。而且这一次，是魔打胜了。不过，我不会让魔取得最后的胜利的。”

罗天霸移开了胸口的手，骤然间鲜血如泉涌出。原来罗天霸刚才已用掌力击穿了自己的心口。

“霞侄女，也许你不相信我，但是我还是要来告诉你，不要



再往前走了,那里有一个没人惹得起的大高手。”

罗天霸双膝一软,缓缓跪倒。在他的脚下,涌出的鲜血已积成了一片血泊。罗天霸便跪倒在这一片血泊中。

眼前的场面触目惊心,即便小公主恨极罗天霸,此刻却也不禁为之心颤。

艾娜喟叹一声,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罗天霸喃喃地念了两遍,可是当初,那碧海一般澄澈的眼睛却在一瞬间让我没有了心。没有了心的人,又如何能早知?”

罗天霸喃喃低语,声音越来越低,头也越来越低,终于头低到胸上,声音也不再可闻。

“他死了吗?”小公主一片茫然。

原本的满腔恨意这时忽地不见了,她反而觉得这个人有点可悲,甚至可怜。

艾娜轻轻叹息。“是的,他死了,早在他接过暗杀之剑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

忽然间,一阵狂笑在山林中响起。一个矮壮的大汉忽然由林间跃出,一脚踢飞了罗天霸的尸身。

“这个没有用的东西,杀个人就变成这样,死了最好。”

矮壮大汉一阵怪笑,道:“你们两个小兔崽子,是自己把脑袋割下来给我,还是让我来动手。”

矮壮大汉手中厚刀虚横,缓步踏前,一阵凛冽的杀气涌来,罗天霸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哆嗦。

艾娜将小公主拉到身后,双手轻捏法诀,凝神备战,眼前敌人的招势在她眼前显得一清二楚,没有半分秘密。

矮壮大汉厚刀一横,已虚封四面,脚步斜跨,随时可以以闪



电般的速度跃起追击，刀气逼身，限制了自己的动作，任何时候都可在气机的牵引下先发制人。

欲破此招，当先排去敌人逼身的刀气，否则任何一点动作都会让敌刀瞬间而至，无可抵挡。

可是艾娜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功力决无法挡住眼前的敌人。艾娜受先天之所限，虽然博览群书，技兼百家，但功力一直都无法登入上乘境界。现在虽眼里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却没有任何功力可破除敌人的刀气。

到了这个时候，尽管艾娜智比天人，却也只有徒呼奈何。虽然双手捏住了法诀，脑中在瞬间掠过了数十种奇门密艺，但是却没有任何一种可以化解得了眼前的危局。眼见敌人的脚步一步步踏近，艾娜的鬓角也不禁流下了冷汗。

蓦地，又一阵清笑响起，林中又转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年纪不大，头发蓬乱，文士衫乱披身上，一柄无鞘的细剑斜挎腰间，让人担心它随时会刺伤了自己。脚上一双破草鞋，早已变得如拖鞋一般，拖沓地由矮壮大汉侧方的林间行出。

矮壮大汉停下了脚步，双眉一横，道：“姓柳的，你来干什么？”

来人正是隐仙谷的传人柳一剑。

只见柳一剑啧啧连声，道：“了不起，了不起。狂盗楚白还真是狂，让人大开眼界，竟然狂到要煞有介事地杀两个小姑娘，真是让人不胜感佩。”

狂盗楚白怒道：“柳一剑，你什么意思？”

柳一剑啊哈一笑，道：“没啥意思啊，我赞你呢，难道你听不懂吗？”



狂盗楚白强压心头怒火，冷声道：“待此间事了，倒要领教阁下高明。”

狂盗楚白向来狂傲，受不得挑拨，此刻早已是怒火中烧，若非昨日见识了柳一剑高深的剑术，怕不早已挥刀而上，砍下这人的头颅。

柳一剑淡淡道：“要领教吗？那何不——”

柳一剑骤然蹿前，腰间细剑不知何时已到了手中，鬼魅般的一剑刺出。

“现在领教。”四个字出口，细剑已然刺出了十一剑，剑尖光芒耀出了一片寒星。

狂盗楚白万没想到柳一剑竟然说动手就动手，毫无先兆。大骇之下，厚刀急舞，却已晚了半步，只挡住了十剑。剩余的一剑刺破了护身真气，直指心口。

狂盗楚白凝气于胸，同时脚下急退，以化解这一剑。却只听哧地一声，胸口的肌肉被剑气刺出了一个三寸深的小洞。

虽然伤得不重，狂盗楚白却已惊怒交集，锐气尽挫。

狂盗楚白厚刀狂舞，展开了反击。但柳一剑一剑得手，后招连绵不绝，极尽变幻之能事，在狂盗楚白的身边幻起了数万点银星，迷迷茫茫，便如同起了一层银色的雨雾一般，在狂盗楚白的刀光间闪烁。

狂盗楚白此刻已连半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不住地后退。手中厚刀尽管也舞成了一圈银光，但却怎挡得了无处不到的雨雾。身上鲜血滴出，只见银色的雨雾渐渐地蒙上了一层红色。

“雨雾纷飞。”艾娜和小公主同时低声惊呼。

“雨雾纷飞”是大陆上近年来出现的一个神秘的杀手，据说他的剑法就像纷飞的雨雾一般无处不在，无可抵御。此人专爱



承接刺杀豪门巨室的任务 ,而且极有信誉。他接下的任务从未失败过 ,无论你请什么样的高手保护 ,他总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以至于大陆上有这样的说法 :“但得雨雾纷飞过 ,无人可将魂魄留。”没想到这个神秘的杀手居然会在这里出现。

但见雨雾中的红色越来越浓 ,狂盗楚白的整个人几乎都隐于雾中了 ,终于狂盗楚白一声怒吼。柳一剑收剑退开 ,向艾娜和罗天霞走了过来 ,不再理睬狂盗楚白。

红雾渐散 ,但见狂盗楚白厚刀高举 ,怒目而立。

忽然“当”地一声 ,厚刀跌落 ,狂盗楚白身上无数地方同时迸射出鲜血 ,顷刻间又化作了一团血雾。

柳一剑漫不经心地走到了艾娜和小公主面前 ,道 :“不要以为我是帮你们 ,我只是最瞧不惯什么狂啊魔啊的讨厌家伙。而且 ,我也还不屑于杀两个未成年的小姑娘。”转头看了小公主罗天霞一眼。

“小丫头 ,我也是杀你哥哥的凶手之一 ,尽快练成绝技 ,我等着你来报仇。”

小公主罗天霞冷然道 :“你这么做 ,不是坏了你杀手的信誉吗 ?”

柳一剑哈哈一笑 ,道 :“区区信誉二字 ,又怎能拘束我柳一剑。”身形从小公主的身边擦过 ,便向山林中行去。

小公主罗天霞对着柳一剑的背影 ,高声叫道 :“虽然你今日放过了我们 ,日后我还是会找你报仇的。”

柳一剑头也没回 ,笑道 :“很好 ,我等着你。令兄很了不起 ,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

走了两步 ,忽地回转头来 ,道 :“令叔刚才没骗你们 ,前面确



实有个惹不起的大高手，你们看着办吧。”

不待小公主回应，便转身又走，边走边吟：“落魄文士穷酸客，仗剑无拘江湖行。”转瞬间就在吟咏声中消失于密林间。

看着柳一剑消失的方向，艾娜低声道：“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此人日后必成一代剑豪。”

艾娜果然没有看错，仅仅三年之后，无拘剑豪柳一剑的大名就响彻了整个大陆，成为了大陆新生代的绝顶高手。

虽然有了柳一剑和罗天霸的警告，但是到了这刻，艾娜和罗天霞已不可能后退。

艾娜和小公主罗天霞继续前行，不一会就到了小径的出口。在小径的出口处，两人停了下来。两人的面前是一片广阔的草原，只有稀疏的灌木散布其上。这一片草原并无太多遮掩可利用，整个行程最艰难的一段就在前方。

“准备好了吗？”

小公主罗天霞点头。

艾娜一扬手，摔出数十个弹丸。弹丸着地，“噗”地一下裂了开来，释放出一股股浓厚的白烟。这是艾娜精心配制的烟雾弹，能够长时间地释放出大量浓厚的烟雾。

“吹吧，丽雅。”

风精灵丽雅在空中鼓动气流，骤然间，白烟分成了数十个方向向前涌出，如同数十条白色的尘龙般向前游动。

然而艾娜和罗天霞却不在任何一条尘龙中，她们两人伏低身形，身上披的一层外衣忽然变得如同绿草一般的颜色，接着就在草原上尘龙之间的草地上急速奔行。

利用白色烟雾吸引敌人的注意，然后借助变色衣的道具，直接通过草原，这是艾娜想出的妙计，然而就是艾娜自己也没



有把握能成功 , 毕竟在敌方的高手眼中 , 变色衣是毫无意义的 , 根本起不到任何遮掩的作用。现在只好祈祷她们所选的这条路上没有敌人的高手出现。

不多时 , 两人已奔出了将近三里。虽然也遇到了几个敌人 , 但都不是高手 , 没有发现到她们。

忽然间 , 一阵噗啦啦翅膀扇动的声音在空中响起 , 并迅速地接近。艾娜抬头望去 , 只见天空中数十个背生飞龙一般巨翼的战士正在快速地接近 , 直奔她们而来。

当先的一个秀发飘洒 , 身形婀娜。

糟糕 , 是龙翼战士 , 艾娜不禁心中叫苦。

龙翼战士兼有人和魔的血统 , 拥有多项超越人的能力 , 其惊人的视力就是其中之一。变色衣是来自海外的一种忍者道具 , 对于瞒过绝大多数人类来说 , 已是绰绰有余 , 但对于有魔族血统的龙翼战士来说 , 简直就是小孩子的把戏 , 不值一提。

转眼之间 , 龙翼战士已飞到了面前。数十名龙翼战士纷纷在艾娜和罗天霞的面前降落 , 当先美女仗剑而立 , 冷然道 : “ 你们已跑不了了 , 还是乖乖就擒吧。 ”

艾娜和罗天霞缓缓站起。艾娜微微一笑 , 道 : “ 这位姑娘 , 我们好像在安邑见过吧。 ”

那美女冷冷道 : “ 少来套交情 , 这没用。 ”

此刻白色的烟雾已渐渐在草原上散开 , 周围数丈之外尽数笼罩在了一片白茫茫的尘雾之中。那美女手一挥 , 数十龙翼战士便欲拥上 , 捉住艾娜和小公主。

只看他们脚步移动的架势 , 艾娜就知道难以抵抗。这些龙翼战士的武功虽不及刚才的狂盗楚白和雨雾纷飞柳一剑 , 但是也均是一流的好手 , 比之狂盗楚白和雨雾纷飞柳一剑大概也就



稍逊一筹而已。数十人加在一块，恐怕就是那两人也要俯首就擒。

忽地尘雾中奔出一人，高声叫道：“不要！伊芙。”

那龙翼族美女伊芙一见此人，不禁面色剧变。艾娜和罗天霞却不禁又惊又喜。

几个人同时叫出了声。

“雷斯特，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那人奔至艾娜和罗天霞的面前停下了脚步，正是已失踪整整一夜的雷斯特。

不及和艾娜罗天霞说话，雷斯特面向伊芙，恳切地道：“伊芙姑娘，放过她们好吗？”

伊芙面露难色，道：“不是我不肯，而是就算我放过了她们，她们也绝逃不掉。因为那人实在太可怕了。”

雷斯特问道：“那人是谁？”

“那人是……”

伊芙一句话尚未说完，周围忽然暗了下来，空气中哧啦哧啦地一连串轻响，无数微小的电芒凭空冒起，向空中的一点汇聚。明明天空中艳阳高照，可是雷斯特等人所在之处却忽然暗得犹如黄昏一般。

伊芙脸色骤变。

“不好，他已来了。雷斯特，你快跟我走。”

伊芙骤然窜前，欲抓雷斯特的手腕。这一抓势若奔雷急电，一闪而至，只看得艾娜心中一惊，这伊芙的武功恐怕已不在雨雾纷飞柳一剑之下。然而更让艾娜吃惊的是，雷斯特手腕一转，竟轻轻巧巧地避开了这一抓。

这是怎么搞的？这一夜之间，雷斯特的武功竟似陡进了十



倍。虽然伊芙这一抓并未存心伤人，手下留了三分劲道，可是雷斯特这样轻易地就避了开去，也实在让人吃惊。

只见伊芙急道：“你快跟我走，不然就来不及了。”

雷斯特摇头道：“不，我要跟艾娜姐姐她们在一起。”

“可这样你会死的。”

雷斯特道：“就算死，我也要跟艾娜姐姐死在一起。”

伊芙闻言面色急变，如受重重一击，一连退了数步，黑宝石一般的明眸中已泪光盈然。

“你宁愿死也不肯跟我一起走吗？”

雷斯特看着伊芙那珠泪欲滴的样子，也不禁有些心中凄然，但他仍是点了点头。

伊芙无言俏立，然而眼眶中的水色却越来越浓。终于伊芙狠狠地一跺脚，两行晶莹的珠泪顺颊而下。

“雷斯特，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伊芙双翅一震，腾空而去，珍珠般的泪水由半空洒落。

其余龙翼战士见伊芙已去，便也纷纷腾空而起，紧随而去了。

空中电芒已越来越多，渐渐电芒汇聚的中心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小洞口，并且随着电芒聚集在不断地扩大。

“我们怎么办？”雷斯特问道。

艾娜望着空中的异景，面色凝重得吓人。

“我也不知道，这是魔界之门开启的征象，能在这么混乱的能量涡流空间中开启魔界之门，这人一定是魔族的顶尖高手，难怪连柳一剑这样的人物也说惹不起，在这样的高手面前我们根本没有机会逃掉。”

雷斯特还从来没听过艾娜姐姐这么郑重地说不知道。以往



除了偶尔的玩笑之外，几乎从没从艾娜的嘴里说出过这三个字。而现在竟然连艾娜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雷斯特不禁觉得有些茫然失措。

忽然间，一阵丁丁的琴声响起。这个琴声艾娜已不是第一次听到了，在风宫前遇险时就曾听到过一次。伴随着琴声，一名头发全白的老者怀抱着一只七弦琴由尘雾中走出。

一见这老者，小公主罗天霞不禁啊了一声。她已认出，这老者正是在安邑城中遇到的那位吟唱老者。雷斯特也惊咦了一声，因为他也认出这是今天早上指点他到这里来的那个人。

原来，今晨雷斯特由梦中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躺在一座偏僻的山林小屋中。不知什么原因，身体的感觉竟是出奇畅快，只觉身清气爽，迥异平日。

（这其中的道理雷斯特很久以后才想通，原来自风宫出来后，雷斯特对那庞大的力量一直都没有完全吸收，所以每晚才会有那种怪梦。其实那也不是梦，而是他元神出窍在风灵指引下演练密法。那晚在演练到一半的时候，忽然被打断，其元神并未完全归窍，而是存于头顶的百汇之处，同外界的风灵保持着似通非通的状态，而伊芙那一掌刚巧击在了百汇上。

在经过了伊芙那力量恰到好处的一掌后，元神和风灵之神力在外力作用下的融合大大加快，以至于雷斯特一觉醒来，只觉武功大进。这中间配合之巧只能说是雷斯特好命当头，无可阻挡。）

然而从小屋中出来后，竟完全不知身在何处。恰在这时，一阵琴音响起，雷斯特寻音而行，发现了这位老者。此时雷斯特已完全不记得曾见过这位老者，当下就向他问路。



顺着老者指点的道路,就到了这里。然后看到了在空中飞行的龙翼战士,雷斯特赶到他们落下的方向,就遇到了艾娜和罗天霞。

艾娜看到这老者,眼中竟也是一亮,张口欲言。却见那老者摆了摆手,道:“别多说了,你们快走,这里交给我。”

艾娜点点头,不再多说,拉起雷斯特和小公主就向前奔出,顷刻间隐于尘雾中。

半空中黑洞越来越大,终于一个人由黑洞中踏了出来,笑道:“大梦,我们有五百年没见了。”

雷斯特一边急奔,一边问道:“艾娜姐姐,刚才那老人家是什么人啊?”

“大梦之贤者。”

“什么?”罗天霞不禁惊呼出声,“五贤者之一的大梦之贤者?”

“没错。他就是大梦。”

小公主罗天霞舒了一口气,道:“有五贤者之一的大梦贤者,还有什么敌人可怕的。”

“可是这次的敌手实在太强,连大梦也是毫无把握。”艾娜的脸上忽然掠过了一丝悲色,“不然他是不会叫我们先走的。”

艾娜雷斯特和罗天霞在尘雾中急奔,不多时已奔出了两里有余,眼前的尘雾已渐渐淡去。忽然间,三人一起停住了脚步。

前方的淡淡尘雾中,一个诡异的人影若隐若现。

※ ※ ※ ※ ※

由黑洞中踏出的人青袍青巾,手中一柄羽扇,一派儒雅。



“五百年没见,想不到你已这么老了,真是让人感叹岁月流逝啊。”

大梦贤者冷然道:“不知我是叫你暗黑大贤者好呢,还是叫你慧心贤者,我过去的好战友。”

那青袍人哈地一笑道:“随便你好了,你也可以叫我魔界四天魔之一的妙算天魔。”

魔界四天魔为妙算天魔、妙色天魔、无上天魔、无欲天魔、在魔界中是仅次于魔王的第一级人物。

若非他自己承认,又有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慧心之贤者竟然和妙算天魔是一个人。

大梦贤者道:“五百年前,我一直都想不通,为什么魔族的重要人物总能在紧要时刻脱出重围,为什么我们精心设计的作战计划总是不能克尽全功,为什么圣王死后我们四贤者灵前立誓,却独独不见你。现在在这里看到你,我才算恍然大悟。”

那青袍人摇摇头,道:“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你知道圣王为什么会英年早逝吗?你知道圣灵家族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被屠戮殆尽吗?我看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大梦贤者双目精芒陡射,道:“难道这都是你的功绩吗?”

那青袍人不答,道:“真没想到,那个家族居然还有余孽留了下来,害得我今天不得不跑这一趟。”

大梦贤者轻拨琴弦,琴音满是肃杀之气。沉声道:“看来今天我们这一战是无可避免了。”

那青袍人手中羽扇轻摇,道:“何必呢?当年我没用魔门密技,你就已经赢不了我了。今天这一战,你更是没希望赢的。”

“打不赢也要打。”

大梦贤者琴弦急拨,无数音波弹脱弦而出,激射妙算天



魔。

妙算天魔右手虚虚一抓，一个青黑色的光盾骤然出现，挡住了射来的音波弹。

“这么多年没见，干吗一见面就要打要杀的。我们叙叙旧不好吗？”

大梦贤者冷冷道：“我们还有旧可叙吗？我根本不记得认识过你。”

妙算天魔打了个哈哈，道：“大梦，怎么这么说呢？毕竟我们在一起处了那么多年，多少也有点感情吧。”

大梦贤者一声冷笑：“感情，你也会有感情吗？在这些年中，你暗中操纵幽明的皇帝东征西讨，挑拨离间，从未停止在大陆上制造动乱。你让无数的人流离失所，可曾有过一丝的怜悯之情？你让原本亲如兄弟的种族互相敌对，你可曾有过一丝的同情之情？你让父母子女哭断肝肠，你可曾有过一丝的感伤之情？你没有，你根本就没有。你只不过是魔王的一个机器，一件工具。就像是屠夫手中的刀，就像是毒蛇口中的牙。你根本不配谈感情。枉你号称天魔，却根本不知道天道有情的真义。”

妙算天魔的笑容开始发僵。

“五百年不见，没想到你还真是变了不少，居然嘴巴这么能说了。”

大梦贤者的神情肃穆庄严，道：“你还是不明白，虽然你曾经号称慧心之贤者，但是你根本没有心，又怎么会明白。这些根本不是从我的嘴里说出来的，而是从我的心中说出来的。”

妙算天魔的脸色渐渐发青，手中的羽扇也不再轻摇。

“大梦，你的剑呢？”

大梦贤者伸手从七弦琴上抽下了一根琴弦。“剑在这里。”



妙算天魔点点头道：“原来你已到了无物不成剑的境界。这就有趣多了，就让我领教你的回梦剑吧。”手中折扇一点，陡然间扇尖上现出三尺蓝白色闪烁的光剑。

大梦贤者也不禁是心中一懔。想不到他能纯用本身功力凝成三尺光剑，这样的能力委实可怖。一般武学高手若能将功力练到有形有质，能在体外成形已属不易。就像培里亚兰能用本身真气凝成能量光球，溢出体外以攻敌，已然是一流高手的造诣了。而像妙算天魔这样，凝成三尺光剑，那简直就是超凡入圣的身手了。

到了这里，话已说尽。两个人四目相对，肃杀之气在周围的空间不断延展。

四周所有的风似乎一下都停了下来，弥漫空中的尘雾也好像一下静止了下来。

寂静，只剩下了让人心胆俱寒的寂静。

猛然间，大梦贤者身形突动。就像一阵风，一片影，更像一个梦。在你还没有察觉到的时候，就已到了妙算天魔的身前。手中的琴丝笔直如枪，直刺敌胸。

妙算天魔不动如山，左手虚抓，身前猛现光盾，右手光剑耀出灿烂光华，反劈大梦贤者。

大梦贤者滑身绕步，避过光剑。手中琴丝忽地圈圈旋转，绕敌斜飞，改取左肩。

妙算天魔左肩微斜，左手手指连点，袭向左肩的琴丝骤然荡开，顺势一拳，直捣大梦贤者心窝。

大梦贤者左手拂琴，连拨数下。数个音波弹离弦而出，与妙算天魔的拳劲撞到了一起。

轰然一声巨响，大梦贤者与妙算天魔各自跃开，场中已炸



出了一个数丈深的大坑。

妙算天魔道：“大梦，我们非要分个生死吗？”

过手数招，大梦贤者已知自己终是逊了半筹。昔年在五贤者的排名中，大梦就在慧心之下，而且当时他还刻意隐藏了魔门的技艺。此时交手，大梦贤者更是了悟于心。对手身形不动就化解了自己的两记精招，丝毫不见勉强，最后一下功力的比拼，也是平分秋色。就凭这些，自己就已取胜不易，更何况对手还不知有多少魔门密技没有施展。

大梦贤者深吸了一口气，道：“难道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妙算天魔道：“当然有，只要你不再干涉我去捉圣灵传人，我们不是就可以相安无事了吗？”

大梦贤者摇头。“这绝不可能。”

忽然间，远处一声长啸传来，清亮悦耳。

妙算天魔面色陡变。

“怎么可能？圣灵法印开始觉醒了。”双目直视大梦贤者，寒光进射，“大梦，你真的不肯让吗？”

大梦贤者忽地一笑，道：“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怎么还问个不休。”

妙算天魔的声音变得又阴又冷。“那你可就别怪我不念往日的交情。”

大梦贤者笑道：“我们又何曾有过交情。”

妙算天魔不再说话，左手缓缓抬起，四指屈，一指伸。前伸的一指竟漆黑如墨，指周布满了黑色的云气。

魔焰搜魂指！魔门十大绝技中排名第三的魔焰搜魂指！

大梦贤者神色肃穆，凝运全身功力，准备迎战。他也深知，



这一次不同于刚才双方的试探性交手。对手一定是绝艺尽出，这一战将是极为凶险。

※ ※ ※ ※ ※

“什么人？”雷斯特喝道。

那人影缓缓行出，却是一个身穿魔导师袍的阴森老者。艾娜和罗天霞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人正是昨天见过的烈焰魔君古斯塔。

烈焰魔君古斯塔阴阴一笑道：“你们都来了吗，太好了，圣灵家族的余孽，罗天的小公主，正好一网成擒。”

雷斯特抽出长剑，剑尖直指烈焰魔君。

“想要捉住我们，先要问问我手中的剑。”

烈焰魔君古斯塔看了一眼雷斯特，嘿地一声怪笑道：“你这小子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你的剑？你那把破剑也有发言权吗？”

烈焰魔君手一指，一个魔火球骤然在雷斯特的长剑上炸裂。雷斯特的长剑一下子便燃烧了起来，雷斯特慌不迭地丢掉了手中的剑。

其实以雷斯特目前的功力来说，虽然比之烈焰魔君古斯塔还是有所不如，但也不至如此不济，雷斯特吃亏在没有应付魔法攻击的经验，以致一下就吃了亏。

烈焰魔君古斯塔见状狂笑道：“你的剑现在还有意见吗？”

雷斯特昂然不屈，直视烈焰魔君古斯塔。“就算没有剑，你也吓不倒我们。”

烈焰魔君古斯塔道：“既然如此，那就让我送你上极乐世界吧。”手指轻弹，又一个魔火球飞出，直向雷斯特而去。



岂知雷斯特挥拳一拨，魔火球应拳而转，被拨过了一旁，在无人之处炸了开来。原来雷斯特刚才接了一记魔火球攻击，对于应付魔法攻击的方法已略有所悟。

这一拳阳劲于内，阴劲于外，阴阳互用，在拳周形成了一层柔韧的真气网，一带一引，轻巧地化解了这一记攻击。

烈焰魔君古斯塔哼了一声：“你再接这个。”手上魔火球、冷冻弹连续飞出，这一下雷斯特登时难以应付。

雷斯特毕竟功力初成，在运用上还未能顺心如意，且实力比烈焰魔君古斯塔终究是逊了一筹。几个魔法弹一接，已然是左支右绌。

艾娜和罗天霞见雷斯特形势不妙，便也双双跃上，齐攻烈焰魔君。这一下形成了三人合力力斗烈焰魔君古斯塔的形势。

只见艾娜右手握剑，剑花飞舞，灵巧变幻，各门各派的招式层出不穷。左手捏诀，点点戳戳，光电箭破气指等技艺连续使出，循隙而进。而小公主罗天霞则脚踏灵巧的蝶舞步伐，前后游走，手中的短剑则交替用出家传的观潮剑法和大罗天神剑不断地给烈焰魔君古斯塔制造麻烦。

虽然艾娜和罗天霞两人的功力不足，无法对烈焰魔君形成真正的威胁，但是其神妙的招式也确实起到了牵制的作用，令得雷斯特压力大减。

压力一减，雷斯特抖擞精神，全力应战。拳风虎虎，竟是独力接下了敌人的八成攻势。

梦中所得的各种奇招妙术无需去想，便自然而然地由脑际流到了四肢。一招招一式式，是越打越纯熟，越打越兴奋。

烈焰魔君古斯塔越打越心惊，怎么这小子竟是越打越强，而且他怎么什么魔法都不吃！在这段时间中，烈焰魔君已先后



用了重力、麻痹、昏睡、破甲、咒毒等多项魔法，然而这些魔法使到了雷斯特身上，竟然如同肉包子打狗一般，全然有去无回，一点作用没有。

烈焰魔君古斯塔本以魔法见长，其武功的造诣老实说还未达到与其大名相当的水准，比之此刻的雷斯特并未见高明，此刻魔法失效，其心中的惊惧真是难以言喻。

武学高手中原有心志坚凝者，可以凭借其强大的精神力量使魔法失效，但即便是这样也应当有所影响，如步伐变慢，招势变缓等。却是从未听说有像雷斯特这样的，居然是越打越快，越打越猛，难道魔法力量进入他体内反而变成补药了吗？

此时雷斯特是越打越顺畅，体内的真气流转圆转如意，再无半分滞碍，烈焰魔君的魔火球和冷冻弹已难构成威胁。双手的招数自然地生出了无数的新变化，变招的灵妙也不再留有斧凿的痕迹。打斗之际，不觉心中舒畅之极，忍不住一声长啸，双拳齐出，一拳击碎了烈焰魔君身前凝成的魔雾障壁，直入中门。

烈焰魔君大惊，双手化掌，变招急拦。拳掌相击，轰然一声巨响，拳风激荡。

雷斯特凝立不动，烈焰魔君则不由自主地退了两步，胸口真气一阵浮动。其实便以武功功力而言，烈焰魔君也并不输于雷斯特，只是这一下硬接，烈焰魔君仓促变招，又恰处心神不宁，诸多猜疑之时，所以难免就吃了亏。

这两步退下来，烈焰魔君心中不禁是又惊又怒。耳边却听得罗天霞不屑地道：“怎么就这两下子，还想一网成擒吗？别做梦了。”

烈焰魔君的惊怒立时转成了羞怒。“小子，你找死。”陡然间双手结印，口中颂咒：“冥界的邪火呀，请借助魔神的力量，超越



阻隔两界的障壁,将所有的不敬者燃烧尽净。”两手之间一团耀眼赤芒,越来越强。

“超魔邪火煞(借用一下,白千浪兄莫怪)。”一声爆喝,烈焰魔君全力出招。

耀眼的光芒瞬间亮起,熊熊火焰涌出,澎湃的热浪一下吞没了雷斯特。这是烈焰魔君的成名绝技超魔邪火煞。

烈焰魔君狂笑:“小子,这下你还能不死吗?”

可是忽然间,烈焰魔君再也笑不出声,雷斯特浑身金光耀眼,宛如一座金甲战神般由烈焰中走出,一拳击出,正中烈焰魔君的心口。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烈焰魔君实在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心神震撼得无以复加,全然忘却了其他。

陡然间胸口一凉,两把剑尖透了出来。却是艾娜和罗天霞情急出剑,洞穿了烈焰魔君的胸口。烈焰魔君就这么带着一脸的震撼和不信慢慢软倒。

※ ※ ※ ※ ※

妙算天魔食指连点,一道道急电射出,耀眼的电芒夹杂着黑色的云气在空间中飞掠。

大梦贤者身形展动,如鬼魅,似幻梦,右手中琴丝随着他的身形忽隐忽现,不时划出一两道星芒。便如同寂夜中的流星,倏忽而至,倏忽而没。剑法之奇妙莫测,便宛如迷梦,让人全然不知其踪。左手抱琴,不时轻抚,不但弹出一个个音波弹,而且琴音中还传送着上乘的睡眠魔法。

这一手音律绝学,比之大林寺震天龙吟是毫无逊色之处。



大梦之贤者果然非同凡响，武学之精妙实已达至境。

然而他的对手也同样惊人，左手食指点戳，方位奇诡难测，魔焰搜魂指电芒过处，大气纷纷发出滋滋的裂响，显示出其骇人的威力。右手的折扇更是变化万千，扇端上真气凝结的光剑时长时短，漫演出无穷精招。让大梦贤者的各种精妙招式屡屡无功而返，且不时击出奇峰突起般的反击，让大梦贤者应付维艰。

这两大高手一斗下来，一转眼便是数百招过去了。妙算天魔也不禁是心中暗赞大梦贤者武功了得。昔年在五贤者中，大梦排名老末，在自己之下。而且那时自己还有许多顾忌，多项绝学未能用出。总以为自己全力施展，击败大梦当不成问题。

谁知大梦贤者的潜力也是如此惊人。自己虽仍略胜半筹，可要分出胜败，也决非一时半刻所能做到了，而且即便最终能胜，恐怕也是个惨胜之局。妙算天魔心念电转，自己此来，志不在此，又何必一定要与大梦贤者分个生死呢。

妙算天魔陡然间急退数步，高叫道：“且住。”

大梦贤者凝定身形，注视着对手，看他要干什么。

妙算天魔忽地恳切问道：“大梦，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距现在有多少秒了吗？”

大梦贤者不禁有些莫名其妙，哪有这么问的，不问多少天，却问多少秒，道：“你问这干什么？”

妙算天魔不答，却又问道：“你还记得圣王身边的那个小宫女吗？”

“哪个小宫女？”

“就是那个经常给我们端茶送水的那个。”

大梦贤者心道：这我怎么可能记得，他这是什么意思。沉声



道：“你东拉西扯的，到底想玩什么花样？”

妙算天魔忽然面现诡笑，道：“没错，我是在玩花样。而且，”身形猛然间后纵，“你已经上当了。”

大梦贤者四周的地面突然间裂了开来，裂缝以他为中心，距离他五丈形成了一个大大圆圈，裂缝中喷出耀眼的火焰，直冲天际。

妙算天魔狂笑道：“大梦，为了不伤我们之间的和气，就委屈你在这接天地狱火的火圈中待上半天，等我办完事再出来吧。”

原来刚才妙算天魔故意和大梦贤者东拉西扯，以吸引大梦贤者的注意力。脚下却悄悄运出魔法力，打开地狱之门，引出地狱之不灭烈火来困住对手。这地狱之不灭烈火威力极强，实有消融万物之力量。兼且妙算天魔是直接开启地狱之门将地狱烈火引出，其威力实是无可阻挡，任你功力再高，恐也只有等天轮转，地狱之门自然关闭，才能从中出来。

岂知就在妙算天魔得意的笑声中，丁丁两声琴响，大梦贤者竟赫然由地火圈中走出。

妙算天魔笑容骤敛，道：“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走得出地狱永恒不灭之烈火！”

大梦贤者淡然一笑，道：“你没有心，又怎么会懂？”说完双手拂琴，高声吟唱：“人生如梦，人死如梦，梦生梦死，梦去无踪。”踪字出口，双手在琴弦上重重一拨，当“地”一声高音。

忽然间，妙算天魔发现周围的整个空间突然都开始扭曲，空间中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啪啪爆响，似乎这个空间中的每一个分子都将要爆炸开来。

不好，这是寂灭之玄梦，大梦贤者的终极绝学。久远记忆中



的一段对话猛然涌入了妙算天魔的脑中。

“寂灭之玄梦是我玄梦一门的终极绝学，它能将整个施术空间扭曲，让空间中所有的分子都产生连锁爆炸，其威力无可阻挡。”

“好厉害的武学。”

“可惜的是，它也是最没有用的武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要求施术者至空至灵，能完全不受空间扭曲和分子连爆的影响，试问血肉之躯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哈，那可真是最没用的武学了。”

没想到，他竟然练成了。

空间中的啪啪爆响越来越频，终于“轰”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个空间炸裂了开来。

已跑到翼豹大营门前的艾娜雷斯特和罗天霞一起转头回望，只见远处一股巨大的蘑菇状烟云冲天升起。

“这是怎么回事。”雷斯特问道。

艾娜长长叹息，道：“我想这是大梦使用了他毕生最后的一次绝技。”

烟尘渐渐散去，巨爆之后的土地被烧成了黑色。就在这黑色的土地上，大梦贤者抱琴而坐。

忽然，天空中一片金光亮起。金光亮过，一个人出现在大梦贤者的身前。

“没想到，我还是来晚了。”

大梦贤者看了那人一眼，淡然一笑，道：“你来了，那以后的事就交给你了。”

那人点头道：“你放心吧。”



大梦贤者道：“我还要提醒你一件事。当心我们的老朋友慧心，刚才他在空间爆炸前的一瞬打开了魔界之门，逃入了魔界。虽然他受了重伤，可是三年后他又将是可怕的强敌。”

那人点头道：“我知道了，我会有办法应付的。”

大梦贤者微微一笑，道：“那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我终于实现了我对圣王的许诺，其实我心里很高兴。”低下头，又开始拂琴吟唱：“人生如梦，人死如梦，梦生梦死，梦去无踪。”一句唱完，忽然间人琴竟如轻烟般飘散，消失无踪。

其实在刚才，大梦贤者踏出地狱永恒不灭烈火的时候，整个人和琴便已被地狱不灭烈火烧成了烟，但是大梦贤者以其绝强的意志力和回梦心法的绝世功力强留人和琴的魂魄。正因为血肉之躯已然消失，他才能至空至灵，才能奏出寂灭之玄梦。

妙算天魔之所以想不到，是因为他根本不理解，为什么大梦贤者能忍受身体被丝丝烧熔的痛苦而强留魂魄，正如大梦贤者所说的，他没有心，又怎么会懂得？

新帝国历前三年九月十六，大梦贤者，永诀人间！



## 第七章 罗天的晚霞

新帝国历前三年九月十八,也就是一代名将罗天凌死后的第三天,夜鹰夜羽寒得到了这个消息。

在夜星禀报了罗天凌已死的消息之后,夜羽寒在黑暗的大帐中沉默,良久都没有说话。

夜星不禁问道:“大人,罗天凌死了,就如同您预料的一样。您难道不高兴吗?”

夜羽寒沉默,片刻后才沉沉叹了一口气,道:“很奇怪是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罗天凌死前,我千方百计地想打倒他。然而当他真正倒下的时候,我竟没有一点兴奋的感觉。虽然,罗天凌一直是最想要击倒的对手,但是他也是我最尊敬的对手。现在他倒下了,不知怎么我居然觉得很茫然。”

夜星默然。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英雄相惜吗?

沉寂片刻,夜羽寒又叹了一口气,道:“夜星,你出去吧。”

夜星转身,忽地夜羽寒又叫住了他。

“出去以后,叫部队做好出征的准备。”

同一天的早些时候,安邑城中,领主安适意也接到了这个消息。

“少爷,京城发生叛乱,帝国皇帝和太子罗天凌被培里亚斯所杀。”在接获这个惊人的消息后,安兴几乎是冲进了安适意的



书房 ,在第一时间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禀报安适意。

然而正在看书的安适意却安坐椅上 ,连眼皮也没眨一下。

“ 是吗 ,我知道了。 ”

“ 少爷 ,是捷豹罗天凌死了。 ”看到少爷无动于衷的样子 ,安兴几乎怀疑他没有听见。

安适意放下了手中的书 ,道 :“ 我不是说 ,我知道了吗 ? ”

“ 可是…… ”

安适意又举起了手中的书 ,道 :“ 不用再说了 ,安兴。 ”

安兴不禁愕然 ,好半晌才回过神来 ,转身欲出。却听安适意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 去军营看一下 ,出征准备做得如何了。 ”

※ ※ ※ ※ ※

在翼豹大营的北边 ,有一座绵延数百里的大山——横断山 ,横在了南北交通的要道上。

无论是南来还是北往 ,都必须翻越这座山。

望乡亭就建在过山通路的最高处。因为这座山是如此之高 ,以至于据说连亲人关切的目光也无法通过。所以过往的行旅到了此处 ,大都会停下来回望 ,向亲人送去一眼关切。因此就有人在此修建了这座望乡亭 ,以供行旅驻足 ,回望家乡。而且在亭中的柱子上 ,不知何时的文人题下了下面两句——

“ 望乡亭 ,思乡亭 ,望乡思乡不得归。 ”

“ 念君心 ,思君情 ,念君思君盼君回。 ”

真是说出了行旅之客的心声。

而就在这一天的清晨 ,艾娜雷斯特和小公主罗天霞来到了



这座望乡亭。

“到了这里 ,我就不能再送你们了。”

“霞妹 ,真的不需要我们帮你吗？”

“是的 ,这是我的责任 ,我要自己去承担。而且艾娜姐姐雷斯哥哥你们也有自己的使命需要去完成。”

在安全抵达翼豹大营后 ,罗天霞和翼豹军的众将士为一代名将罗天凌举行了葬礼。

在安顿好一切后 ,罗天霞便来送雷斯特和艾娜离开。

“雷斯哥哥 ,再见了。你以后再也不会觉得我麻烦了。”不知怎么 ,小公主罗天霞那平日灵活闪动的大眼睛竟然有些润润的。

雷斯特看着小公主罗天霞 ,不禁心中感慨。这小姑娘真的好可怜。虽然以前觉得她很麻烦 ,但是却从未觉得她讨厌。很小就没有了母亲 ,现在又失去了一直关心照顾她的哥哥 ,在这个世界上 ,她一个亲人也没有了。这对于她来说 ,不是太残忍了吗 ?在葬礼上 ,虽然小姑娘表面上很平静 ,但她眼中的那种深刻的哀伤却是无人看不出来的。这样的打击 ,她真的受得了吗 ?

“再见了 ,小姑娘。我以后不能再陪你下棋了。”

“你以为 ,我以后还会再有心情下棋吗？”小公主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 ,然而泪水却仍是不听话地由腮边静悄悄滑落。

“为什么哭呢？小姑娘 ,别哭了好不好。”

小公主的泪水却有如大开了闸门般不可遏制地倾泻而出。

“好姑娘 ,拜托你不要哭了好不好。”雷斯特用衣袖去擦小公主脸上的泪水。

小公主一下扑进了雷斯特的怀里 ,强自抑制的哭声终于冲



破了喉咙的阻隔。

“还记得吗？那一次你也是这么劝我的。”

当然记得，雷斯特又怎会不记得。在安邑的那一次，不也是因为这样的一哭，才和她相识的吗？只是那时的小姑娘和现在的小姑娘怎么看起来这么不一样，让人心里觉得怪怪的，是小姑娘长大了，学会了哀伤和不舍吗？

“再劝我一次好吗？”小姑娘抬起那双溢满泪水的大眼睛凝望着雷斯特。

还是这双大眼睛，还是这个小姑娘，还是这么无法拒绝。在初见的那一次，不也是这双大眼睛让雷斯特心软吗？只是那时是不忍，这时却是不舍。

雷斯特强笑了笑，道：“大小姐，求求你千万别哭了好不好。”

“好的，不哭了，再也不哭了。”小姑娘用力地眨了一下大眼睛，要将眼中所有的泪水都挤出来。然而泪水怎么却似乎总也挤不完呢？

小姑娘一用力，离开了雷斯特。掏出了一块手帕，擦去了脸上的泪水，用力地在脸上摆出了一个笑容。

“好了，再见吧，雷斯哥哥，艾娜姐姐，不然我又要让人觉得烦了。”

艾娜握住了小公主的手，轻叹一声，道：“霞妹，前路艰辛，你多保重了。临别之际我有一句话送你。无论你回去以后想怎么办，千万都不要忘记安邑的安灵狐。”

小姑娘点点头，道：“我知道了，谢谢你，艾娜姐姐。”

已经走出很远了，雷斯特回头望去，小姑娘仍在亭中挥手。



雷斯特不禁问道：“艾娜姐姐，她能行吗？这么小的一个小姑娘，要面对那么多的敌人，支撑那么大的帝国。她能行么？”

艾娜回望山亭，声音充满了自信。“放心吧，雷斯特。小公主聪明机警，若论武功，她或许不及她哥哥，但是若论才智谋略，就是她哥哥也要甘拜下风，而在暗潮翻涌的罗天帝国中，这些比武功更管用。”

看着艾娜和雷斯特渐渐远去的背影，小公主的泪水不禁又模糊了视线。

不舍得啊，怎么舍得和可敬的大姐姐、可爱的大哥哥分离呢。相聚的时间虽短，可是这一桩桩、一件件往事又怎么忘得掉。忘不掉安邑城中大姐姐软语温柔的抚慰，忘不掉风宫之前大哥哥代挡利爪的鲁莽，忘不掉大姐姐谆谆教诲的慈祥，也忘不掉大哥哥屡屡被戏的笨拙。可是前路茫茫，充满了困难，又怎么能把他们拖入旋涡呢。

“念君心，思君情，念君思君盼君回。游子离家再久，也终有返家的一天。可是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大哥哥大姐姐呢？”

小姑娘俯首低回，不能自己。

不是说过不哭了吗？怎么这么没用，又让眼睛湿了。

小姑娘擦了一下眼睛，又望着人影变小的方向。人影越来越小，终于消失在山路的尽头。

小姑娘收拾了一下心情，忽地扬声道：“出来吧，我知道你一定来了。”

一片山石后，一个婀娜的身影现了出来。

小公主转头面向那身影。

“我们可以好好谈一下吗？”



※ ※ ※ ※ ※

翼豹大营的主营中 ,群情激愤。

“ 杀了培里亚斯 ,为太子殿下报仇! ”

“ 砍下那条毒蛇的脑袋 ,祭奠殿下英灵! ”

“ 攻下罗严克拉 ,杀光奸党! ”

屈剑天伸手止住了众将的喧哗 ,转头对坐在中军虎皮大椅上的小公主罗天霞道 : “ 公主殿下 ,下令吧。我们立刻挥师进攻培里亚斯 ,为太子殿下报仇。 ”

小公主罗天霞娇小的身躯坐在宽大的椅中 ,只占据了很小的一部分。同宽大的座椅比起来 ,似乎只是座椅才是那个位置的主角 ,而她只是座椅的一个装饰品。

虽然也披挂了小号战甲 ,可是仍是显得过分肥大 ,一点也看不出战士的英姿 ,倒好像是一个误披战甲的顽皮孩子。

小公主凝思片刻 ,道 : “ 不 ,现在还不行。 ”

大营中一下就又乱了起来。屈剑天再次止住了众将 ,问道 : “ 为什么不行 ,难道霞公主你不想为你哥哥报仇吗? ”

小公主扫视了一眼群情激愤的众将 ,道 : “ 我知道大家的心情 ,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想要杀掉培里亚斯 ,为我哥哥报仇。但是我们不能无谋而动 ,罗亚克拉城墙坚厚 ,易守难攻。而且培里亚斯准备充分 ,粮草兵器都十分充足。我们很难轻易得手。 ”

话音刚落 ,众将中已有数人嚷道 : “ 我们翼豹军是闻名天下的雄师 ,又怎会打不过培里亚斯的那些烂部队 ”

“ 没错 ,若纯论战斗力 ,培里亚斯的部队根本无法和我们相提并论。但是现在的形势是我军粮草不足 ,军需匮乏 ,根本没有各种攻城的大型军械。相反 ,培里亚斯方面却准备充足 ,各样物



资一应俱全。你们有谁敢说我们能轻易取胜？”

众将默然。

“而且，现在东方、西门等贵族动向不明，不知会倒向何方。幽明的夜羽寒又虎视眈眈，这局面中的变数实在太多。如果我们稍一不慎，就会不可收拾。”

“照这么说，我们岂不是什么都不能做了吗？”一员将领道。

“当然不是，打蛇要打七寸，一定要一击而中才能不遭到毒蛇的反噬。”小姑娘的脸上忽然浮现了一丝笑意，就好像是顽皮的孩子又找到了一个戏弄的对象；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帮手可以用。他就是我哥哥最好的朋友，安邑的安灵狐。”

看着小公主罗天霞的那张仍显稚嫩的脸，屈剑天忽然觉得，她和已逝的名将真的好像。

※ ※ ※ ※ ※

罗严克拉城中，华丽的帝宫内，培里亚斯在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虽然如愿以偿地住进这座华美的宫殿已经七天了，但培里亚斯一分钟都没有心愿得偿的兴奋感觉。经过了连续七个晚上的失眠后，现在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哥哥，我们这又是何苦呢，难道权力真的是那么重要吗？”

培里亚兰端坐的姿态仍是那么娴雅，她那双美丽的蓝眼睛中现在已不见了往日的冰冷，而是充满了关切。

“废话，”培里亚斯暴躁地怒吼道，“为了登上这个位置，我们已准备了十多年，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你说重要不重要。”

培里亚兰默然片刻，叹了一口气，道：“哥哥，你变了。你以



前从来都没有这样对我吼过的。”

培里亚斯闻言一愣，语气又变得温柔了下来。

“妹妹，你忘了吗？我曾在父母的灵前立誓，立誓要攀上权力的最高峰，将所有欺凌过我们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不，我没忘。可是那些人现在不都已经到了地狱中了吗？我们的誓言应该已经实现了。”

“不对，”培里亚斯的声音忽然变得迥异平日的深沉，“我现在还记得父亲死时的那种悲愤和无奈的表情。那一年你才五岁，很多事都记不得了。可是我决忘不了，忘不了那个逼奸母亲的长老得意的狂笑，忘不了父亲那欲哭无泪的沉默，也忘不了母亲那无助的哀鸣。从那一天起，我就立下了毒誓，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不管被多少人唾骂，我都要攀上权力的最高峰，决不让人再随意地欺负我们，决不让人再看不起我们。”

“可是，哥哥，你不觉得我们做得太过了吗？”

培里亚斯转过了头来，厉声地道：“什么叫过？有权势的人怎么做都不叫过分，无权无势的人怎么做都过分。这个世界根本就是一个权势与力量至上的世界。”

培里亚兰又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

忽然间，一个侍卫进来禀告。

“禀报大人，城外有一小队自称是安邑领主府使者的人要求进城。”

培里亚斯喜道：“他们终于来了。”

培里亚斯站在城墙上，向下观望，只见下方一小队大约有三五百身穿白色甲冑的安邑军。

“大人，放他们进城吗？”

“等等，让我先问一下，”培里亚斯忽对城下方一阵狂笑，



道：“你们这些罗天凌的死党，以为换一件衣服就可以骗过我吗？弓箭手，准备。”

城墙上，弓箭手纷纷弯弓搭箭，做势欲射。

城下部队中一人高声道：“培里大人，我们依约而来，你缘何不信呢？”

培里亚斯道：“什么约？”

城下那人道：“这里耳目众多，不方便说。我们写下来用箭射上去可好？”

一支折去箭尖的箭射上了城墙。

培里亚斯从箭上取下了一张纸，纸上只有几个字。“以相位换支持。”

培里亚斯阅后，对身边的亲信将领道：“开城，让他们进来。”

“可是大人，他们不会是骗城的敌军吗？”

培里亚斯道：“不会，这个密约只有我和安灵狐两个人知道。他们既然知道这个密约，就一定是安灵狐告诉他们的。”

城门吱吱打开，那一小队人鱼贯而入。忽然间，大地起了隆隆的震响，数万匹奔驰的战马骤然间出现在远方。

“是翼豹军，快关城门。”培里亚斯面色急变，对身边的将领下达着命令。

可就在这时，城门处也响起了喊杀之声。

“怎么回事？”

一名将领慌张地跑上了城墙，禀报道：“大人，不好了，刚刚进来那队人砍倒了我们的士兵，打开了城门。”

培里亚斯面色陡然间变得惨白，口中喃喃道：“这怎么可能”



“大人，怎么办？”

培里亚斯忽地醒悟了过来，下令道：“快，弓箭手放箭，射死城门外所有的人。”

“可是大人，那里还有我们的士兵在作战。”

“顾不得了，快放箭。”

嗖嗖箭发，一连串惨叫声响起，可却是培里亚斯的弓箭手纷纷倒地。数百名龙翼战士忽然出现在半空中，以精准和快速的箭法将培里亚斯的弓箭部队射得七零八落。

“大势已去，大人，我们快走吧。”

培里亚斯在数十名亲信侍卫的保护下，沿街急行。

忽然间，两个人拦在了他的前面。是小公主罗天霞和龙翼族长伊芙。

培里亚斯一见伊芙，不禁怒道：“伊芙族长，你怎么能背弃信约。”

伊芙一脸冷笑，道：“对于你这种小人，还用得着守约吗？”

“难道你不想要你族人的安宁了吗？”

伊芙冷冷道：“小公主给了我同样的条件，但是我更信任她。”

培里亚斯哑口无言。

小公主罗天霞道：“培里大宰相，你谋朝篡位，害死了我哥哥，现在该给我个交待了吧。”

培里亚斯狂笑道：“成者王侯败者贼，又有什么可交待的。”对手下一挥手，数十侍卫便一拥而上。

剑光闪动，一闪连闪，培里亚斯的侍卫在伊芙的长剑下不多时就变成了一地的残尸。

小公主罗天霞缓缓走近培里亚斯，道：“大宰相，现在你还



有什么可说的 ”

培里亚斯惨然一笑 ,道 :“ 我会给你一个交待的 ,不过我希望你不要难为我妹子。 ”

培里亚斯抽出了长剑 ,一剑刺入了自己的胸口。

※ ※ ※ ※ ※

帝宫中 ,培里亚兰端然而坐 ,姿态优雅。虽然她的身周站满了持剑相向的黄甲战士 ,但是她仍然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 ,依然端庄美丽。

看到小公主罗天霞、伊芙和屈剑天走进了宫殿 ,培里亚兰平静地问道 :“ 我哥哥死了是吗 ? ”

屈剑天哼了一声 ,道 :“ 不错 ,谋国之逆贼已伏法了。 ”

培里亚兰淡然一笑 ,道 :“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早就知道了。 ”

小公主罗天霞沉声道 :“ 既然你早就知道 ,为什么你还要帮助他进行这谋朝篡位的阴谋。 ”

“ 你不会懂得的。小公主 ,”培里亚兰那碧海一样澄蓝的眼中忽然有了一丝波动 ,就好像碧海中忽然卷起了悲哀的浪花 ,因为我爱我哥哥 ,那不同于你对哥哥的感情 ,那是一种超越了兄妹之情的感情。我家本是培里一族中的一个支系 ,没什么权势地位。在我五岁的那年 ,族中一个有势力的长老强暴了我的母亲。母亲羞愤自尽 ,父亲也伤心而逝。从那时起 ,就是哥哥照顾我 ,保护我。虽然很多人说他阴险狠毒 ,可是他对我却从来都是那么温柔体贴 ,所以很早我就爱上了哥哥 ,再也没有爱过第二个人。虽然哥哥他从来都不知道。 ”



碧海上忽然起了雾，凄怨而迷离的雾笼罩了整个大海。

“这是一种痛苦和无奈的爱，这是一种不应当可是又无法自拔的爱。所以当哥哥要我嫁入宫廷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那时我就想，无论他选择了什么样的路，我都要毫不犹豫地陪他走到底。”

培里亚兰的目光转到了罗天霞的身上。“小公主，可以让我再看他一眼吗？”

虽然罗天霞对培里亚兰的这种感情并不理解，虽然她以前对培里亚兰也没有过什么好感，可是不知怎么的，她觉得培里亚兰也是一个可怜人，同自己并无本质不同的可怜人。

罗天霞点点头，道：“好吧。”

培里亚斯冰冷的尸身被抬进了宫殿的大堂。那个曾经贵为宰相的身体此刻却是冰冷惨白，和其他的尸体并无丝毫区别。

培里亚兰缓缓由椅中站起，对周身的剑影全然视而不见，径自走向培里亚斯的尸体。屈剑天做了个手势，让翼豹军的战士不要干涉她。

培里亚兰走到培里亚斯的尸身旁，蹲了下来，扶起了尸体的上半身，让尸体的头靠在自己的肩上，让尸体的脸贴着自己的脸。培里亚兰明艳照人的娇靥同培里亚斯冰冷惨白的脸靠在一起，其对比真是鲜明得让人永生难忘。

“哥哥啊，哥哥，这下我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抱着你了。”

培里亚兰将尸体的脸在自己的脸上轻轻摩挲，动作又轻缓又温柔，她的脸上是一种既幸福又欣慰的神情。

罗天霞长叹了一口气，心下竟也微觉凄然，道：“兰阿姨，你走吧，我不想为难你。”

然而培里亚兰好像没听见似的，继续着她的动作。良久，她



才抬起头来，凄然一笑，道：“走，走到哪里，我已经很累了，哪里也不想去了。”

培里亚兰轻轻地，轻轻地放下了培里亚斯的尸体，似乎是怕惊醒了沉睡者的好梦，对小公主罗天霞道：“霞公主，求你一件事好吗？”

“什么事？”

“希望你以后不要为难我这个孩子，她也是罗天家的血脉。”培里亚兰轻抚着自己微微隆起的肚皮，又道：“小乖乖呀小乖乖，你本来不应当这么早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过妈妈真的是没办法。希望你以后不要像妈妈这么苦命。”

培里亚兰的肚皮突然间炸裂了开来，一个血淋淋的裹着胎衣的婴儿在一片柔和的红光笼罩中升到了半空。

元灵贯婴，屈剑天不禁大吃一惊。

元灵贯婴是大陆上一种久已失传的秘术，早在神魔大战前一千年就没再听说有人懂这门秘术了。元灵贯婴是一种将母体的全部知识力量转移给未出生婴儿的秘术。这种秘术不但可以转移母体的全部知识力量，而且还可以促进婴儿的发育，让婴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长大成人，据说能令新生儿在三年内就长到十五岁，然后才恢复正常的生长速度。

在很久以前，这是一种邪派在短时间内培育高手的秘术。但是由于这种秘术实在太过残忍，每一个婴儿的培育都需要以其母亲的死亡为代价，所以会这种秘术的门派遭到了各种力量的围杀，终于灭绝。可培里亚兰是怎么学会的呢？

培里亚兰强忍痛楚，对空中的婴儿道：“去吧，去找我的师傅吧，她会教导你的。”

那婴儿竟如同听懂了培里亚兰的话一般，在空中晃动了两



下 ,然后向大殿的门口飘去。

“殿下 ,我们要不要射它下来。”屈剑天凑到罗天霞的耳边道。

罗天霞摇摇头 ,道 :“算了 ,让它去吧。”

培里亚兰的身躯缓缓躺倒 ,就睡在了她哥哥的身边 ,嘴角上兀自带着一丝满足的笑意。

※ ※ ※ ※ ※

新帝国历前三年九月二十三 ,罗天霞率翼豹军平定了培里亚斯叛乱。培里亚斯和培里亚兰兄妹都死于是日。

当夜羽寒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竟然纵声长笑了起来。

夜星不禁奇怪地问道 :“大人 ,什么事让您这么高兴。”

夜羽寒道 :“又多了一个好对手 ,难道不值得高兴吗?”笑了一阵 ,忽道 :“对了 ,夜星 ,叫部队取消出征准备。”

而当安邑的安适意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竟情不自禁地重重坐倒在大躺椅上 ,将躺椅压得咯吱咯吱地响了好一阵。好半晌 ,才道 :“安兴 ,快叫已出发的先头部队撤回来。”旋又自语道 :“这下可就有趣多了。”

※ ※ ※ ※ ※

屈剑天手中拿着两封折子 ,走进了帝宫的议事厅。

帝宫的议事厅中 ,小公主罗天霞正在批阅奏章。伊芙就站在她的身边。



自叛乱平定后,伊芙就成了帝国新成立的龙翼骑士团的团长,同屈剑天一道成了小公主的左膀右臂。

屈剑天看着聚精会神伏案工作的小公主,不禁心生感慨。就在不久前,她还是一个顽皮任性的小姑娘,想不到短短时日,会有这样大的变化。

小公主批阅完了一篇奏章,抬起头想活动一下疲劳的脖子,看到了正走进来的屈剑天,便问道:“屈叔叔,有什么事吗?”

屈剑天走上前,将手中的折子放到了案上,道:“东方和西门两家来折,祝贺我们平定叛乱,并表示拥护公主殿下为女皇。”

小公主一声轻笑,道:“这两个老狐狸,就知道顺风倒。如果我们败了,我敢肯定他们也一定会拥护培里亚斯为新皇帝。”

“另外,”屈剑天迟疑了一下,道:“安邑的安灵狐也派了使者来祝贺。殿下您要接见吗?”

小公主站了起来,笑道:“为什么不见?当然要见。”

屈剑天道:“可是,安适意这个家伙不知在打什么主意。”

小公主道:“不管他打什么主意,都无所谓。他要玩花样,就让他来好了。我才不在乎。”

屈剑天关切地道:“安灵狐很狡猾的,殿下切切不可大意。”

小公主从案后绕了出来,握住了屈剑天的手,道:“谢谢你,屈叔叔。不过不用担心,我会小心的。”

屈剑天忽地想起了一事,道:“对了,公主殿下。这几天一直都在忙,我还没来得及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关于安灵狐与培里亚斯的密约的事,殿下是怎么知道的。”



小公主忽然走到了窗前，凝望着北面的天空，好一会，才道：“这整件事，都是一个设计精妙的大阴谋。这个阴谋是从何时开始的，不得而知。反正在夜羽寒挥师安邑的时候，这个阴谋就进入了实施阶段。关于这场战役，屈叔叔你不觉得有很多事很奇怪吗？”

“首先就是，夜羽寒为什么要打这场仗。这场仗对幽明来说，根本就没有实际意义。以幽明当今的情况来说，就算攻下了安邑也决难长期据守。那这场仗幽明又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呢？难道就只是因为夜羽寒想报一箭之仇吗？这个理由怎么说也勉强了一些。

“其次就是，安适意为什么要一连数次地催我哥哥出征。安适意不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他是以智著称的名将，连我们都看得到的事，难道他会看不到？他如果看得到，那为什么还要显得那么紧张呢？”

“再就是，夜羽寒为什么要派那么一个白痴家伙潜入安邑。那个家伙浮躁自大，在市集上公然闹事。连我都一眼看出这家伙不对劲，安灵狐又怎会察觉不到。到最后，还要煞有介事地留在安邑亲自对付。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事很奇怪。比如说，伊芙姐姐说她奉培里亚斯的命令，往安邑的一个客栈的墙缝中塞一张只写了宰相两个字的纸条。又比如说，培里亚斯在战前与各大臣频繁地接触。

“这些疑点，就像一团团的迷雾，将整件事隐在了雾中。而惟一透过重重迷雾看清了真相的，就只有一个人。在培里亚斯这次的篡位中，有一件事我很不理解。那就是为什么培里亚斯会有把握控制局势。在帝国中，培里亚斯虽然贵为宰相，但是他



控制的部队却不多。帝国最强的军团是我们的翼豹军团和安适意的灵狐军团。翼豹军团根本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即便他诱惑了霸叔,但是也根本不可能控制这支誓死效忠我哥哥的军团。而安邑的安灵狐是我哥哥最好的朋友,灵狐军团他也无法控制。那为什么他还敢公然谋叛呢?他到底有什么仗恃呢?我一直都想不透。直到艾娜姐姐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才翻然猛醒。那天分别时,艾娜姐姐对我说,不管你想怎么做,千万都不要忘记安邑的安灵狐。艾娜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在紧急的时候可以向安灵狐求援吗?不,不是。安灵狐是我哥哥最好的朋友,就算艾娜姐姐不提醒我,我也想得到的。而艾娜姐姐决不会提醒我这么简单的道理。那艾娜姐姐又是想提醒我什么呢?到了这时,我才猛然醒悟。培里亚斯之所以这么大胆,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的支持许诺。而这个人,只能是安灵狐。”

“此节一通,那所有的事就全都迎刃而解了。这个阴谋根本就是夜羽寒、安适意、培里亚斯三方共同策划的。夜羽寒进攻安邑是为了引我哥哥出京,好让培里亚斯从容准备。安适意连连催促也是同一目的。夜羽寒派那么个白痴去安邑是为了给安适意一个不去参战的借口,好让他把灵狐军的精锐留在安邑。在战场上,屈叔叔你不觉得灵狐军的表现很失常吗?连连后退,实在不像是一支名震大陆的劲旅。正因为得到了这么强有力的支持,培里亚斯才敢悍然谋朝。”

罗天霞的声音忽然变得无限伤感。

“我想,这一节哥哥在去世前可能也想到了,正因为如此,他的眼神才会那么伤心。其实,也许他没想到会更好。”

沉默片刻,罗天霞忽地转回头来,脸上微微浮现了一丝笑



意,道:“既然夜死鸟和安胖子都喜欢玩心计,那我就和他们玩玩好了。讲到算计人,我可是决不会输给谁的。”

屈剑天看着眼前的小姑娘,心中忽然有了一种感觉。小姑娘已经完全长大了,正在散发着惊人的智慧。她未来的成就将不在他哥哥之下。

※ ※ ※ ※ ※

在平定培里亚斯叛乱十天后的,小公主罗天霞正式加冕,成为罗天帝国的第七代皇帝。

然而此刻罗天帝国完全不同于叛乱前了,实际的分裂已基本形成。失去了罗天凌这样一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极高威望的领导者,安氏、东方、西门三大贵族对于中央的敬畏之心已不复存在,虽然还表面上遵从中央的指令,可实际上却是各行其是。

罗天霞这个年仅十五岁就加冕的小姑娘,也就是被后人称为“罗天最灿烂的晚霞”的罗天帝国最后一任皇帝。在她执政的两年中,她体现了惊人的智慧,将已实际陷于分裂的帝国维持了表面的繁荣。而晚霞与灵狐、夜鹰之间的三角斗智,是新大陆帝国建立前的战国史上最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幕。

在完成加冕仪式后,罗天霞和伊芙又来到望乡亭。

罗天霞凝望北方,喃喃自语道:“大哥哥大姐姐啊,你们现在到了哪里呢?你们可知道,我在这里看着你们吗。”

伊芙轻轻地走了过来,握住了罗天霞的手,也凝望着北方。

“你说,他会回来吗?”



“会的，一定会的。”

此时已是黄昏，天空中布满了美丽的晚霞，灿烂的红霞洒照大地，将山川大地照耀得一片红艳艳的亮丽色彩。

罗天的晚霞分外灿烂，晚霞中的罗天分外美丽。

（两年以后，游历归来的雷斯特艾娜同罗天霞伊芙再度相聚，开始了开创新时代的征程。）



神魔记事 上